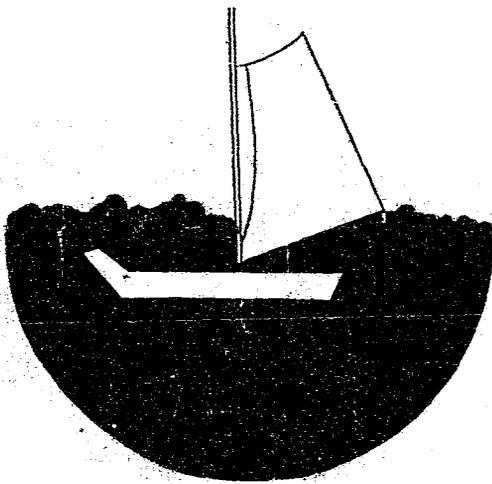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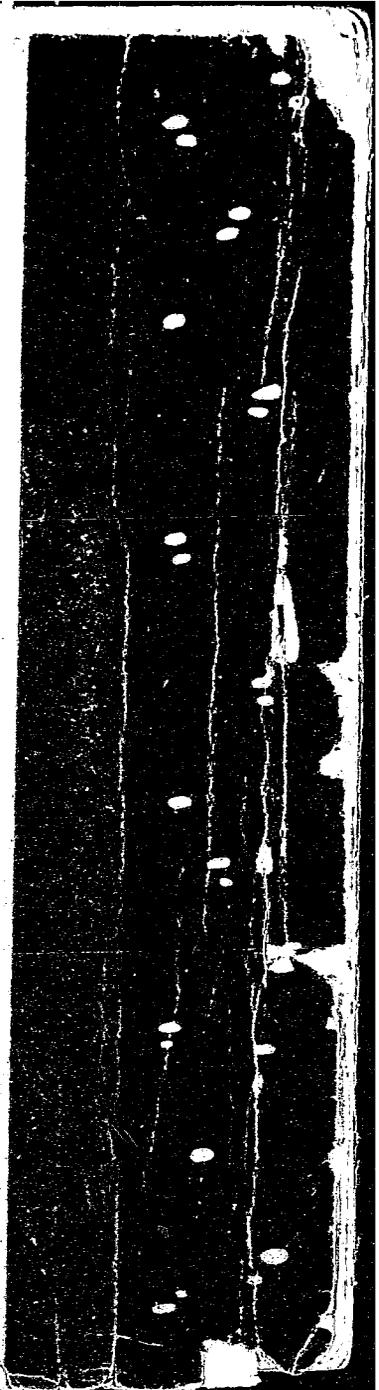


中國遊記選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例言

一、本書編次，依現行行政區域爲標準。全國二十八行省及青海西藏蒙古，凡三十一門。復就其地理上之關係比較密切者，酌爲合併，凡十二卷。

二、本書共選文九十篇，凡全國各省區之重要都市名勝，大致都已包羅無遺。其他次要諸市縣，偶有佳作，亦斟酌選入。

三、本書選錄諸篇，體製不拘，文言語體，惟以文筆暢達，記載翔實爲主，俾讀者易於領會，且不致以訛傳訛。

M19
K928.9
71



四、本書選錄諸篇，均附有注釋，藉供讀者理解之助，以免翻檢之勞。

五、本書選錄諸篇，作者皆爲國內知名之士，惟拉薩庫倫等地，國人往者較鮮，復乏相當記錄，只得暫取譯文三篇以代。

六、本書可供中等學校作爲國文科及地理科補充教材之用。其他讀者，遊歷時可作指南，閒居時無異臥遊，閱之亦無不適宜。

七、本書編輯，歷時一年有半，雖能審慎選擇，獨創體例，但疏誤之處，仍屬不免，尙望明達之士，不吝指正，幸甚幸甚。

編者謹識。

中國遊記選目錄

一 蘇·皖·贛



| | |
|-----------|----|
| 南京的顏面 荆有麟 | 一 |
| 南京印象 曹聚仁 | 九 |
| 首都名勝 馬元烈 | 二二 |
| 江南殘痕 徐介 | 三〇 |
| 鎮江半日則 堂 | 三七 |
| 蘇州莫子方 | 三九 |
| 蕪湖與懷甯 胡去非 | 四二 |
| 皖北一瞥 嚴新農 | 四九 |

南潯路上周傑.....三五

廬山(一)孫福熙.....六六

廬山(二)黃炎培.....六六

上海小誌薛時進.....九六

二 兩湖·四川

武漢三鎮陳博文.....二七

武漢名勝晨鐘.....二六

宜昌於隱齋.....三三

長沙姚晦厂.....三六

衡山楊齋.....四三

戒都一瞥周傳儒.....四四

| | |
|----------|-----|
| 成都與重慶謝 彬 | 一五三 |
| 峨嵋山周傳儒 | 一五七 |

三 浙·閩

| | |
|----------|-----|
| 浙游漫記吟 關 | 一六四 |
| 杭州徐寶山 | 一七〇 |
| 西湖風光徐寶山 | 一七五 |
| 西子湖上孫席珍 | 一八六 |
| 莫干山靜 眼 | 一九一 |
| 普陀(一)觀我生 | 一九五 |
| 普陀(二)春 苦 | 一九九 |
| 雁蕩山趙 鏞 | 二〇三 |

福建瑣記 張遵旭.....二二六

福州 杜重遠.....二三三

廈門一瞥 杜重遠.....三三九

廈門名勝 周 萍.....三三一

四 兩廣

廣州(一) 崇 瑤.....三三七

廣州(二) 杜重遠.....三四二

香港一瞥 二 雜.....三四五

香港所見 杜重遠.....三四九

中山港與澳門 杜重遠.....三五二

汕頭與潮州 杜重遠.....三五三

梧州 杜重遠……………二六一

柳州 杜重遠……………二六二

南甯 杜重遠……………二六三

桂林山水 江鈍父……………二六四

林桂見聞 杜重遠……………二六五

五 雲·貴

雲貴一瞥謝 彬……………二六一

昆明士 清……………二六五

黔居拾遺履 堅……………二七一

貴陽名勝履 堅……………二七三

貴州之苗民 譚慎餘……………二九五

六 東三省

| | |
|------------|-----|
| 東北之行 水楚臣 | 二九六 |
| 遼東半島 黃偉伯 | 三〇八 |
| 瀋陽叢記 公叔子 | 三二七 |
| 吉林 沙畝澗 | 三三三 |
| 長春風俗談 劉冠昭 | 三三八 |
| 哈爾濱(一) 汪梧封 | 三三三 |
| 哈爾濱(二) 胡適 | 三三八 |
| 齊齊哈爾一瞥 芸青 | 三四〇 |

七 山東·河北

| | | |
|---------|-------|-----|
| 濟南遊略 | 李伏綠 | 三四五 |
| 青島一瞥 | 丁作韶 | 三四七 |
| 煙臺 | 匡裕祥 | 三五二 |
| 泰山 | 陳衍 | 三五五 |
| 曲阜 | 沈于善 | 三五九 |
| 天津概況 | 瑟 | 三六一 |
| 到北平去 | 曾仲鳴 | 三六六 |
| 舊都紀遊(一) | 陳善稊 | 三六七 |
| 舊都紀遊(二) | 我 | 三八一 |
| 北戴河 | 呂碧城女士 | 三九七 |

八 秦·豫·晉

長安道上孫伏園.....四〇三

由西安至潼關謝彬.....四一三

汧洛之遊孫席珍.....四一六

衛輝林枝女士.....四二三

道清路上孫健.....四二六

太原魏元晉.....四二九

大同王郅成.....四三二

九 熱·察·綏

承德安定潘.....四三七

圍場縣一帶任叔泰.....四三九

張家口匡熙民.....四四四

| | | |
|---------|---|-----|
| 歸綏與包頭謝 | 彬 | 四四九 |
| 歸綏一瞥廖世愷 | | 四五二 |

一〇 寧夏·甘肅

| | | |
|--------|---|-----|
| 寧夏與蘭州謝 | 彬 | 四五五 |
| 寧夏王 | 陶 | 四五九 |
| 蘭州瑣記劍 | 雄 | 四六一 |
| 隴西道上謝 | 彬 | 四七四 |

一一 青海·康·藏

| | | |
|-------|----|-----|
| 青海西藏謝 | 彬 | 四八一 |
| 康藏譚屑 | 失名 | 四九二 |

打箭爐至巴塘心 禪.....四九五

拉薩 陳世駿譯.....五〇〇

一一 新疆·蒙古

天山南北 謝 彬.....五二三

阿爾泰山附近情形 耐道人.....五二四

新疆之吐魯番與鄯善 金子常.....五二六

蒙古印象 錢 智修譯.....五三一

庫倫寫真 易道尊譯.....五三六

南京的顏面



荆有麟

到南京，差不多有五年之久了，但自己對南京的理解程度，却很少，這自然是南京的偉大處，同時也是自己的渺小；否則，那樣長久的時間了，爲什麼還不認識南京呢？自己於慚愧之餘，便不能不努力訪問一番，——雖然所得到的，也還只是南京的顏面。

假如你是坐了京滬車或津浦車，甚或由漢口坐了輪船也一樣，反正一走出南京的車站或碼頭，便有幾十個以至幾百個衣服爛污，形狀奇怪的青年男子，將你團團圍住。不要說搶奪你的行李，拉扯你的衣袖，自然使你胆寒；就是將你包圍時那來勢之猛，氣焰之盛，除非你有張飛（註一）之聲或武松（註二）之拳，喊一聲，打一拳，能殺開出路來，否則，你想「退避三舍」也不會自由呵！

只要你不是弱不勝衣的千金小姐，你儘可恩威並用的拿出一點手段，保護你的行李與衣衫，這一關，大概總可敷衍過去；有時遺失一兩件零星包裹，那是出門人的應有損失，你

只能自認倒霉，誰教你生在這禮義之邦的中國呢？於是你坐上車子趕快離開下關向城裏跑，但是呀，要不是什麼機關裏的長或員，有官銜片子的話，那你是得弄一個徽章掛在胸前，以表示你也曾經作過官，或者在旁的地方作過官，那你就可安穩穩的進了城；否則，你的行李，是得一件一件放在地下給軍警們翻看——那怕是風天與雨天。

一進城，你切不要吃驚，廣曠的荒野，橫在你眼前，極臭的大糞味兒，會從路旁的菜園裏走向你的週圍。你以為你是到了深山僻鄉麼？不，紅紅綠綠的洋房，也慢慢會跨過你的眼簾，跑向後邊去，平坦的柏油馬路，也會一段一段將你載至目的地。這樣，你腦筋中，回憶着往古，吟味着現代，你慢慢地，慢慢地走進了旅社。

住旅社，第一個難題，就是找保：那怕你是從外蒙古或者川邊來，保人總是非找不可的。你要在南京沒有熟人而又聰明的話，你隨便寫一個在某機關作事人的名字，旅社絕不會派人去調查的，但你却千萬不能說你沒熟人，找不到保，那警察就會立刻找你打麻煩，認你是旁的地方的逃犯，或者是負有秘密使命來京圖謀不軌，不是被關進監獄，便是受立刻出

境的處分，這就是保人的用處。

保人是填寫了，住在南京的旅社裏了，倘若是冬天，你買點炭烘烘火，這是不成問題的；充其量，茶房不過措你的油或者代你少買一點。但要是夏天呢，那你就得更大方，預備把血肉都不要放在心裏；因為南京旅社裏，有一種「南京虫」（註三），是專門吃人的，無論是桌子上，椅子上，都是牠們的勢力圈。床上，地板上，那更是牠們的發源地，你要是不大量，休想在南京過一天安然的生活，因為走遍南京的旅社，沒有一家不是「南京虫」的勢力範圍。

住的問題，暫時好過，吃的問題，却不容你馬糊。比如南京人淘米，洗菜，是與刷馬桶，洗衣裳都在一個死池塘裏，你說你嫌不衛生，不吃罷，人家南京人多年了就是那樣過活的，你一個外江佬（註四），當然不配改革人家的習慣，無法，你只能拿你自己的生命作兒戲，馬馬糊糊的吃下去。但這吃，也很不容易：飯館是貴得和珠寶店一樣，教你望而生畏；其餘，就是臨街的小飯舖，人家將食物蔬菜，一律都放在大街上，讓風土掃蕩，有時，當然也會有什麼蒼蠅蚊蟲之類先嚐味，這種飯食，倒是便宜些，你去吧，進了那種地方，你可不要嘔吐才好。

你若閒着沒事，不妨到街上逛逛，每一座洋房的旁邊或附近，好像是規定似的，總有一些茅草屋。洋房裏的主人翁，出入是汽車，不用說，很闊氣了；而他的芳隣，却不是拉車的，就是種菜或者作小生意。以我想：大概十個茅草屋人家的一月勞動，不能夠一座洋房內的主人的一日夜開銷，因為很有些洋房內弄「中」「發」「白」，往往幾小時的輸贏，就在幾百元以至幾千元以上呢。

坐在房裏沒事，看看報紙罷。南京報紙也不少，新聞自然是千篇一律，連編輯的形式，好像都不敢有所獨創，一惟墨守舊法；至副刊報屁股之類，則更是奇怪，多是以低級趣味爲主，登些似新非新，似舊非舊的莫名其妙的文章，鬧得在南京長住的人，反都去訂閱上海或者天津北平的報紙。據說：南京報紙，現在沒有銷到兩萬份以上的，雖然南京人口是有六十五萬二千九百四十八人。

報紙不好看，我們看看雜誌罷。說也可憐，南京雜誌，本就少，然而少之中，能維持到一年以上的，還沒有幾個，多半都是「曇花一現」，就夭折了的，鬧得想看雜誌的，還是得搜尋上

海北平一帶的出版物。

於是乎再找找圖書館，這更可憐，夫子廟民教館圖書館，已經就覺得笑話了，但公開的圖書館，據說這還是第一家呢。我不懂，南京有人花錢辦電影院，開大飯店，卻沒有人花錢建築圖書館。南京人肚子裏都需要些什麼東西，是很了然了。

南京既不容我們當書呆子，我們也落得玩一下。可是，天哪！你想着三天三夜，在南京都想不到玩的地方同方法。夫子廟一帶的女子清唱，那是只能供給另一目的的人去遊玩；大世界，民業公司的舊戲，根本就不成東西；至於幾家電影院，都互爭着演什麼啼笑姻緣，梅花歌舞團，自然也引不起看的興趣。另外，不是就沒地方了嗎？我們當然不能如有些學生一樣，坐在女子理髮館同女技師打哈哈，那麼！再作什麼？

可是，南京究竟是革過命的「首都」，特點自然還很多。比如馬路上的乞丐之多，夫子廟的擺卦攤之多，茶館裏提鳥籠之多，街道上的垃圾之多，在在都足以表示南京之偉大；而況還有機關裏的汽車，裏邊坐着花枝招展的女郎，馳騁於中山路上，那氣派，更是十足的威

嚴，教一個初到南京的人看了，一定覺得「首都」女權之發展，機關裏的要人，全都是女子，豈不懿歟？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南京因爲太偉大了，所以樣樣就都偉大：像傭工介紹所；全市就有七十四處，而此七十四，每天上午，你去在街上跑，家家都是坐得滿滿的，由五六個，以至二三十個不等。南京找事人之多，亦可看見一般。但這些，還是只想作傭工，像那些想在南京候補的，恐怕至少也有兩三萬，因爲南京旅館業之多，是很驚人的；而這些旅館業，又靠的是候補官吏以謀生的，其人數，當然很可觀了。於是乎，雖在辦公時間，南京馬路上，總蕩滿了閒人。

在旅社住厭了，自然想找房子住，但這卻比登天還難。你跑上三天兩天，有時是連房子的影兒都看不到，偶而碰巧找到了，行租呀，押租呀，舖保呀，還得你是有家眷，否則，房東們是都不歡喜光棍的。

住家了，以爲該安安寧寧過幾天日子，但是不然，警察來調查了，登記了，挑水的，倒馬子的，送煤的，電燈公司的，隨時都有與你打交涉的可能，即使你有錢，幾句應酬的閒話，也得要

說啊！

晚飯後，是被人稱爲散步的時間的，但在南京，除非你自己家裏有花園，旁的地方，不容你散步的。公園，是老遠的處在城內或城偏角，馬路是沒有人行道，那麼，想散步的，只能在房裏打轉了。不然，你就跑到街上，同汽車洋車馬車競爭去！可是，性命交關。

有幾家電料行與大商店，都在門口安着廣播電台的播音筒，以招徠顧客，這自然是很進步的廣告了。但在街上聽播音的，卻大抵是沒有錢買東西的行人；而真要買東西的人，倒反往往因了門口人太多，走向別家去了，這才叫得不償失。

南京最熱鬧的地方，莫過於茶館，——尤其在早晨，幾乎各家茶館，都是擠得滿滿的，有的論時局，有的談物價，還有的，是專門計劃一切陰謀，所以茶館客人的打架，是日必數起。若要問起原由來，除過金錢女人外，往往很有些半文不值的，如兩個爭論曹操的兵，到底是八十三萬，還是一百一十一萬，也曾憑空吵起打起的。

一個鄰人的老太婆死了，她的兒子，因爲手裏還有幾文錢，便在家大做水陸道場，請了

二三十和尙，在家誦經，爲他老太太贖罪，整整作了四十九天，鬧得我們作鄰居的人都不能睡安穩覺。

南京城內的交通，有火車，有公共汽車，有野鷄汽車，有馬車，有洋車，但在南京的人，沒有一個人不感到南京交通的不方便，這大約就是所謂：交通不通吧？

註釋：

(註一) 張飛，字翼德，三國蜀將。少與關羽俱事劉先主。先主當陽之敗，飛以二十騎立長坂坡拒之，舉矛一呼，敵不敢近。魏將程昱等稱之爲萬人敵。後爲其帳下將所害。封西鄉侯，卒諡桓，故世亦稱之爲張桓侯。

(註二) 武松，水滸傳中之英雄，嘗於景陽岡上以赤手空拳將猛虎擊斃。

(註三) 日本人稱臭蟲曰「南京蟲」。

(註四) 外江佬，謂異鄉人也。

南京印象

曹聚仁

我快近十二年沒到南京了，早就有人告訴我：「你會不認識南京呢！」我報以微笑。我想：「小別十年，就會不認識，那還成其爲中國嗎？」果然，前回在南京，車輪在水潭裏滾，車夫在水花裏試足，一脚一脚地踱着；別來無恙，這回在南京，依然車輪在水潭裏滾，車夫像漁翁捉魚一樣在水花裏試足。車進和平門，一片平蕪，危城雉堞隱約於坡坨起伏間；我深深噓一口氣：「南京姑娘，我是認識你的！」

一條又寬又長的馬路，一直伸了過去，行人指點我：「這是中山路，在路的盡頭，便是孫中山先生的墳墓。」

中山大路上有成千成萬的人在往來；那坐在汽車裏的，搖着紙扇，弓着背斜在車墊上，衛士掛着木壳槍站在踏腳上，沿途崗警向他致敬；我在中山大路上看見這個破舊馬車，吉訶德（註一）式的羸馬，一歪一歪地拖着；那車廂裏坐着的，弓着背搖着紙扇，坐在人力車上

的，弓着背，搖着紙扇，看車夫喘着氣一步一步往前拉。在大路上走的，弓着背，搖着紙扇，皺了眉頭在張鐵口星相處呆了一回，又弓着背搖着紙扇向前走。我在中山大路上看見這個。中山大路上有成千成萬的人走着，他們都走向孫中山先生的墳墓。

金陵，（註二）古稱龍蟠虎踞之地。據衛士說，如今地氣轉動，龍頭不在南京，南京只有一條龍尾巴。又有人說：龍腳爪在上海，那一定是齊東野人之言。（註三）南京人傳言：「今年冬天，真龍下凡上應天象，將有真命天子登基。」這也是齊東野人之言。

進城時，城門口得有一番手續，傾囊倒篋，檢查得非常細密。我看見有人遞了一張名片，就自由通過了；也有揚長走過，不必遞名片的。南京住着這樣三種人：一種不必遞名片的，一種是有名片可遞的。還有一種是無名片可遞有勞細密檢查的。

進城不遠，就可看見許多宮殿式的建築，有的還正在建築。不必遞名片的，據說住在這宮殿裏面。高樓門一帶，錯落的別墅散在那邊，這大概都是有名片可遞的。金陵王者之都，宮殿式的建築，看起來頗為相稱；只那些淹沒在水潭裏的茅屋，點綴其間，「太不雅觀！」

吟詠自娛，世稱隨園先生。爲詩主靈性，古文駢文，亦縱橫跌宕，自成一格。著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隨園隨筆等。

（註十三）

侯景，南北朝朔方人。初爲朱榮將，後歸高歡，旋降西魏，又請附梁，武帝封爲河南王。後舉兵反，圍建康。（即今南京）陷，武帝因以餓死。景乃自立爲漢帝，陳霸先與王僧辯合力討平之。

（註十四）

蔣山，即鍾山，今改稱中山。

（註十五）

關壯繆，名羽，字雲長，三國蜀將，解人。與劉先主恩若兄弟。初守下邳，先主爲曹操所敗，奔袁紹。時羽爲操所執，操禮之甚厚；後羽斬紹將顏良，以報操德，盡封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先主既收江南諸郡，又以羽守襄陽，及西定益州，羽乃督荊州，威震一時。孫權用呂蒙計，襲破荊州，羽遂被害。權將羽首級封贈曹操，操以禮葬之。蜀追諡壯繆侯。宋崇甯中封崇惠公，旋加封武安王，明萬曆中封協天護國忠義大帝，清乾隆中詔改壯繆爲忠義，民國三年與岳飛合祀於武廟。

（註十六）

顏魯公，名真卿，字清臣，唐臨沂人。玄宗時爲平原太守，討安祿山之亂，遷刑部尚書，封魯國公，卒諡文忠。善正草書，筆力勁拔。

(註十七) 諸葛武侯，名亮，字孔明，三國蜀相。隱於隆中，先主三顧始見之。佐先主取荊州，定益州，與魏吳感鼎足之勢。先主卽位，亮爲丞相，遺詔輔政，封武鄉侯。志在攻魏以復中原，乃東和孫權，南征孟獲，後出師北伐，攻戰數年，以疾卒於軍。諡忠武。

(註十八) 五代時吳主姓楊，故稱楊吳，以別於三國時之吳也。

(註十九) 參看註十二。

江南履痕

徐介

(揚州——鎮江——無錫——蘇州)

余嘗讀唐人詩，對於杜牧（註一）之「二十四橋明月夜，」春風十里揚州路」等句，未嘗心兮往之；又嘗聞教育家言，無錫蘇州之教育，較之上海有過之無不及也，亦未嘗不心兮往之。本年全省運動會開於揚州，前往參觀，又得便道一觀無錫蘇州之教育，其將償我素

志矣。

十月三十日，由上海乘八時二十分早車西行，下午五時許始抵鎮江，登小輪北駛，八時許抵瓜州，憑窗眺望，天上則一鉤新月，江右則萬點燈光，倒映水中，隨波濤以震盪，絕妙夜景，可作一幅天然圖畫看也。過瓜州，入運河，河狹而淺，輪不能速行，達揚州，已十時許矣。步行往第五師範附屬小學，即寄寓於此。

三十一日早膳畢，出寓所西行至大儒坊，折而北，出天寧門。天寧寺即峙於其前，入覽焉。寺凡三進，畫棟雕梁，屋宇宏敞，最後進有藏經閣，登其巔，可眺遠。移時下，折而東，入史公祠，瓦屋數間，布置井然，內多字畫。屋之陰闢一戶，自戶出，折而西，即達史閣部（註二）之墓。一朝柱石，齋志以終，讀史及之，猶不免廢卷三歎；今日對此，能有不動於中者乎？其東北一樓，登之，啓西窗俯視，見梅樹數十株，隨嶺高下，即梅花嶺也；惜未臘末春初，不及見花滿嶺。移時，返入天寧寺，抵揚州公園。綠樹扶疏，黃菊盛放，亭臺曲徑，好景怡人，勝地也。十一時許返寓，午膳後，作平山堂之游。出天寧門，折而西，至畫舫碼頭，雇舟一葉，盪槳西行，達綠楊邨，蒼蔭蔽日，好鳥飛

鳴，籬菊正黃，隄柳競綠，風雅宜人。再前行過大虹橋，古跡也。經瘦西湖，水波不興，清可見底。達小金山，周圍皆水堤，植綠楊，臺亭高聳，假山叢疊，東爲月觀，西爲綠陰館，綠陰館之左，爲湖上草堂，皆亭臺軒朗，窗壁輝煌，夏日到此，暑氣都消。其右有一堤，沿堤西行，盡處有臺，名釣魚臺。登而西望爲五亭橋，再西爲白塔，其南則法海寺峙焉。每當夕陽西下，樓臺倒影，虹橋晚眺，白塔爭輝，彷彿「雷峯夕照」也。小金山之對岸爲徐園，佈置得宜，點綴周到。瀏覽一周而出，登舟折而西，至五亭橋下泊焉。橋上有五亭，登岸進法海寺，北撫白塔，年久失修，已大半毀矣。再登舟北行，折而東，行里許，達二十四橋，空餘舊址，橋已全毀，無昔日之盛矣。返棹西行，折而北，越半時許抵岸。入法淨寺，輾轉而達平山堂，其西則第五泉在焉，汲而飲之，味殊可口。其南則有梅數十株，宋歐陽修（註三）讀書處也。少頃，步出法淨寺，登觀音山，上有一寺，以方在鳩工修理，不入而還。登舟返棹，已夕陽西去，鳥倦歸巢矣。

十一月一日爲運動會開幕之第一日，早膳後，往觀焉。

二日早膳後，仍往觀運動會。觀者須翹首舉足，始得略見運動者之蹤影，故午後即出會。

場，作教場之游。經小東門，過多子街，折而北，渡轅門橋，直至南牌樓，西行達土神廟，折而北，卽至教場。品茗於流芳，並食點焉。移時循遠路返，至轅門橋直街，折而北行，經南園門，至東山舊址，謝安（註四）宅在焉；老樹杈枒，頗饒古致。巡行一周出，再北行經運司署，北園門，達彩衣街，大財神廟，折而東，至觀巷，復南穿瓊花觀街，至羅灣，折入灣子街，直行至左衛街，東行返寓。一路所經，店肆殊少，揚城商業之不盛，於此可見一斑。

三日爲運動會之末日，仍往參觀。

四日五時許卽起，細雨濛濛，斜風拂拂，早膳後至運河濱，乘小輪南渡，俄頃卽啓旋駛行。過瓜州，出運河，入長江。遙望彼岸金焦，北固諸山，若隱若現於雲霧之中；舟人云，設天晴，則歷歷可數也。江中風平浪靜，舉目遠瞻，水天相接。約歷半時許，安抵彼岸。統計之，不過二小時而已。去時緩而返時較速者，以去須上駛，而返則順流下也。既達鎮江，寓江濱萬全樓，餐畢作金山之游。路上泥濘難行，許久始達金山寺。拾級而登，至大殿，中供觀音像，後爲藏經閣，借門皆鎖閉，不得入覽。其東偏爲膳堂，再西行而北折，達金山塔，登其顛，可遠眺，俯視通第一泉之曲

徑，一若餘杭坡公堤也。孰知移時履之，幾同蜀道，天下事固有望之坦然而卽之險阻者，此其是歟？少憩出寺，往第一泉，道上泥土浮而不實，行其上，滑而易仆。及達其處，泉爲一方池，周環以石欄，池中水泡，上騰不絕，以泉自高處流下，至此而上噴也。汲飲之，味甘，盛諸磁器中，水可高出分許，以其質點密而不易解離也。旁有僧屋數椽，入內少憩，佈置亦屬楚楚可觀。屋外垂楊數株，綠竹百本，淪茗共語，逸興橫生。三時返，經蒜山，英國領事館在焉。觀音洞亦在其上，鑿山成洞，因洞建寺，寺奉觀音，故名。洞中黑暗，不可辨物，燈火晝夜常明焉。越蒜山約行半里，卽至寓所。

五日午膳畢，至車站，乘十二時五十五分鐘火車東行，歷新豐、丹陽、奔牛、常州、橫林、洛社諸站，而至無錫。以尙須參觀該邑學校，遂下車步行，入光復門，蒞縣教育會寓焉。

六日上午參觀競志女學校，設備頗爲完整。下午出試泉門，喚入力車，至大公圖書館。館爲榮氏私產，入門卽見有生理解剖圖數十幅，樓上則有圖章千餘幅儲焉。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入多時促，未能翻閱，不無遺憾。出圖書館，沿石路前行，抵梅園，亦爲榮氏私產，入內游焉。園

爲梅嶺舊址，故仍以梅名園，示不忘舊也。園大數十畝，皆植梅樹，前半鑿石爲池，積土爲阜，後有一室，額曰香雪海。憑欄南眺，則羣山叢巒，高出重霄，惜都不識其名；西望則波濤涵湧，萬頃汪洋，即太湖是也。少頃，出梅園，前行多仄徑，不易識，恐誤途，雇一鄉導而行，經東管社山，行於樹林岩石間，別饒興趣。越山，卽爲太湖。雨後山色迷離，湖光黯淡，逸趣橫生。湖濱有一廟，題曰古項王廟，或曰本爲夏王廟，因年久失修，字多剝落，後人修時，字已模糊，不能辨認，遂署爲項王廟云。入內瞻像，文質彬彬，不類叱咤鳴暗之夫，則夏王廟爲近似矣。廟東鄰有一樓，登之有額，題曰萬頃堂。桌椅整潔，有人招待，遂淪茗於此。據云客之游太湖者，都憩於此。臨窗遠眺，七十二峯，若隱若現，惟中瀆山距離最近，視之較爲親切。天將晚，買棹而歸，舟行三時許，抵大字橋泊焉。遂步行返寓，已八時矣。

七日上午參觀第三師範附屬小學校，學生精神頗佳。旋與數同志有惠山之遊，出試泉門北行，折而西，雇人力車，前行半時，抵惠山麓。麓多祠，惜門閉不得入。乃登山，及其巔，狂風刺骨，雨下沾衣。下望錫山，直埤壤耳。注目旁視，爲霧氣所濛，不能見一物。乃下至第二泉，品茗，味

覺醇美。

八日早步行至車站，乘七時三十五分車東行，經周徑巷、望亭、濟墅關而抵蘇州。下站喚車至胥門，步行達第一師範，遂寓焉。十二時午後，往第二女子師範附屬小學校參觀，成績甚佳。

九日參觀第一師範附屬小學校，頗整肅。

十日晨六時起，束裝竟，九時往留園攝影。十一時至火車站，乘一點五十分車返。經內跨塘、外跨塘、唯亭、正儀、崑山、青陽港、陸家浜、安亭、黃渡、南翔、真茹而抵滬，已四時許矣。京滬路線兩旁，自鎮江至丹陽，皆爲山地，高低不平，燥濕不一，植物多爲喬麥。自丹陽至常州，地漸趨於平坦，植物漸見禾棉。自常州至無錫，地更平坦，植物桑漸盛，至錫而桑居十九，禾棉則間或一見，絲業之盛，有自來矣。自無錫至蘇州，則桑漸少而禾漸增，及蘇而禾桑各佔十之五。自蘇州至上海，則桑禾漸少而棉漸增多，至滬則棉十八九，禾十一二，桑則百不得一焉。

註釋：

(註一) 杜牧，字牧之，唐萬年人。其詩情致豪邁，文亦縱橫奧衍。著有樊川集。時人以別於杜甫，故稱牧爲小杜。

(註二) 史闢部，卽史可法，字憲之，明末祥符人。崇禎進士。福王立，以兵部尙書大學士督師揚州。清多爾袞致書勸降，却之，城陷被殺。後人稱爲史閣部。

(註三)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仁宗時爲諫官，後拜參知政事，徙青州。與王安石不合，遂引去。博覽羣書，得韓昌黎遺稿，苦心探索，遂以文章冠天下，著有新唐書及新五代史。別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卒諡文忠。

(註四) 謝安，字安石，晉陽夏人。少有重名，隱居東山，徵辟皆不就。年四十餘，始出爲桓溫司馬。以姪玄等克敵有功，累官至太保。卒贈太傅。

鎮江半日

則堂

新年第二日，與仲石兄同遊鎮江。下午半時由下關登車，二時半到鎮江。出站後，步至金山寺。觀大雄寶殿，像設聿新。登藏經閣，經櫺凡十，扉扃未啓，不知何種版。

本。纒登慈壽塔，梯狹，升降皆難。周欄敷紅綠雜色，俗鄙可哂。下塔後，觀萬佛殿，正中一臥佛，覆紅衾，敝舊油膩，似是和尚自用者。泥塑諸小佛像，徧置梁椽上，如兒童玩物。僧出濁茶瓜子，又示兩瓦，云係唐代物，並不精緻。出而至白龍洞，洞口有青白二娘娘塑像。屈體持燭入，行約三丈餘，氣甚濁不可久留。觀大寮，僧廚也，不潔；見巨鍋，銅製四，鐵製二。

至北固公園。地勢環抱，高下得致。山巔有趙伯先（註一）祠，祠後有屋一所，空閒無人，似夏日休憩之所。祠前右偏有西式一樓，亦空閒，似可設圖書館。有茶食館曰醉綠，紳士之類滿坐其中，意其必有美食，而未能入。又一館曰快活林，西點與彈子檯同列一屋，未敢過問。

出園已薄暮。入城，行西門大街，過繁市有電炬晃耀之華麗店鋪，亦頗可觀。復轉至租界，新式旅館所萃。有柏油路，而行人不多。詢得一飯館曰天樂，酒鋪耳，正中下懷。老酒甘冽不難吃，鯉魚頭頗腴，並盡此地名產硝肉兩盤。七時餘飽而出。

夜頗寒。正值八時廿五分之晚車，遂登，二小時後抵下關，旋返寓。

遊南京往遊鎮江，如能得一整日，或可觀其大概。半日嫌不足。如再往，則以晨七時趁車

爲宜。

註釋：

(註一) 趙伯先，清末人，生平未詳。蘇曼殊燕子齋隨筆云：「趙伯先有澄清天下之志。余教習江南陸軍小學時，伯先爲新軍第三標統領，始與相識，余歎爲將才也。」尋卒。

蘇州

莫子方

從上海到蘇州，搭快車至多不過兩小時就到；便是從南京來，也只須四五小時。此外至江浙兩省各地，還有長途汽車和內河小輪船，都非常便利迅捷。原來這里山水之勝，民物之富，爲江南之冠，「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只從這句俗語裏，也可以見其一斑了。

我僑寓在南京，忽忽已有四年，這四年中，僕僕京滬道上，乘車過蘇州者，何止數十次；每次經過這里的時候，左望城堞，右瞰虎邱，低徊瞻眺，可惜始終未曾一踐其地。今年四月六日，

適爲舊曆清明佳節，又值星期，乃約了三位朋友，作蘇州一日之遊。雖然時間太匆促，但總算聊足以慰相思了。

我們於四月五日搭夜車出發，到蘇州的時候，天色剛剛破曉。出站後，便望虎邱進發；因爲途徑不熟，只認定高登着的虎邱塔爲目標，沿路向人打聽，凡十餘次，纔到虎邱。循小徑曲折而上，至生公說法台，有千人石，其大可容數百人，還有聽經的頑石也兀然立着。然後又到劍池，池水清清，相傳吳王（註一）嘗試劍於此，旁有摩厓，刻顏真卿（註二）所書「虎邱劍池」四大字，乃跨劍池橋上，俯瞰下界，巖絕壑，勢頗險峻。山巔有寺，建築雖不怎樣宏麗，但景緻非常清幽。寺後便是虎邱塔，形式略如竹筍，頗爲別致。

下山雇鄉導至留園及西園，都在閶門外，頗饒泉石樓台之勝。可惜花卉林木太少，裏邊又乏空曠之地，使人有侷促之感。

閶門一帶，街市頗繁華；在宴月樓用餐畢，復赴天平山謁范墳。（註三）天平山距閶門約二十五里，沿小溪行，每隔幾百步有一拱橋，橋以白石築成，上有雕欄，備極華麗。約二小時而

至觀音山。山色秀淡，峯巒迴伏，有泉涓涓，清潔可愛；這天恰好是清明節，踏青士女，聯袂成羣，與此秀麗之春山相掩映，愈覺可人。觀音山與天平山只有一里多路的距離，兩山之間有小徑可通，中間登石成門，算是兩山的界線。過石門，但見奇峯矗立，怪石如林，這便是范墳所在。天平山有人稱牠爲萬笏朝天，可謂名實相符。范墳在樹林中，爲一小阜；墳右有精舍頗多。山上有鉢盂泉，泉水甘冷，稱爲吳中第一泉。

回至閶門已下午五時餘，又進城一游玄妙觀，各種玩物雜技，無所不有。騎驢回閶門，晚餐畢，至車站，乘夜車回南京，到京時天已大亮了。

蘇州名勝，尚有鄧尉山和玄墓山，未及前往。鄧尉以梅花著名，玄墓以千年古松爲人所知；今年冬末春初，如有暇，當再來一探其勝。

註釋：

(註一) 吳王指春秋時吳王夫差。其父闔閭爲越王勾踐所傷而死，夫差敗越以報之，聲勢日盛，遂霸中國，後會諸侯於黃池，勾踐乘虛而入，滅之。勾踐封以甬東，不受，自刎死。

(註二) 見首都名勝註十六。

(註三) 范瑱即范仲淹之墳。按范仲淹字希文，宋吳縣人。仁宗時與韓琦率兵同拒西夏，爲朝廷所倚重。拜樞密

副使，逆參知政事。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以天下自任如此。卒諡文正。

蕪湖與懷寧

胡去非

從上海沿長江向西南行，約二百五十哩至蕪湖縣。蕪湖是安徽商埠之一，清光緒二十八年，改訂「煙台條約」，開爲商埠。這地未曾開埠以前，商業便很發達。元黃禮說：「蕪湖首附長河，尾距高麓，舟車之多，貨殖之富，衣冠文物之盛，殆與州郡埒。」可見蕪湖的繁盛，由來已久遠了。

這地方的市況，以米市爲最盛；蕪湖商業的盛衰，全視乎此。辦米商號，有三四十家之多，分爲廣潮、煙寧、四幫、廣潮兩幫，資本雄厚。每年出口的米，運至廣州潮州的，差不多佔十分之

七；運至煙台寧波的，佔十分之三。據老米商說，米市最盛之年，是在光緒二十八年，這年出口的米，約八百萬石，值二千數百萬；從此以後，水旱不常，米價漸貴，加之種種捐稅，日見增加，米市就漸漸的衰落了；這二十年來，年歲雖時有豐歉，總覺盛極難繼。但蕪湖終是個產米的地方，故平均每年出口，連雜糧在內，尚值三千四百萬。次於米的便是茶，皖南北的紅綠茶多由這裏出口。此外，湖南江西兩省的木材，也常在這裏編成木筏。

市內繁盛的地段，叫做長街，長凡十里，和對面的二街，都是商店薈萃的所在。縣城的西北有一座赭山，是黃庭堅（註一）讀書的所在；沿着長江的嶼磯上，有一座靈澤夫人祠，相傳是孫夫人（註二）投江的地方——都可算是本地的古蹟。

蕪湖交通，全靠水利。陸路雖也可通行，但路政失修，漸呈破壞狀態；除鄉下近地往來外，隔地交通，大都從水路為便。

人民生活程度，因這地方是個大市場的緣故，自然比較別處為高。聽說從前有個大富豪，凡蕪湖市內最繁盛的地方，全然給他買了，差不多佔了蕪湖四分之一的面積，可想他殖

產的能力多麼的大。近來不再聽說有這樣大地主或大富豪了。雖然，因這地方是大市場的緣故，一般市民的經濟，比別地方，總豐裕得多。

蕪湖附近接連許多湖泊，因此也有了市民遊玩娛樂的場所。每到夏天，富商大賈，漫遊畫舫於池邊沼上，納涼遊樂的很不少。茶樓酒肆，也不比安徽中部各都會那樣的寂寞，可算是安徽最繁盛的都會了。

懷寧是安徽的省城，舊屬安慶府治，現在習慣上還是稱牠爲安慶。地當長江北岸，東北距蕪湖約三百二十五里，西南距江西的九江約二百六十五里。前清光緒二年，中英會議條約，准許英國停泊船隻；到了光緒二十八年，中英改訂條約，又把此地開爲商埠。本省最高的政治機關，從前是設在此地，後來因形勢上的關係，曾一度遷到淮河流域的蚌埠，但是現在仍舊遷回懷寧了。

懷寧的城門共有五座，各城的形况不同；南城瀕於長江，民船輪船，都在南門外街灣；北城是通桐城縣的要道，有三牌樓、四牌樓和西街，爲最熱鬧的市街，大商店都在這裏；東城

西城，也很繁盛。北城外，人家很少，但是有肥沃的平原；其餘的三面都臨水，一遇雨季，附近的河道都暴漲起來。但因河床陡削，往往一瀉無餘，不利舟行；所以隣近各縣的物產，深感運輸不便，而本城的商業，不免受着重大的影響了。

在交通上不大便的地方，首推大輪船沒有碼頭灣泊。可是小輪船往來九江蕪湖，每天都有開駛。民船收費沒一定，看乘客多少定價錢。若是渡江到南岸的人，從小南門開渡，可隨渡客自由意思給些酒錢就算了。陸路交通，有的用人力車，有的坐轎子或小車，風俗上，以坐轎子爲闊綽，所以搢紳一流人物，或外來的旅客，大都喜歡坐轎子，因爲坐轎子且舒服一點呢。

工商業不很發達，日用諸物，仰給外貨的輸入不少。本地的出品，有茶葉、竹、木、麻、漆、蜜、棗、藤、簞、腐乳、藥材等。將來陸路的交通便利後，商業上或者有些希望。城內初辦電燈公司，居民視爲沒大需要；營業的人，每年虧本不少；近年來稍微好些了。勞工方面，據五年前報界的調查，約有六七千人之多，每日工作，多在十二小時以上。

懷甯的名勝和古蹟，有古樓、中江樓、菱湖、集賢關、大龍山等。古樓在舊藩署的前面，相傳是周瑜（註三）的點將台，登樓遠看，全城在目；南面有石刻「青天白日」四大字，不知是什麼時候建立，有人說這是革命成功的推背圖。（註四）中江樓在鎮海門外的江濱，形勢很爲壯觀，是觀看江景極好的所在。菱湖在北門外約三里，馬路直達，有個很好的公園，園內花木亭台，假山湖沼，佈置十分精雅。集賢關亦稱關市，離懷甯約十八里，是由懷甯北往桐城舒城兩縣所必經之地；關設在山嶺上，關內有集賢院，現在荒蕪，只賸三間土屋了。此地因山爲關，在形勢上，可作兵家的谷道，設礮扼險而守，敵人步騎，決不能過；可惜沒有樹木，軍事行動不能遮蔽，所以現在也不當他是個軍事上必要之地。集賢關北五里，有地名冷水堡，大龍山南面的水，匯於這堡，水還可飲。往時駐有軍營。由此堡東北，曲折走過水田之間，就入大龍山口了。大龍山在縣東北三十里，山上有座龍王廟，再有龍井，近旁許多岩石，聳峭着很有趣。再進至白馬石，俯視龍井，原來有瀑布長約丈餘，從澗邊下注，流到井窪。兩旁山峯夾峙，望去有石門湖，湖外環着長江，江外又望見邑市田疇，這就是靠在長江南遊的東流縣了。山上

的最高峯，名叫三鄉尖。又有地維峯，倚在山的半腰。一支東出的山脈叫做小龍山。兩山對峙如門，所以又有龍門山的名稱，據陶文毅（註五）公修建天井龍祠，孚澤亭碑，說這龍山，就是晉朝桓溫（註六）的參軍叫孟嘉（註七）的，於九月九日，跟桓溫遊宴龍山時，被風吹落了帽子的所在；但是湖北江陵縣西北，也有個龍山，相傳是孟嘉落帽的地方，究竟孰是孰非，還待考查一下呢。

懷寧是省會所在地，論其形勢，關係很大。原來中國形勢，分爲南北；南北有事，必爭長江；爭長江，必以武漢南京爲上下的樞紐；而懷寧適踞在南京的上游，南京全靠懷寧的得失以爲輕重的。

註釋：

（註一）黃庭堅，字魯直，宋分寧人。初爲校書郎，遷左著作郎，歷知諸州。文章天成，尤長於詩，嘗游蘇軾門下，與軾齊名，世號蘇黃。書法亦自成一家，初游潯皖山谷寺，樂共泉石之勝，自號山谷道人。卒私謚文節先生。

（註二）孫夫人，三國吳主孫權之妹。蜀劉先主爲荊州牧時，權畏其爲人，遂以妹妻之。夫人博通典籍，尤嫻武事，

聞中所陳列者皆弓矢劍戟之屬。後樓又計誘夫人歸甯。追火燒連營之役，先主遁於白帝城，夫人聞耗，痛哭失聲，臨江設奠，祭畢遂投江死。

(註三) 周瑜，字公瑾，三國吳將。少壯有才略，年二十四，孫策授以建威中郎將，吳中皆呼爲周郎。後事孫權，敗曹操於赤壁，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擬進取蜀，卒於巴丘，年纔三十六。

(註四) 推背圖，相傳唐時李淳風與袁天綱，共爲圖讖，預言歷代變革之事，至六十圖，袁推李背止之，故名。此處借用爲預言之意。

(註五) 陶文毅，名潛，字子霖，清湖南安化人。嘉慶進士，道光間官至太子少保，兩江總督。著有印心石屋文集等。卒諡文毅。

(註六) 桓溫，字元子，晉龍亢人。襄尚南康長公主。穆帝時，西征蜀，北伐秦，拜大將軍，加大司馬，都督內外諸軍事。一時大權咸歸於溫。後征燕失敗，乃廢帝突而立簡文帝，威勢益翕赫，以不得受禪，忿而赴山陵，遇疾卒。

(註七) 孟嘉，字萬年，晉江夏人。初庾亮辟爲從事，後爲桓溫參軍，溫甚重之。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卒。

皖北一瞥

嚴新巖

(鳳陽——臨淮關——蚌埠)

乘津浦鐵路車，從浦口經滁州西北行，經過臨淮關，再走十八里，至鳳陽縣。舊時屬鳳陽府治，府縣兩城分開，縣城在府城東面三里之地，明太祖曾以此地爲皇城。當時城郭周圍有五十里，清乾隆年間，才把這城縮小爲六里有餘，設置縣衙門於此。城內居民，不過一千內外。上流人物，因離府城不遠，多搬在府城裏居住，只留中等以下的人家和農家，以及少數縣衙門的官吏在此居住而已。城內商店，只販賣日常雜用諸品，凡高價的物件，都要跑進府城裏購買，因此居民生活和商業狀況，都是非常冷淡。民國元年，行政更改，廢了府制，把縣衙門移到府城，故現在舊縣城更覺着冷落了。

府城周圍比縣城大，周圍約有九里，地當淮水下游，向來爲南方各省交通要路，商人往來此地很多，商業固然興盛；就是說到政治關係，此地也爲軍事上所必爭，陳涉（註一）起

於境北的宿州，明太祖起於鳳陽，就是個明證。因鳳陽扼着淮水的下游，東連淮泗，西臨汝穎，可以爲江寧的項背，實爲中原的腰膂，得此可以控制東方。東南的壽州，和此相爲犄角之勢，前清時代，鳳陽設置兵備道，壽州設置總兵官，就是以這兩地方爲重鎮。就是論到今日的形勢，依然居重要地位呢。

交通上，鳳陽西南兩面爲山嶺所限，東北則當淮河的平原，淮河從臨淮關而下，東西貫流，故當地交通，以通臨淮關爲主要道路，各地方貨物，都是運臨淮關，再從水路輸到各方。不過淮河也常常氾濫，交通到底不十分便利。陸路交通，古來有大道可以南通定遠縣，但也是到處邱陵，只有小車可以來往。西至蚌埠，路雖平坦，交通還不大盛。因此商業上和物產上俱受了影響，不能發達。

本城的古蹟，首推明英陵，在縣南十八里的太平鄉。當時有三重城垣，給張獻忠（註二）燒燬，現在只剩得碑碣翁仲了。碑上文字，是明太祖親筆，是一篇寫實的文字。此外尚有春申台，含桃閣，望仙樓，藏春亭，四望亭等，都是這裏有名的古蹟。

由鳳陽城東走十八里至臨淮關，當淮河右岸濠水的河口。此地當初本稱淮陽縣，有個縣城，現在歸併於鳳陽縣，別稱爲臨淮關。市街沿着河口的屈曲，店屋的建築，多有架橋梁跨過對岸的。

交通上，沿淮河上游至正陽關，四時都有民船，和小輪船自由往來，水漲的時候，西至正陽關東至盱眙縣均可通行。正陽關南面的淖水，和北面的潁水，水利也可聯絡，可以南通六安，北通穎上阜陽太平各縣。還有下流五河縣的水運，也和淮河相接觸，可以至懷遠蒙城渦陽亳縣各處，水利交通很爲利便。

此地商業，多辦貨的商家，把臨淮河支流一帶貨物，運到鎮江，或自鎮江運到此地分散，商情的活潑，和正陽關相同，且同爲安徽北部商業的中心地點。雖說此地因爲當着津浦路線，蚌埠又已成大埠，商業一部分，或不免被他奪去，但總不至十分衰落。市街之盛，還可以凌駕鳳陽，鳳陽城的商店，多分支於此。

世徽樓叢書論臨淮的形勢，大意說：「臨淮關兩面臨於淮水，一迤鳳陽，一通蚌埠，故對

於淮水，可稱爲蚌埠的重鎮。倘北方無敵人踪跡，只爲鳳穎諸州的經營，這誠可爲挽輸的中樞，扼守的要道。世人因臨淮和鳳陽相望，通衢往來纔三十里，遂以臨淮和鳳陽並稱，其實鳳陽並無險可守，右蔽於正陽關，左倚於蚌埠，曠野千里，孤城一角，攻守的形勢，實非鳳陽所能比擬。昔時會國藩（註三）駐軍於臨淮，就是爲了這緣故。「這幾句話，也可以爲閱者瞥到安徽形勢的作個參考。」

蚌埠亦屬鳳陽縣，東離鳳陽五十里，跨淮河兩岸，現今所稱蚌埠，是指淮河南岸的新開地，離停車場不遠，舊時街市，是在河北。南岸埠頭，占着津浦沿線最重要的位置。淮河上流來的貨物，都集這裏，再由鐵路送到浦口，故此貨物的集散很盛，倉庫的建築很多，將來還有日盛的希望。

本埠附近一帶，土地肥沃，居民生業，本來以農業爲主；自從津浦鐵路開通後，沿鐵道一帶，變爲主要貨物的集散地，商業日盛，因而旅館、倉庫、和轉運公司等等的機關，也逐漸的增加，居民生業又多了一途。河北舊街市，則仍然從事於農業，以大小麥、麻、胡麻、大豆、高粱，爲農

產物的大宗。當津浦鐵路未通之前，蚌埠不過是一個荒村，淮河上流的物產，都是用民船運送，經臨淮關出江蘇的清江浦，再由運河輸至鎮江，自從津浦鐵路開通後，就多從火車轉運至浦口，省卻許多曲折路程。故本埠遂成了淮河流域的中心市場，向來臨淮關的繁盛，也被移到此地來了。

交通上，因控扼着淮河上流各縣農作物的大生產地，更兼當津浦鐵路的沿線，故正當水陸交通的要衝。大凡鐵路交通的地方，最足以增其地的繁盛，運輸時間可以節省，貨物的危險可以減少，釐金可以免除。而且此地並可徵收河南安徽兩省貨物南下的捐稅，故大半運輸，都改從鐵路，快車五小時可到浦口，十三小時可到天津。

水路交通，除民船可直至上游各地之外，還有懷遠正陽關可通小輪船，但為旅客計，民船到底有些不利，民船灣泊所在，設備多不完善，倘有一部分民船起貨的時候，其他民船，就不能不停泊在港外，而且當水流稍急時，下船很不便當，故大多數民船，還是要灣泊到西邊二十五里地的懷遠地方，所以旅客往來總得以乘火車為便。

蚌埠的形勢，世徵樓叢書說得很重要，今摘錄其大意於下：「自從津浦線成以後，縱則利用鐵路，橫則利用淮水，縮此淮水和鐵路之處，得雙方利用的，便是臨淮關和蚌埠。近人用兵計畫，往往注重臨淮而不注重蚌埠，其實臨淮地利，蚌埠無不與之相共，而蚌埠的地利，則有非臨淮所能兼的。故皖北無事則已，皖北有事，則大將旌旂，自必以蚌埠爲宜，不然，敵自正陽關而來，路線就要斷絕，蚌埠以北的兵，就無從來救，若敵自徐宿而下，蚌埠以西的兵，就無從來救了。這幾句話，卻是能說明安徽現代的形勢了。」

註釋：

(註一) 陳涉，一名勝，秦陽城人。二世元年，與吳廣起兵，諸郡縣苦秦苛法，皆歸之。旋自立爲楚王，勢甚盛。後爲其御者莊賈所殺。

(註二) 張獻忠，明延安衛人。崇禎中陝西流寇大起，獻忠應之，後與李自成連下秦晉豫，據兩湖趨蜀，陷成都，自號大西國王。爲人狡黠驍悍，所過屠殺，慘無人道。後爲清之肅王射殺，一說兵敗自刎死。

(註三) 見首都名勝註十一。

南潯路上

周傑

南昌是江西的省會。從前有兩縣：一是新建，一是南昌。現在已併而爲一，統稱南昌了。這兩個字自漢以來，都是這麼稱呼。到隋改爲豫章縣，唐改名鍾陵，後復稱南昌，直到現在沒有改換。南昌的城，是一個長方形，周圍十一里，又一百八十步。高二丈九尺，厚一丈五尺。城門有七個：前門、章江門、德勝門、廣潤門、順化門、承和門、撫州門。人口約二十多萬。城內主要的街市，便是洗馬池、翠花街、萬壽宮、東大街、西大街、中大街、章江門大街。就中要算洗馬池最繁盛，相傳是漢朝灌嬰（註一）洗馬處。所有洋貨鋪、銀行，都在這條街上。街極平坦，用大石鋪成的。往來的人極多，各街都比不上。城內街道，除各大街外，多不平整。坐在人力車上極顛播，和北平坐騾馬車彷彿，對於市政還欠講究。

南昌的物產不甚多，有米、茶、煙葉等品。工業方面，有電燈公司，最初爲日本人所設的，清宣統末年，纔收回自辦。有樟腦公司，由清光緒二十八年創立，製造樟腦。有豫章工藝廠，在

進賢門內，專做竹木細工，和椅子、桌子等件。此外工業的出產，有夏布、葛布、棉布、紙張、麻繩、魚網等等。而尤以製革業最有名。總之，南昌工業，就現在論，不算發達。但是比較二十年前，總算進步得多。還有習藝所，製造各種物品，內分洋碱廠、藥水廠、洋皂廠、洋燭廠、漂白廠、毛布廠、鐵機廠、綑匠廠、腰機廠、操靴廠。做工的都是犯人。鐵機廠所織的大布，每人每日能出一疋。腰機廠所織的毛布，每人每日能出兩疋。

說到南昌的商業，外幫多，本幫少。外幫來投資從事商業的，就錢鋪論，資本大的有二十多家，次的有三十多家。有徽州幫，算是外幫最有力的，大概營錢莊銀號等；湖北幫多販賣銅器，廣東幫多販賣雜貨、扇子、藥材；福建幫多販賣黃煙；四川幫多販賣戒鴉片煙的藥類；山西幫多營酒業。本幫有吉安幫多營錢業，南豐幫多製造紙箱業，建昌幫多洋貨商，瑞州（現在的高安縣）幫多營皮革業，豐城幫多營衣服、眼鏡業。此外即本地幫，名南昌幫，勢力在各幫之上，各種營業都有，就中要算洋貨店、錢莊、盜器店、油行、絲線、夏布、洋紗等最盛。

南昌的建築物，除官署、兵營及各學校外，要算滕王閣和百花洲最有名。滕王閣起初築

在章江門上，西臨大江。是唐朝滕王元嬰做洪州都督時築的。後來閻伯嶼做都督的時候，九月九日，在閣上請客宴會。原來這位閻都督，預先做好滕王閣序一篇，要使他的女婿吳子章，當着大眾面前出出風頭。那料到坐客中，有一位王勃，（註二）年輕性躁。那閻都督纔把這題目說出後，他便攜起筆來，滔滔不絕的做成了一篇。閻都督看了，着實比他預先做成的那篇好，只得悄悄地丟到字紙篋內去。因此滕王閣三個字，得着王勃這篇文字宣揚，便名垂不朽了。（註三）

南昌城內東南角，有一個東湖，周約十里，水通大江。每當夏天江水盛漲的時候，湖邊居民多被水害。到宋朝景平元年，有一個太守蔡廓，築起水門，纔免了水患。湖內水極清深，魚最肥美。後來經了許多年代，那湖的周圍，只有五里。又分爲西北兩部，北部有洲，名百花洲。宋朝紹興年間，在這裏練習水軍。洲上景緻極佳，有冠鰲亭、蘇公圃等名勝。有一長隄，隄上有一亭。當百花盛開，夕陽西下的時節，裙屐往來，不減西湖的風景。百花洲有一對聯，說是：「地闢百弓，喜樓臺近水，曷來載酒尋花，秋月何如春月。隘開一鏡，樂魚鳥親人，是處淡粧濃抹，東湖不

讓西湖。」蘇公圖是宋朝紹興間，廣漢人蘇雲卿，客遊豫章，便在東湖結了一個茅廬。他衣食的用費，全靠着種菜和織履。沒有事的時候，便閉門高臥。鄰居不論老少良賤沒一個不敬他愛他，都稱他爲蘇翁。但是這位蘇翁，並不是沒有來歷的，他少時和張浚是布衣交。後來張浚做了宰相，叫人帶了金幣書信，叮囑豫章的帥漕去請。那位帥漕倒也知趣，不敢擺起官架子來，一個人悄悄的來到蘇翁菜園裏，來邀蘇翁同去。蘇翁約明日定來。到了明日，帥漕又差人去迎接，那曉得竟合上「其室則邇，其人則遠」兩句話了。你看現在的人，對於有權勢的，並沒有絲毫關係，便日夜去趨奉他。若是和他有交情的話，早已做了入幕之賓，那裏還肯去幹那灌菜園打草鞋的事，若是朋友做了大官，前來請他，那還了得。這樣看來，這位蘇翁真可做青年們的模範啊！這蘇翁圖，也不是尋常的古跡啊！

南昌的名勝，還有最出名的西山。在章江門外三十里。一名南昌山，古稱散原山，據稱高二千丈，周三百里；山上岩石蒼奇，林泉清秀。山峯雄峻的，有大蕭小蕭兩峯，相傳蕭史（註四）曾到這裏來游玩；山峯尖削的叫葛仙峯，峯下有泉源，名葛仙源，相傳葛洪（註五）嘗到這裏

來休息；山嶺最高的叫鶴嶺，相傳是王喬（註六）騎鶴經過的所在；有梅嶺，相傳是梅福（註七）學道的所在；有岡環抱，名鸞岡，相傳洪崖（註八）乘鸞到此棲止。山上高人隱士的遺跡極多，所以世人稱之爲「洞天福地」。

南昌至九江，有南潯鐵路可以直達。南潯鐵路以南昌章江門外的贛江左岸爲起點，江中有紅船（卽帆船）及小輪船（預備拖紅船用）運送上下車的客人，自南昌到九江約三百里；除輪渡外，約六點半鐘可到，現在的運輸，因爲路太短，不十分發達，不能直達貨物出產的地點；若能夠到產煤的萍鄉，產竹木的贛縣，那末這條鐵路的出息就大有可觀了。

九江在南昌的北邊，離省城三百二十里，秦始皇時候，屬九江郡，後來屢經改換，有尋陽、江州等名稱。直到明朝，改爲九江府。清朝仍用明朝的舊稱，首縣名叫德化縣，民國光復以後，廢了府的制度，三年，纔把德化縣改爲九江縣。九江兩個字的意義，各書所說的不同，只有漢書地理志的注裏面，有「江自尋陽分爲九道，故曰九江」一句話，倒明白易曉。九江又稱爲柴桑，柴桑本來是山名，在九江縣西南九十里，因爲漢武帝改爲柴桑，尋陽兩縣，所以文字上又

稱柴桑。城內還有一座大牌坊，寫着古柴桑三個字。後漢末年，諸葛孔明見孫權，勸他拒絕曹操，就是這個地方。城北還有庾樓的古蹟，是東晉庾亮（註九）做江州刺史時建築的，前面對着大江，後面靠着廬山，唐朝大曆間，有個才子崔峒，他題的詩，有兩句道：「陶潛縣裏（註十）看花落，庾亮樓中對月明。」可以想到他們當時風流的狀況。還有琵琶亭，在西門外大江邊，靠近南灣鐵路的停車場。因為白居易（註十一）送客到湓浦口，夜間聽見隔壁船上的老妓，彈的琵琶聲，便替他做了一篇琵琶行，所以後人便造成這座亭子。中山詩話稱贊這亭子的風景勝絕，倒是一句實在的話。又有一個甘棠湖，在南門外，又稱景星湖，土名南門湖。因為唐朝長慶二年間，有個刺史李渤（註十二）在湖上築了一條堤，長七百步，以便行路的人們來往。又立斗門，蓄洩水勢。後人感激他的德政，所以取名甘棠湖。湖中有煙水亭，風景很不錯的。至於離城二十五里的廬山，尤其是地球上人們都知道的。這樣看起來，九江可算是一個名區啊。

九江不但是一個名區，也算是一個大埠。此地距離鄱陽湖，只有九里。幷因沿着長江的

緣故，凡上下游往來的貨物，都要經過九江。論起商業，本來是發達的。自從前清咸豐八年，訂立天津條約，把九江關爲商埠後，英、俄、美、日、荷、法各國，都駐有領事。又加之汽船、南潯鐵路，所以商務便日盛一日起來。計算本埠貿易額，本國輸入的，約四百萬兩；外國輸入的，約一千二百萬兩；輸出去的，約一千八百萬兩。租界在西門外，現已收回。沿江有招商、怡和、太古、鴻安、瑞記、日清等躉船。

九江的商務，要算茶葉最發達。但是本地所產的茶極少，大概由本省各地，和安徽的南部運來。白樂天（註十三）有『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之句，可見從古以來，都是這樣的。

九江的茶葉分紅綠兩種。紅的茶葉，要算修水縣出的最有名。（修水縣本前清的義寧州，外國人到現在，還稱寧縣茶。）修水離九江五百六十里，出產地分上中下三處，製茶的工夫極其考究，所以湖南、湖北等省，製茶廠的工人，大半是修水人。

九江的茶棧，有草茶棧和絲茶棧兩種的分別。草茶棧，又叫做毛茶棧，專到出產茶葉各

地方，收買草茶回來，再加焙製。絲茶棧，是除收買各地方的草茶外，又收買毛茶棧已經製成的茶，運到漢口、上海，銷給洋商。怎麼叫做絲茶棧呢？因為從前茶棧資本大的，兼做絲的生意，所以稱爲絲茶棧。絲茶棧的資本很厚，借款給毛茶棧，即作爲定貨的定銀，貨未交以前，按月收息。後來絲茶分離，那名稱卻仍舊不改了。

九江的毛絲兩種茶棧，合計起來，不過二十餘家。紅綠兩種茶葉，合計起來，不過三十萬箱，價值約六百萬上下。近來茶業，逐漸衰敗，如果不去改良種茶製茶的方法，茶業的前途，要抱大大的悲觀啊！

茶業以外，要算瓷業。本省的瓷器，由景德鎮出產。但是經售的地點，卻趨重在九江。景德鎮本來有瓷器街，滿街都是瓷器，所賣的都是下品。不但質料粗惡不堪，那花樣和顏色，尤其不堪入目。景德鎮的瓷器，是天下馳名的，爲什麼有這種的現象呢？原來景德鎮瓷器的交易，分爲顧客零售，和莊客辦貨兩種。鎮上各窯的貨，都由各地的莊客，先期定好，恰合着古人一句話，求過於供，所以製成一種粗笨的貨給本地人使用，這是一個原因；又景德鎮地方，交通

不便利，牠在饒州的上游一百八十里，雖然有河道可通，但客商由饒州到景德鎮，所搭的划子，每船只能夠坐六七個人，要兩天纔能到，倘若碰着冬天水淺的時候，要三天纔能到，甚至船不能通，距離較遠的地方，更可想而知了，這又是一個緣故。所以販賣的機關，卻在四通八達的九江。

九江販賣瓷器的商店，在西門外。商店的貨品，有一種名叫填白。怎麼叫做填白呢？就是純白的質，未經繪畫的，也有先畫好上下藍的圈欄，以便顧客隨意繪畫題字。自己用，或送朋友親戚，最爲雅緻。題畫後，各大店都有小窰，過一兩天，便可取件了。

茶葉磁器以外，便算夏布。夏布的出產地，在北部的修水、武寧、南昌、東部的上饒、玉山、弋陽，中部的進賢、寧都、黎川、廣昌、南豐、南城、臨川、宜黃、崇仁，西部的宜春、萬載、宜豐、新昌、上高、萍鄉等縣。夏布種類很多：土夏布出武寧；京莊夏布出寧都；白夏布出崇仁、萬載、萍鄉、臨川、南豐；崇仁又出漂白夏布、白羅紋花布、藍色花夏布；宜黃也出漂白夏布；又上饒、萍鄉、宜黃、萬載、寧都、黎川，都出藍色花夏布、格子花布出上高；本色細夏布出宜春；官紗大匹出修水；黃色夏布

出進賢武寧萍鄉新昌寧都上饒宜春萬載南城廣昌弋陽等縣。以上各縣出的夏布，分銷各省。在九江銷運的，大約萬載宜黃寧都崇仁，上等縣。貿易的狀況，先由布客到各出產地點收買，然後轉賣夏布行，再由行轉運各埠分銷。

除茶葉、瓷器、夏布外，尚有米、紙、木材各類，都由九江匯集。有由水路經過吳城鎮到本埠的，也有由南潯鐵路運來的。

九江除商業外，尚有一種實業，有可紀的價值；就是離九江縣城西南五十里，沙河鎮仙居鄉的地方，有一座山，名叫大小石門山。因為兩山相對，中間距離，不過一百多步。山下兩旁，有石和屏風一般，四面相向，所以土俗又喚做大小城門山。那山周圍數十里，有煤礦鐵礦。前清光緒三十一年，由礦政局派了一個日本的礦師石井八萬次郎，到城門山去查勘。據稱那山的礦苗，非常的旺盛，礦質非常的佳妙，比較大冶的鐵礦，不相上下，幾百年也採不完。等到民國七年，有日本的一個商人，知道那山的礦產興旺，便勾結當地幾個流氓，組織一個城門鐵礦公司，居然訂立合同，租起山來開採。幸虧得當時地方的人察覺了，鬧了一場大風

潮，纔把原案推翻，把主權收回來。過了五年，當民國十二年的時候，九江有鈕黃諸人，邀集同志，組織一個裕潯煤礦公司。又有九江人姓陳，姓譚的，見那裕潯煤礦公司開辦的礦業，頗覺發達，於是也邀集資本家，繼起一個利民礦務公司。這是城門山開採礦產的原因。這山的礦質固然是好。礦苗固然是旺，又好得運道便利，因為山脚下便是大湖，俗名叫做城門湖，湖水路到九江也只有五十里。如果猛力進行，將來這礦很可發達啊！

註釋：

(註一) 澄嬰，漢睢陽人。從高祖定天下，封顯陰侯。呂后崩，呂祿等欲爲亂，嬰與周勃、陳平共誅諸呂，立文帝。進太尉，旋代勃爲丞相。卒諡懿。

(註二) 王勃，字子安，唐龍門人。隋王通之諸孫。六歲善文詞。父爲交趾令，勃往省視，道過南昌，會都督閻公宴客於滕王閣，勃卽席作序，閻公歎爲天才。後渡海溺死，年二十九。爲初唐四傑之一。

(註三) 按滕王閣後經重修，民國十五年北伐時，被北洋軍閻所燒毀。

(註四) 蕭史，春秋時人。善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作鳳樓，教弄玉吹簫，感鳳來集，乃與弄玉乘鳳駕龍，共飛。

昇而去云。

(註五) 葛洪，字稚川，晉句容人。初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固辭不就。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句瀾令。過廣東羅浮山，止而鍊丹，丹成尸解。所著言黃白之事者曰內篇，其餘駁雜通釋曰外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此外所著神仙傳、集異傳等共數百卷。

(註六) 王喬，後漢河東人。明帝時爲尚書郎，出爲葉令，有神術。朔望常自縣來朝，帝怪其來次數多而不見車騎，令太史伺之，將至，見有雙鳧從南來，候鳧至，舉羅張之，得鳧一，乃所賜尚書腹也。後天降玉棺於堂前，喬乃沐浴寢其中，棺蓋自覆，葬於城東，土自成墳。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按子喬本周靈王太子，名晉，本姓姬，以直諫廢爲庶人。漫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生接其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見桓良，囑轉告家人於七月七日候之於緱氏山頭，至期果乘白鶴騎山頭，可望不可到，舉手謝時人，數日方去云。

(註七) 梅福，字子真，漢壽春人。初爲郡文學，後補南昌尉。王莽專政時，福棄妻子去家學道。

(註八) 洪崖，上古仙人。或曰即黃帝之臣伶倫，或曰唐堯時已三千歲云。

(註九) 庾亮，字元規，晉郡陵人。初爲中書郎，侍講東宮。後銳無湖，以破郭默有功，遷征西將軍，都督江荆豫益梁

雍六州軍事，鎮武漢。卒諡文康。性坦率，常與諸佐吏登樓談詠，其興致發放如此。

(註十) 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晉潯陽柴桑人。爲侃之曾孫。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自解歸。後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郡遷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辭。好飲酒，山水，徜徉自適。所爲詩冲穆淡遠，而妙造自然。後徵著作郎不就，元嘉初卒，年六十三，世稱靖節先生。按潯陽柴桑卽今九江，故謂九江曰「陶潛縣裏」。

(註十一) 白居易，字樂天，唐太原人。元和進士，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後召還，官至刑部尚書。晚年放意詩酒，號醉吟先生；居香山，稱香山居士。所爲詩深厚自然，平易近人，老嫗都解，士人爭傳之。

(註十二) 李渤，字滂之，唐洛陽人。刻意於學，隱少寶山。元和初召爲右拾遺不赴，後強起之，以峭直觸忤大臣，謝病歸。穆宗時歷諫議大夫，勁正不阿，帝雖幼昏，亦感悟。出爲桂管觀察使，拜太子賓客卒。

(註十三) 參看註十一。

廬山(一)

孫福熙

由牯嶺旅行社的招待，我們於大早坐汽車離九江。車行半小時，至蓮花洞，這是山麓了，汽車不能再上，換乘藤轎。

廬山高而聳，十八里路都是石級，坐在轎子中抬上去，腳比頭先，所以上廬山是腳先於頭。轎子四人合抬，肥重的客人再加兩人。我算不得是胖漢，然而看轎夫們的困苦，我心中的困苦難忍，有過於我自己步行的困苦。

到了半山以上，雲霧圍繞，涼爽多了。所以，廬山避暑的意義，就是先看轎夫汗流濕衣褲，再看他們的衣褲由濕而乾燥。看過這兩套，廬山就到了。

牯嶺旅行社介紹我們到清涼飯店居住。到了牯嶺市，還是腳比頭先的抬上去，到了清涼飯店。因為他高出市面的緣故，所見很多，還可以避免塵擾。還加這地點很好，門對兩峯缺處，正可眺望九江與長江的一角。

今年廬山無雲雨，要尋涼快，只有跑到泉水中去洗浴。

聽說王家坡有瀑布，而且有美好的潭水可供游泳，所以冒烈日，不惜爬山過嶺，走十多里路去追尋。從牯嶺出發，初尙平坦，經過小天池以後，直向山谷下降。曲徑蟠旋，不禁流汗浹背。

驟聞谿水澎湃，則見板橋如畫，架谿石上，不勝縹緲雲虹之感。到了橋上，見谿邊巨石磷磷，如虹光閃爍。沿谿行，忽離忽接，至一茅屋邊，路不通行，即在茅篷下休息飲茶，鄉女告我以路徑。於是撥開叢草，尋得泥路而下。這就是剛纔所見的谿流了。還沒有到水邊，只聽得水聲沖激，千丈水練，投入萬丈深淵。

曲折行百步，果然是一片瀑布，雪白的傾瀉碧水潭中，卻不見潭水加滿，而這瀑布有如愛情傾注，永不間斷。

廬山天氣，往年在最熱的時候，室內溫度，在八十度以下，今年則超過八十度，有幾天直至八十五六度。至於在日光中，往年原來也是很熱，今年更甚了。廬山高出海面三千六百尺，

最高峯約四千五百尺，故氣候較寒，室內與樹蔭下均覺涼滲心肺。今年還是如此。可是今夏廬山無風無雨，飲料水大成問題，眼見旅館茶房在臭水塘中汲水洗物，想必煮飯燒茶，也是這種濁水，心中實在比在虎列拉盛行的上海更加不安了。

在幾次散步中，我們明白了廬山的輪廓。街市建立在牯牛嶺的半山中，抬頭見高峯，俯頭則深谷千尺，一直可以看到土黃色的長江曲折經流。牯牛嶺有石如牛頭得名，簡稱牯嶺，由九江入山者必在這石頭的牛頭下鑽過人頭。牯嶺只是廬山羣峯之一，並無古跡可遊，風景也不見得如龍之睛，爲什麼街市與避暑山莊簇聚在這一塊小地方呢？這個緣故當然很簡單：最有名望的人就是最平庸的人，孔子爲什麼比老子莊子有名，因爲他最是「中庸」。牯嶺者正是不高不深，老太婆小孩子都可爬上去的山峯而已。

廬山早爲名勝，向傳漢朝名臣廬者，相信道術，在山中結廬得名。以後王羲之（註一）陶淵明（註二）多有歌詠，李白（註三）朱熹（註四）又多讀書講學。而有名的寺院，分佈甚密。但牯嶺的開闢避暑村鎮，這是近年來西洋所經營的。

四十年前，美國教士李德立購買牯嶺地面一塊，並無界石，以後逐漸伸張，縣吏不知他是外國人，准其稅契；等到曉得以後，便無從取銷。至今牯嶺儼如租界，欲收回而不得。其實這完全是弱國的笑話，私人購買地面，並未連行政權也買了去，既然外國人民無土地權，不論其有否稅契，永遠是沒有土地之權，豈可欺騙蒙混，將錯將錯？但實際上問題並不在此。在牯嶺可以公開的打牌抽雅片而毫不犯罪，與上海租界上一樣的權利；而且另一方面是道路整潔，保衛周到，非普通的中國城鎮可比，所以大家樂得做一倣亡國民，誰也不想去收回這牯嶺的行政權了。

牯嶺的幾條街道，有河南路寧波路等名稱，宛如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樣子。

洋貨店有大小五六家，罐頭食物，化妝妙品，各種東西似乎都有一點。價格自然比在上海昂貴三成五成，第一因為從上海運到九江已經不容易了，還要加上從九江上山，二十里路的汽車，二十里路的肩挑爬上石級。如果工資如外國苦工的價錢，這貨物的運費必定超過貨物的原價一二倍了，現在市價只加上十分之三，算得什麼呢？

可是街市上買不到文具，小筆還有，宣紙顏料之類，簡直不可得，據說在九江也不能買到，商務書館與中華書局均設有分店，所賣者大概是白帆布膠底鞋子，與五顏六色的游泳毛衫而已。

我們急於找到游泳池。沿西街，至胡金芳大旅社下坡，有所謂大林衝者，衝是嶺的別名。這泉水橋前有大林寺。寺屋並不莊嚴，但太虛法師正到這裏來講學，所謂「有仙則靈」，很受遊人注意。

游泳池就在離寺不遠之處，利用這條谿流，築池蓄水，全由中國人經營，以期與外國人設置者相並立，給中國人以游泳的方便。

這池水以下的谿流，向兩山夾谷流去。山勢峻削，大塊的巖石堆疊得異常奇突，這就名爲天橋。水流積成深潭，碧綠可浴，稱爲仙人盤。

巖石險怪，水又莫測其深，使人樂於窮追，但又艱於行進。據傳廬山雲霧都從這天門出發，這真是一句好詩。

由天橋回至原路，再向西行進，至佛手巖，有仙人洞，外面的石門上一副對聯是：「仙踪渺黃鶴，人事憶白蓮。」看了並不能聯想到「仙人」之意。

可是，走進這石門，一望萬丈深谷，而又並不引起恐怖的感情；因爲是一片綠色，溫柔綿軟，實在願意投他懷中。這地名就叫錦繡谷，實在遠不能形容他的可愛，錦繡從來沒有超過一尺一寸的面積，而且只是給人拘禁的魔力而已。這山谷是給人舒暢熱烈的感情，如真摯的愛情，並不是只使你纏綿是一樣的。世有赴湯蹈火奮勇果敢的英雄，可信他感受了如此錦繡山谷的情愛。一株枯老復生的銀杏樹在此懸崖挺立。

仙人洞底有泉水點滴入池，外面刻「瓊漿」二字，黑暗洞中，大家以竹管取水爭飲。

從仙人洞可以望見御碑亭，走到御碑亭前，已不能望見仙人洞了，蓋雲朵從錦繡谷起來，片片浮游，遮斷眼前的一切。

廬山多雲霧，所以有不能看到廬山真面目的形容，可是今年無雨亦無雲，整天的面對面看着廬山，廬山並不羞澀了。登山以來，第一次是在御碑亭前看到廬山的雲霧，我們各以

鉛筆勾勒在雲霧中出沒的山水峯谷。

在御碑亭前可以望見文殊臺，天池寺及捨身巖。

到了文殊臺，看深谷更是峻險，向傳晚間可在這深谷中看到許多浮動的燈火，想係燐火之類，僧人稱爲佛燈。王陽明詩中說：「老夫高臥文殊臺，拄杖夜撞青天開，撒落星辰滿平野，山僧盡道佛燈來。」晚間此處懸燈，稱爲天燈，雖係佛家慣習，但在四周遠望，確能增加美與信仰的意味。

天池在山嶺的盡頭，又是四周深陷的絕頂，在這孤峯中竟有一個池，長寬三五丈，而池水終年不乾。這是因爲與遠處高山的水路相通，與城市的自來水可以上幾十層的樓屋一樣，這是物理學上連通管的作用。但如此天然巧合，能使這裏養魚住人，算是難得之至，名爲天池，不算過分了。天池寺後面有半月臺，遙望長江一帶，在羣山煙霧中奔流曲折，人生曲折又得一個比擬。

寺旁有石巖如噴水龍頭，懸掛削壁之上，這就是捨身崖了。在這崖上縱身一躍，自然是

毫髮無存，消滅盡淨。但如此凶殘的自然勢力，稍有勇氣者到了這裏，必欲竭盡挽回抗爭之力，所謂「懸崖勒馬」是也。縱身一跳，確是最大決心，但又何不以更大決心與這無知的頑石抗爭呢？我挺了腰背驕傲的走了回來。廬山的雲霧不能使我迷糊。

沿大谿行，再上山坡，即牯嶺的外國人住宅區域，歷史較爲久遠。有禮拜堂，圖書館，遊藝會場兼演電影院等。街旁樹木蒼古，綠蔭遮蔽，而且有取自山谿的自來水管，供人汲取，設備上遠較市街中爲講究。各條橫街，均用有名大學的城名，如劍橋（註五），牛津（註六），耶耳（註七）等等。從這條路去，可以到廬林。

廬林向來是俄國人所經營，現在還住許多俄國人。其中有一個白鬍子的老頭子，很像託爾斯泰。（註八）

廬林有一個游泳池，而且有朋友們住在那裏，所以我們常到那裏去。

牯嶺市大禮拜堂旁邊的游泳池，係外國人經營，所以造作種種的刁難，須經過醫生的檢驗，方准入浴。經過檢驗，可以避免皮膚病瘡毒等病菌的傳染，這是很好的辦法。然而第一，

指定醫生必爲外國人，其次，你要去檢驗，就須出錢，經濟的制限，就壓死了大部分大部分的中國人，而且究竟有疾病與否，有沒有絕對的科學標準呢。除此種種困難以外，還因爲不屑去仰仗外國人的鼻息，所以中國人自己建設大林寺游泳池。這種現象，在上海天津漢口等各地，凡與外國人雜處者，都是感受很深，視爲平常的了。但我不惜精力，特別重復記述，因爲這是亡國的必然現象，將來真正地逃亡國了的時候，舉凡吃的穿的住的日用的，尤其是消遣的，遊戲的，都有上下等之分。惟有洋奴與財主，可以面皮與鈔票買得高等華人的地位，在外國人冷笑的鼻息聲中，享受與外國人一樣的權利。

這裏要特別聲明，普通稱「外國人」並未把日本人包括在內；我的意思，日本人也是外國人。

廬林的游泳池也無需醫生檢驗證，而設備與池水，較大林寺游泳池爲佳。

從廬林到黃龍寺很近，於是與朋友同往黃龍寺作畫。黃龍寺前數丈，有婆羅樹大小兩株，均甚蒼古而枝枝暢茂，正如青春，向傳係晉代僧人曇詵從西域（註九）移來。大的約有五

六圍。樹皮細裂，而光澤鮮艷，遊人常挖取樹皮以作神佑的保證，所以兩株樹均已作欄防範了。旁邊尙有大銀杏樹一株，枝條低俯，形態上勝過婆羅樹。

寺門大殿前又有較小的婆羅樹，可以蔽蔭；更小的種在盆中，雖然只有一尺高，似乎挺胸突肚，報告他們是西域移來的歷史。其實，草木無知，正是做者無意，看者存心；路旁小草，誰也不知他的母親姓青姓白，卻挺胸突肚的乘風搖擺。

黃龍寺以黃龍泉得名，由寺前下坡行，約半里，即爲黃龍泉。兩山裂處，有層巖如巨輪，泉水由輪上奔騰而下，成爲巨瀑。兩壁樹蔭濃密，映成白衣深碧。聽到這泉水沖激，涼快滲透深心。惟有點點日影，在衣上水上跳舞，打破寧靜。

沿黃龍潭邊的大路，向右轉灣，是烏龍潭，也稱爲白龍潭。谿水經巨大的石塊堆間流過，遊人擇石塊曲折行，忽然爬上丈餘的大石，忽然跳下水面，而兩石中間，有水激流，非盡力的跳躍不能過去。各人找尋各人的路徑，達到目的快慢很有不同，甚而有被谿水所阻，不能前進的。聽說江西贛江中可以走冰。當冬冰時候，上流之水，浮有大面冰塊。旅客攜一長桿，撥近

身邊，跳在冰上，再等待別一塊冰近來時，從這一塊跳到那一塊，如此傳遞，可以旅行很快。但機會不好的時候，等半天等不到第二塊冰過來，只得呆等在那裏。烏龍潭的跳石塊頗像贛江中的跳冰塊了。這石堆到也有半里之長呢。

到了盡頭，是一個深潭，小瀑布五六條有斜有正的沖入潭中。

這潭水顏色墨綠，可想而知其深，然而我近來似乎變了小鴨的脾氣，不管水深水濁，見水就跳下去了。

住在廬山已經好幾天，屢欲作長距離遊，但日光猛烈，而病後氣力尚未完全復原，總以爲一時還不離開，且等待來日。然而時間過得很快，事實上是不能再延了，於是決定作二三日遠道的遊行。

大早出門，挑夫引我們上牯嶺高崗，儘是向雲霧堆中鑽進去。這樣的開頭，知道這次的出發是有一點氣魄的。山頂左首，名爲女兒城；右首則一片平原，名爲大校場，明朱元璋（註十）征陳友諒（註十一）時，在此駐兵。四周有石塊堆疊遺跡，或者以前是有過粗簡的建築。

越過高崗，陡然一驚：大風撲面而來，正在抵抗中，望見海天一片。當初疑心是什麼海，其實當然是鄱陽湖。

雲霞陣陣飛舞，透露日光的萬縷金絲，我可看到太陽之所在了。然而太陽之上又有高嶼，層層遠近，這不但是仙境，真是所謂天國了。其實我所猜測的太陽，只是太陽投在湖心的影子有名的五老峯，就在這裏危然監視。

這個水天幻境不禁使我心頭鼓勇。

從此一直下山坡，經過九疊屏山邊，忽聞大水沖瀉，不知其何來何去，繞山曲折，到了一個石亭邊上，這水聲就從右首吹來，這就是與五老峯一樣有名的三疊泉了。從亭到泉，遠隔深谷，只見水柱一條，從巨石上掛下，蠕蠕轉折，有如龍蛇。泉到第二段倒在石潭上，聲尤宏亮，水花飛濺，激成烟霧。但相隔甚遠，畏怯者幸可不必逃避，而愛好者沒有方法去親近。聞西洋人有從側面小路走至第二層潭中洗澡者，但石壁峻削，不能走至最下一層。

對三疊泉沿山行，一路都是斷崖千尺。蒼松瘦削，倚崖危立，作種種險怪形態。愈使人驚

疑不安。這斷崖全是層疊紋理，不知何年何月，原是海水灣角，久經浪濤洗刷者。一路來儘是三疊泉奔騰聲音的威逼，不走十里路不能躲避他的擾攘。

愈近山麓則天氣愈熱，而正午的太陽又是逼人太甚。我們走在平地上，已是鄱陽湖邊。這裏的道路兩旁，都有大石塊堆疊作短牆，其返光強烈，如在蒸烤。

到了小鎮，幸有路亭，而且供給茶水，於是像死去的坐了下來。

離鎮走海會寺，入松林中，幸太陽被雲遮蔽，可是大雨到來了。我們無處躲避，三個人兩個麵包，同在雨中洗澡。

雨中滑跌進行，走了三四里路，到了海會寺，門前是「真面目」三個大字。一路來看到五老峯的正面，毫無雨霧，早已看到真面目，到了寺前，雖然真是正坐五老峯下，卻因下雨未止，反不能看到「廬山真面目」了。文字效用之薄弱，可以想見。我們這些人偏在相信這撈什子的文字，拏了筆，還要把這遊記寫下去。

走到寺後背，這五老峯真是怕人呢！他們筆挺的監視你，壓迫你，安得我長大了，高過這

班老頭們！

欲尋泉水洗澡，看日光已晚，遠眺鄱陽湖中的彩霞與帆影的上下，涼風颼颼吹成松濤，不洗澡也洗澡了。

次日天一點亮就出發，跑向白鹿洞。

這路上見到做瓷器的白泥，江西產瓷泥，不只景德鎮一處。

將到白鹿書院之處，路徑曲折，長松之下，谿流委婉，這確是與衆不同。現代的人就不知道在此清靜美景中讀書講學了。書院面前谿流活潑，上有橋名貫道橋，亭名朋來亭，都是宋儒學派的名詞。

書院旁設農林學校，但書院與專祠房屋，坍塌不堪。院前文會堂中壁上嵌石刻大字：「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這種莊嚴方正的大字雖未泯滅，而堂屋只留四壁，屋頂完全坍塌，我們必須踏過這瓦礫殘跡始可走入後屋。屋後卽有常見搗頁的白鹿洞歌的巨碑六面，嵌在壁上，也已經有裂斷的了。李夢陽（註十二）的詩中說：「白鹿昔成羣，鹿去誰復來。」到現

在更是不勝盛衰之感了。

屋左後身，有洞立石刻白鹿，設置甚有意味。

從白鹿洞走至碼頭鎮，休息。本欲直往萬杉秀峯歸宗諸寺，可以看青玉峽香爐峯諸名勝，但一天不能回寓，時日匆促，只得回來了。因此折回，北向，走向棲賢寺了。

走到樹林茂密處。谿水聲聲清冽，驟見很高的圓洞橋，旁邊有一石亭，泉水滴瀝下垂，題爲天下第六泉。

橋即觀音橋，我們從橋旁爬巨巖緩緩下，走至谿水邊，抬頭望橋下圓洞，高約五丈，而兩面橋墩根着危巖上，真是驚人。

這裏的潭水很深，名爲金井。我們就在這裏取涼洗澡了。天色漸暗，雨滴驟下，我們的衣褲完全被雨打濕，而我們有涼爽與快樂，再不計較衣褲之乾濕。

然而我的大蒲帽底下的照相機也已着雨了，於是我們只得穿上浸濕的衣服就逃，逃到橋邊的寺中去。

細雨未止，我們冒雨行，看到玉淵中谿水投入深潭，激成旋渦。旁邊光滑的大塊巖石，真易使人滑跌下去，所以四周均築石欄，以資防範，但石欄也有滑跌入潭者，從此知石欄並非完全可以憑靠也。

到了棲賢寺，雨又大起來了，我們坐下飲食，等身上的衣衫漸漸的乾燥起來了，雨還是沒有停止。

五老峯忽隱忽現，雲霧走過一陣又來一陣，一直等到只夠走回牯嶺的時間了，我們只得在細雨中起身。我們的身上是一件露臂出腿的浴衣而已。

此後是步步爬石級了。這裏有三千幾百石級，真是累得我不想回來。我俯頭看石級，總覺前有路亭，等到仰頭注視，只見石級無窮。

不管石級粗糙與潮濕，我在地面坐下休息。鄱陽湖的廣闊，恢復我的筋力。

真的到了一個路亭，名為歡喜亭，行人爬到此地，都是歡喜了，然而，這只是半路，我還是見不得歡喜。我只希望這是病後的現象，將來還如以前的善於跑山。

好的，終於走到含鄱口，這是到了山脊，此後是只要下山，就到牯嶺了。

兩天來，繞了五老峯一周。

第二天就步行下山到九江，坐船回上海來了。

註釋：

(註一) 王羲之，字逸少，晉人。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世稱王右軍。蘭池學書，池水盡黑。草書隸書，俱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飄若游雲，矯若驚蛇。其蘭亭集序尤爲後世所重。

(註二) 參看南溟路上註十。

(註三) 李白，字太白，唐人，生於蜀昌明之青蓮鄉，自號清蓮居士。天才英特，賀知章見其文，歎爲謫仙，言於玄宗，供奉翰林，甚見愛重。後至江州，坐事長流夜郎，遇赦得還。所爲詩高妙清逸，與杜甫並爲詩宗。

(註四) 朱熹，字元晦，改字仲晦，宋婺源人。累官轉運副使，煥章閣待制，祕閣修撰，辛贈寶謨閣學士。諡曰文。紹定時，追封徽國公。清康熙時，升位於孔門十哲之次，故稱朱子，或稱朱文公。別號甚多：紫陽、晦菴、晦翁、雲谷、老人、滄洲病叟、遜翁等皆是。其論治以正君恤民爲主，其爲學以居敬窮理爲主，宋之理學，至熹而集大

成。嘗卜築於建陽之考亭，故稱考亭學派。

(註五) 劍橋 (Cambridge)，或譯康橋，岡布立治。位於英國倫敦東北，與牛津並為英之文化古城。有劍橋大學，為十二世紀所創立。

(註六) 牛津 (Oxford)，位於英國倫敦西北。有牛津大學，亦創立於十二世紀，與劍橋大學並為英國國粹。

(註七) 耶耳 (Yale)，亦譯耶魯或雅禮，大學名。創於一七〇一年，為耶耳捐資所興建，故名。學校所在地因亦名曰耶耳。十九世紀中葉，幾為美國學術之中心。

(註八) 託爾斯泰 (Leo Tolstoy, 1828-1910) 俄國文學家兼思想家，作品宏富，以藝術論、戰爭與和平、復活等為最重要。氏主張信仰單純之宗教及無抵抗主義，主張土地公有，反對政府與威權。性慈祥嚴肅，鬚髮盡白，猶努力從事著作。年八十二，忽夜逃，發病死於途中驛站。

(註九) 西域之名，始於漢時，指敦煌以西諸國而言；其在今川南及雲貴者，則別稱為西南夷。後世則以西域通稱西北及西南諸國。

(註十) 朱元璋，即明太祖。

〔註十二〕陳友諒，元末明初沔陽人，本業漁。元順帝時，叛亂四起，友諒初屬徐壽輝，後併其軍，下江西諸路，稱帝。國號漢。與明太祖戰，中流矢死，凡立四年。

〔註十三〕李夢陽，字獻吉，明慶陽人。官至江西提學副使，以事奪職。詩文俱工，才思雄鷲。自號空澗子，著有空澗子集。

廬山(二)

黃炎培

二十六日十時半，起程上廬山。自九江至蓮花洞二十五里，自蓮花洞至山巔牯牛嶺十八里。外國人於九江及牯嶺，各設公司，爲遊客代辦山轎及挑子。規定一轎四夫，自九江至牯嶺二圓四角，挑子每名六角。余輩三人皆立意步行，向公司雇挑子二，肩行李以從。十里，至十里坡；又七里，至華封橋，皆平地。過橋，神社設小學校，曰西鄉第一初等小學，學生三四十人，就神龕左右爲教室。蓮花洞爲小市集，當山北麓，一徑曲折斜上，石級層累，直抵牯牛嶺。五時乃

至，宿胡金芳客棧。

廬山絕頂，高出平地四千五百尺；牯嶺高出三千五百尺，在廬山中心，而略偏西北。據廬山志，其地舊號長衝，地長且平，兩山環之，泉水甘美，夏不苦熱。今之租界面積，南北長約三里，東西寬二里，居留者之國凡七：英、法、德、美、意、瑞威、日本。今請略述此行訪得之歷史，與其現狀。

距今四十年前，美人李德立，向廬山某秀才以銀二百圓購地一方，不立界址，用李名向官廳納契稅，官廳誤爲華人李姓德立名也。既給印契，驗爲外國人，大悔，亟與交涉，無效，乃捕賣地者，久之，案擱不問，外人乃繼續購地，遂有今日之面積。至滿清末年，始禁賣地於外人，而外人則改賣爲租，仍復推廣。民國二年，乃下租賃並禁之令，立石劃界，此租界之有界，則民國官吏較勝於滿清之所爲也。然所推廣之租地，不立年限，與購無異，僅歲納租金總額千餘圓於吾國官吏耳。

界內歐美人住宅三百餘所，日本人則購地而未建屋；由此三百餘家組織成自治機關，經理界內土地買賣，房屋建築修理，收稅，道路工程，衛生，警政，教育，慈善事業，及一切事宜。其

法以界內土地除先經購買外，悉歸公有，而定價出售之。每長二十五丈，寬十二丈五尺，價三百圓，建屋則每年所納稅二十圓，充界內自治費。住界內之外國人，與外國人偶遊廬山入此界者，皆須年納稅一圓，充界內築路費。額設董事十二人，爲名譽職，由此三百餘家互舉之。無房屋不納稅者，無權。每年六月開常會，此十二人中，規定至少須舉常駐界內者三人。另置總辦一員，職員若干員，皆有給職，由董事聘用之。總辦爲外國人，餘則中外兼用。

住民以避暑者爲多，平時他去，其屋由自治機關派人保管。設警察二十名，夏時站崗，他時督工，或令保管房屋。飲料及市售食物，皆須受自治機關衛生員之檢查，嚴禁傾棄污穢之水與一切物於溪內。界內有小學校，有禮拜堂，有醫院，有公共之運動場。但見道路橋梁修治平坦，綠陰夾道，溪流水清，方位整齊。自治之總辦，策馬巡行於其間，百工各舉其職，入其境者，恍遊歐美焉。

此外俄人租界一區，地較小，房屋僅四所，未有經營成績。本國人亦有購地嶺旁，籌畫建築者。江西省政府於山巔立清丈局，經理清丈買地及收受外人地租等事。

租界一邨落景象也，其市集則在租界以外，雖整潔不及租界，亦頗染歐風，胡金芳棧在焉。收拾精潔，供應亦佳，而價較貴。

次日擬先遊西北一帶，十時，裹糧出發。既過七國租界及俄租界，遠望西北空曠處，白雲一片，狀若覆絮，無數山峯被揜，無出頭地，猶己身高立其上。彼下界居民，但見蔽日浮空，長天一白，安知雲表尚有吾輩。念及此，覺一步一履，非人間世。時則望西而行，滿地山石礮礮，卻亦無甚艱險。八里至金竹坪，在黃龍山南，背倚九奇峯，爲高峯下之長坡。古有千佛寺，今存破屋，亦莫識寺名，但呼金竹坪而已。廬山之頂，峯巒四潰，此居其中。舊設牧馬廠，今改種植公司，其地坡陀平衍，可種植也。顧事初創，在經營中。北行五里至黃龍寺，以黃龍潭得名，有藏經閣尙存。寺前娑羅樹二，爲千年前古物，相傳自西域移植來此。自西北下，入邃谷中，有聲若雷，一瀑短而肥，注入碧澗，清淺可浴，是曰神龍宮。前行循小徑上，至天池。

天池在天池山絕頂，長約四五丈，寬可二丈。周登以石，池水終年不涸。當天池寺前，陽明先生（註一）會題「廬山最高處」五字，已不可見。寺建於明嘉靖中。地高寒，陶力不支，覆以

鐵瓦，今僅破屋三椽，而鐵瓦尚有存者，寺僧爲贈一片，叩以遊程，頗能了了。此間爲廬山最西北之峯頭，遠眺長江，俯覽平畦一綠，界以白色之小溝，實則潯陽九派之分支也。用遠鏡能窺見南潯鐵道之軌線。旁有臺曰文殊臺，南臨危崖，巨石聳出空際數丈，下瞰絕壑，深不可度，曰捨身崖。西南望鐵船、白雲諸峯，雄奇秀拔，而仰天坪若坦腹空際，高曠出塵。東北行三里，得御碑亭，仙人洞焉。御碑亭當白鹿昇仙臺之上，奉明太祖御製周顛仙碑，亭半圯矣。東北數百步，爲佛手崖，一曰仙人洞，石室嵌空，中有小池，水寒冽而不涸，僧人澹茗以供客。小憩，夕陽西落，辨途以歸。是日行三十餘里，向西南繞至西北以返，上下諸峯之嶺，有時四覽寥廓，有時一往幽深，是爲第一天所見，漸引吾人入勝矣。

二十八日，預定路程，東至栖賢，轉而南，經萬杉、秀峯以達歸宗，還至白鹿洞，經三疊泉以歸，計往返至少須三日。晨九時行，望西南，過租界，取道橫門口，出太口，境與昨遊無少異。一過大口，循石磴曲折以下，乃見漢陽、太乙、五老、犁尖諸峯，雄偉秀麗，景物大變。東南鄱陽湖帆影可數，其南能以遠鏡瞭見南康城。（註二）山半有民居，可小憩，曰大石頭，蓋結茅大石之上者。

至此悟大口即廬山志所稱含鄱口，其位置方向，與所載均不謬，實自東上廬山大道。時天忽微雨，亟前進，四山濃翠欲滴，雨漸甚，道旁磐石中空，恰容二三人坐，急入暫避。路見小瀑一道，即白龍潭瀑，俗謂白水漕。過栖賢橋，道左臥大石，上鐫尺痕，積之爲丈。大楷題曰「上古之一石尺」，不知其何自來也。時已從峯巔降麓，傍流泉而行，微雨空濛作潤，清幽中但聞山鳥啾啾，泉流瀾渺，至栖賢寺。

栖賢寺爲唐李渤（註三）讀書處，以渤故謂之栖賢。廬山五大叢林，曰歸宗，曰秀峯，曰萬杉，曰海會，栖賢亦其一也。在廬山南部。寺供白玉佛一尊，高二尺許，瑩潔有風致。有五百羅漢圖二百軸，清康熙間蘇藩金世揚，以重金倩浙畫師許從龍繪以施諸寺者。歷劫散佚，其存者張寺壁間，高如殿壁。神采生動。寺四周古樹修竹，碧嶂之下，清泉縈繞，其境幽絕。

栖賢之勝，在玉淵、金井。玉淵者，水自四山奔流而下，輾轉與大石觸，奇鬱盛怒，至寺側，忽得平石，溜瀉數十丈，下陷不得貼石，則駕空斜飛十丈餘，而後墜，其聲至厲，潭面石激於水，皆凹滑，縱足則溜，其深莫測，觀者髮豎。潭既溢復奔，經數百武，復陷爲潭，如是者可七八。今且記

一軼事：

距今七八年前，有美國人六，就玉淵浴。甲忽發奇想，仰臥水次，藉水力刷其全身。不意水力猛，推陷潭底。甲本善泅，三躍不得上。乙與甲爲至好，急投入，欲共挾以上，卒俱淹死。余所携導者，當時實從六人游，故述之甚悉。此甲乙爲上海約翰書院（註四）教員，乙孟姓。衆感其義，於院內建思孟堂爲紀念。

玉淵之水，奔放直下，數折，得橋曰三峽橋，俗呼觀音橋。其下有潭，清瑩澄澈，曰金井。夾溪巨石，或眠或立，驚湍撼之，坪忽跳激，草木咸有怒態。十里至萬杉寺宿。是日行四十里。

萬杉寺僧曰書齋，熟廬山掌故，語言思想皆清澈。余等冒雨抵此，後，燃松明向火，暢談勝蹟，實一絕好遊山顧問員。寺在慶雲峯下門前，古樟多株，有一本而二榦三榦者，有五榦者，俗呼五爪樟，皆宋時物。寺後四巨石踏地，剝盈丈大字，曰「龍虎嵐慶」。

二十九日西赴秀峯寺。

秀峯寺當鶴鳴峯下，古名開先寺。李白廬山謠所稱「銀河倒挂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

望。」即指此。願香爐峯雙劍峯及瀑布，皆絕高，陰雨不得見；晴矣，白雲繞之，又不得見；維時雨後陰晦，出寺仰望，濃嵐一抹而已。僧梅深導遊青玉峽，峯頭諸瀑，合流出山峽中，下注石潭。石碧而削，水白而飛，盪成深淵，空清幻碧，名其潭曰龍池。梅深攜我度峽，踞壁際磐石，玩其狀態，石坡題刻無數，中有宋米芾（註五）「第一山」三大字。寺後有臺，世訛爲昭明太子（註六）讀書臺，實則南唐後主李煜，少時來遊，築書堂於此。其後卽位，詔改爲寺，故臺猶存。臺下刻王陽明（註七）平宸濠記功碑，黃山谷（註八）書七佛偈。時雲悶不開，香爐、雙劍，終不得見。乃復南遊歸宗。

歸宗近廬山西南盡處。王右軍（註九）守潯陽，既解組，卜居金輪峯下，家焉。其後捨宅爲寺。寺有墨池，方可丈許，水黑，相傳右軍洗墨處；據云寺後尙有鵝池，今沒。山頭高峯，所謂金輪第一峯是也。峯頭有塔，寺僧謂藏舍利（註十），故數千年不毀。未及上。西行得溫泉，地在曠野，小水一勺，溫處約四五方丈。其地南去黃龍山約五百尺，北去廬山八百尺，距南潯鐵路黃老門車站二十五里。向村婦購雞子，入泉，經十三分鐘，微凝可食，惜其地無人爲經營也。回過柴

桑橋訪陶淵明故宅，不得。詢土人，恰遇陶姓，謂陶姓尚多，但無顯達者。觀道旁築橋捐金題名碑，陶姓固不少也。時定計歸宿秀峯，爲一覽香爐、雙劍。過金雞峯，忽見山坳二瀑，土人導入道觀，則簡寂觀也。爲宋道士陸修靜所居。有大石橫臥，曰禮斗石，高如人，長可三丈，置天井中，幾無隙地。時天漸晚，不肯舍二瀑，乃匆匆從寺後山麓攀藤以上，卒盡見之。瀑雖非至肥，然散珠噴玉，滌盪胸次，足償今日奔走之苦。尋原路歸，不得。黑夜防相失，彼此叫號摸索。幸秀峯寺僧以燈遠迎，乃達寺。是日行四十餘里。秀峯去南康城僅十里耳。

三十日凌晨睡起，出天井，忽見香爐雙瀑，高出青霄，狂喜。不暇覓僧爲導，遽從寺側小山攀藤捫葛以上。山無路，或阻於流泉，或阻於叢薄，恃其頑健之腰脚，鼓氣直上。藤多刺，滿掌皆血，勢已有進無退，亦不復顧。卒登虎山之巔，盡覽諸勝。茲志其大概如下：

廬山此行，以茲地爲最苦，亦最樂。時則天無片雲，峯頭寶鼎莊嚴，氤氳暫歇。二瀑得數日雨，益肥。襯以朝霞初旭，清麗之山光，直撲眉宇。其他在重巒疊嶂中，遠望不可見；苟登其巔俯視者，又不可見。故虎山之巔，實爲絕好覽此勝境處；無怪古今遊客，到此輒欲辭謝人間。

流連既久，僧漢堂來迎，訝此非路也，何得來此，乃導自他路以下。是山產雲母，僧名之曰千層石，滿地一白瑩澈，俯拾卽是。廬山之南，此石甚夥。東望白鹿洞行。

白鹿洞在廬山東南五老峯下。峯南餘脈蜿蜒中，崛起一山，四山環之，曰後屏山，白鹿洞在焉。洞爲李渤隱所，常蓄白鹿自娛，故名。南唐立爲國學，宋初爲四大書院之一，及朱晦菴（註十一）知南康軍，闢舍置田，講學其中，時稱極盛。厥後興廢不常，清末廢書院，旋改爲高等農林學校，光復後未續辦，僅保管而已。校旁祀朱子，有偶像。院故爲朱陸（註十二）講學極盛地，故凡有建築題名，皆採取宋儒學說名詞。如院前之溪曰貫道溪，橋曰貫道橋，曰流芳橋，亭曰朋來亭，山曰卓爾山，源曰聖澤源。

白鹿洞赴海會凡十里，途次觀五老峯頭雲氣，忽生忽滅，其間正對東南，削成一片。海會寺在其下，入門，住持僧他去，僧海寬出迎。寺藏有血經，僧普超以刀剗掌，瀝血於杯，蘸之以書，已成七部，可謂苦行矣。時已近暮，若依原定之路程，尙有三疊泉未去。計海會寺至三疊泉有二十里，若行間道，較艱而近，自三疊泉回牯嶺，尙有十五里。乃決白間道趨三疊泉，期今夜必

返。

廬山之南有虎，五老峯一帶屢食人。余輩一行人衆，無畏。循山徑行，攀峭至不能著足。其陡削處，稍縱卽溜。計行叢薄中二小時許，始達其嶺，而泉見。

三疊泉出身大月山，由五老峯背東下。始懸注大磐石上，裊裊如垂練，旣激於石，摧碎散落，蒙密紛紜，噴洒第二大磐石，匯爲洪流，下注龍潭，轟轟如萬人鼓。惜不獲近觀，僅得隔谷遙望。廬山之瀑，以此爲最著名。苟以人力經營建築，俾觀者得一親其噴沫，豈不至善？

天漸黑，扶杖而上，度大月山，經女兒城，回牯嶺，胡金芳棧，已十下鐘矣。是日計行八十餘里。

註釋：

(註一)陽明先生，卽王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弘治進士。正德時巡撫南贛，平大帽山諸寇，定宸濠之亂。明世宗臣用兵，未有如守仁者。卒贈新建侯，諡文成。其學以良知能爲主，稱爲姚江派。嘗築室陽明洞中，故鄉

陽明先生。

(註二) 南康，舊府名，現改爲星子縣。

(註三) 見南潯路上註十二。

(註四) 約翰書院，現改稱聖約翰大學。

(註五) 米芾，字元章，宋襄陽人。嘗寓蘇，故宋史訛爲吳人。爲文奇險，書法尤佳；畫山水人物，亦自成一家。累官禮部員外郎，知淮揚軍。世亦稱米南宮。

(註六) 昭明太子，卽蕭統，梁武帝長子。五歲循讀五經，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立爲太子，東宮有書三萬卷，引納賢士，相與商榷古今，一時名才並集。性至孝，性寬和，明於庶事，平斷法獄，天下稱仁。年三十一卒，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著有文集及文章英華等書，所編昭明文選三十卷，實爲總集之祖，自唐以來，極爲士林所重。

(註七) 見註一。

(註八) 黃山谷，卽黃庭堅。參看蕪湖與懷甯註一。

(註九) 王右軍，卽王羲之。參看廬山(一)註一。

(註十)舍利，謂佛骨也。相傳釋迦既卒，弟子阿難等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瑩堅固，名曰舍利，因造塔以藏之。

(註十一)朱晦菴，卽朱熹。參看廬山(一)註四。

(註十二)朱陸，朱卽朱熹，陸則陸九淵也。按九淵字子靜，宋金谿人。乾道進士，知荊門軍。居貴谿之象山，號象山先生。與朱熹並爲宋代大儒。惟熹重道問學，九淵重尊德性。熹好註經，九淵則謂學苟有道，則六經皆我註脚。故宗旨各異。著有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語錄四卷。

上海小誌

薛時進

(一)楔子

沒有到過上海，決不會充分明白近代的繁華；沒有到過上海，決不會充分了解都會的罪惡。值此瘡痍遍地的中國，到處是兵災，匪災，水災；到處鬪貧，鬪病，鬪死，簡直是一塊大地獄。

於是這受帝國主義者庇護而畸形發展的上海，便成爲地獄裏的天堂，炫耀於遠東的一隅，被稱爲世界有名的大商埠。可是，這天堂雖人人可得而踏進去，其中的苦樂却也是懸若天壤呢。鄉下的男女當着天旱地荒，農村破產，無法可想的時候，便一羣羣的擁到上海去；甚至於還有拋棄自己固有的業務，懷着莫大的希望走向上海，以爲一到那裏就可以找着滿意的職業，解決生活問題了。實則上海只是有錢人的銷金窟，只是大資本家的帝王居，只是少爺小姐們的享樂場。有錢的，不妨腰纏萬貫到那兒去花費，包管玩得寫意，盡情；沒有錢的，就不好跨進這一條黃金國之門，倘不幸踏了進去，便只有落魄，飢餓，病死，自殺的幾條絕路。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註一）原是天下到處皆然的，尤其是大都會。

時間這魔鬼真是令人震駭！在三百年前上海還是一片荒蕪的鄉村呢。那時北有揚州，東有蘇州，南京，南有杭州，都是有名的歷史上的繁華場，會幾何時，這荒蕪的鄉村，竟後來居上，成爲遠東最大的商埠，蘇揚諸地均如美人遲暮，比較起來，不免自慚形穢了。撫今追昔，云胡無感？

上海的發展，自然要歸功於洋大人的統治，但其地當國際交通之衝，握國內外工商業的總樞紐，亦爲其突飛猛進的重要原因。在「一二八」（註二）以前，上海的人口已臻三百萬，滬戰時期，驟減數十萬，但戰事結束以後，恢復至爲迅速。現在全市的人口更激增至三百五十萬。世界的大都會，除了英之倫敦，法之巴黎，美之紐約，德之柏林，恐怕更難找出一個如此繁榮的都市了。

（二）三條馬路

上海市據黃浦江兩岸，管轄十七區，廣袤百里。但其精華，並不在中國地域，而在租界。就中最繁榮者爲公共租界區。倘使我們嫌那些縱橫交織的馬路數也數不清，則不妨舉出公共租界的南京路（又名大馬路），法租界的霞飛路，和華洋交界的北四川路，來代表上海的確，上海並沒有名勝，並沒有古蹟，如果說上海值得一遊，除了商場與馬路以外還有什麼？

南京路上——這條路起自外灘銅人碼頭，自東徂西，全部用長方小木塊砌成，爲上海

第一條馬路。大商場如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惠羅公司、麗華公司、大陸商場，均建築在這條街上。著名的旅館有華懋飯店、匯中飯店、南京飯店等。著名的菜館有新雅、南京川菜館、新新酒樓等，著名的國產公司有三友實業社、家庭工業社、廣生行、冠生園等。總之，擺在這路上的，多的是大規模的頭挑的商店，全市的精華聚匯於此。其西端爲一個大公園似的跑馬廳；橫斷爲西藏路，是一條著名的旅館街；延長爲靜安寺路，有大光明影戲院、大滬跳舞場、西人青年會、華安大廈，及四行儲蓄會新建的二十二層大廈。到了晚上，我們站在新世界或跑馬廳的附近，東西張望，只見萬燈璀璨，（註三）如布星網，幾疑置此身於璇宮瓊宇。然而，我們又不應忘記，五卅慘案（註四）時，英帝國主義流吾民族之血者，亦即此富麗之街也。

北四川路上——過蘇州河，有一高聳的崇樓立於北岸，是即郵政總局，爲北四川路的起點。其終點直至虹口公園的附近。這條路的管轄權表面上雖操之公共租界工部局，實爲日本人的大本營。中國人則以廣東籍居此者最多。在這裏有的是咖啡店、跳舞廳，有的是按摩院和國際的妓院。有人說這是神祕之街的確，到了這條街上，隨地都可發現你所不經見

的奇蹟。這是女人活動的街，帶幾分異國的情調，對於夜生活是很適宜的。在『一二八』以後，這裏會一度衰落下去，但現在已恢復昔日的繁榮。『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註五）許多少爺小姐都愛在這兒消磨他們的生涯。據說，如果市中心區的計劃逐漸完成，北四川路將取南京路的首要地位而代之呢。

霞飛路上——本來是住宅區的一條路，近年來商店驟增，顯然變成半商業區了。這裏是富有法國式的風味的。在綠蔭的籠罩底下，有許多新式的小商店，如服裝店、花店、皮鞋店、首飾店，布置都很精緻，顧客十之九是摩登女郎。電影院著名的有國泰和巴黎，大賭場有回力球場，還有跑狗場也在附近。此外有的是咖啡店，招待員都是窈窕的西洋少女，并播送音樂，挾情侶到那兒去小坐，是最適宜的。按摩院中式西式都有。聽說還有洋化的祕密場合，進去花費很大，因為那是專供西人和少數闊華人快慰生平的地方。

（三）四件大事

人生四件大事，衣、食、住、行。上海人的生活似乎專在這四個字上面打滾，別無所營，別無

所求。

衣——這是上海人大事裏面的大事。吃不妨水泡飯，住不妨亭子間，但衣裳却非漂亮不可。在馬路上我們常常看見許多華麗的荷花大少，也許是家無升合之糧的。男人的衣服尚有一定的格式，無多改革，只有女人的衣服日新月異，變化萬端。不但去年的衣服，今年落伍了；即上半年的衣服，下半年也不合用了。電影明星有她們的新花樣，舞女也有她們的新花樣，外國的時髦女人也有她們的新花樣。翻來翻去，花樣越翻越奇。每當新裝一出，立即打動每個少女的心，急如星火的去模倣。但一件新衣穿不上幾次，更新的花樣來了，又只有攔下舊衣製新新裝了。每一個女郎，終年都在替衣服打算，沒有錢的女人往往因此煩惱，墮落，離婚，自殺……

食——上海五方雜處，各種菜館飲食店，莫不應有盡有。中菜館有北平菜、天津菜、揚州菜、鎮江菜、四川菜、閩菜、潮州菜、粵菜、南京菜、無錫菜、徽菜、寧波菜、紹興菜、杭州菜、本地菜等。就以川菜與粵菜為最盛行。川菜以味道濃辣勝，粵菜以座位精雅勝。著名之川菜館有陶樂

春（愛多亞路）、南京川菜社（南京路）、古益軒（三馬路）等。著名之粵菜館有大三元、新雅、新新酒樓（南京路）、金陵酒家（愛多亞路）、味雅、杏花樓（福州路）、南園、梅園（浙江路）等。素菜最佳者，當推功德林（派克路）、覺林（霞飛路）兩家。西菜自以華懋、禮查、沙利文諸大飯店做得最道地，然爲純外國式，不適華人口味。有所謂中國式大菜者，如一枝香、大西洋（福州路）、太平洋（愛多亞路）、皇宮（漢口路）、新利查（廣西路）、鄧脫摩（北京路）、雪園（靜安寺路）、晉隆（西藏路）等處都做得很好。此外點心店與咖啡店則到處都有。點心店有本幫、津幫、揚幫及廣幫四種。廣幫點心最佳，新雅與冠生園的點心尤爲著名。咖啡店以靜安寺路跑馬廳對過新設的光明咖啡館最佳。

住——土地是上海最大的問題，尤其是租界裏面，簡直寸土皆金。如南京路外灘之地價，每畝達三十餘萬兩。故上海人的生活，衣食儘管佔便宜，居住却大感困難。一樓一底的房子，每月租金三十元至六十元。自來水巡捕捐電燈等費尙不在內。三樓一底的半西式房子，每月租捐等費至少須七十元。每月百餘元收入的兩口之家，只好租住一間前樓，也得月費

二十元至三十元的租金。更下焉者，只好住亭子間，夏熱冬寒，其苦可想，然一月也非八元至十元莫辦。此外，公共住所則有公寓與旅館。如果在上海有幾個月的勾留，覺住旅館不經濟，租房子太麻煩，則住公寓甚為適宜，租金稍昂於租房子，而設備齊全，出入方便。單住婦女的，有女子公寓。旅館分中外二種。外國旅館類多富麗堂皇，價值亦奇昂，如華懋禮查等飯店，寄寓者亦多外人。中國旅館，等第不一，有四五毛錢一天的小客棧，有四五十元一天的大酒店。大概越華貴的生意越好，如南京飯店、揚子飯店、新亞酒店，都是後來居上，客人濟濟，設備簡陋的便落伍了。

行——行走便利，莫如上海。全滬數十里地，無一陵邱，一車可達。馬路多以柏油鋪成，晴天少塵沙，雨天無泥濘之患。電車與公共汽車四通八達，取價亦廉。租用汽車每小時三元，在租界範圍內每次一元。如雲飛、祥生諸公司，皆備有汽車百餘輛，支行林立，電話屢喚，頃刻可達。中產以上之家，大都置有自備汽車。因此，柏油道上，車輛往來如織，行人偶一不當心，即有壓死車下之險，故對於十字路上之紅綠燈，不可不特別注意。至市外交通，有淞滬鐵路經過

江灣，直達吳淞，對岸浦東高橋等處，均有小火輪來往，將來浦江大橋造成，則東西交通益形便利矣。

(四) 五個公園

上海無湖山之勝，缺自然之美，所藉以調劑都市生活之枯燥者，只有公私的園林。最著名者爲兆豐公園、法國公園、虹口公園、外灘公園、半淞園、愛儂園、徐園等。但愛儂園爲哈同氏私人所有，雖以軒敞弘麗名世，非有人介紹，不得入覽；徐園亦不常開放，故公開遊覽者惟其餘之五園。

兆豐公園——一名極司非而路公園，在曹家渡、白利南路、愚園路附近，占地百餘畝，碧草如茵，茂林夾道，兼有池亭之勝，爲海上第一名園。初爲西人某氏之別業，嗣因商業失敗，離滬，園爲工部局所有，售門票每人二角，年票一元。一路公共汽車與二十路無軌電車直達園門口。

法國公園——在辣斐德路、環龍路之間。園中景色，別饒清趣。爲法租界居民之樂園。每

歲七月十四日法國國民主紀念日，舉行盛大典禮，電燈千萬盞，炫耀天空，遊人空巷。門票每五張一元，年票每張一元。購票進口處在華龍路底。

虹口公園——虹口是日本人的世界，虹口公園也跟着成爲日本人的世界。我們應該不忘記，『一二八』之後，朝鮮人炸死日本大將白川就在那裏，地據北四川路底靶子場，廣約三百畝。園內有音樂台，有球場，東南隅有游泳池，東北隅有打靶台，簡直是一花園式的運動場。門票每張小洋二角，年票與兆豐公園合用。

外灘公園——在外白渡橋畔，面臨黃浦，雖地方狹小，然位置適當外灘之繁華區域，故遊客甚衆。夏夜來此小坐，江風拂面，暑意全消，實令人有飄飄欲仙之快感。門票亦小洋二角，年票與兆豐虹口二園通用。

半淞園——在高昌廟路滬杭路南車站之東。這是一個中國式的花園，橋亭曲折，引人入勝。園內有照相館，跑驢場及中西菜館。端陽渡船時節，遊人最多。門票亦小洋二角。

除此以外，尚有龍華寺及麗娃村等地。龍華寺屬龍華鎮，在上海市西南

十八里寺前有塔，爲宋時所建。附近多桃花，每遇桃花盛放，滬上士女恆連袂來遊。麗娃村在滬西之曹家渡，遠絕塵囂，有小河可供盪漿，黃昏小遊，最饒詩趣。如不嫌路遠，則江灣之葉園，高橋之海邊，亦足資徘徊玩賞。

(五) 文化事業

中國有兩個文化重心地點，一個是北平，一個是上海。北平是文人與學府的所在地，其文化是歷史的聚積。上海是商業的場合，其文化在販運與推廣。書店與報館無論已，即學校教育亦莫不然。茲略述其近狀如下：

書店——書業的經營現已集中於上海，大規模的書局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資本均在百萬以上。商務以「一二八」燬於火，損失至鉅，但現在已漸次恢復，仍舊是全國佔第一位置的書店。專營舊書業者，如有正書局、醫學書局、掃葉山房、會文堂書局、校經山房，牌子都很老。專營新書業者如開明書店、北新書局、亞東書局、泰東書局、華通書局、黎明書局、新時代書局、新月書店、亞細亞書局、大江書舖、現代書局、光華書局、樂華書局、光明書局。

文藝書局、南強書局、天馬書店、時代圖書公司、第一出版社、良友圖書公司、文華圖書公司、作者書社、新中國書局、兒童書局、羣衆書局、民智書局、南京書店、神州國光社、新生命書局、太平洋書店等，都是近十餘年來新開設者。此外如大東書局、廣益書局等，則兼營新舊書籍。其門市部多在四馬路棋盤街一帶。近年來感受經濟不景氣（註六）影響，營業大都不振。

報館——上海有兩個老牌子報，一爲申報，一爲新聞報。申報資格最老，內容兼顧各方面，銷數逾十萬份。新聞報爲繼起之秀，內容偏重商業經濟，銷數幾及十五萬份。聽說這兩個報的賺錢全在廣告，倘使那一年廣告擁擠，銷路減少，即大賺其錢。可是這兩個報只賺錢，不說話，失掉了報紙的任務。喜歡發議論的爲時事新報與晨報，前者言論以穩建著稱，後者則站在政府的立場發言，新聞的編輯都很適當。時報則注重社會新聞，以畫報見長。民報與中華日報均碌碌無所長。夜報有大美晚報、新聞夜報、大晚報、新夜報、時報夜報等，就中以大晚報最盛行，暢路至五萬份。此外供人消遣者爲小報，如羅賓漢、晶報、社會日報、福爾摩斯之類，流行於世者不下數十種。

學校——上海的學校，類多以營業爲目的。蓋學生多，收費昂，只要辦理得宜，張羅到四百學生，即可賺錢。小學遍地皆是，腐敗不堪者居多。只有市立小學，工部局小學，及一部分有歷史的私立小學，尚可令兒童入學。中學亦然。大學多設在市外。官立學校，交通大學在徐家匯，同濟大學在吳淞，暨南大學在真茹，取費均較廉，但前二校考取不甚容易。私立學校，光華大學在大西路，大夏大學在中山路，大同大學在滬杭車站北首，復旦大學持志學院在江灣，滬江大學在楊樹浦，聖約翰大學在梵王渡，就中以大同、滬江及聖約翰三校以管理嚴密著稱。然皆取費奇昂，非中產以上家庭之子弟，不能問津也。

(六) 娛樂場

除了娛樂，上海還有什麼值得留戀呢？的確，在這裏關於享樂方面的設備，比國內任何商埠都要完備，儘值得你去作粉紅色的夢的追求，值得你留連忘返，有不知多少青年陷溺於迷魂陣，有不知多少荒唐的人死在這花朵的地獄。茲將我所知道的一部分的娛樂場所略略介紹如下：

電影場——電影現已成爲世人娛樂的重要部分。有了牠，舞台劇與歌舞都逐漸沒落下去了。在上海，看電影是佔着無上便利的。歐美的著名影片都很快的搬運到上海來。國產影片總是最先與滬人晤面。專映外國高等影片的，如霞飛路的國泰，愛多亞路的南京，靜安寺路的大光明，西藏路的大上海，建築設備，均富麗堂皇，並有冷熱汽管的裝置，入其中，四季皆如春秋。但售價稍昂，無產階級只好望洋興歎。其次焉者如光陸（博物院路）、關心（蒲石路）、卡爾登（派克路）、融光（海甯路）、上海（北四川路）、夏令配克（靜安寺路）、巴黎（霞飛路）等，亦專映西片；新光（寧波路）、北京（貴州路）、金城（北京路）等，則兼映中西片。至於中央、黃金、東南、光華、新中央、明星、百老匯、山西、黃金等戲院，則所放映的都是舊片子，售價低廉，專供大眾觀賞的。

京戲院——京戲在上海，現已消沈。自三馬路大舞台因翻造新屋停演後，福州路的天蟾舞台乃爲首屈一指的京劇院。次之則爲浙江路偷雞橋的三星舞台及愛多亞路大世界底下的齊天舞台。所扮演者類多海派新戲，注重新奇佈景及靈巧機關，京戲價值，乃掃地無

餘。並且戲院相沿的陋習太深，唱演的時間太長，茶房需索水果手巾茶資等費往往超過票價，故看戲者多捨而之他。近來八仙橋的黃金大戲院常邀請梅蘭芳、荀慧生、程艷秋、尚小雲諸名伶演唱，純照影戲院辦法，對號入座，不索茶資，營業極佳。

遊戲場——遊戲場的特色是什麼玩意都有，但什麼玩意都不甚高明。初到上海的人，倒不妨去逛逛，久了便不免生厭。愛多亞路的大世界最著名，其次則為新世界（西藏路）、天韻樓（永安公司）、先施樂園（先施公司）、新新花園（新新公司）、小世界（福佑路）等，神仙世界現已倒閉。門票僅小洋一角至二角，故遊者以下層階級的民衆為多。夏夜尤為熱鬧。惟其中多白相人及妓女，遊客不可不慎防之。

跳舞場——跳舞為近年來新流行的娛樂。著名的舞場，如靜安寺路的大滬、維也納、聖安娜、大東、三馬路的揚子、愛多亞路的大華、辣斐德路的辣斐、海格路的大滬花園，均雇用美麗多姿的舞女，高等的音樂班，場中地板光滑，裝飾輝煌，每當華燈初上，茶舞時起，摩登士女趨之如鶩。茶資起碼五角，舞票每元三張，一宵之費，動輒二三十元。倘醉翁之意不在酒，對于

某舞女特別報効，坐坐抬子，開開香檳，則百元猶嫌其少。其僅供給舞場及音樂而無舞女者，靜安寺的百樂門最著名，下層爲彈璜地板，上層爲玻璃地板，建築設備爲遠東冠。禮查及逸園的舞廳亦以繁華著聞。此外北四川路南四川路及朱葆三路尙有許多小跳舞廳，舞女多日本高麗及白俄，舞票每元五張，生意亦頗不惡。

球場——球戲在上海至爲普通，能手極多，故賽球亦可以賣錢。尤其是足球，每年冬季，西聯足球開始競賽，棒球場、申園及逸園道上，球迷無慮萬千。票價分一元半元二種，如遇埠際賽（註七）則取價尙不止此。其次爲籃球。比賽地點多在西青籃球房及中華籃球房，重要比賽票價起碼一元，猶有人滿之患。其次爲網球。比賽地點多在法商總會網球場、中國網球會球場及上海網球會球場。票價與賽籃球略同。觀衆多時亦達數千。其次爲小高而富球場。址多附設於跳舞場及花園。佈置精雅之場地，每人每玩一次需洋一元。此種遊戲，擊法至爲簡單，無須學習，亦無運動價值，惟供有閑階級過渡夏夜之無聊消遣耳。

賭場——上海賭風向來甚熾，從前法租界即爲大小賭窟聚集之所。如福煦路一百八

十一號等處，每宵勝負，動以數十萬計，亦云豪矣。現輪盤已嚴禁，有賭癖者乃羣趨於四力球場與跑狗場。西力球場在霞飛路亞爾培路轉角，每夜八時起至十二時止，共賽十六盤。星期日下午二時起，共賽三十二盤。尚有月季香檳大賽等。跑狗場本有申園明園及逸園三家，現僅逸園獨存，亦在亞爾培路上，每星期三、星期六及星期日營業。中外人士，有挾數百萬產業消耗於此者，有因此破產喪家者，有因此吃安眠藥片跳黃浦江者。其為禍之烈，可謂酷矣。

妓院——上海妓女分二種。一為長三堂子，高等妓女也。多住居三馬路會樂里三元坊翠玉坊及小花園一帶。其門口多懸白電燈罩，上書紅字芳名以爲標識。此輩與客人發生關係，須假以時日，做多少花頭。越紅的姑娘，需要越多的花頭；越是瘟生，花頭越多。越爲姑娘們所捉弄。所謂花頭，每次一打，即需百數十元，已夠窮人二年糧矣。其次焉者，即爲野雞，爲躺白，爲鹹肉，爲么二，蓋下等妓女也。野雞多在四馬路及大世界附近，於夜間立在馬路邊實行拉客；躺白則以遊戲場爲多，近來公園及下等的電影場亦時見此輩踪跡；鹹肉必有莊，八仙橋附近爲多；么二必有院，大世界附近爲多。凡此種種，取價均廉，數元即可春風一度。然此輩什

九有性病，一經傳染，終身莫贖矣。

以上係就上海娛樂場的大概加以敘述，其實這裏的五花十色，決非片紙所能詳列，決非筆墨所能形容，亦決非個人所能盡曉。那些俱樂部，夜總會，那些大飯店大旅館，都是給人以意想不到的享樂的場所，只要你有錢，什麼新奇與醜惡的事都可以幹出來。

(七) 餘韻

沒有到過上海的人羨慕那裏是天堂，以不能一遊為恨。但是到過以後怎樣呢？滿足嗎？不會的，不會的。認識上海的人，都知道這並不是天堂，而是一座大地獄，在夜裏閃爍着美麗之光，一羣魔鬼與骷髏在跳舞着，在招引着，不幸而沈迷其中，便陷身魔窟至於不可救藥。在那裏的三百五十萬人，就有三百四十多萬人在掙扎着，在捱苦着，受生活的鞭打。只有少數軍閥，買辦，洋大人，過着優遊暇豫的生活。中等階級的西洋人，常常歎着氣，說六百兩銀子一個月不夠開銷。即此可見他們在上海的驕奢。故欲建設大上海，使成一個中國民衆化的都市，非先收回租界，取消外人在滬的政治經濟特權，消滅買辦階級，不足以圖功。倘使政府

沒有這種根本的辦法，則上海雖好，也只是西洋人的象牙之塔，中國人只好永遠供他們作牛馬般的驅使呢。

註釋：

(註一) 杜甫的詩。

(註二) 指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暴日進攻我淞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之戰事。

(註三) 璀璨，光輝貌。

(註四) 五卅慘案，發生於民國十四年五月三十日。

(註五) 杜牧的詩。

(註六) 不景氣，衰落之意。

(註七) 商埠與商埠間的比賽，謂之埠際賽。

武漢三鎮

陳博文

漢口就是湖北夏口縣，爲我國內地最繁盛的地方。前清咸豐八年，依天津條約開放爲商埠。英、俄、德、法、日五國，都有租界，並且各駐有領事。現在英、俄、德三國的租界都已收回，所餘的只有法、日二國了。本國市場，在租界的西南，往年居民卽已稠密，不過街道極爲曲狹；辛亥革命時，付之一炬，大半化爲灰燼，現已全行改建了。新開馬路中以散生路最爲整齊，最爲熱鬧。

漢口全市的居民，約有九十萬人，每年貿易總額達二億餘萬兩。從上海到此，水程計有二千二百七十里，在船上須過四天。上海每天都有輪船開行，無論任何公司的船，皆清潔可坐；不過各大公司中惟招商局與寧紹公司係我國人所自辦，其餘如太古、怡和、日清各輪船公司均掛外國旗，乃英國人日本人所創辦，所以大家都喜歡坐招商和寧紹的船。漢口輪船碼頭，除招商局在中國地界外，其餘如太古、怡和、日清等公司，則都在租界。租界的臨江岸一

線，繞以鐵欄，非外國人不能夠行走。加以此地五方雜處，人類不齊，輪船到埠的時候，凡旅館的接客和挑夫，划子，扒手，偵探等，都擁進船來，除掉大菜間官艙兩處的搭客外，沒有不爲所窘的，過客必須加倍留意纔好。

漢口現已成爲我國內地的中心市場，除上海外沒有再比他繁盛的了。然而他所以日趨繁盛者，並非偶然的事，確有種種的原因在，茲分別來說：

第一，因爲漢口商圈廣大。漢口的位置，適在湖北省的東部；北鄰河南省黃河以南之地，經過漢口和外洋爲商業上的連絡；西邊有甘肅陝西二省，由漢水經漢口而仰外貨的供給；西有四川的寶庫，由長江輸送貨物於漢口；西南有貴州雲南的無盡寶藏，由長江和沅江以相通；并且南面又有湖南江西二省，經過洞庭湖和長江以相應。所以漢口有『九省通衢』的名稱。凡上面所說九省的物產，都集中於漢口而爲分配；來自外洋的貨物，也由漢口而分散於各方。以這樣商圈的廣大，在我國二十二省中，很難找出第二處。所謂天津和廣州，其商業的區域，雖亦很大，然而比起漢口來，還不免有遜色呢。

第二，因為漢口附近地方物產豐富。湖北的物產，有米、茶、棉花、桐油、芝麻油、豆類、牛皮、烟草、獸皮、麻、生絲、鐵、藥材、小麥等。河南省產棉花、小麥、穀類、粟、米、生絲、漆、葛布、藥材、紙、桐油、蜜、絹等。江西省產茶、煙草、麻、豆類、竹、蓆、陶器、紙、小麥、胡麻、水瓜種、藥材、扇、夏布等。此外如四川的生絲、藥材和黃白蠟，陝西的棉漆，雲貴的礦產，也是著名的產品。就中茶為湖北、江西、湖南三省的主產物。湖南的主要產物為米，湖北次之，故有『兩湖熟天下足』的俗語。河南的東南陝西的中部和江西的北部，盛產棉花；豆類的產額，河南最多。這許多物產，大抵先集中於漢口，然後纔運到各處呢。

第三，漢口交通便利。上漢和漢口中間，長江的航路二千二百七十里，冬季減水時期，可以通航二三千噸吃水八呎的輪船；到了夏季，江水大漲，更可航行吃水二十七呎的大輪船。再漢口和宜昌中間，航路約一千五百里，統年可以航行吃水六呎載重一千五百噸的輪船。至若再從宜昌上航，經過三陟的險要而通四川省，只可用淺水汽船上下，然而民船的來往很多。又漢口和襄陽鄖縣間，則可賴漢水的通航以達於陝西省。至於湖南鐵路，則可賴洞

庭湖以通沅江湘江，水道上十分的便利。

至於陸路的交通，則通北平的有平漢鐵路；通廣東的有粵漢鐵路；粵漢一線，現在武昌與長沙間業已通車，將來全路完成，則漢口與粵江流域的交通，可以非常便捷。至於擬築的川漢鐵路，係由漢口通到四川，將來實行建築，那麼貨物的運輸，旅客的來往，可以免掉三陟的危險了。至於漢口和上海間，將來也必定有鐵路相通，照這樣看起來，漢口真是四通八達，水陸交通都很便利的地方；外人稱爲『東洋的芝加哥』（註一）比譬得很爲確當。

上述三條，是漢口商業興盛的原因；然而漢口不僅商業興盛罷了，工業也很發達。近來各種工廠相繼設立，成績頗佳，其原因有下列數種：

第一，原料豐富而價廉。漢口附近農產豐盛，其有產在遠地的，則可賴河流和鐵路之便利運輸而來，以供製造工業品的原料。且價格亦頗低廉，故可以促進工業的發達。

第二，勞力多而工資低。漢口居民稠密，勞力供給極多，故其工資較廉。

第三，燃料價廉而豐富。江西萍鄉的煤礦，產煤很富，由鐵道和水路運來，亦頗便利，故價

格不貴。此亦促進工業發展之原因。

第四，交通便利。交通不便的地方，不適宜於製造工業的振興，其中道理是很淺顯的。漢口交通的便利，上面已經說過，所以各種工業品，賴交通機關，得暢銷於各地。現在漢口著名的工廠，則有財政部造紙廠，揚子機器廠，大展造紙廠，機機電燈廠，謝榮茂燭皂廠，金龍麵粉廠，和利機器冰廠，天然冰廠，變昌火柴廠，順豐茶磚廠，既濟水電公司，英國電燈廠，新泰茶磚廠，江蘇維益布廠，貧民大工廠，和豐麵粉廠，致和捲煙廠，自來水電廠，康成造酒廠，機器織網廠，新泰榨油廠，協康汾酒廠，漢陽燭皂廠，以及泰昇，文華，利華，漢康，蔚華，日升，泰康，同和，景信義，彩新祥等印刷工廠。

平漢車站在法租界大智門，鐵路南局和辦事處，在法租界德國領事街。川粵漢鐵路總公司在日租界，工程處在舊德租界一碼頭。電報局在舊英租界新民戲園後。電話局在法租界二十一號路。郵政總局在一碼頭河街口；分局四處，分設在車站，黃陂街，華景街，沈家廟。此地的名勝有劉家花園，愛國花園，惠民亭，八角亭等。

從漢口渡江而南，來到武昌。清武昌府治，漢沙羨縣，三國時江夏郡，晉武昌郡，元武昌路，現在稱爲武昌縣，是湖北省的省城。其地位在長江漢水會合點的南岸，和漢口漢陽成鼎立之形，地據重要，且四通八達，自來南北用兵，未有不以此地的得失爲成敗的。城內屋宇毗連，居民稠密，商務以司門口最稱繁盛。武勝門外一帶，我國自關爲商埠，街道廣闊，商業亦盛。

此地的教育，近來頗稱發達。有國立武昌大學，國立商業專門省立法政專門省立第一師範，外國語專門第一中學，第二中學，啓黃中學，勺庭中學，甲種農業，甲種工業，女子師範，女子職業中學，中華大學，女子美術，以及外人教會所辦文華大學等學校；西南各省的學子，大多來此求學的。至於此地的工業，也極興盛，著名工廠，則有造幣廠，模範第一大工廠（都在山前）湖北官紙印刷局（在大朝街）協記印刷公司（在芝麻嶺）亞新印刷社（在橫街）手工傳習所（在曇華林）協記印書館（在芝麻嶺）華昌印書館（在察院坡）織布局，紡紗局，繅絲局，製麻局（這四局都在文昌門外的江岸，是前清湖廣總督張之洞（註二）氏所創設後，因成績不好，張氏便和廣東商人鄧某訂立合同，改爲官督商辦，現在則完全變

爲商股了。這四局規模宏大，工人約有四五千人。（第一紡織公司，氈呢廠玻璃廠，（都在江岸）電燈公司，（在紫陽橋）製皮廠（在南湖）等。

武昌境內，湖澤很多，且氣候溫和，物產豐富。著名土產有麻、芝麻、棉花、蠶絲等。講到此地的名勝古蹟，則有蛇山、洪山、南樓、黃鶴樓、鄂園、抱冰堂等。蛇山在武昌城中，一名高冠山，山勢起伏，蜿蜒像蛇形，上面有曾公祠，殿宇高峻，極爲雄壯。洪山在東門外，山上有七級塔，塔下有白龍泉，水色清冽。飲之味甘；山麓有陳友諒（註三）的墳墓。南樓在司門口，別名庾公樓，相傳庾亮（註四）鎮守武昌的時候，曾經於秋天夜裏登臨這樓，而他的僚屬飲酒詠詩的。黃鶴樓在漢陽門內黃鶴山上，這樓聳立山頂，四面皆空，憑欄遠望，則長江漢水的滌澗，武昌全城的景色，都歷歷在目，真大觀啊！以前人都稱讚其地的風景而詠諸於詩歌，大凡到武昌來的人，一定要去遊覽一次的。現在樓已塌倒，改建爲鐘樓了。鄂園和抱冰堂都在黃土陂街，也是遊人很多的地方。

於此還有一件事應當說到的，就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起義於武昌，卒能推翻清室，建

立中華民國，這真是一件極可紀念的事呵！

漢陽在漢水下游的南岸，東面和武昌隔江相對，北面和漢口隔漢水相對，形勢險要，爲古來用兵所必爭的地方。此地居民稠密，商旅往來極多，貿易興盛，而工業尤稱發達。著名工廠有毛巾廠、織布廠、紅磚廠、麵粉廠等，而尤以漢陽兵工廠和漢陽鐵廠爲最有名。

漢陽兵工廠，是我國著名兵工廠之一，設在漢陽城東龜山的東麓，規模宏大，內分步鎗製造所、鎗彈製造所、大炮製造所、砲彈製造所等部，每年製出軍械很多。

漢陽鐵廠，也設在龜山的東麓，占地一百二十英畝，建築雄壯，烟囪林立，汽聲鎚聲，不絕於耳，真是我國最大的煉鐵廠啊。現在廠內設有化鐵爐四座，每天可以製出生鐵八百噸，每年可製生鐵二十餘萬噸。其中三分之一，運至煉鋼廠，煉出鋼鐵，以造鋼軌、鋼條、鋼板、鋼釘等及其他鐵道上所需用的物件；又三分之一，則作翻沙鐵之用，或者銷售於鄰近地方；還有三分之一，則輸出於日美等國。

這廠創始於前清光緒十七八年，爲湖廣總督張之洞所經營；至光緒二十一年，才粗具

規模，開爐鑄鐵。所用鐵石，都採自大冶鐵礦的。然而當時因為缺乏優良的煤炭，並且管理者又不得其人，所以經濟損失極大，漸有不能維持的趨勢。光緒二十二年，張氏乃奏請清廷把這廠交與盛宣懷招商股承辦，盛氏接辦以後，第一着就在採尋優良的煤礦，派人四出採勘，纔得江西萍鄉的煤礦。於是便以全力經營，成效大著。以後又派人到歐美各國考察，請專家化驗原料，並又改用馬丁碱法的化鐵爐，孜孜經營，廠務日臻發達。到光緒三十四年，大冶萍鄉，漢陽三個鐵廠合而為一，呈部註冊，定名為漢冶萍煤鐵廠鑛公司。可惜因為借用日款，大受條約的束縛，每年鍊出的生鐵和鑛砂，常須以廉價售於日本，以致日漸虧累，所以必得認真整頓，清理日債，勿使這寶貴的廠鑛而落於日人之手纔好啊！

此地名勝古蹟很多：郎官湖在城中，唐朝李白（註五）有游郎官湖的詩，郎官這個名詞，也是李白題的。河口在縣城的西南，古時稱為滄浪水，相傳楚屈原（註六）被讒，披髮佯狂，行吟澤畔，問卜於漁父，就在此處。卻月城在城北三里，和魯城相對，因其形像卻月得名，相傳是黃祖（註七）屯兵之處。息夫人（註八）廟在縣城北面，上有桃花洞，俗稱為桃花夫人，每逢春

天，桃花盛開，景緻極好。秋興亭，在鳳棲山上，前臨大江，風景頗佳。龜山，一名魯山，在城東，有禹功碑和魯肅祠。（註九）魯肅祠今已塌倒；山的北面有鎖穴，就是吳孫皓（註十）用鐵鎖截江之處。香爐山，在縣城東南，爲蒙古忽烈（註十一）登臨以觀大江之處。至於沿江的名勝，就要推晴川閣了。

註釋：

（註一）芝加哥（Chicago）爲美國大城之一，繁盛僅次於紐約；地當美國中部，鐵路四通八達。

（註二）張之洞，字香濤，又字孝達，清南皮人。同治進士，歷督學典試，所至提倡經史實學。外任督撫，垂三十年，在兩湖最久。平漢鐵路，漢陽鐵廠，萍鄉煤礦等，皆其所創辦。光緒末爲軍機大臣，官至大學士。卒諡文襄。

（註三）見鹽山（一）註十一。

（註四）見南潯路上註九。

（註五）見鹽山（一）註三。

（註六）屈原名平，別號靈均，戰國楚人。仕楚爲三闈大夫。懷王重其才，諸臣讒而疏之，乃作離騷。冀王感悟，後適

王謫原於江南，原作漁父諸篇以見志，五月五日，自沉汨羅江而死。

(註七) 黃祖，後漢末人，爲江夏太守，事劉表，嘗衛使孫堅攻荊州，表使祖拒之，射殺堅。後孫權既立，以父仇屢攻祖，建安間兵敗城陷，祖亡走，爲其下所殺。

(註八) 息夫人，春秋息侯之夫人，楚王滅息，以夫人歸已，生二子，終未言。楚王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勿能死，其又奚言？」見左傳。又據劉向列女傳，楚伐息，虜其君使守門，將以其夫人納之於宮，一日，楚王出遊，夫人出見息君，自殺，息君亦自殺。二說未知孰是。

(註九) 魯肅，字子敬，三國吳東城人，家富於財，好施與。後事孫權，建議聯蜀拒魏，權甚重之。從權破皖城，官至積水將軍。肅爲人方嚴，思度弘遠，吳中諸臣，周瑜之後，肅爲之冠。

(註十) 孫皓，三國吳主，孫權之孫，粗暴驕盈，好酒色。王濬克建業，皓出降，晉封爲歸命侯。

(註十一) 忽必烈，卽元世祖。

武漢名勝

晨鐘

於下：武漢爲中原重鎮，自昔用兵必爭之地，故其名勝古蹟獨多。余既徧覽而憑弔之，因彙錄

抱水堂在武昌城內蛇山之南，爲南皮張之洞（註一）督鄂時公餘俱樂部，抱水其別號也。黎元洪（註二）撰有碑文，述張氏政績甚詳。今適其地，覺遺風猶有存者也。

黃鶴樓在武昌漢陽門外，前臨大江，後枕名城，勝地也。張之洞有聯云：「昔賢整頓乾坤，締造都從江漢起；今日交通文軌，登臨不覺亞歐遙。」自遭火災後重建，面目煥然一新矣。

晴川閣在漢陽城東龜山下，崔顥（註三）題黃鶴樓詩云：「晴川歷歷漢陽樹，」即指此也。憑眺之餘，西望赤壁，彼橫槊賦詩者（註四）而今安在？惟有明月依然耳。東瞻吳會，彼樓船鐵鎖，擁三世之業，據長江之險者（註五）今則煙銷草沒，舉目無一存者。獨此巖巍傑閣，與龜山並峙，感喟爲何如耶！

古琴台在漢陽城外月湖旁，大門正對龜山。堂與有「印心石室」四字，爲清道光御筆。沿左廊拾級而上，顏曰「琴台」。苑中有台亭一座，相傳爲伯牙（註六）當日鼓琴處云。前人所撰銘記甚多。

鳳嬌橋在月湖堤畔，相傳唐睿宗妃鳳嬌投水於此。

魯肅（註七）墳在漢陽鳳山門外城根下。有石碑題曰：「漢昌太守魯肅之墓。」子敬（註八）生時，智略不及武侯（註九），機詐不及孟德（註十），權變不及公瑾（註十一）；惟聯蜀拒魏，則大有見地，亦三國人物中之佼佼者。雖髡髡孤骨，鞠爲茂草，而此碑與龜山漢水共存亡矣。

禰衡（註十二）墓在鸚鵡洲，荒土一坏，殘碣半斷，橫書六字曰：「漢處士禰衡墓。」後人以衡死於非命，過此者輒爲啼噓憑弔之。

卓刀泉在武昌賓陽門外十餘里，昔關壯繆（註十三）治兵江陵時，卓刀於此，故名。上有漢壽亭侯廟，爲壯繆立也。四圍古柏老松，蒼森稠疊。天清日朗，柯葉琤琮作響，如奏笙簧之音。

偶值微風，濤聲酣起，山鳴谷應，又如萬馬奔騰。誠郡城之奇勝也。泉水冬溫夏冽，色淡碧，味甘如醴，士人謂可療疾。

鄂王廟在龜山之巔，祀岳武穆（註十四）。當南宋時，襄樊（註十五）陷，西郢（註十六）傾，以金人之強，而不敢輕犯鄂州，畏岳也。惜其後廢於讒賊。鄂人思岳功德，立廟祀之，與關廟遙相對。荆郢（註十七）之人，至今雖婦人孺子，皆稱爲關岳兩武聖人云。

註釋：

（註一）見武漢三鎮註二。

（註二）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黃陂人。曾任中華民國副總統，大總統。

（註三）崔顥，唐汴州人。開元進士。終司勳員外郎。文才頗高，而行爲不羈。嘗過黃鶴樓賦詩，李白見而賞之，題曰：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註四）橫槊賦詩者，指魏武帝曹操而言。

（註五）樓船餞鎖，據長江之險者，指吳主孫權而言。

(註六) 伯牙，春秋時人。善鼓琴。與鍾子期善。子期死後，伯牙不復鼓琴，痛世無知音也。

(註七) 見武漢三鎮註九。

(註八) 子敬，即魯肅。見武漢三鎮註九。

(註九) 武侯，即諸葛亮。參看首都名勝註十七。

(註十) 孟德，魏武帝曹操之字。

(註十一) 公瑾，即周瑜。參看蕪湖與懷甯註三。

(註十二) 孺衛，字正平，東漢末平原人。少有才辨，而氣尚剛傲，矯時慢物。曹操召爲鼓吏，以辱之，衛造操門外大罵，怒其狂傲，欲殺之，但以衛頗負時名，恐人責其不能容物，乃送與劉表，表又送於黃祖，卒被祖所殺。

(註十三) 見首都名勝註十五。

(註十四) 岳武穆，名飛，字鵬舉，宋相州湯陰人。初隸宗澤部下，與金人戰，所向皆捷。後破劉豫，平楊，累官至太尉，加少保，爲河南北洛招討使，復大破金兵，進至朱仙鎮。時秦檜力主和議，欲盡棄淮北之地，以媾金。

乃召飛還，復誣以罪而死之於獄，卒年三十九。孝宗時追封鄂王，諡武穆，後改諡忠武。民國三年與闕羽合祀於武廟。

(註十五) 襄樊，即襄陽樊城，皆屬湖北省。

(註十六) 西鄂，謂鄂州西部之地，即今湖北西部。

(註十七) 荊鄴，即荊州鄴州，今湖北之地皆是。

宜昌

於曙巒

宜昌在三代爲荊州域；周末爲夷陵；漢爲夷陵縣，屬南郡；三國吳黃武元年，改夷陵曰西陵；晉爲宜都郡；宋、齊、梁、陳，或稱宜都，或曰宜州、硤州；隋置夷陵郡；唐置峽州夷陵郡；宋因之；元升峽州路；明初爲峽州府；洪武九年改州；清初因明舊，稱夷陵州；雍正十三年，升爲宜昌府。東湖縣爲附郭首邑。光緒二年，中英雲南交涉，締結條約，開放重慶、宜昌、蕪湖、溫州、北海五口，而

宜昌始由府城變爲商埠；民國後，宜昌府廢，改東湖爲宜昌，於通惠門外，建築商埠，中外商賈，日見雲集，始成今日之宜昌。

宜昌城垣，築於明洪武十二年，高二丈二尺，周八百六十三丈，東北諸面皆壕，西臨大江，四周多毀壞，故有「紙糊宜昌」之稱。此城既妨市政之改造，又阻內外之交通，急宜拆卸之爲便也。

城內街市，完全舊式，既甚仄狹，又頗污穢，低者水窟，高者土山，行人擁擠，洋車衝撞，誠紊亂不堪也。繁盛街市，則爲南正街、二架牌坊、北正街等三數處而已，餘均甚爲寥落。

商埠在宜昌通惠門外，（即南門外）地勢平坦，境域寬廣。民國四五年間，始築路籃纜，逐漸修造，今已馬路縱橫，如通惠路、通江路（一名二馬路）、懷遠路、干城路、一馬路、鵬程路、雲集路、公園路等，街市面積，縱橫約十餘方里矣。道路均較城內整齊寬敞，房屋亦較宏壯華麗。惟街道土質鬆散，水溝不修，天雨則泥濘載途，天晴則飛塵蔽空，爲其缺點耳。商埠中最繁盛者，爲通惠路、二馬路及濱江之南大街，餘多爲外人羈居之私宅及英、美、日、法等國領事署。

而已。

宜昌爲漢宜、宜渝兩航線之交點，其在航業上位置之重要，可想而知。但宜昌有一絕大缺點，急須航業家起而改造也。缺點維何？卽無良好之停船港是。揚子江北由南津關，南經觀音岩，至西垸之南，與二江（長江支流）合，繞城而趨於東南，使城市成一凸角。故沿江一帶，水勢甚淺，（冬季水涸，露灘寬里許，小商販架茅屋，沿江成數里之市，爲舟子飲食遊宴之所，甚爲熱鬧，春水發後，卽行拆去，年年如是。）不能安置躉船；輪船停泊江心，上下貨物及搭客，均用划渡，固極困難；每當水大流急，輪船時受危險。欲去此缺點，須剷去沿江之凸灘，或將二江略加疏濬，卽成深水之良港，輪船改泊於此，於航業上，必減少甚多痛苦也。

宜昌學校，省立者有第三師範，第十二中學；公立者有成德，博愛；私立者有九字，愛國，崇實等；縣立者有模範小學，第一至第十一國民，第一至第五女子國民；區立者有第一至第五小學，共有學生三四千人。惟因經費困難，設備未周，辦理均不甚完善。

宜昌生活程度，因受四川劣質銅元充斥，及頻年軍事影響，日高一尺，較之武漢，有過之

而無不及。平民生活，大感苦痛。人民彼此相見，除愁苦嗟嘆之外，無他語。距城較遠之鄉村，又受匪擾，奔避驚懼，晨夕不安，其苦况較城市平民又遠過之也。

宜昌當峽江之口，山勢突兀秀麗，猶有三峽餘意，頗擅幽邃之勝。如利用其自然界，加以點綴建造，無不佳妙，惜宜人未能及此耳。今可遊者，計有下列數處。

三遊洞山勢奇麗，到宜者多往遊覽。洞在縣西北二十里，三峽盡處，懸岩高數百丈，中穴巨洞，背臨長江，面迎下牢，（溪名。兩岸皆壁立懸岩，挾溪對峙，境界甚險，洞在溪南岩上。）內塑佛像，外築僧舍，深邃幽怪，登者心悸。所謂「三遊」者，蓋唐元和間白居易（註一）與弟行簡（註二）及元微之（註三）同遊洞中，故有此名。後黃庭堅（註四）兄大臨（註五）及蘇東坡（註六）再遊是洞，後人因呼元白之遊爲「前三遊」，蘇黃之遊爲「後三遊」。僧舍之前，岩壁刻石頗多。舍右卽內洞，有觀音像，洞底以足觸之，轟然有聲，謂之地鼓。洞上有圓穴，不知深際，如懸鐘然，謂之天鐘。右旁碑刻頗多，不乏名人題句。東坡遊三遊洞詩云：「凍雨霏霏半成雪，游人屐冷蒼苔滑，不辭攜被岩底眠，洞口雲深夜無月。」洞內岩上有黃庭堅題遊洞年月

刻石，山僧拓售，惟字蹟嫌模糊耳。三遊洞本無甚奇，惟位於峽江之口，深溪之旁，奇峯怪石之間，爲奇，故遊其處者，多疑爲神工鬼斧，成此妙境也。

三遊洞而外，當推東山寺。寺在東城外五里，其山蜿蜒盤礴，唐建浮圖（註七）其上。入門處題爲「竹梧禪院」，門內粉壁上，有黃岡書家張翼軫一聯云：「雲氣生虛壁，江塵走白沙。」中書其自作古詩，均極飛舞遒勁，惜山僧過俗，塗於粉壁牆上，太不知珍貴耳。門內院中有大梧桐數株，榦上滿刻遊者姓字，縱橫大小，凌亂不堪。吾國人好留名，凡名勝古蹟，公共遊覽之地，及旅館、酒樓，甚至輪船、火車之廁所，均有「某年月某人登此」之糊亂塗寫，不知此種留名，有何意義，誠可笑也。佛殿中有大雄寶殿四字，亦爲張翼軫書，殿東爲大院落，滿植花木，有玻璃廳，爽明清潔，夏日遊憩於此，最爲適宜。殿前有覽勝樓，樓計兩層，登其上，江山城郭，盡集眼底，樓名覽勝，誠爲不誣。此外則無可觀。

宜昌公園在通惠門外，規模雖小，而亭臺花木，流水板橋，布置尙覺適當，頗可遊憩。園東有戲園，爲一水閣，因朽壞失事，現已停演。

姜孝子祠在宜昌對江，蘆林古渡旁，孝子岩後，祀漢孝子姜詩。（註八）地勢幽靜，山水秀麗，廟宇亦甚宏壯，頗可遊覽。

註釋：

（註一）見淹溇路上註十一。

（註二）白行簡，字知退，貞元末進士，累官至郎中，敏而有辭，爲後學所慕尚。

（註三）元微之，唐河南人，名微，之其字也。元和中對策舉制科第一，累官至尚書左丞，太和中官武昌節度使卒。詩以平易勝，與白居易齊名，時稱元白，號爲元和體，宮中嬪妃多傳誦，呼爲元才子。

（註四）見蕪湖輿憶附註一。

（註五）黃大臨，字元明，自號寅菴，紹聖間知洋鄉縣，以待民仁慈稱於時。

（註六）蘇東坡，名軾，宋眉山人，洵之長子。嘉祐進士，英宗時直史館，神宗時與王安石議論不合，貶黃州，築東坡，號東坡居士。哲宗時召還，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卒諡文忠。賦工文章，縱橫奔放，詩復飄逸不羣，書畫亦有名。

(註七)浮圖，亦作浮屠，即佛陀之異譯。通常稱佛教徒曰浮圖，後併稱佛塔亦曰浮圖。此處所謂浮圖，即指塔而言。

(註八)姜詩，後漢廣漢人。事母至孝，赤眉賊過其鄉里，不敢驚動。後任江陽令，卒於官。

長沙

姚晦厂

長沙地踞湘江之濱，爲湖南省會。日前余以事道出漢皋（註一）遂達湘垣，餘曷所及，飽覽風物，因紀其勝，以誌鴻爪云爾。

長沙城牆，自南門至北門一帶，大半依山爲之。城外有郭。城門新舊共十有一：曰老北門，即清泰門，曰小北門，曰大西門，曰小西門，曰南門，即黃道門，曰東門，即小吳門，曰興漢門，曰經武門，曰太平門，曰草湖門，曰學宮門，自昔分善化長沙爲二縣，民國建元，併而爲一矣。據湘父老云：「自南門至北門，長凡七里另三分。」街衢寬窄不均，里巷污濕，穢臭薰人，市政不講，於

以可觀。城內百貨駢集，商肆櫛比；有模範勸工場者，則全省物產精華之所萃也。

省城東南有閣巍然而聳峙者，天心閣也。閣建垣上，佔地數十方步，捨殺而登，爲樓凡三。造其最高處，縱目四顧，全城在望，與蒼藹之嶽麓，黃漪之湘流，相對終古。有聯云：「四面雲山都到眼，萬家煙火最關心。」蓋紀實也。閣容積不甚寬宏，居常例取遊資，所以限制遊人也。遊人登閣，茶點酒筵俱備，生意亦頗不惡。閣置大鐘一，值火警則亂撞之，與警鐘樓之警鐘同一作用。其下有蟄穴，據云可通城內之皇倉街，今填塞矣。

小吳門附近，一井龐然而空，所謂平地一聲雷者是也。相傳此井一日忽爆震，井壁突易此狀，泉源遂絕。深道視之，綠草如茵，四壁凹凸，有奇趣，亦遺蹟之一也。

南門外有南沙井北沙井。井水南沙爲佳，潔白無塵屑，故俗呼白沙井；汲之不涸，不汲亦不溢，誠活泉也。環城恃以爲飲者，無慮數十萬家；飯後提桶往汲者，相續於道；若盛夏，雖漏盡夜殘，亦不絕人迹云。

距城北二三里許，有大寺曰福源寺者，可乘火車達其地。昔享盛名，今則替矣。入門一大

殿供如來像，佛身長丈餘，金光炫目；左右列星宿若干，來謁者可按己之年歲，歷歷默計，至本年爲止，觀菩薩之善惡，以豫知運命之吉凶也。無稽之談，殊可一噓。

未至小吳門，有廣場廓如，銅像巍然而立，卽烈士祠之所在也。祠址原爲曾公祠，民國改元，更建今名。祠堂羅挂湖南烈士位像百數十，皆俠俠有生氣，令人悚然起欽敬之心。祠後有園，花卉亭榭俱備；迴廊曲徑，紆道通幽，假石嶙峋，清荷馥郁，爲盛夏消暑之勝地。

嶽麓山因在衡山之麓故名，七十二峯之一也。往遊者率以二三月及七八月之交爲盛。出小西門，再渡達義渡，亭對岸之榮灣市，市廛不密，人口不稠。雇山椅至山麓，沿途松林參差，泉聲濺濺，牛耕窪田，農耘稻禾，堤轉路曲，幽勝宜人。未幾，至湖南大學，卽前麓山書院舊址，朱文公（註二）曾講學於此。院後北海寺碑峙也。循山路上山，所過茂林修竹，溫爽可愛。間若干步，置坐椅一，使人休憩。半山有白雲觀，白鶴泉在其傍，再上則雲麓宮矣。宮前關望湘樓一所，名士題跋者不少。登臨縱覽，萬象在前：左顧岳陽，右瞻衡峯，沅湘迴環，形勢雄勝。拓胸臆，張眼界，神爲之往，氣爲之旺，志爲之大。原夫英雄豪傑，名聞當世者，皆偃遊三湘七澤之間也，豈不

懿歟？麓山書院聯云：「惟楚有才，於斯爲盛。」口氣抑何偉哉！嶺上岩石作灰班色，或爲石炭之鑛苗。又有『飛來鐘』一具，懸掛樹幹，上刻萬曆某年造。據湘人言：「此鐘飛寄樹穴，故名飛來，迄不知何從而來者。」他若響鼓嶺，扣之有聲；滿蛇洞，洞蟄百蛇。此等異蹟，僅有傳聞，借未目睹，不敢信耳。

長沙前以岳州爲門戶，後以衡陽爲根據，進攻退守，形勢扼要，兵家必爭之地也。前清洪楊之役，賴曾國藩（註三）之力，湘鄂未被大掠，可爲徼倖。民國以來，豪傑偉人，若兔起鶻落，出沒湘中，而長沙受劫矣。兵燹頻驚，干戈時起，慘戮屠殺，血流靡止，抑何湘人之不幸也。邇者經濟恐慌，民不聊生，而長湘者且屢屢搜括脂膏以去，遂致窖藏空而金融困蹙，庫帑盡而周轉呆滯，試一遊其市，蕭條不振，一遊其野，荒蕪滿目，我紀長沙，感慨係之矣。

註釋：

（註一）漢皋，即漢口。

（註二）朱文公，即朱熹。參看廬山（一）註四。

(註三)見首都名勝註十一。

衡山

陽齋

衡山高九千七百三十丈，鬱鬱芊芊，吐納萬狀。余於今歲中秋前一日往。行六十里，宿梓門橋。越日天明，復負囊前行，過黃巢山，相傳唐時黃巢（註一）嘗駐兵於此，故名。山頂有市，市中，有殿，塑像祀雨師。少息，緣嶺而下，恍如天梯石棧，不可攀援。折而東，經長塘，踰望嶽山，投宿長沙衡陽分治之石地坊。是夕中秋月色，隱現雲中，市人潑酒歡呼，歡聲載耳。又次日繼續前行，衡山已近在眉睫；午後至山麓，留駕坪宿焉。

第四日晨興，天朗氣清，見祝融峯聳峙天際，乃躡草屨以上。由土地祠，報信嶺而憩於半山亭，亭前多古松，已而經三十六灣，羊腸屈曲，奇險可畏。諸峯瀾谷，淙淙怒號，與山鳥啁啾相聞。雲霧迷離，身以外無所見矣。惟耳聞行歌互答，唱和天半，而一種曠放之概，若與吾心相感。

觸少頃，忽有聲聲自岫中來，疑爲已凌絕頂。從者告予曰：「此普陀崖也。」巨石凸凹，如牛如龜，色黝而蘚綠。崖前有井，照澈清冽，四時不改；可以滌，可以飲。崖之壁，相傳有清聖祖御製詩，近視之，古色斑斕，一似蝌蚪之模糊而不可識。崖之東北隅，有羅漢洞，四星石諸勝蹟，匆促之間，未及徧探。乃又從容攀躋，直登祝融之巔，有殿峙其上，香烟繚繞，往來行人，高歌下拜。殿前有飛來鐘，相傳來自金陵（註二）；賢士大夫刊題詠於旁，以紀其原委者甚夥。舍身崖立殿後，尤幽險莫識底極。

旣而逾嶺脊，由東而下，不數武，抵上封寺；殿闌矗立，佛像肅清。循而下，過觀音崖，折而上，抵南天門。石柱鐵瓦，風力足仆人，倚欄而望，湘江七百里，九曲瀾迴，如襟如帶，舟小如鳧，帆低近水，日暮秋風，悠然有廊廟江湖之感。過此西行，經鄴侯（註三）讀書處，徧覽石林茶籠，恍然如睹煨芋之狀。轉至半山亭下，雲梯百步，抵祝融宮。其間寺闌崖洞之勝，弗堪悉數，蓋至是將七十里許矣。

返而踰西嶺，高峯斗絕，依然迤磴而下，往返止七日。恨未得窮茲山之勝耳。

註釋：

(註一) 黃巢，唐 曹州人。僖宗時，王仙芝爲亂，巢起兵應之。仙芝死後，巢率衆攻掠河南、江西、浙、閩、皖、兩湖，乘勢取洛陽，陷長安，僖宗奔蜀，巢自稱齊帝。沙陀部長李克用起兵對巢，連戰破之。巢爲其下所殺。亂平，僖宗復還長安。計巢自始亂至被討平，凡十年。

(註二) 金陵，卽今南京。

(註三) 鄴侯，卽李泌，字長源，唐人。七歲能文，玄宗召試禁中，一時稱爲神童。及長博學，天寶間供奉東宮，楊國忠嫉之，乃隱居潁陽。肅宗卽位，入議國事，爲李輔國所嫉，隱居衡山。代宗復召還，又爲元載等所嫉，出任楚州、杭州刺史。德宗在奉天，召赴，拜中書侍中同平章事，封鄴侯卒。

成都一瞥

周傳儒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山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這是從前

人詠成都的一首詩，說得是何等的繁華富麗。往四川遊歷的人，沿途都是登山涉水，極感蜀道困難。但是一到成都，如入樂土，只覺得舒服愉快，什麼苦痛全忘卻了。

成都出錦緞，蜀錦是素負盛名的。環城又有一條錦江，故稱錦城。又多芙蓉，等到荷城盛開的時候，真有說不出來的好看，所以又叫做蓉城。位置在成都平原的中央，沃野千里，要算全川頂肥沃的地方了。自漢以來到如今，差不多兩千年，永遠是四川都會所在。據說秦時司馬錯（註一）伐蜀，越劍閣，略地築城，即今日的成都，這個話，也許說得是；不過我們所知道的成都成爲一都會，自漢時起。三國時，劉備（註二）定鼎於此，與魏吳三分天下，留下了許多遺蹟，以後便常爲割據時代的梟雄所竊據了。

城周圍二十六七里，略作四角形，分東西南北四門，俱有水以繞其外，錦江水量較大，經城的南面，流入岷江。城壁高三丈餘，底厚一丈八尺，頂厚一丈六尺，據說明蜀王所建，工程堅固，爲他省都會所不及。皇城在城的中央，周三四里，爲蜀漢皇城遺廊，辛亥革命以前，四川軍政長官，都住在裏邊，今爲國立四川大學校址。滿城在城的西部，舊爲八旗（註三）駐防地，漢

人不得闖入，現在已滿漢雜居了。華陽縣，成都縣，分地而治，各有縣署，不相干涉，其上舊設府尹，今則直轄於西川道尹公署。

居民七八十萬，滿城最寥落，東城最稠密。繁盛街道，第一推東大街，自東門起至皇城止，長三里餘，極寬整；兩旁綢緞，布疋，洋廣，雜貨，玩具，飲食，排比羅列，營業甚盛。晚上有夜市，燈燭輝煌，珠寶閃耀，熱鬧異常。其次為總府街，為新式商店會萃處，有報館，書店，茶肆，戲園，為市民娛樂的中心；其間商業場，錦華館，昌福館前後相屬，百貨俱陳，尤形富麗。此外暑襪街，打金街，亦都是熱鬧地方。

市內交通，達官騎馬，富人坐轎，平民走路。摩托車，馬車，是沒有的，人力車也祇有城根一帶，有之，又有小車，亦稱雞公車，多半用牠運貨，有時亦坐人，不過走得很慢。現在有修築馬路的計畫了，從東大街開始，我們很希望他早日成功啊！

工業以技巧精細著名，竹林巷的顧繡，打金街的銅器，做得非常好，使人愛不忍釋。新式工業，以陸軍製革廠的皮箱皮鞋最堅韌；勸工廠的藤器竹器，最細緻，此外台草帽子，油綢，蜀

錦，往外省輸出的很多。官辦的兵工廠。能自造鎗枝子彈；造幣廠，規模亦頗宏；大惟機械工廠，以款項支絀，一時未能擴張。

宏大建築物，自然首推皇城，在全城的中部稍偏西部。南北長，東西短，前爲龍門，左爲東華門，右爲西華門，後爲後子門。內有明遠樓，可望全城；又有寶川局，軍裝總局，成都豐裕分儲倉，華陽常豐倉，勸工局及貢院等。貢院爲科舉時代的試場，建築之大，在皇城中爲第一；勸工局所在地，有人說是諸葛亮（註四）的舊宅。但是這些都成過去事實了，自經羅佩金戴戡兩次戰爭後，大部俱已燬壞，民國七年，又拆去城垣，今牆基祇高數尺。四川大學本在鹽道街，後來搬進皇城去，佔了一小部分，大部分仍屬空地，現在聽說四川軍政長官，要將這塊地基拍賣，作爲市場，大概快要成爲事實了。

紀念碑在滿城內公園旁邊，高數十丈，爲紀念辛亥烈士而設。元年動工，四年竣工，費銀五六十萬元，全城建築，此爲最高。

公園從前祇有一個，在滿城內，有小山，有流水，春夏兩季，遊人極多，內有綠天茶肆，同春

茶肆，都是遊人憩息的地方，風景到也不錯。近來又添了一個中城公園，將從前臬台衙門改作，面積雖較滿城公園寬些，風景就沒有那般美麗了，但是因為位置適中，遊人也不少。

圖書館藏書萬餘冊，在滿城公園旁邊，是鼎革以後的新建設，可惜規模稍狹，主持又不得其人，所以難於發展。博物院，在圖書館側，內中陳列農產，商業，工藝各種物品，收羅尙富。又有動物園，豢養虎，豹，熊，鹿，獼猴，等動物，但因豢養不善，多半死亡，現在已寥落不堪了。

說到成都的古蹟，因為歷史悠久，所以遺留得特別的多。最著名的，要算下列幾處：

西樓即西門上的城樓，相傳爲秦時遺物。

揚雄（註五）宅據寰宇記說，在小城的西南，就是現在滿城角上，一半成爲操場，一半成爲菜圃。一說華陽中學的校址，就是揚雄故宅，我們知道這位大文豪，確是住在成都，不過詳細的地點，尙待考查。

武擔山亦稱五當山，在城內西北隅，雖高不過十餘丈，在歷史上很有名氣的。相傳劉備在此卽帝位。但是又有人說，武當山，是明蜀王所築，王妃陝人，築此山，以望故鄉。現在山下

帶，多是娼妓所居，上流社會的人，輕易不肯登山去。回想當年王氣，真不勝今昔之感啊！

草堂寺是中國第一個大詩人，杜工部（註六）隱居的地方。工部晚年，窮愁抑鬱，很不得志，沒有事，便吃酒賦詩；愛城南野景清麗，便在那裏築個草堂。現在裏面有畫像碑帖，春夏之交，遊人甚衆。草堂寺的旁邊，有武侯祠，（註七）中多老柏，杜工部詩所謂「丞相祠堂」（註八）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就是指此。武侯祠西邊，爲昭烈陵，（註九）大逾數畝，古樹參天；我們到此遊歷，慨然想見當年雄踞西川的氣概，又想見他們君臣相得的景象，祇有崇拜，祇有景仰！

遊罷了武侯祠，東行里許，至青羊宮，相傳老子牽青羊過此，廟基寬敞，樹木蒼翠。其東有二仙菴，供奉和合二仙，園亭曲折，碑帖甚多。又東爲浣花溪，垂楊裊裊，流水潺潺，風景最稱美麗。這一帶地方，每到二三月時候，有所謂花會；遠近奇花異草，全集於此，鬪麗爭妍。同時陳列各種工藝品及商貨，滿目琳琅。又有茶館酒肆，以供宴會休息。全城士女，結伴來遊，寶馬香車，喧闐塞路，真是熱鬧得很哩。

上面幾個地方，是西門外的名勝，固然很好，但是還不如東門外的錦江樓那般清雅。樓高二重，憑臨錦江岸上，有江景，有野景，又活潑，又自然，所以春夏遊人也很多。樓下園亭曲折，書店，酒肆，茶館，應有盡有。最惹人流連不舍的是薛濤井，唐詩妓薛濤，取井水，製爲百花箋，名貴精巧，頗爲當時人所稱道。現在成都方面，薛濤箋還是盛行的。

成都教育，極爲發達，學校之多，爲全省冠。小學：以東城，南城，西城，北城，中城，五小學最著名，其餘公私小學，不計其數。中學：有第一中學，成都中學，華陽中學，資屬中學，敘屬中學，甲種工業，第一師範，第一女師等十餘所。專門學校：有農業，工業，外國語及四川法政等七八所。南門外有存古學校，專以保存國粹爲目的；有華西大學，爲耶穌徒所辦，辦事人很熱心，規模亦頗宏大。國立的有四川大學。可惜交通太困難了，擴充設備，聘請教員，灌輸文化，都是非常費事；不然成都的教育，比現在還要起色得多呢。新聞事業尙幼稚，祇有四川日報，成都日報等三四家，消息不靈通，編製也很簡陋。

成都爲一大平原，水利甚薄，農產物豐富異常，蠶絲，菜油，土藥，花油俱有之，大米尤爲特

色，人稱西壩米，供給川西，川北一帶。工藝品有湖縐，巴縐，寧綢，欄杆，竹器，籐器，油漆器，多以輸出外縣及鄰近各省。輸入貨品，除洋廣雜貨外，有陝西的皮貨，資內的糖食，西藏的藥材，嘉定的綢緞等。

交通全靠帆船及驕馬。川漢鐵路，原擬自重慶，延長到成都；同成鐵路亦預定以此為終點；可惜都沒有修成，於工商業上，影響頗大。此刻水運，可以順岷江，下樂山到宜賓，大水三日，小水五日。由下往上行，純用人力拖曳，約需十日。陸運計有五條大道：一由簡陽，資中，可到重慶，是為東大路。二由蓬溪，渠縣，可到萬縣，是川北路。三由新津，邛崃，雅安，可到打箭爐，是為川西路。四由眉山，樂山，可到宜賓，是為川南路。五由新都，昭化，可到漢中，是為陝西路。這五條全是康莊大路，來往的人很多。

外國人留成都者，屬於日，英，美，德，法五國。日人最多，約百五十人；法次之，約七八十人；英，美，德又次之，各數十人不等。所操執業，大部分為宣教師，教員，商人，官吏，醫師。醫師皆宣教師兼充，建立大病院，尙能得一般人的信仰。

列國皆在成都設總領事，於重慶設副領事。成都不是通商口岸，爲什麼有領事呢？數年前，英領事遊成都，在總督宴會席上，盛稱蜀都的美麗。總督說：你既然羨慕，爲何不住在這兒？從此以後，英國領事便住下了，法德領事，沿例要求，這就是糊塗官吏，出言不愼，招出來的亂子。既後疊經交涉，直到現在，還沒有得明白正當的解決。

註釋：

(註一) 司馬錯，戰國秦將。秦惠王欲伐蜀，張儀以爲莫若先伐韓，與錯論辨，卒從錯言，遂滅蜀，即以錯爲蜀郡守。

(註二) 劉備，卽三國蜀先主，亦稱昭烈帝。

(註三) 八旗，滿州戶口，皆以兵籍編制，分正黃、正白、正紅、正藍、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八旗。正黃、鑲黃、正白爲上三旗，餘爲下五旗。又分蒙古八旗，漢軍八旗。

(註四) 見首都名勝註十七。

(註五) 揚雄，字子雲，漢成都人。爲人簡易佚蕩，博覽羣籍，惟口吃不能劇談，好深湛之思。成帝時召對承明庭，獻《甘泉》、《河東》、《長楊》等賦。後仕於王莽，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

(註六) 杜工部，名甫，字子美，唐襄陽人。少貧，舉進士不第，玄宗時以獻賦得待制集賢院，肅宗時爲右拾遺，因事被黜。旋起爲工部員外郎，世稱杜工部。甫博極羣書，善爲詩歌，涵澤汪洋，千態萬狀。元稹謂自有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註七) 武侯祠，祀諸葛亮之祠也。亮封武侯，故有此稱。

(註八) 丞相祠堂即武侯祠，蓋武侯嘗爲蜀相也。

(註九) 昭烈陵，即三國蜀主劉備之墳墓。參看註二。

成都與重慶

謝彬

成都爲一大平原。周圍四百里外，皆大山環繞。地理學家謂此地古爲湖澤，後漸乾涸，遂成一赤沙巖之盆地，氣候溫和，物產饒富，古稱天府之國。城周三十二里有奇，內有皇城少城，又名滿城，皇城即明蜀王藩邸，清改貢院，今爲總司令部與省政府。人口約五十萬，商賈皆集

於外城。街衢廣闊，貿易甚旺。出產凡他省所有者，川省皆有。四時無暴風，隆冬無雪，故其花木水菓，皆最繁殖。櫻桃尤爲該省之特產。杜工部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送滿筠籠。」今猶有此景象。名勝之地，如南門外之工部草堂，（附近有公園，規模粗具。）浣花溪，武侯祠，（內有昭烈帝惠陵。）青羊宮，東門外之望江樓，薛濤井，北門外之昭覺寺。皆古木參天，風景幽絕，歷經多難之四川，而有此保存古物之成績，長江各省，對之當有愧色。但城內之武擔山，支機石，子雲亭（註一）諸處，皆舊時有名之地，今已若存若亡，遊者至莫能辨其所在，未免可惜。商人多詐僞，購物開價甚大，還半價已中其圈套。城中之商業場，物價雖較外間稍貴，然不還價，故初至其地者，皆樂就之。外省銀幣，近始通用，惟毫洋以十二角作一元，（本省毫洋，十角折合一元）市面制錢尙多。

各省所無而四川獨有者，厥爲火井。富順之自流井，與榮縣之貢井兩地，計有一百七十五井。鑿地出火，用以煮鹽，較他火尤爲有力。其鹽井距火井稍遠者，可用多數之竹管聯綴，以達於火井之口，其火力亦復相等。好事者嘗用豬尿泡盛之，而緊緊其口，使勿外溢，隨時取引

火之物就之，即可燃燒，或呼之爲自來火，亦異聞也。

川省人口死於張獻忠（註二）之難者，約四分之三，其後多由各省移民以實之。張獻忠之七殺碑，至今尙存成都縣署。其文云：「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善以報天。」下連書七殺字，書法生硬，相傳爲張之親筆也。

成都據岷江上流，河狹且淺，除五六七三個月外，不能行大船；加以水勢湍急，中多險灘，如嘉定屬之道土觀，犍爲縣屬之叉魚子，宜賓縣屬之石筍灘，皆奇險難行。故赴重慶者，以東大路爲便。由此僱夫，無論挑行李或抬轎，每名皆六千五百文至七千文，每擔以八十斤爲限。惟此地小夫，異常狡詐，往往挑至中途，卽索錢逃走。欲免此弊，須加僱夫頭一名，徒手隨行，工價與小夫相同，此類夫頭，多與袍哥通聲氣，（盜匪之別稱，搶劫者爲渾水袍哥，一稱棒客，入其黨，藉以保身家者，曰清水袍哥，）然與往來客商無害。

重慶卽今巴縣，據長江嘉陵江會口之西岸。三面臨水，形如半島，與江北縣城，隔嘉陵江岸相對。商賈輻輳，兩湖雲貴之船舶，盈千累萬。其形勢與武漢相似。惟鑿山成市，街道高低，不

能通車。且山頂用水，皆須自江上運，泥濘載道，污穢不堪。交易以生銀爲本位，銀幣每元合銀七錢一分，換銅元一千五百六七十文。旅館每人每日一錢五分，至二錢六分，亦有五角至五元者。服食奢侈，過於成都。名勝可遊者，爲南紀門外之宜園，係滇人 李某所創，每逢星期日開放。金紫門外對山之老君洞，洞後二里，卽塗山，上有禹廟，有碑書「禹娶塗山，啓呱呱泣處。」
(註三) 又石壁鐫塗山二字，高達尋丈，重慶城中可望見之。絕頂進天門，爲玉皇殿，俯視江流，蜿蜒如畫。

註釋：

(註一) 子雲亭，卽揚雄故宅。參看成都一瞥。

(註二) 見皖北一瞥註二。

(註三) 按夏禹娶塗山氏之女爲妻，生子名啓。故碑文云：「啓呱呱泣處。」

峨嵋山

周傳儒

我國的山水，要算四川頂奇特；四川的風景，要算峨嵋頂秀麗。不到峨嵋，真是虛此一生，所以無論何人，祇要爲機會所許，最好去到峨嵋一遊，然後纔曉得天地間的秀景奇觀，真是玩賞不盡呢。峨嵋有三山，卽大峨，中峨，小峨；小峨從前聽說有人去過，現在沒有路了。並且山太荒，獸太多，人跡絕少，氣候寒冷，縱然去遊，恐怕亦沒有什麼意味；一般人遊峨嵋，都是到大峨山，高峯插雲，林壑幽美；又是普賢菩薩顯示的地方，寺觀甚盛，爲我國佛教靈地之一。

出樂山西門，過觀斗山，沿着崖腳走十五里，到草鞋渡，是大渡河青衣江會流的地方，水勢頗洶湧。再十里，渡徐濠，經過一帶平野，草色青翠可愛。又五里，至蘇稽場，唐朝蘇頲（註一）謫居於此，後人在上面建了一個東坡亭，遂訛成東坡（註二）稽古處了。村市尙熱鬧，居民亦衆多，一望平原，山清水秀，出場後，登奎閣嶺，山不甚高，數里至高山舖，由此又下山，傍符文水岸，迤邐前進，滿地都是桑榆禾黍，令人羨慕農家的風味；約二十里，到鎮子場，前行過川西壩，

田疇萬頃，溝洫交錯，農產豐饒，在四川爲第一。遠望峨嵋山，白雲籠罩，變化百出；待到雲散，便見翠嵐聳立，秀色迎人。再前進約五十里，便到峨嵋縣，城在山麓，居民稀少，商業寥落。出南門，過儒林橋，行蠟樹林中約五里，至聖積寺，登老寶樓，看銅塔銅鐘。又有真境書，『峨山真境』四字。凡十里至雙河口，澗中白石甚多，入報國寺，向右轉，過虎溪橋，至伏虎寺。從前此地常有虎患，因建寺鎮之；寺內有寶殿三層，頗寬敞；又有五百阿羅漢像，形態各異。出寺循虎溪上行，一路峭壁，急湍雷；一里餘，抵無量殿，過涼風洞，磴道百餘步，陡立直上，叫做解脫坡，就是說登山的人解脫塵緣的意思。

解脫坡上有華嚴寺，可望玉女峯；相傳峯上有池，深廣四尺，歲旱不涸，爲天女浴器。傍山腰行，過純陽殿，內多道人，爲此寺特色；本來峨嵋山上，道人甚多，其後佛教盛興，和尙來者日衆，所有寺觀，通通讓他們佔去了。再走一里餘，上倚懸崖，下臨巨壑，中間一大石如船，行人稱『普賢船』。斜上五十三步，至天慶庵，又下過太平橋，再上至馬鞍山，山的盡頭處，有萬福橋，郭青螺在這個地方，寫上『靈陵太妙之天』六個大字。其旁有神水閣，亂石間泉水涓涓流出；

又甘又冷，叫做玉液泉。行數十步，至歌鳳臺，有楚狂陸通（註三）遺跡。轉入大峨寺小憩，飲玉液泉所煮的茶，細翫山色，清福可算不淺。

由大峨寺出，過響水橋，水聲如潮，疑挾風雨，可是尋又尋不着。往西，登中峯寺，宋朝黃山谷（註四）曾經習靜其中。上高坡，過觀音寺，抵龍鼻岡，循岡下行，峯迴路轉，入廣福寺，於叢林中，聽琤琮澎湃聲，景緻清絕。出林，至兩溪橋，兩山相對，各有一溪，並流至橋下，石壑深數十丈，作紺綠色，如飛湍噴雪一般，奔出橋外數十步後，兩溪會合。橋上爲清音閣，折而左，從柵木林中，經金龍寺，至靈官樓，樓左右梯各數百級，藏佛身一具，長尺餘，寬六寸，厚三寸，齒齶儼然。再上入萬年寺，凡分前、中、後三殿，中殿塑普賢乘大像，高一丈七八尺，極精巧。出殿，過觀音閣，曲折上觀心坡，歷太子石，至觀心巷，俯看萬山環列，雲氣重重。山上草多木少，不利耕耘，氣候冷冽，景象靜肅。更行四五里，羊腸一徑，攀援跋涉，便抵華嚴頂了。

由華嚴過蓮花石，石偃臥道旁，上生苔蘚，行里許，忽有高峯插雲，峭如壁立，那就是著名的鑽天坡，危梯陡棧，不易攀援，持棍鑽行，百步一憩，共三十三折，一千四百八十步，纔到絕頂，

遊客到此，無不汗流浹背，精疲力竭的。坡上有洗象池，爲六面形，繞以欄杆。舊有初喜亭，又叫錯歡喜，就是說上面還有險坡，莫枉喜歡的意思。歷石磴數百級，過羅漢洞，越滑石溝，幽花野草，匝地叢生，香氣逼人。下山至化城寺，以木板作瓦，板木爲扉，偏左。歷閻王碓，至白雲寺，蒼藤古木，雲氣陰森，附近有電洞坪，伏羲洞，女媧洞，都是人跡罕到的地方。約數里，過接引殿，有抄欄樹，高二三丈，葉碧花紅，一萼十餘朵，但移植別的地方，是不易生長的。直上三倒拐，高數百丈；前過太子坪，寺僧騙人以錢擲太子像，謂中則生男，但實際全然靠不住。經圓慶寺，太虛菴，一路比較平坦，另是一重境界。

太虛菴以上，爲永慶寺，有祖師慶，就是開山和尚坐化的地方，聽說肉身尚存。現在供奉的畫像，面帶愁容，不像得道的人。復上天門寺，寺後二石特立，高約丈餘，叫做天門石，石路狹窄，僅容一人。過此以後，絕無花卉，祇有些抄欄樹，點綴崖石間而已。左轉，向七天橋，登普賢塔，內藏普賢遺骨。又曲折上，至楞嚴閣，錫瓦殿，爲峨嵋絕頂處，從前不戒於火，諸寺悉被燒去，從新募化，一時難復舊觀，所以銅樞銅柱，都散落荒煙蔓草中，到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登山頂，

縱目四望，西北可以看見瓦屋山，西南可以看見囉經山，東面可以看見二峨山三峨山，東南又可以看見馬湖諸山。山間時有浮雲，雲頭上現大圓光，倏隱倏現，據和尚說是佛光，看得很奧妙，很離奇；其實不過岩下放光石，返映日光，蔚成霞彩，所以佛光發現，多半在午間，尤其是雨後，正爲着這個道理。

遊覽既畢，竟道下山，一遵原徑，上山的時候，足不休息，目不旁視，一心一意，專注近境；所以祇覺得竹樹迎人，崖石斷路。現在走下山路了，沿途散步，毫不吃力，纔注意山中花木，大概多松柏杪樞，楠木，杜鵑等類。至於本山的土產，有雪膽，峨參，觀音蓮，放光石，全是旁處不輕見的東西。下午返初喜亭，遠見天外的碧雲，橫曳如練，夕陽返照，化爲彩霞，眩睛奪目。傍晚日落，雲迷，煙橫，樹暝，彌空黯淡，不見邊際，時有一聲聲的鐘磬音，縹緲如天際傳來，發人清省。是夜回宿華嚴寺，舊地重臨，便覺異常熟悉。夜半，起視聖燈，始見崖壑間有數點燈光，儼若飛螢，少頃增至數百，大小動靜不一。據和尚說是佛點燈，依我看來，恐怕是螢火；不然，便是木葉，但是未會就近觀察，也不敢隨便妄下斷語。

離華嚴頂，經白鹿洞下分路，過五顯岡，到石船子；溪中有大石如船形，上支木柱板橋。過橋，沿溪行，出龍門洞，宋朝范大成（註五）嘗謂：『天下峽泉之勝，當以龍門爲第一。』此刻的龍門洞，迥不如前，上有大路；打從此地經過，惟聞噲噲鞦韆聲，別無何等奇景。兩旁的瀑布，也不甚高，並不足以惹人注意了。兩岸山石交錯，中間橫一鐵橋，橋有大鐵絙五，小鐵練無數，穿在兩頭巨石內，上鋪木板，左右扶以鐵欄杆，經過其間，嘎嘎作響。過橋爲峨嵒縣山路，可通寶現溪，相傳唐三藏（註六）從西域回來，路過此間，見兩石鬪溪上，攬得其一，上有眉目，以爲寶瑞，藏之寺中，後世遂以寶現二字，作爲溪名。

寶現溪以外，地朗天開，一望平原，禾麥盈野。合數小溪成爲符文水，沿溪行，至兩河口，復合登山故道。順原道，返蘇稽場住宿，峨嵒之遊，至此告終。

註釋：

（註一）蘇頌，字延頌，唐武功人。幼穎悟，累選中書舍人，襲父封爵，號小許公。開元中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頌輒助成之。罷爲吏部尚書卒，諡文憲。頌以文章舉，與燕國公張說並稱，時號燕許大手筆。

(註二) 東坡，即蘇軾。見宜昌註六。

(註三) 陸通，名接興，春秋楚人。佯狂避世，世稱楚狂。

(註四) 黃山谷，即黃庭堅，參看蕪湖輿輿註一。

(註五) 范成大，字致能，號石湖居士。宋吳縣人。紹興進士，官至大學士。充國信使使金，初進國書，辭氣慷慨，不辱命而返。卒贈少師，追封崇國公，諡文康。詩文俱有名，著有石湖集等。

(註六) 唐三藏，姓陳，偃師人。唐僧，法名玄奘。博涉經論，嘗遊印度，入戒賢律師之門，精窮佛典。經十餘年還國，著還經論六百五十餘部，與其弟子共譯七十五部，得千三百三十八卷，爲太宗高宗所重。佛教由是漸盛。

職
權
山

一
六
四

浙游漫記

吟 閣

(甯波——餘姚——紹興——杭州)

江浙兩省，輔車相依。蘇之南與浙之北，民風物產，大都相似。其人文蔚起，百度維新，凡教育實業以及種種設施，均足以資考覽，即其景物清幽，亦足使人留戀。故於江蘇外，余尤愛浙江也。革命後新浙江之氣象何如，此爲余所日夕繫懷者，爰作浙江之游。

此游發軔於甯波。甯波爲道光時所開五口之一，（五口即上海廣州福州廈門甯波，清道光二十二年，鴉片戰爭之結果，英定南京條約，以此五口爲通商口岸，爲外人在中國有租界之始。）然其租界之範圍甚小，僅甬江北岸一帶地，且即原有租界，亦漸爲華界所同化，殊不見外人勢力之存在，上海所最觸目之印度巡捕，甯波早已撤除。洋行僅有六家。即太古洋行，美益洋行，美孚洋行，復和裕洋行，亞細亞洋行，華順洋行，是也。此六家亦不盡爲英國之洋行，故彼等亦無須乎設警察保護。外人與中國通商，甚至如日本人在東三省之隨地設廠置

店，荷國人之經濟能力足以抵制之，則其害易減。然甯波人有此能力，亦非易易，蓋甯波通商最早，漢以前海人即持貨貿易於此，至今縣東有山曰賀山，即古時貿易地也。至有明之時，葡萄牙人航海，即至甯波。故甯（註一）人之善於營商，亦有歷史造成之。甯人於本地需用之洋貨則自販之，本地有輸出之土貨則自鬻之。甯人生齒甚蕃，乃羣以上海爲殖民地。今上海之甯波人有二十五萬。故滬甯間之關係最密。洋貨之由滬而甯，與土貨之由甯而滬，此甯波人家常便飯也，所謂洋行，幾屬無用！

甯波之殖民雖無一定政策，然其自然之趨勢，實以上海爲大本營，更以上海爲中心而散布於全國。其經商之能力，實至可驚異，無怪英國人亦望而却步也。

讀者諸君亦知甯波人之所以能以商業稱雄全國之故乎？依余之觀察，甯人之優點有三：一曰敏慧，此亦以一二千年來習於外事，其腦筋鍛鍊有素，故經營工商事業，精細而敏捷。一曰團結，甯人之團結，實基於愛家愛鄉，理無二致。甯波人苟至異地，遇同鄉之年長者，必稱之爲某哥以親之，虞洽卿君之爲阿德哥（註二），夫人無知之，此團結之所以堅也。一曰勤儉，

甬人游聞者甚少，其家族之中，多生利之人，少分利之人，其地茶館極少，晨起極早，此亦從外觀上可以證明甬人之勤儉也。就此三點觀之，甬人之經商，自無往不利矣。

甯波多小工廠，辦理均甚得法。試舉余所參觀之三廠爲代表：（一）江邊同興街有一振新織襪廠，有機約一打，雇女工織絲襪，製品頗精。其店之布置似平常洋雜貨店，出售本廠之襪，亦經售滬上廠家出之襪，并售化裝品雜貨等。半工半商，資本既易於流轉，投資之方向亦有變化，此經營小廠之善法也。（二）江邊粹成傘廠，廠中有銅工部專做洋傘另件，木工部以小鑽床鑽傘柄，裁縫部縫合傘面，每日約可出傘五打。所出之傘批價頭等每打二十六元，在滬上頗著名。（三）西門天隆金絲帽廠，以巴拿馬所產金絲藤，發交女工編織爲巴拿馬帽。此帽產於美國者甚貴，以美國工資貴也。今以美國之法移植甯波，遂成一種家庭工業。工資貴者每帽一頂計五元二角，女工每月可編四頂，即可得二十元矣。是項工廠有大隆天隆等六七家。總之甯波工廠多『嬌小玲瓏』，能擰節開銷，活用資本，廠主與工人亦甚和洽。此其所以成功者多，失敗者少也。故余嘗言辦小工業於外國當取法日本，於本國當取法甯

波。

甯波之西爲餘姚，王陽明（註三）先生之故鄉也，余往此處龍山陽明祠，瞻仰陽明先生遺像，不禁追思其高風亮節，徘徊久之。

餘姚之西爲曹娥江，有小輪通紹興。紹興之工業著名者有三：一爲酒業，紹酒產於西鄉阮社柯橋一帶，其地河水較清，若城中之水，早爲染業所利用矣。一爲染業，城中河水盡黑，時聞染料之臭；其染業之發達，亦可想而知矣。一爲箔業，業此者有數萬人，其作坊集中於大營地方，每家有工人十餘人，日夜奮鐵錘擊錫皮，令成極薄之箔，其薄可以透光，然後交女工貼之於紙。女工工資每三千六百張給洋一角，必三四日方可成事，合以箔莊多發之材料，可作女工餘利，平均每日可得一角，爲業殊勤苦矣。

紹興在杭州之東，厭西湖者，每欲一至紹興欣賞其名勝爲快。紹興有東湖者，頗能於西湖外別樹一幟；湖濱有烏鳴山，峭壁四立，圍湖水成數小灣，綠波春水，頗饒幽趣。此外地以人傳，非專供吾人之欣賞者有禹陵與蘭亭。禹陵有廟，塑夏禹像，像頗偉大，望之令人肅然起敬。

廟旁有窆石亭，亭中有窆石一方，高約一丈，長圓而上端有孔，石之下即神禹所藏穴也。關亭爲晉王右軍（註四）修禊處，亭頗小。神禹疏鑿之功，右軍書法之妙，可稱世間雙絕，宜其並垂不朽也。

由紹興而西，乘汽車達西興，渡江而至杭州。杭州自革命後，市政與教育頗有進步。清和坊三元坊一帶，新築馬路，頗闊大。兩旁房屋多新建，喬皇偉麗，頗足以代表新浙江。

註釋：

（註一）甯波東北有甬江，故稱甯波曰甬。

（註二）虞洽卿，甯波人。爲上海富商，今尚健在。名和德，故甯波人皆稱之爲阿德哥。

（註三）見廬山（二）註一。

（註四）王右軍，即王羲之，參看廬山（一）註一。

杭 州

徐寶山

杭州爲錢塘江下流的天然良港，也是浙江省沿海的三大商港——就是杭州寧波溫州——之一。從前秦漢的時候，已經設有縣治；三國以來，歷代都看做一個財賦的淵藪；隋代開始築造城垣，周圍共長三十六里；五代時候，吳越兩國，以杭州做都會，便再加擴充，把個杭州城造得周圍七十多里長；從漢朝到唐朝，一千多年以來，錢塘江裏面的泥沙，慢慢地堆積在武林山下，便造成一個膏腴沃野的杭州。照這樣看起來，可以曉得秦漢時代的杭州，牠的位置是在山裏；一到唐宋時候，便遷移在平原之地了。

杭州在唐代貞觀的時候，已經有十一萬多的居民。牠的形勢，南有大江，北有運河，魚米的出產很多，商賈的往來也極盛；而且湖山的美麗，風物的繁華，簡直比蘇州要勝過好幾倍。等到南宋建都，改爲臨安府，風帆出沒在錢塘江上，百姓又是財富的居多，那時候的杭州，要算是極盛的時代。因爲自從南渡以後，杭州是個京都，一百幾十年來，戶口一天一天增多，做

買賣的也一天一天的發達，街坊橋道，橫的直的都是一所一所的院落，京城內外幾十萬的戶口，處處都有茶坊、酒肆、果子、絨線和香燭等等的店舖。當時通用的貨幣，是以銅錢爲單位，還有印造的「會子」，（註一）「關子」，（註二）好像現在的鈔票一樣，市面上也極流通的。

杭州左有錢塘江，右有西子湖，形勢極其優美。西湖的風景，一年四季都沒有盡窮。南渡以後，衣冠人物，紛紛聚會，牠的盛況更非從前可比。水隄一帶，儘排着貴宦人家的宅第，湖山上面，也都是梵剎琳宮，點綴着；黃昏時候，祇看見湖裏的畫楫輕舫，如穿梭也似的來來去去；大大小小的船隻，隻隻是精巧絕倫，至於豪富的人家，更多自造採蓮船，船頂上用青色的或是白色的布篷撐着，裝飾得格外精緻。湖上四時的風景，各不相同，因此遊湖的人們，也都覺得西湖的可愛，益發沒有盡期了。

杭州的風俗，向來是趨重於奢侈的一方面；住的房子是華好高大，穿的衣服也色色入時。南宋時候，天下太平日久，其時的君主，都抱着「與民同樂」的主義，所以滿城的士女，也漸漸地偷於安逸的習慣；如果遇到佳節良辰，往往燈火迎賽，舉市若狂。現在一一敘述在下

面：

舊歷正月元旦日，男男女女，老的幼的，美的醜的，總都要換着一身新鮮的衣服，於是到你家來恭喜，我到你家去拜年，熙熙攘攘，絡繹於途，一家們圍坐飲宴，或者是遊嬉笑語，或者是遊玩風景，整整的一天，沒有片刻的休息。

正月十五日，是元宵節，路上羅綺如雲，祇聽見一片笙簫鼓笛的熱鬧，家家點着紅亮亮的燭火，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街坊上一處一處管絃的聲音，夾雜着新奇巧製的燈綵，連亘到十餘里之長，真是耳不暇聽，目不暇接！這時節滿城的仕女們，穿着華麗的新裝，彼此互相誇賽，好像是山陰道上，令人來不及應接的一般！

三月初三日，恰好是暮春之初，管時已經有曲水流觴，唐時更有踏青的故事；杜甫（註三）麗人行說得好：「三月三日天氣清，長安水邊多麗人。」真是描寫得淋漓盡致呢！

清明節前一天叫做寒食節，一家家的門首，都遍插着一條條的柳枝，青翠得令人可愛；有的到郊外去祭掃墳墓，但見百花怒放，車馬塞途，杭城的人士，這時候正在春風鼓舞中呢！

四月初八是我佛如來的生日，凡是寺院裏面，都要舉行一個浴佛會，鑼鼓鐘磬的聲音，敲得鑼天價響；這一日西湖裏面，也要舉行一個放生會，慈善的男女們，都盡量地把龜魚螺蚌一類的水棲動物買來，划着小小的船，悉數的把牠們放在湖裏。

五月初五日爲端午節，正是「葵榴鬪艷，槐艾爭香」的時候；富貴的人家，角黍包金，菖蒲切玉，一家家慶賞佳節，就是貧苦的人家，也都快快活活的及時行樂呢！

七月初七日爲七巧節，夕陽下山的時候，小兒女們都換穿新衣，往來嬉戲，極其快樂；中人以上的人家，便在高樓危榭的裏面，安排着豐盛的筵會，陳列着各色各樣的瓜果，歡天喜地的慶賞這一個良宵。

七月十五日爲中元節，杭俗稱做鬼節，人們或者在家裏祭享祖先，或者到郊外拜掃墳墓，這一天杭城的男女，茹素的居多，屠戶也因此罷市一天。

八月十五中秋節，這一夜的月色，格外光明，叫做「月夕」；街頭做買賣的小販，直做到五鼓天明，方纔罷歇；賞月的遊人們，蹀躞在街頭巷口，有的到天曉都還不肯歸休。

八月十八日是錢塘江潮水最盛的時期，潮水快要來的時候，有幾百個會泗水的小孩，披着頭髮，手裏拿着一面大綵旗，爭先鼓勇，迎着潮水趕將上去，出沒在鯨波萬仞的裏面，令人看了咋舌！有錢的看客們，便把錢財賞給他們，鼓勵他們的勇敢，這時候江干上下，十幾里路以內，但見車如流水馬如龍，沒有一些些空際的餘地。

冬季的時候，如果碰着天降瑞雪，便都開筵飲宴，塑雪獅，裝雪山，極其興高彩烈；比較高尙些的，也都蠟屐出遊，或者玩遊湖山勝景，嘯傲於山水之間，或者詠曲吟詩，清興尤爲不淺。

除夕那一天，家家戶戶，把門牆粉飾得清清淨淨，釘起桃符，貼上春聯，預備過着新年；一到上燈時分，便把香花供佛，祭祀祖先，爆竹的聲音，接二連三地劈拍不絕！

杭州的居民，據最近的調查統計，約有七十五萬人口；素性和平，從來沒有執兵器自衛，或是和別人無端尋釁的事情；做工的，做商的，和生客往來，也都誠實無欺，絲毫沒有假詐的舉動；他們的性格，向來是看重信用，即使看見路人，也好像自家們一般，沒有半點猜忌的觀

念的。

杭州從古以來，便多火災爲患，牠的原因，大約有五：第一因爲居民稠密，房屋的構造太連緊；第二因爲板壁居多，用磚瓦造的房子很少；第三杭州人迷信極深，差不多家家奉佛，戶燒香，堂前點設燈燭，容易引火；第四如遇佳節良宵，便多夜飲無禁，僕婢們辛勞酣倦，以致燭燼亂拋；第五當家的主婦，嬌懶的居多，爐竈間有時失於檢點；有了以上的五個原因，所以杭州的居家，祝融氏（註四）往往容易逞虐。從前南宋建都，城中大火，竟有二十一次之多，有一次在寧宗嘉泰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失火延燒五萬二千四百多家，三十多里長的地面，竟變成一片焦土！後來防禦漸漸周密，火患也比較減少，現在的杭州市政府成立，對於火患一層，尤其是格外注意呢！

杭州做生意最出名的，有「五杭四昌」。怎樣叫五杭呢？就是杭扇、杭線、杭粉、杭煙、杭剪。便是。扇店現在要推舒蓮記爲第一，其次是張子元；線店要推張允升；粉店要推孔鳳春；煙店要推宓大昌；剪刀店要推張小泉；此外也就不大聞名了。怎樣叫做四昌呢？那就是素負盛名

的四大南貨店了：一曰顧德昌；二曰胡宏昌；三曰馮仁昌；四曰胡日昌；現在僅有一家胡宏昌，還巍然獨存，其餘的三家，可惜都先後停閉了！

杭州的地位，恰好扼住錢塘江的咽喉，前清光緒二十一年訂立「馬關條約」的時候，和江蘇省的蘇州，同時開做商港。可惜杭州灣離海太遠，稍爲大些的汽船，不能夠進得口來，所以商埠便在城北十里的拱宸橋，跨住大運河的兩岸。杭州在南運河的終點，小汽船可以往來於嘉興吳興和江蘇的蘇州鎮江等處，滬杭鐵路，直達上海，杭江鐵路，可達浙西江山。附近一帶，物產富饒，可稱中國的寶庫。城內分做南北中三區：南是上城，中是中城，北是下城；最熱鬧的要算上城，至於下城，因爲曾經洪楊的變難，到如今元氣未復，人烟也還極少。每年西湖香汛期內，商情最佳，杭垣一次春香貿易，約有二百萬元的收入。省城大半工商，都靠這個時期爲一歲的生活。出口貨有絲、茶、綢、緞爲大宗；進口貨以火油、白糖、紙煙、肥皂、海味等居多。

註釋：

(註一) 會子，宋鈔幣名。高宗末年，命錢端禮造，合鑄官錢，並許兌會子贖左藏庫，故名。初行於浙，後通行諸州。

(註二) 關子，宋鈔幣名。高宗紹興年間，以舟楫不通，錢重難子，乃造關子，人可執關子赴權貨務請現錢。

(註三) 見成都一啓註六。

(註四) 祝融氏，火神也。

西湖風光

徐寶山

西湖在杭州以西，居錢塘江的下游。最初的時候，不過是錢塘江口一個小灣罷了，後來錢塘江的沉澱積厚，日積月累，慢慢地把灣口塞住，這纔變做一個確湖。在六朝以前，史籍上都無從查考，唐代李泌（註一）和白居易（註二）先後做過杭州的刺史，他們把湖水蓄洩起來，灌溉田野，農民都稱便利；宋朝初年，湖裏漸漸淤塞，及到蘇軾（註三）來守杭州，便取葦泥積湖中，築長堤以便通行，復又雇工種菱生息，拿來預備修湖的費用，從此西湖便大大的發

展；後來南宋建都，戶口一天繁盛一天，於是湖山表裏，梵宇仙居，把個偌大的西湖，點綴得天仙一般，益增斌媚了。

出武林門向西走，看見保俶塔突兀在層崖上面；這時候小小的一顆心，早已飛往湖上。在湖邊喚了一隻小船，蕩漾到湖的中央，祇見山色如笑！湖光如鏡！溫風如酒！水紋如鱗！纔一舉頭，便不知不覺地眼也睜了，神也醉了。湖山景色最奇的有十，現在一一分述在下面：

(一) 蘇堤春曉。堤的兩邊，盡種着桃樹柳樹，二三月裏的時候，青青的柳絲，紅紅的桃花，夾雜得如霞如錦，遊客們車馬填塞，也以這時候爲最多；宋蘇軾開浚西湖，纔築爲長堤，時人命名蘇堤，想見是表彰他的盛德；這一條長堤，從南山到北山，橫截在湖面，綿亘數里，頗覺蜿蜒可愛呢！

(二) 麴院荷風。原來南宋時代，有個「麴院」，在九里松行春橋的南首，是引用金沙澗裏的水，造麴以釀官酒的。其地多種荷花，風聲起處，荷香撲面而來，一股清涼的香味，一直透到丹田，真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

(三) 平湖秋月。平湖是指整個的湖說，湖心亭上，三面臨水，全湖的千態萬化，四周一覽無遺，如在秋高氣爽，皓魄高懸的夜裏，看一鏡平湖，簡直分不出月色呢？還是水色？這時候的遊客，宛如置身在廣寒宮裏，那裏還曉得有人間世呢！

(四) 斷橋殘雪。斷橋是白堤的第一橋，界在前後兩湖的中間。嚴冬天氣，山巔的積雪，還沒有融化的時候，凡是到孤山去探梅的，都要從這橋上過，滿眼的瓊林瑤樹，明晃晃，亮晶晶，好像是在玉山上走的一般。

(五) 柳浪聞鶯。清波門和湧金門的中間，有一條柳浪橋，橋旁種柳極多，暮春三月的光景，綠柳隨風飄拂，猶如水浪起伏一般！枝頭黃鶯兒婉轉的歌聲，極其清脆可聽。

(六) 花港觀魚。花港是在蘇堤望仙橋下的水便是。港裏的水，悉從湖中引得來，清澈可以見底，港裏面養着幾十種異樣的魚，憑欄細數，歷歷不爽。

(七) 雷峯夕照。雷峯塔是在淨慈寺以北，南屏山以西。塔影橫空，層巒縱翠，每當夕陽西照的時候，光輝燦爛，恍如一座火城。可惜於民國十四年九月廿五那一日，此塔竟全

部塌倒，如今湖上十景，少了一個，後來的遊者，未免要唏噓憑吊吧！

(八) 南屏晚鐘。南屏山的峯巒挺奇，石壁橫披，好像屏幃模樣！山脚便是淨慈寺，傍晚的時候，寺裏的鐘聲一動，滿山滿谷同時響應起來，歷時久久不息，煞是可聽。

(九) 雙峯插雲。南高山和北高山的兩座山峯，便叫做雙峯，從湖上看起來，南北互相對峙，相隔約十餘里的樣子，兩山的山勢很高，上面又多奇怪的彩雲，尤其是兩個山峯，高出雲表，所以有「雙峯插雲」的一景。

(十) 三潭印月。是湖中的一個小洲，樹木扶疏，欄杆曲折，風景極好。前面還有三個石塔，浮在湖水的上面，如果月明的夜裏，月光從塔竇穿出，便分做三個影子，空明朗映，好像湖裏面別有一湖，實在可嘆為奇觀呢！

以上所說的西湖十景而外，還有冷泉亭、飛來峯、靈隱寺、天竺山、蓮花洞、法相寺、煙霞寺、龍井、孤山等等勝跡，索性再一一的略說一下：

冷泉亭。是宋太子上禪以後散居的地方。閒來沒事，散步冷泉亭上，俯檻看遊魚，真是

瀟灑欲絕！時人有「泉是幾時冷起？峯從何處飛來？」之句，頗覺兀突可喜。

飛來峯。湖上山峯很多，要推飛來第一。峯石高至幾十丈，石的上面，生着奇異的樹木，樹根不着泥土，完全生出石外，真是奇極怪絕！前後大大小小的洞，有四五個，都是玲瓏剔透；峯的上下，刻着許多佛像，相傳是胡髡楊璉真珈（註四）所剏，並且把自己的像，也刻雜在裏面，後來某刺史斷其頭，投諸江中，真是一大快事！

靈隱寺。北高峯的下面，有個靈隱寺，寺極奇勝，寺門外的風景尤佳。晉朝和尚名慧理的，創建山門，題上「絕勝覺場」四個字的匾額。歷代不少的名儒賢者，住在寺裏，所以杭州山寺，莫過於靈隱寺的宏敞。每年西湖香汛期內，燒香的男女們，真是彌山被谷而來的呢！

天竺山。天竺因爲兩山相夾，迴旋得好像迷谷一般！山石骨立，石的上面，松竹尤多。天竺寺已經荒落不堪，中天竺寺也相髣髴，惟有天竺寺，是在天竺山頂，四面的山巒環抱，風景極其古雅。寺裏的小朵軒，周圍都是峻峭的石壁，松蘿的垂蔭，從上面掩映下來；天

「香室遠對乳竇白雲諸峯，如同屏障一般地拱在前面！極盡幽邃淨絕的神緻。三寺相去都各一里多路，晨昏鐘鼓的聲音，此響彼歇，所以有「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的詩句。寺裏道德高尚的僧徒，也頗不少，牠們瞻經念佛，相聚焚修，如同生在佛國一樣！

蓮花洞。蓮花洞的前面，有座居然亭，亭上極其開豁，登臨一覽，西湖的水光，透出一層層的光輝，整個湖的形影，猶如落在鏡裏一般！六橋的楊柳，一路上牽風引浪，疏疏落落地極其可愛！洞裏的石塊，玲瓏如活，牠的細巧，勝過雕刻，真是奇與不可言狀。

法相寺。法相寺的廟貌，並不奇麗，可是香火極盛。寺裏有個定光禪師（註五）的長耳遺蛻，相傳婦人見了，可以多養兒子，所以牠們都去爭摩頂腹，光可鑑人。從寺右幾十步，度過小石橋，再折向上去，便是錫杖泉，看去好像點點滴滴的細流，其實旱天也不會涸竭。寺僧們在泉水流過的所在，擺下一口砂缸，把泉水挹注起來，以供飲用。這口砂缸，看來年代好久，青綠的蒲苔，生在上面，足足有幾寸多厚，連缸質都看不出來，所以就叫做「蒲缸」。如果把牠剗來，製造硯池和爐足，古董家一定要說秦漢以上的東西了。

煙霞寺。煙霞寺在煙霞山的上面，土人們在寺後開岩取土，石骨盡可看得出來。從寺的右首上去，三兩個轉彎，經過象鼻峯，再向東走幾十步，就是煙霞洞。洞裏極其幽古，洞頂石鍾乳的乳汁，從上面溶溶地滴了下來；石塊天然的屋，又開闢，又光亮，好像一片雲霞，斜側地立在那裏；又像一個院落，可以安擺几筵，洞外面有一小亭，踞望錢塘江，宛如一條雪白的帶練。

龍井。走過風篁嶺，就可以看見龍井，便是從前蘇端明（註六）米南宮（註七）和辨才和尚（註八）往來的地方。山寺朝北向，寺門外種着許許多多的修竹，龍井就在殿的左側，有泉水從石罅裏流了出來，旁邊鑿成一個小小的圓池，下首更有一個方池，承着池裏都養着很大的魚，可是池水一些也沒有腥臭的氣味；池水淙淙地向下面瀉來，繞過寺的前門出走；山泉的色味俱清，以烹「龍井茶」，甘冽爽口；龍井的山嶺，叫做風篁，山峯叫做獅子；山石如一片雲神運石，都是奇偉可觀。

孤山。孤山橫絕在湖西，牠的東首山脚下，有座放鶴亭，便是宋朝處士林和靖（註九）

的故址。林處士以梅爲妻，以鶴爲子，心懷淡泊，常常做得幾首絕妙的梅花詩；如「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等句，都是高雅絕倫；他住在西湖二十年，從來足跡未曾到過城市一步；放鶴亭的旁邊，有個巢居閣，閣之後面，便是先生的墳墓。孤山之陽，有文瀾閣，建築得非常高敞，閣裏藏着四庫全書（註十）洪楊的時候，曾經損失幾冊，如今也都搜補完整了。閣的西首，有座龕樓，就是俞曲園（註十一）先生讀書的地方。

註釋：

（註一）見衡山註三。

（註二）見南潯路上註十一。

（註三）見宜昌註六。

（註四）楊建真珈，元人，世祖命爲釋教總統。發掘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及宋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受人獻美女寶物無數。

（註五）定光禪師，宋僧，本名鄭自融。十一歲出家，十七遊贛除蛟患，後遊閩，亦曾爲民除害。淳化間坐化。

(註六) 蘇端明，即蘇軾，蓋軾嘗爲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故也。參看宜昌註六。

(註七) 米南宮，即米芾，參看靈山(二)註。

(註八) 辨才，宋僧，本名徐無象，法名元淨。住持杭州上下天竺，賜紫衣及辨才之號，學徒逾萬人。後居龍井聖壽院。

(註九) 林和靖，名逋，字君復，宋錢塘人。結廬西湖之孤山，恬澹好古，不趨榮利，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工書畫，善爲詩。卒諡和靖先生。

(註十) 四庫全書，書名。清乾隆三十七年，開館徵求天下書籍，十餘年而成，共得三萬六千餘冊，分鈔七分，藏七閣以貯之。文淵閣在北京文華殿後，文潮閣在奉天行宮內，文津閣在熱河避暑山莊，文源閣在圓明園，是爲內廷四庫。又以江浙爲人文之冠，故於揚州建文匯閣，鎮江建文宗閣，杭州建文瀾閣。文源擬於八國聯軍，文匯、文宗燬於粵寇，文潮、文津皆落於日人之手，今存者惟文瀾、文源二部而已。最近商務印書館已徵得國民政府同意，影印五百部發賣。

(註十一) 俞曲園，名樾，字蔭甫，曲園其號也。清浙江德清人。道光進士，官編修。晚年以著書自娛，研究經學，穿及

諸君，著有春在堂全集。

西子湖上（註一）

孫席珍

夢影呀，你儘可離開！

你縱貴如黃金，這裏也有愛和生命在！

——哥德（註二）的湖上。

一陣又一陣的涼颼，颼颼地吹過，白沙隄上如煙的垂楊，翠縷長條，猗儺地隨風搖曳。

我們坐隻榴舫，（註三）一划一槳地在香泥（註四）浮漂的西湖水面行駛。船頭喫水微微作響。如雪的遮陽，柔泛地飛舞，水花飛濺我們的單衣。

天上堆着朵朵閑散的白雲，含有許多雨意。風氣重重，曉霧橫過樹梢。豔陽已是淳淡了，
卻似處女一般靜穆地偃臥在長隄上，夏蟬在柳叢中嘶嘶地無力地長吟。

溯洄而上，船攏三潭印月。真是好景緻！我們走過幾曲的橋，看見九獅石。

「走了這些路，也沒見那裏有三潭。」表弟煞住腳問。

「在前面，你怎麼心急呀？」王君回答，「這是放生池，池外有三塔，那便是了。每當夜靜，皎月映潭，儘清冷地徘徊，真使人煩心頓釋……」

仍是我划着船。湖水更加清了，水色樹影，處處蕭爽。我捲起禪垂的長袖，盡力地用槳。這時，忽覺得我是一個英雄。——在男人們，英雄實是光榮的稱呼。

到南屏晚鐘，正是半上晝，並不聞見鐘聲。走進淨慈寺，依舊是紅牆短瓦。有幾個進香的人，正在拈香焚燭；滿殿氤氳，四壁燦燦。深院更是闐靜，也引起我一些肅然的感覺。

爬上井臺，井泉滴滴地墮着。引統汲水，果然清淳。

走出寺門，看見四面都是青山環抱，鬢光掩映，雷峯塔轟然立着。黃鳥睨睨，宛轉地鳴噪；宛如在樹叢中理結絲桐，又似花宮淋鈴，從天外飛來一般。

此處很有倉田白羊（註五）城山之東端畫幅的風光。我有三年不來了，今得再來，不盡

依依。

到「秋風秋雨愁煞人」(註六)的秋女俠(註七)幕前，我們便立住了。我淒然想着：革命，殺頭，烏鴉爲什麼終於沒有飛到瑜兒的墳頂呢？(註八)

在故鄉，「古軒亭口」(註九)是常常走過的。來往在這樣的鬧市中，誰還會憶起有這樣一段闐然的往事，惹起闐然的意緒嗎？於是我更淒淒了。

被催促和嘆息中，離開了風雨亭，隨即看見武松(註十)的墳。他們又娓娓地講景陽岡打虎等等故事。我仍不說話。我知道，連這座墳也是好事者流替他建立起來的，文人們本慣烘雲託月，水滸傳亦豈可信爲全真？——如今想來，我也未免太「膏柱鼓瑟」了罷？

渡舟到孤山，那去處甚是蕭靜。柳蔭下有人垂釣。那種不知朝市，不解歲月，渾然自得的神氣——我祝福他永遠享樂此自由的，雲霞浮行的生涯！

順脚步到小青女士(註十一)幕前，但見雜花開徧，翠綠穠柴，如纈綵文，如鋪錦麗。真是「鶯藏柳暗無人語，惟有墻花滿樹紅」呵。儘低徊——幾尺孤塚，我來憑弔。漫擷山花拾礫

石以紀此游。人笑我痴，我又何暇理會呢？

雨花紛紛地翻舞，遠遠翠黛都迷濛了，泛灩的波光，愈是瑩綠。我們跨上層階，小坐放鶴亭上。綢衫灑滿淚痕，帽子也溼了。

姑娘爲我們烹茗。畫上梅蘭的盃，映着新綠色的茶葉，分外鮮明好看。茶味清芬，至今回味起來，似乎猶有餘馨。幾年來異鄉飄泊，久不喫這樣的好茶了；我到飲茶時，但作懷仙句！

近來的西湖太異樣了，臨湖一帶，家家的別墅小築，密似魚鱗。白堊紅磚，長廊小樓，傲然自得。看那種不可一世的氣餒，誰也太息，我到北京後，評梅女士（註十二）尙慨歎着對我說，「西子是已經西裝了。」

只有平湖秋月，古氣盎然，使我想起姑蘇城（註十三）外的情景。聽馬嘶芳草，觀水面流虹。湖水千畝，一作碧色，薄陽輕雷，想風雨又要來了。這樣的江南的風物，真是銷魂。

我最愛西冷印社，因爲他有我友S姊具備的建築美，雕刻美，圖畫美和一種細緻微妙的音樂美。那地方真有說不盡的雄壯與使人的留戀，可憫渺小的我呵，沒有文藝之神（註

十四 賜我的銀毫，豈敢描畫！

回到湖畔的寓所，已近黃昏。回首日來湖上之游，如隔一世！……夜中入夢，又到西湖。站在湧金門外，清清的湖水，照見我的青青的衣裳。

註釋：

(註一) 西子湖，即西湖。蘇軾詩云：「欲把西湖比西子。」後遂有西子湖之稱。

(註二) 哥德(J. W. von Goethe, 1749-1832) 德國文學家，為世界四大文豪之一。早年參加勞農運動，為浪漫派之中堅；後遊羅馬，轉又愛好古典。作品甚多，最有名者為浮士德，前後歷六十年始成。

(註三) 原註云：「五月中造的船，湖上舟子稱為榴枋。」

(註四) 原註云：「湖水甚淺，淤泥浮沉，相傳積自西湖廟宇歷代傾瀉的香灰。」

(註五) 倉田白羊，近代日本畫家。

(註六) 原註云：「秋女俠的詩句。秋暮已他徙，墓前有風雨亭。」

(註七) 秋女俠，名瑾，字璿卿，別字璇雄，清末浙江紹興人。嫁湘鄉王某。邑人徐錫麟引為同志。赴日遊學，提倡

女學，不遺餘力。錫麟起事皖省，瑾謀在紹馨應，事洩，均被殺。

(註八)原註云：「參看魯迅先生小說藥。」

(註九)原註云：「同前。」

(註十)見南京的顏面註二。

(註十一)小青女士，清人。初爲杭人馮生姬，亦姓馮，諱同姓，故以字稱。能詩，善音律。爲大婦所不容，置之孤山別業；有人諷以別嫁，不從，憂鬱而死，年僅十八。

(註十二)評梅女士，本名石汝璧，山西平定人。現代詩人，所作甚綺麗。已於數年前去世，葬北平陶然亭。

(註十三)江蘇吳縣（即蘇州）有姑蘇山，故吳縣有姑蘇之稱。

(註十四)文藝之神凡九人，統稱繆斯（Muse），見希臘神話。

莫干山

靜眼

莫干山居浙武康縣境，高約二千餘尺，以干將莫邪（註一）鍊劍得名。山上昔有寺院，荒廢後無人顧問，人跡幾絕。今則巍巍高廈，矗立天際，入其間者，幾不知爲中國境內，蓋歐風普被，氣象一變，山中主權，盡入西人掌握中矣。避暑之客，歐美諸國之人咸有，而以美國籍爲多。查其職業，多係牧師。蓋教會中人，生活較簡，暑中休憩之費，以該山爲廉，故西國大商巨富，都赴日本，而教會中人，居蘇滬杭甬者，咸至該山也。

山中新築之屋，約一百五十家，每家三四人，總計人數，不過五百餘人。居山又不過四閱月，而其共同計劃，自治規模，井然有序，儼然一小都落也。

其總機關曰避暑會。會中分爲三部：一司交通，凡火車輪船之聯絡，郵政電報電話之設置，各處招待之派出，對外種種咸屬之；二司衛生，如公共球場之整理，冷水浴場之清潔，及驗看牛乳等食物咸屬之；三司工程，如道路之修繕，水道之裝置，及公共屋宇之添修咸屬之。

自上海乘早車至杭，抵拱宸橋後，趁午後二時開之小輪，行一百四十里，約晚六時後，抵三橋埠。三橋埠爲一鄉鎮，亦頗繁盛。會中有招待處，雇肩輿上山，約二十五里，即抵該山，爲時

可三小時，夜未半也。自杭起程，午膳後乘輪，晚餐卽在山中；較之前之在途時間，幾縮短至三分之一，可謂速矣。

山中有莊嚴之教堂，松柏森森，蓋距種植時約二十年矣。每值日曜日，山中男女咸來祈禱，是日除祈禱外，不作他事。蓋居客既係牧師，故嚴守教律如此。

最高之峯曰塔山。舊有塔，今雖圯，猶仍其名。登峯而望，則諸峯環繞，如衆星之拱北辰；而平疇遠樹，長江大河，歷歷在目，誠壯觀也。登山之路頗險巖，而西人愛自然之美，婦女亦樂躋其頂。本年新闢一路，旋繞如螺，以便婦孺之登臨焉。

山泉清冽，而溫度極低；暑時以磁杯盛水，杯外濕氣接觸，立凝如露。山上多栽竹，泉水涓滴下漏，日光不能及，故寒冷如斯。取水之處，有啓閉之門戶，以保清潔。別引一支，以供冷水浴場之用。浴場面積約三十餘方丈，深約八尺。男女及小兒日浴兩次。旁有更衣室數間。平日有少量之水出入，日曜日則全行放去，另換清水。凡來浴之西人，年出洋一元，以供修理保管之用。中國人則無論何人，不得入浴。

西人居山中，除散步山岡，及以冷水浴鍛鍊身體之外，又於山坡之下，闢廣場八九處，以爲網球場。西面傍山，以蔽日光，東南圍以鐵絲之網。衛生部每日派人撒布石灰界線，修理極勤，而入場運動者，亦應接不暇，故年年增闢。此足徵西人之好運動，不以盛暑而改變也。

莫干山爲完全中國人主權之所，而自西人經營開闢以來，權力日增，如臨時郵政電報之設置，及滬杭火車之改變時刻，均非中國富豪所能辦到。山上各事，多由避暑會掌握之。而浴場且禁中國人加入焉。

中國人在山中，除以苦力供奔走外，若郵電兩局，藉官營之力以托足，此外則零星小販而已。有兀峙山中，爲全體西人所倚賴，而不可一日離者，則甬人所開之源泰分號是也。凡西人食用之物，咸購自該肆；且不必以現銀交易，但向上海各銀行支劃即得，故西人便之。該肆向租西人之屋，近聞有購地自建之議，異軍特起，足爲中國人吐氣矣。

山中屋宇多西人自建，中國人所有者，惟上海商務印書館總理夏印二家，而短期旅客，乃無從托足遊覽。近來已有人在彼經營旅館，名鐵路飯店，生涯亦頗不惡云。

註釋：

(註一) 干將，春秋吳人。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莫邪斷髮剪爪，投於爐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故世稱莫劍。曰干將莫邪，陽曰干將，陰曰莫邪。

普陀(一)

觀我生

普陀是浙江舟山羣島中間的一島。出甯波海口，折而南，過沈家門，橫渡蓮花洋，即抵普陀。

普陀全島的形狀，細看起來，恰像魏碑裏的「上」字。

泊船的地方，叫短姑道頭。右邊南天門，是全島極南處，此爲「上」字的贅筆，若去此溢出的墨汁，「上」字還要來得齊整。從碼頭向北直上，經過前寺，後寺，中間還有許多寺，直上佛頂山，立燈塔四望，烟雲林木，碧瓦紅牆，都在脚下，是爲全山最高峯。折而向右，經過飛沙與

直達梵音洞，沿海而行，過千步沙，白浪如山，掀天撼地，有的赤體弄潮，有的坐沙濯足。入朝陽洞，平時，登高閣，倚危欄，從海天相接處，看一九紅日，浴波而出。再沿海行，直達潮音洞，石壁裂成巨罅，大浪衝激，如千軍萬馬，撼山欲倒，使膽怯者不敢俯視，是為南部之東端。其西端，有大石支空，叫磬陀石；有兩石像龜爬行狀，叫二龜聽經。我所愛的，倒是濱海一小庵，叫古觀音洞，清靜幽雅，據說在沒有前寺和後寺的時候，早就有這個庵。全山大略遊遍了，把我所愛的，歸納起來，定為普陀五景，就是：（一）佛頂大觀，（二）飛沙晚浴，（三）高閣朝陽，（四）東洞聽潮，（五）西庵訪古。

還有，普陀的東南，有山，叫洛伽山，很像大星旁邊的一顆衛星。

其實，普陀沒有什麼特別的妙處，就為是一個人束縛在人事中間，長日忙忙碌碌，幾不知天地為何物，一到普陀，纔覺天之大，日月星辰散布太空，何等莊嚴燦爛。海之廣，波瀾之壯闊，掀天撼地，使觀者胸中鬱勃，為之一舒；山之雄深而靜穆，峯巒之起伏，怪石之千形萬態，烟雲之百變而不窮；而吾們自號為人，棲息於天地山海中間，一蟻耳，一蠱耳，看到天地山海之

自古到今空空着，靜靜着，浩浩蕩蕩着，從沒有變什麼樣子，而吾們自號爲人，纔是少年，忽而壯，忽而老，忽而死，而還在那裏爭權，爭名，爭利，還不肯趁沒有老，沒有死的時候，儘吾有限的精神，有限的時光，替人類謀些幸福，減少些苦痛，還是一天到晚，昏昏擾擾，如醉，如狂，如夢想，種種害人的法子，結果還是害了自己，有的，說種種爲人造福的好話，實際上還是害人。人個呀！倘還有一點聰明者，到此天高地厚，山深海闊的中間，看看這樣環境，怕不等到登佛堂，念佛號，一通暮鼓，幾杵晨鐘，纔得恍然大悟吧。

這種感想，充滿在遊客腦海裏，却不料和尚們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天天坐佛堂，念佛號，可是爭做當家的也有；爭不到當家，攻訐破壞的也有；做了當家，拿了錢，到上海縱一回慾的也有。話雖如此，究竟不是多數，比世俗上政治社會，總還好得多。幾個時髦的當家，在上海開設下院（註一），招徠香客，以此爲惟一政策。打水陸雖沒有杭州的盛，可是全山和尚，到香節時，居然有八千多名，平時也有頭二千名。客人到處，山坳路側，站滿了要錢的窮和尚，他們眼睛裏，看前寺後寺大和尚，怕比勞工之於資本家，還要出火哩！在大寺裏，當一個常住僧，要

算生活安定了，可是只有最粗惡的食料和宿所，施主來做佛事，念一天經，每人僅僅得小銀圓一角，而寺向施主每一名念經的僧人，須取大銀圓一圓，大和尚這樣貪，怪不得小和尚要嘆哩。

普陀山有許多留波婦人，渡海來向香客兜賣土綢。他們都是養蠶，製絲，織綢出賣的，全鄉最盛時，有機五千餘架，每家二三架，多至十幾架不等。綢每疋八十多尺至九十尺，須五天織成，每尺價一角八分，因為向來自養蠶，自製絲，自織自賣，生意還不錯。無如近年大不同了，蠶荒，須購外絲，成本太貴，因此停機改業的，着實不少。

註釋：

(註一) 僧寺有分設他處而仍隸於本寺者，稱曰下院。

普陀(二)

春 苗

普陀的極南端名爲南天門，是天然勝景。

從碼頭邊沿小沙灘過去，走入半島，全是紫色巖塊，好像是一隻大鐵牛的背脊，走路就在這牛背脊上。曲折行，幾乎有一里多長。半島以外，相隔二三丈，有一小島，山石層疊，奇偉萬分，卽南天門。要到這小島去，以前須用船對渡，或待潮退時跳躍而過，現在已築一橋。從巖石爬下去，就到橋上了，這石柱頂頭的雕獅工程精到，甚有生氣。水聲泗泗，在橋下的磷磷巖石間流過。這一帶的巖石都是斷層，由橫紋而變動到直紋，如碩大的木材，捆束堆砌在橋邊兩岸的樣子。過橋，再往上爬，稍轉，遠見兩塊大石擋住去路，上面有「萬派朝宗」的刻字，兩石中間可通行人，就是南天門的門了。

進門後就見寺屋數間，質樸無華。引人注意的是小門上有「龍眼井」三字，於是不看寺屋先開小門而入。進門碰鼻頭就是很蘊的石級，橫寬只能勉強過一人，兩邊就是高大的石壁。每級石階之窄僅能着足尖，真如登天之難，蓋這石級只是兩大石塊的裂縫，故狹窄如此。走完這石級，豁然開朗，真個如在天上了。這一塊大巖石平廣如壇，見有大小水潭三五，其

中兩個直徑各約二尺，有水終年不乾，故稱爲龍眼井。

從這石壇可以望見港口的牌坊，可以望見佛頂山所統制的全島，向外遠眺，則風帆一片浮游碧綠洋邊。從巖石而下，近水邊處有大石，據說推動他可以發聲，所以稱爲鼓石。

殿宇極簡陋，故無法留客住，但字畫很有可觀者。竹禪和尚的畫竹四張，意工均有脫俗處。普陀的前寺後寺均有竹禪畫品很多，尤以前寺的佛現身說法圖多幅爲最。這裏的屏竹四張，妙在意匠與工夫俱到，而以純熟自然的態度出之，顯得超逸風度也。竹禪的生平沒有聽到過，問幾個和尚，亦不可得。

從南天門出來，順金沙走，見一漁船泊沙邊，投錨岸上。船中烟火隱約，是在預備晚餐，想今晚就在這裏宿夜的了。

灘邊有庵名白蓮臺。因時間已晚，沒有時間去看。上石級，向東面走，將過嶺，有大石，孤立草地上，有和尚坐在上面乘涼。經過這裏，就可同時聽到山的北面的潮聲，再走，則山南浪濤漸漸消失，只聽到接近的一面的聲音了。這已到了紫竹林與潮音洞，但離住處尙有三五里，

於是我們兩人急步行走。手杖支地，得得有聲。由正覺庵邊，天福庵邊，回到潮陽洞，月光滿照窗前，滿照海面了。

次日我們走向佛頂山去。

沿山行，街名玉堂，據說是明萬歷年和尙玉堂所築，故名。至法雨寺前蓮池旁，有逸雲庵，從此折向西北，地勢漸高，這是錦屏山與雪浪山間的山壩，山壩路短而比山脊少險阻，故山路多在山壩。雪浪山以滿山白石起伏如雪成浪得名。山路甚寬，完全是整齊石料鋪成的階級。我們得勇氣的鼓勵，並無顧慮遲疑的需要。無意中回頭看時，望見林木梢頭，山海圖畫，展開我們面前。我們是居高臨下，所以海面增闊，而山後青山，從來爲前山所遮蔽者，都可看到了。遠處，朱家尖邊，素來只以爲是沙地一線者，現在知道沙灘之廣闊，而田畝村落之茂密，亦得窺見一斑。有如三歲小孩，爬上高凳，知道桌面上別有天地，大人對之，似覺可笑，但亦正可羨慕呵。

路邊又是一個化身塔，這是焚化死人的，與我們活人無涉。

半山是雷祖殿，有泉清冽。巖壁苔彩變化，其色調與花紋都是很好的畫材。

再爬上去，巖石漸漸的奇怪，題字漸漸的多起來了。山路陡轉，四周都是怪石，說他們都有慈悲佛相也可以，但膽怯的見了，被他們的怪相嚇得從石級打滾下去，倒是也有道理。其中有一塊大石上刻「海天佛國」四個大字。上面好像什麼大秤的錘子，圓錐形，刻「雲扶石」三字，他佔據周圍巖石的最高處，高而不墮。

遠望海景，更闊更好了。我們來路的法雨寺，千步沙，以及所住的朝陽洞，都清楚見到。然而這還不過是往佛頂山的半路呢。

佛頂山上有慧濟寺，與前寺後寺稱普陀三大寺。在此高山頂上，人跡稀少，而菩薩也難到來的地方，總以為是簡陋一點的了，然而高殿敞宇，石碑大柱，幾乎與前後寺鬚髯，想見當時工程之大，以少數人的意思，其勞民喪財，且非中山陵所能比擬。

慧濟寺門口有一塊新碑，刻有「鎮海李雲書太夫人然鏡照海記」。

這燈塔在佛頂山上附近小峯，名菩薩頂之上。我們從寺前小路下降，樹林深密，巖上刻

佛號，斧鑿鋒稜已去，蒼古耐玩。新種柏樹秧兩行，十年以後，當能別添幽趣了。

經草地間小路，上坡十餘丈，即到燈塔。走上石磴數級，入門，見塔周均有玻璃，中掛玻罩，避風提燈四盞，是燃點煤油者。天將暗時上燈，直至天明，四盞同時燃點。

據碑上記載，李老太太捐公債票六千元，作建造與常年消費之用，使漁船黑夜辨別方向。

塔前有屋三間，亦小小佛殿也，清潔無比，管燈塔者住在這裏。這和尚是一個歡喜和尙，成佛時一定成歡喜佛。

我們欲繞獅子洞，古佛洞，渡飛沙壩而至梵音洞。和尚指示我們路徑，而且說古佛洞可以吃飯，如果趕到梵音洞，做點心吃也還有的。

出門就見茅路，一望而知是到飛沙壩去的捷徑，於是從這小路下山。山斜而路多在巖石面上，我們兩人都滑了幾次，不過這倒增加了我們的速度。回頭看菩薩頂的燈塔，又高又遠，我們走了不少路了，然而飛沙壩的前程還是渺不可接呢。曲折泥路有好幾條，有的在傾

斜關節是鋪石塊的，卻不知道那一條是幹路，那一條是支路。遠遠望去，有圍牆，有房屋，猜想其中一個必是獅子洞了，走近去，門是關的，只望見澗水由巖石邊流入牆內，又由巖石下流出牆外。也許這是獅子洞，但看去沒有什麼必要，不值得去打擾了。再過去是真實的茅蓬，一間茅屋，屋前圍泥牆，板門靜閉，扁豆藤從牆頭掛下來，爲門前結彩。對門小溝邊是一樹芙蓉，初白後紅，滿樹花朵。門上沒有庵名，圖中亦無指示，這樣的好地方，使我禁不住想知道關閉着的內容。我從門板的條條間縫中，望見一個灰色寬袍的和尚，危坐簷下，其餘什麼也沒有。

問了和尚，知道這裏不是獅子洞。於是順着大路走。這大路就引到海邊，見到浪花飛濺，巖石嶙峋的海岸時，就到古佛洞了。遠遠海水闊處，島嶼布置別樣局陣，蓋已到了普陀山的他邊也。

我們預計在古佛洞午餐，吃了飯可以往梵音洞。

古佛洞有點奇特的，平地上是一塊石板，約有兩間屋的大，下面是空的，如一個大殿，有

石級可以下去。中供佛像，是一個和尚的乾瘦屍體。裏面不甚黑暗，因進口頗大也。

飛沙塢原是一個海峽，梵音洞所在的青鼓磊是普陀島東面的一個小島，與南天門之爲島南小島一樣。現在海峽的沙灘淤積，由風向的關係，飛來沙粒，必在此掉下，積少成多，終於使兩島相連，而成爲塢，故名飛沙塢。據說黑夜人靜，到此細聽，可聞細沙粒墮地之聲。

這飛沙塢足足有三里之長，沙粒微細，大約是將有變爲泥土的可能了；然而至今還是粒粒鬆散，毫無黏合性質，腳踏下去，沒有抵抗力，不但沙粒入鞋襪，阻止行走，而且發出了左脚後面的右脚收不回來趕上去。拔一脚，陷一脚，十足費了我們大半個鐘頭。

沙中有一小橋，下雨時必定是流成小澗，因爲這是兩山之塢，雨水從這裏流出也。沙面除無數脚印外，還有細微波紋。這裏高出海面二三丈，潮水是不到的了。這波紋當是風力吹成，與大沙漠中所有一樣。

經千步沙走回，昨日我用手杖所劃的痕跡，早已被潮水洗盡了。

午後稍涼時候，我們走過普濟寺前，到西天門去。白象庵前石級漸高，而山勢漸險，地面

大巖石上，刻一個紅色的大「心」字，大約有五丈寬，這是一個很動人的點綴。

這裏是一叢巖石，所以滿是題字。有的寫「流雲吐月」，有的是「山雲自在」，「天風海濤」。驟然間，在這石羣中，見到兩邊高大的石壁，上面平放一大塊石樑，而這石樑底下可以通人，如一大門洞，這就是稱爲「西天門」的緣故了。石樑上有橫寫的「西天法界」四個大字，而石壁上則有「振衣擢足」四字，旁邊刻「證菩提道」等等。

沿山路向西走，在山頂上有一個水潭，名爲洗腳盆。再過去，到了靈石庵，靈石者即有名的磐陀石也。這個石頭確實有點奇趣。磐陀石的底下是一塊大石頭，他的形狀像一隻大象，我不能估量他的重量有數千萬斤，但這塊石頭的周圍，大約有一百丈，而四周均是泥土，不與他石相連，上面刻「無量壽佛」四個大字。這一塊大石上面，再平放一塊大石頭，即磐陀石，所謂平放者，決不是我掣來放下，或者是什麼人雇了千萬工人扛了放下的，這一塊大石頭，不是天下生靈的力量所能移轉。他比底下的「無量壽佛」還要廣闊，兩邊懸空，中間支撐處，亦通一線光明，故兩面的人可以對望，據說用一條線可以在兩塊大石頭間平放的隔

過，這是極頂的形容而已。

石旁置一木梯，一直可以走上磐陀石。上面是一片平坦，面積之大，可以作一百個人的會議場。在這裏看落日是最好的了。山海輝耀，使人景仰。石上刻有許多字：「靈石」、「如見大士」、「佛現蓮臺」及「善財第廿八參觀音處」。因為據說觀音說法時，善財童子（註一）就在這裏聽法。

那末觀音在那裏說法呢？在磐陀石以東，就有一個說法臺，與磐陀石差不多高。磐陀石以西，有許多石峯，也被比爲聽法者，所以稱爲「五十三參石」。這數目是依照佛經上的所說，並不是真正五十三個。說法臺對面有大石高廣約十丈，推之能動，稱爲點頭石，了悟法理之意。

最有趣的是一塊巖石上有一個烏龜形的石頭，有昂首諦聽的樣子。下面巖石分裂，更像一個從底下爬上來的烏龜，項頸伸長，露出筋脈。這裏就稱爲二龜聽經。觀音說法，其感化一直及於烏龜了，這是很有意思的。

洛迦山不與普陀山相連，但他與對面的朱家尖、白沙諸島相接近。上海到廣東的輪船，以至於亞洲到歐洲到美洲大船都在這邊上經過，所以燈塔是很重要的。但燈塔是在洛迦山的尖角上，大潮時自成小島，水退則只有一溝，空手時可以一脚跳到洛迦山來。

洛迦山有四個小庵，名自在篷、觀覺篷、圓通篷、妙湛篷。他與別地方交通很少，而本島上又無出產，所以普陀更易修靜，但也更是困苦，米物要人送去，如果沒有雨水，則飲料也是要仰給別人，因為海水是不能喝的。

我們又走到短姑道頭。

據說有姑嫂同來普陀朝香，到岸時，小姑的月經來了，嫂嫂攻擊他這個短處，以前短字可以作責罵批評之意，故有「短姑」之稱。小姑不敢以污濁之身走上岸來，所以一人留在船中。潮水滿漲，船離遠，他肚餓不能得食。忽然看到一個老太婆送飯來了，手中接連不斷的投小石到水中，使水底較高，涉水到船邊來。他並不追究，就把送來的飯吃了。等到嫂嫂燒香以後回到船裏來，聽到這故事很覺得奇怪，但看了小姑吃剩的東西，確實可以證明，所以相

信是佛現化身，於是急急回到寺中再去祈禱，仰頭見觀音大士在蓮座上的衣邊還是濕的，是涉水送飯來的痕跡。從這個故事，我們知道觀音大士並不憎惡月經。

這個故事是編得很好的，可惜解釋「短姑」兩個字並不很切貼。我想，要來解釋短姑道頭，必有更明白的方法，而這一個名字，必定是別有來歷的。

岸邊有一庵，建造一隻船的形狀。這庵就名爲西方船。船尾有一條旗桿，好像西洋輪船的樣子，大概作者以爲既然名爲西方船，一定是西歐開來的輪船的樣子。此後塑起佛像來，想必請西歐人來做範型了。

梵音洞是普陀的東面極點，他是普陀勝景中最遠最難到的地方了。山路到此爲削壁所阻，只見前面一片汪洋，怒潮撼山，萬物震動。巖高三五十丈，從頂到底分裂爲二，加以灰紫的顏色，引人不可思議的恐懼。浪濤從這裂口打進去，這聲音是變幻萬分了。據說就在這巖石裂處，觀音大士常現法身，金光萬道，虔誠者可見。可惜像我這樣的人是不能看見的了。信仰佛法的人，在此燒香點燭，許願求福。信仰名勝的人，在牆壁上題名題詩，期待這痕跡永不

消滅。我們呢，沒有什麼可以安慰的。

就在這巖壁前的海水上，架橋建廟，其幽暗深邃，使到來的人沒有一個不陡起思想。從石級上去，就在這巖壁邊，還是分秒不停的聽到潮聲中，走到一個大殿中。我們照例不拜不走的走到籤筒中去抽籤。我常常抽得上上籤，而覺之總是下下，雖然照籤語中的意思是很好的，只是照寫籤的人的觀點以為是很壞的。覺之抽得第四十九籤，又是下下，他戲說，這是錯的，再來一個。抽出來以後，他輕聲的說：「又是四十九籤！」和尚聽到就走近來了，他和氣的說，這裏大士現身過，所以是每次靈驗的。

這地點確實好，但屋小不能留客住，買菜不方便，而和尚的米糧也很不容易運來。

客堂中懸掛大士現身法相，下署上海同孚路汪氏題字。汪老太以虔誠得見金光萬丈的佛相，於是他叫去的照相匠也得見到，而照相匠帶去的照相機也成了虔誠信徒，可以見到金身而照出之，深深抱愧我們不如一個呆笨的照相機。

梵音洞附近有洛迦洞，但非洛迦山之洞，地面狹小，臨崖築室，有一口井，揭蓋可以望底。

千步沙的盡頭有驪提庵，本來並不有名，但去年後山巖石崩倒，把十餘間洋房都壓到，地面上留下一塊大巖石，大得很可觀。造花園的人家，搬了石頭堆假山，我相信，從來沒有搬到這樣大的石頭。然而搬運這塊大石頭的本錢也不小了，十幾間房屋的代價呢！幸而是中午沒有睡覺的時候，沒有壓傷和尙。這一塊大石頭上寫了「飛獅石」三個大字，是李景林（註二）所寫像打拳樣子的字體。這名字取得很不壞，有了一個好名字，一件故事便有人傳誦了，藝術家就是常常被人這樣利用的。可惜這個飛獅是死在這裏了。這故事是菩薩頂管燈塔的歡喜和尙告訴我的。

註釋：

（註一）善財童子，佛弟子名。曾於東洋紫竹林參觀世音，乃第二十八參，為五十三員善知識之一。

（註二）李景林，河北靈強縣人。曾任直隸督軍。精於拳術，後供職於國術館。現已逝世。

雁蕩山

趙鑄

海內諸名山，雁蕩最後出，而最奇秀，亦最僻遠。其脉由仙霞嶺東南經慶元，涉瑞安，抵青田，而爲溫州之隱蕩山。古稱東甌三雁，曰南雁，曰中雁，曰北雁。南雁在平陽西南百里，中雁在樂清西三十里，北雁在樂清東北九十里。三雁以北雁爲魁，北雁以二靈爲最，其中有十八刹焉。

雁山高三十里，周圍一百八十里；東盡樂青之境，西距白巖，南距玉環山，北距蒼山，東西各分內外二谷，以馬鞍嶺爲之界。自樂清來者從西入，余自黃巖來，則從東入也。過盤山嶺，至絕崗頭，奇峯突兀，聳立天際。經大荆驛，石骨亂拔，尖者筆立，方者笏整。石門潭在驛之西，雁蕩東外谷之門戶也。自驛五里，抵章義樓。向西里許，則見野藤莽木，老松嫩篁，俱爲溪光映發。山肩之上，蘄露一巨石，背袈裟，合掌向內，傍立石如闍黎，（註一）附耳而談，大有送客之意。同行人指之曰：「此乃老僧巖也。」

由老僧巖向西二里，上石梁洞。洞寬十餘丈，可容千餘人；石汗滴瀝如雨，石梁橫跨其間。緣石梯而上，躋禮佛壇，有三石佛，巋然蒼莽間，若相似而行，比肩而語，不知其高幾百仞也。再行三里，躋謝公嶺，則海枯天泣，眩怪狂走，行者歎絕。過雷巖，在南山之陽。看大襍頭小襍頭，式如前清之朝冠。頂有靈峯，上合下開，削立雲表，宛然在望。雙筍峯纔解籜數日，跌坐其下。觀照膽潭，名不佳而實則相副。北望空懸一瀑，下作三節銀河，滾落幽谷，時正梅雨，雲來侵瀑，明暗萬態。靈峯寺僅一草堂，棲窮佛。僧持雁山茶，烹潭水，則滴滴有如玉漿焉。

從靈峯寺側，上羅漢洞，又名靈峯洞。力步五六層，凡六百餘級，再入萬山積塞。洞正對兩峯中，天如一櫬，玄冰盪起，寒絕奇絕。洞中奉大士，（註二）傍列尊者。上有水瀝方池，鑄爲浣心處。洞高且深，入洞則雲來襲人，苔暗草軟，時時侵軼。下洞舉步益艱，而同人跳跟洞中大呼，聲潑潑然，折轉如線，片時乃墮壑口。出經響嶺頭，大樹數十株，多不知名。數家圍山寫壑，汲乳耕雲，坐臥俱遊，桃梅作曆，眞世外桃源也。

再尋淨名寺，久爲茂草。但星橋無恙，水簾洞又名水簾谷如玉絲珠顆，景甚奇麗。過聽詩

巖巖，巖形如一老翁，屬耳於垣，似聞大江流日夜者；或曰風打山眼，颺過如金僕姑。（註三）詩當作矢云。

至響巖，其巖數穴，扣之則聲震山谷。自是以往，壁壁夾立。再去數里，乃入靈巖。靈巖西接紫微嶂，谷內兩巖對峙，作獅虎狀。入谷里許，豁然中拓，崇巒怪石，森列萬千。上有巨巖橫展二里許，壁立干霄，紫翠層疊。正面曰平霞嶂，嶂下曰玉屏峯，左曰展旗峯，又曰天柱峯，約俱數千丈；右肩曰卓筆峯、雙鸞峯、玉女峯、獨秀峯，約俱千餘丈。峯間瀑布直下，曰小龍湫，高三千尺。瀑從谷底捫崖而上，直造湫側，方見瀑水從空噴落，不著崖壁，煙霏霧捲，迴翔而下注於潭，亦能飛騰，四出射人，可謂奇巖。第爲大龍湫所壓，使在他山，居然第一流矣。

至天柱峯，平地矗起，孤圓削直，絕無牆壁，衆山不能無愧色矣。予輩對大主人，又對長河，直寫胸中，鑿通萬里，亟喚酒令炙，而雲來爭坐。予卽却走。僧侶或尼之，未及山門，而大雨如注矣。膚寸卽合，不可不習山家行藏也。飯罷，逢響僧，言龍鼻水津津焉。遂持傘着屐，從淨室取危徑，篋寶屯塞，石齒确礮，草花甚多，一片寒綠。老僧引路前行，約里許始入谷。脚邊俱南星草，笑

蓉葉，夾藤牽蔓，腥濕疑雨。巖上浙瀝，似覺天漏，綬手急足，強挽上始至洞。仰視則見一石龍從西南峽中，繞出洞頂數十丈，鱗甲蟬蛻，垂瓢大一鼻至洞尾。鼻二孔，一孔通滴泉入方石中，又舒一爪護鼻，俱古銅色，膩滑不知是石是龍也，毛骨爲一粟張。而隔峽龍湫，湫聲如海戰，又如雷轟電掣，意是石髓之流動也。洞口正對玉女峯，鏡中蟬娟，朝朝以洗頭盆，掖龍液，恐箭括湫隘，難爲十丈蓮花步也。卓筆峯尖勁有力，獨秀峯昂藏自上，顛有百尺之松。四隅天削，有覲面永嘆而已。

安禪谷天聰洞俱奇，盡不得上。出白雲寨，渡錦溪，展轉雲壑，左顧右盼，飛泉甚多。經版障巖，如一派流霞。望觀音巖峻絕不可攀，於是走石門寺廢基，看常雲峯，峯似雲耳。過道松洞，洞以羽客得字，經瑞鹿遺跡。石馬峯啣吻嶽嶽，安得浪指爲馬。沿洞有大峯曰千佛巖，人立而怒，對壁爲連雲障，障上開二小錯，似蟹足。稍入洞，有剪刀峯，分開千仞，一若欲剪青天也者。對壁有兩穴，名閻王鼻，大似虎頭虎眼。稍進爲龍湫奄故址。行西折北，則入大龍湫矣。大龍湫高約五千尺，水從崖中瀉下，望之若懸布。隨風作態，變幻無常，或如散沫，如驟雨，如飛雪，如輕煙，或

飄轉斷續，或左右飛散，或直下如建瓴，或屈曲如蜿蜒，或細瀉如中琴筑，或大注如撼震霆，種種奇態，不可名狀。

龍湫之前有宴坐峯，峯下有亭，曰宴坐亭，亦名詎那亭。亭後有觀不足亭，亦名忘歸亭，其亭內觀瀑布，外觀奇峯，真可謂一生觀不足也。湫頂則爲蕩湖，湖方十餘里，水常不涸。雁之春歸南海者，常留宿焉，故曰雁蕩。路久荒塞，遊者鮮知，卽山中土人亦罕至也。相傳湖不甚深，內多蘆荻，瑟瑟常似湫容，卽酷暑冷如也。

還從錦溪出壑，行七里，過古塔寺，僅有華陽洞，不及登。所謂梅雨巖星飄珠濺，頗爲龍湫所掩。卓刀峯似一七首，而含珠峯弄瓦於夾谷之中，似從大龍湫盜睡驪者。踰數溪，至龍仁寺。雁山萬水奔呼，至寺後忽停靜如凝澁。從左嶺邊下，一谿頭瀉八尺水屏，聲聲玉珮。出行春橋入寺，望火焰峯不可響邇，戴辰峯則手可以摘星矣。燕尾泉裂玉飛潭，時生空霧。看大鏡一支，可飲千僧，云是宋官家物，意當年梵宮鼎麗，遊屐必多，而今不能無銅駝野棘之感也。於是從筍竹澗，上丹芳嶺。舊傳筍竹澗，康樂（註四）開山止此。山水有緣，顯晦有候，豈圓錫之所得取。

者。

過四十九盤，一盤一勝。再抵大美蓉街，古稱花村鳥山，雁蕩西外谷門戶也，而雁蕩之遊盡於此矣。

雁蕩奇峯，百有二焉。或一峯而數名，或數處而多洞，無不像物成形，窮其變化，直如天造地設。故騷人墨客，遊覽不絕。余有所感，重作此遊，亦能彷彿得其皮毛矣。

註釋：

(註一) 關黎，亦作阿關黎，梵語，謂僧徒之師也。

(註二) 大士，即觀世音大士之略。

(註三) 金僕姑，謂良矢也。魯人有僕忽不見，旬日而返，曰：「臣之姑得道，白日上升，昨降於泰山，召臣飲，不覺旬日，臨別贈臣一金矢，據謂此矢能宛轉射人而復返於竿。」試之果然，遂以金僕姑名之。自後魯之良矢，皆稱金僕姑。

(註四) 康樂，即謝靈運，南北朝宋陽夏人。謝玄之孫。博覽羣書，詩文俱工。為永嘉太守，遨遊山水，輒旬日不歸。後

爲臨川內史，又徙廣州，亦復如是。旋以事棄市。嘗鬱封康樂公，故世亦稱謝康樂。

福建瑣記

張遵旭

福建械鬪之風甚盛，積習既久，頗難改除。小而破產，大則傾家敗身。聞其械鬪之時，各聯合數十姓，聚衆成隊，儼若對敵，戕命殺身，恬不爲怪。

迎神祀鬼，亦較他處爲盛。福州於每年六七月之間，爲張鍾劉史趙五帝出會之期，屆時善男信女，盈盈滿市。會期約月餘，最終之日，送神至南台，綑巨舟焚之，謂之出海。其間如放生、焚紙、焚香，所消耗之金錢，數達巨萬云。

廈門婦女，近來猶有纏足者。父老相傳，廈埠一帶，昔時風俗不佳，朱文公（註一）治漳時，厲行其愚民政策，提倡纏足。當時人民，受其感化之力頗大。現婦女所著之履曰文公履，手持之杖曰文公杖。（足小不能行，故持杖，現易以洋傘，故廈門傘棹多鋼鐵製也。）門懸之簾曰

文公籬。福州則反是，天足赤股，作事活潑，體格強健，不亞於歐西之女子也。

福州婦女之首飾，除戒指、手鐲等物外，更有腳鐲、耳環等，其徑甚大。頭飾簪三枝，長各八寸餘，形似刀，福州人名曰三條簪；外省人睹此咸以爲怪，因其簪似刀，故名其人曰三把刀。每清晨由城門遠望，三把刀燦爛之首飾，恰如羅馬時代之軍隊行列。蓋城內所需之米菜及城內污穢物之輸出，皆賴三把刀爲之也。

閩人呼男子曰唐補人，呼女子曰諸娘人。考古家謂閩爲唐時之無諸國，爲唐所滅，男子屠戮殆盡，乃移唐人居之，以補其缺，故名之曰唐補人。又當時無諸國之女子，免遭殺戮，故曰諸娘人云。

閩省下府一帶，迷信風水。山峽或石孔中，往往置有高約二尺許之陶器罐，類似小缸，名曰金甌，中置枯骨。據云凡人葬埋後，遇其家庭有不幸之事，或屢出死亡之災者，必咎爲祖先葬地之誤，另掘出置諸罐中，擇一風水地重葬之。予於某日游鼓浪嶼，見罐數十拋置山傍，視之則白骨纍纍，令人髮立。

花、茉莉等，既屬特產，價均廉宜。曾聞尤溪一帶之蘭，徧山皆是，僅費勞力移植之，便供清賞。又茉莉盛開時，一錢可購得盈掬，誠香艷國也。

德化磁器，質地潔白，色澤光潤，其磁土不似景德鎮之近似淡白色者。聞附近寄食於斯業者，約有四千人以上。每年出品共約值銀三四十萬元，惟因交通不便，製品未能輸出，殊屬憾事。

永春州之紙織畫，亦福建特產物之一。無論山水花卉對聯，皆可編織。其經則以原物之畫或字，緯則用白料紙，編成後甚爲玲瓏，遠視之尤佳。惟製造者祇李桂亭一家，聞氏嚴持獨藝主義，不肯傳人云。

福州廈門所用之銀元，俗呼之曰亂板。蓋通用之銀元，凡經一錢鋪，卽蓋一鋼印，鋼印愈多，愈能表示其錢之真實；然貨幣之形態既變，銀色之損失復多，最甚者則成橢弧形，花紋字樣，均不見矣。

福州人口號稱百萬，有戲園兩處，卽南台之瀛州，城內之商場，尙非日日開演。酒樓之太

者，以聚春園、三山座，別有天爲最，洋食惟順記一所耳。廈門則有天仙、羣仙、中華三園，其內容與福州等。酒樓則漢光樓、東園爲最。其他如旅館樂戶等，凡近似公共休息或娛樂之機關，類皆使人却步。此就廈門一隅而言，省城則自新道路開通後，已大改其舊觀矣。

廈門普通請客，多用燕菜席。資燕窩多由南洋輸入，價頗適宜，品位約分三等：上貢頂莊每斤三十六元；中莊暹燕每斤三十二元；下莊白燕每斤分十八元十二元兩種，最低之價，每斤僅十元之譜云。

福建鑛產極夥，如煤、鐵、鉬、金、銀、銅、鉛、鋅、錳、水晶、磁土、滑石、螢石、石灰等皆有，而獨以煤、鐵、鉬三種爲最多。惜目下全部蘊藏地中，已開採者僅十數處，多用土法，雖有十數之鑛產公司，然皆係小規模之組織耳。

壽山距省城七十里，多美石，瑩潔如玉。其品以田坑爲上，水坑次之，山坑又次之。其種類及名稱亦極夥，如田黃、牛角凍、艾綠腦、凍白芙蓉、杜陵坑、月尾紫、竹頭青、白高山等。近來凡遊此地者，多爭購之，以爲好古家絕妙之寶品。加以產額有限，以致其價格較往時增加數倍云。

距福州城東約三十里，有鼓山，屹立江濱，高十五里許，廣袤數十里。頂上有大頂峯，常帶雲雨之氣。登高一望，附近形勢，瞭然在目。山中景色，尤美不勝。如神泉、忘歸巖、石鼓巖、雙髻石、湧泉寺、靈雲洞、將軍石、仙蹟石、蹠齋橋、龍頭巖、水雲亭、獅子峯、香爐峯、乘雲嶺、鳳池山、白雲洞等，皆鼓山著名之勝景也。

福州城內有三山：其一曰屏山，亦名越王山，在城北，周圍數里。其東麓名冶山，有歐冶池，亦名劍池。昔越王允常（註二）聘歐冶子（註三）造名劍於此，故有此名。西麓烏牧山，南麓有越王之飲馬池、琴石、金鷄井等。山嶺有環峯亭、勝會亭，城跨山而過，築有棧樓，即今之鎮海樓是也。其二曰烏石山，在城之西南隅，唐天寶八年勅名開山，宋時改稱道山。山上有三十六奇，即陀塔、放鶴亭、觀稼亭、坐禪石、天台橋、仙井、宿猿洞、金剛石、般若台、初陽頂、百道階、鷓浴池、道山亭、華嚴巖等。其三曰九仙山，又名于山，在城東南隅，與烏石山對峙。漢時何氏兄弟九人仙居於此，因以命名；又越王每於九日集宴於此，故亦名九日山。山上有二十四奇，如平遠台、野意亭、熬頂峯、煉丹井、浴鴉池、磊老巖、躍馬巖、喜雨台、九日台、仙人牀、龍舌泉、龜池、集仙巖、金積

閩然台、琴台、青年洞、醉鄉石、金粟台等。此三山皆爲省垣名勝之區，足以俯瞰全城。西門外有西湖，名勝地也，今已改爲西湖公園。山光靈輿，風景宜人。

福州東門外一帶多溫泉，浴之頗宜心神。如萬安泉、六一泉、聚仙泉、三山泉、仙沂泉等，不下數十處。泉旣溫美，附近景色亦佳，如能以新式方法經營之，誠佳境也。

廈門風光幽雅，奇山嶂巒，巉巖怪狀百出；附近形勢，尤堪賞愛。其名勝有醉仙巖、萬石巖、太平巖、碧山巖、壽山巖、白鶴巖、觀日台、月寒洞、白鹿洞、望高山、鳳凰山、南普陀寺等。附近島嶼極夥，如鼓浪嶼、寶珠嶼、嵩嶼等爲其大者；尙有十二嶼，卽以十二象命名。鼓浪嶼名勝亦頗多，如鷄冠石、鹿耳礁、劍石、日光巖等。日光巖原名晃巖，後鄭成功（註四）東渡至日本，登日光山，見其風物之作，歸而改稱日光巖云。

廈門有八景：曰鼓浪洞天，萬壽松聲，虎溪夜月，鴻山織雨，龍湫塗橋，金鷄曉唱，白鹿含烟，萬笏朝天。

註釋：

(註一) 朱文公，即朱熹，參看廬山(一)註四。

(註二) 允常，春秋時越王，拓土始大，與吳王圍廬戰而相怨伐。

(註三) 歐冶子，春秋時人，善鑄劍，越王聘之作五劍，曰湛盧，巨闕，勝邪，魚腸，純鉞。後又與干將為楚王作三劍，曰龍淵，泰阿，工布。

(註四) 鄒成功，明鄭芝龍之子，初名祿，字大木，唐王賜姓朱，改名成功。芝龍降清，成功遁入海島，據南澳，桂王封爲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進攻舟山及福建諸府，軍勢大振。取台灣爲根據地，奉明年號。成功卒，子經立，經卒，次子克塽立；康熙時爲清軍所破。

福州

杜重遠

由廈門來福州，船行十八小時而至羅星塔，港灣水淺，大船不克入，又改乘小輪，越一時而達福州城。此地語言奇特，如適異國。

福州人口繁密，街市甚長，生產事少，消費事多，加以苛捐雜稅之結果，生活程度幾與上海相伯仲。滿街懸掛「拍賣」之招牌，商家苦痛，不言可喻。據云舊例每月初二及十六為商家履行信約交款之日期，今歲此種多年之慣例已無形打破，經濟衰落，危機四伏。

福建造紙廠為福州最大實業之一，經理陳希慶君，留學美國專攻紙業，復到德法瑞士各國考察多時，三年前歸國欲舉斯業，求資於華僑，由各僑商零籌集資至百萬，是為此廠開辦之始。福建產竹與草，為造紙之最好原料，至紙屑破網，向為廢材，或售於日本，今皆為該廠所收用。廠臨海濱，運輸極便，實天然一造紙區。現在所出之成品為白官紙，包皮紙，及信紙等，若改造報紙時尚須添資四百萬，是須視該廠初步之信用如何。

製紙之外，福州較大之實業只有電燈公司，資金一百二十萬圓。該公司以原有機器馬力不足，近又購一新機，馬力較前為大，除供給全城電燈之用外，復置一農場為研究農村電化之用，誠佳事也。

福州有惠兒院一處，專收貧苦無家之孤兒，教以工讀。其取生最大條件即擇其最貧而

最苦者爲合格。學生入校後一切飲食服用皆由院中供給，所學課程與普通學校無稍異，每歲全城各校有會攷一事，此院學生輒列前茅，可見人貧而志不貧也。工廠之工作分縫工，漆工，藤竹，草工四科，近更注意於蠶絲一事，惟範圍日廣，需款孔多，雖有銀行家及慈善家設法接濟，現尙負債至一萬五千餘圓。

福建博物研究會亦爲福州極可注意事業之一，會長曾君，副會長林君鑒於全國博物標本咸購自東隣日本，痛利權之外溢，展製造之天才，收集珍禽異獸，一面豢養，一面仿造，居然與購自外洋者無稍異。製造愈多，興味益濃，於是飛潛動植，五金石鑛，無一而不收攬，無一而不仿造，儼然一動物園一博物院焉，補助於教育之進展處，厥功甚偉。中華書局及科學儀器館皆爲該會之重要主顧，福州各學校皆以該會爲標本室，一般民衆亦因之增長識見不少。

福州人民之迷信較漳廈（註一）爲尤甚，每年廢曆七月間除舉行『普渡』之外，復有『出海』一說。即福州各廟備有大小竹木編製之偶，外穿鬼衣冠，內以人肩之而趨。一個

大者身高丈餘，小者身高三四尺，名爲七爺八爺，專司驅鬼之用。每當夜深人靜，七爺八爺出街尋鬼，其實人在其中舞舌弄眼，作出種種怪態，小者導前，大者擁後，意爲街中諸鬼皆被誘去，然後至海濱一船，其船係有人預先備好者，船中置有各種器物及各項食品。七爺八爺將所有之鬼一齊送至船上，將船放至中流任其所之，則船中之鬼皆以爲此中『樂不思蜀』（註二）矣。是爲『出海』。然有時海風大作，該船被阻靠岸，則岸上居民必大呼『倒碇』，手足將無所措。噫！民智如此，可笑亦復可憐！

註釋：

（註一）漳廈，即漳州廈門。漳州舊治即今福建龍溪縣。

（註二）三國時蜀漢既亡，後主劉禪舉家遷洛陽，司馬文王與劉禪宴，爲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爲之感，而禪喜

笑自若。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

廈門一瞥

杜重遠

廈門爲吾國一重要海港，握漳泉（註一）之利，當港滬之衝，南出南洋，東達日屬，水深港靜，絕少礁石，一萬噸之輪船隨時可以出入，實南方之青島也。鼓浪嶼位於對面，僅隔一衣帶水，浪靜風平，往來極便，列邦之僑商，吾國之富室，多以此爲居住區，以其風景幽美，地方靜雅也，然面積狹小，人烟稠密，前途發展無大希望。

廈門據禾山海島之一隅，在昔市政未興時，市廛湫隘，臭穢不堪，外人譏諺中國街市之腐敗，輒舉廈門以爲例。五年前粵人周君醒南來掌市政，憤國人之頹惰，痛外族之輕侮，廢頹垣，修馬路，遷荒塚，造公園，其間障礙橫生，責罵并至，弗顧也，不數年間，樓房櫛比，道途坦平，光華燦爛之都市居然實現。周君建設之功，可謂偉矣。

廈門市政既有端倪，周君更進而計劃禾山全島之墾田與造林二事。蓋禾山全境山地有十六萬餘畝，田地有十四萬餘畝，徒以政府昧於生財之道，人民狙於苟安之習，致令荒田

纍纍，章山灌灌，利棄於地，可慨孰甚？周君博採苗木，詳辨土宜，築壩鑿河，蓄水禦旱，預定八年之內，地無荒廢之田，山盡森林之藪，每年增多產物，可達三百四十萬圓，現已按定計劃，切實進行。

中山公園爲廈門新建設之一，園址在思明城東北隅，西接魁星河，東聯妙釋寺，道畧出其南，溪岸障其北，南北長兩千一百三十四英尺，東西寬一千零四十六英尺，山勢聳拔，河水蕩漾，形仿北平農事試驗場（註二），而風景則實過之。園中設體育場，動物園，圖書館，博物院。此外有船廳，有水榭，有華表，有像臺。三河匯聚，兩溪長流，短橋十，長橋二，縱橫交錯，布置優美，需費已達八十餘萬圓，而未成工作，約計二十萬圓許，規模之大，建設之精，在國人自辦之公園中，可稱巨擘。

廈門大學亦廈門特殊建設之一，校址在廈門之西部，依山濱海，形勢殊佳，地面積約三百畝，環高而中平，規模宏大，設備完整，爲全國私立大學之冠。校董陳嘉庚先生，廈門著名之華僑也。此老性甚慷慨，好善樂施，十年前以南洋各業發達，獲利頗鉅，乃出其盈餘，建廈門大

學及集美、商業、水產各校，資金前後逾千萬。惜此老非科學中人，所用者又多非其選，致有費款多而成功少之謂。然以一商人而有此懷抱，亦國人中之難得者也。各校皆在假期，惜未能入內參觀，僅在大學部之標本室中看見四目之胎兒，兩足之胎馬，及一千九百九十五歲之老松。

註釋：

(註一) 漳泉，即漳州泉州，皆福建舊府名。漳州舊治，今名龍溪縣；泉州舊治，今名晉江縣。

(註二) 農事試驗場，今改稱天然博物院。參看舊都紀遊。

廈門名勝

周萍

廈門島一稱鷺江，周三十六里，閩南雄鎮也。市廛櫛比，海舶輻輳，官署星羅，軍警林立，繁盛直甲全閩。顧生活程度之高，幾陵駕平津而上。而居民以里巷生計爲難之故，轉激其冒險

進取之特性，恆子身飄流於南洋羣島一帶，從事苦力，進而經商；比其返也，率擁鉅貲，稱富翁焉。島中雉堞荒蕪，道途泥濘，近雖力加建設，然仍不足供遊騁之資；西南一隅，闢爲商埠，規制偏隘，迥非津門滬瀆之比。是以旅寄此間，輒忽寡樂，意緒無聊。然其部多山，梵宇禪林，恆河沙數。（註一）春秋佳日，訪勝探幽，未始非一消遣計也。余南來於茲三稔，公餘輒偕二三朋輩，徜徉於山水之間，爰就遊蹤所及，紀其大略，以餉閱者。

南普陀山在廈港，暑物清幽。汽輪進口時，攀銅橋可望見之。冠以南字者，示與定海縣之普陀山有別也。山有大寺，寺同山名。彌勒當門，笑顏納客；金剛負壁，努目瞋誰。大士殿結構尤見精妙，雕刻備極崇侈。士女絡繹，香火甚盛。寺後林木葱鬱，亭榭爽塏，峭壁洞天，不知九夏。余嘗冒暑乘舟，一探此清涼世界焉。

白鹿洞山雖平淺，洞卻深邃。上有古剎，雲木沉沉。相傳鹿洞含煙，爲鷺江八景之一。會當烟雨一臨，躬領斯勝。

從白鹿洞而上，穿石峽可達虎溪巖。相傳昔有山僧搏虎於此，故名。萬松影裏，擁出寺樓，

清磬紅魚，消人萬念。正殿之左，塑虎肥之，皆裂吻張，厥狀至可怖。老僧謂余：「每明月三更，樹聲謾謾，一望泥虎，爪牙欲活，一若躍竈而出，未嘗不股栗而怯步。」林表有路一綫，上達巖巔，惟石欄半折，趑趄不敢前，未獲窮千里目也。今寺駐軍，遊人絕跡。

頤園築於虎巖鹿洞之麓，引泉成池，疊石爲山，臺榭三五，點綴其間。前有圃一畦，遍蒔花卉，種類之珍奇，爲東西洋所不及。略一品題，兩目爲胸。每值良辰佳節，冠蓋如雲。蓋主人固海外富賈，藉口好客，內交官僚。諸所宴集，俗不可耐，不如夕陽西匿時，踽踽來遊之可樂也。

鎮南關距南普陀不遠，亂山迴曲，棧道如綫，爲前代屯兵之處。今則白楊衰草，荒塚累累，劫後河山，空存陳迹而已。

榕林別墅離城里許，一簾花影，半閣榕陰，捧袂當窗，饒有清趣。今基督教青年會在焉。

醉仙巖在虎溪巖北。曉漱初旭，樹影婆娑，涉足於荒榛叢塚間，漸通石磴，俄見巖穴，穴深數尺，有泉湧出，味冽於釀，登爲池，上祀九仙，醉仙之名取此。由巖東拾級而上，抵天界寺，廟貌無甚可觀。第層巒聳於後，大海朝其南，憑窗一眺，胸次悠然。

獅山高可插天，余曾陟絕頂，高詠「萬方多難此登臨」之句，覺天風習習，山靈爲避，亦足豪也。俯瞰全島，宛若蕈形，商埠所在，適居蕈柄，而蕈傘全部，悉爲山脈所蟠據，惟西北一隅，地勢平衍，民居稠密，似與大地聯。果爾，則孤懸之海島，一變而爲附陸之土股矣。滄桑之感，良有以也。

萬石巖崛起於獅山之陽，最高處鑄「萬笏朝天」四字，風雨剝蝕之餘，幾難辨識。下有寺，卽名萬石巖，殿宇褊仄，流憩亦佳。寺前一石仰臥，間突出如臍，書一「噫」字，恰妙。歷階而下，漸聆泉聲，泠泠盈耳。左右羣石累累，如晶盤中異蘋果。間有一峯，巍然而微曲，曰象鼻峯。迤此徑愈曲，石愈怪，而境亦愈幽矣。前通石渠，流水淙淙，擣衣之婦女塵集。木葉曳地，野花欲燃，可觀也。

太平巖亦獅山名寺之一。以構於太平巖之隈而得名。中有亭翼然，八窗玲瓏，萬花掩映，足以引人入勝。第往往雙局白板扣之弗應，不識老僧何往，亦未見有言師采藥之童子也。百武外，有鐫「眼中滄海」四字者，字大於斗，書法亦不惡，斧鑿痕甚新，及觀署名，知爲海客黃

某迤西，有澎湖陣亡將士祠，遺碑屹立，棟棟都傾，千載忠魂，恐不戀此。惟有懷古人來，一憑弔夕陽下耳。

廈門四周，島嶼密布，如衆星之拱北辰；就中以鼓浪嶼爲最邇。自前清末葉，闢爲租界，非復我有矣。由廈至嶼，一去來不及半小時，交通稱便。各國領事署及西人住宅在焉。華人之厭廈埠湫隘者，亦多僦居於此。嶼中街衢寥廓，花木離披，名勝之地，首推日光巖，亦稱晃巖。日光云者，卽晃字所分析也。頑名嵯峨，有牛山濯濯之憾。其上爲鄭成功（註三）水操臺故址。西風獵獵，荒草離離，舊壘淒涼，愴然憑弔。今黃氏結構敞青別墅於此。去晃巖約半里，有林氏之菽莊，短籬迴護，野意蕭然；中有假山，拳石層累而成。複室四通，螺旋而上，遊此者，如身入八陣圖。（註四）茫茫然不稔其何從入而何從出，真刻意經營之建築物也。

註釋：
鷺江之勝，此僅一斑。閱者取其風景，而略其文詞可也。

（註一）恆河沙數，謂極多之數也。按恆河（Ganges River）爲印度之大河，兩岸皆沙，故取以喻最多之數。

(註二) 隨發聲詞。梵呪多用之。

(註三) 見臨建錄註四。

(註四) 八陣圖，三國蜀諸葛亮推演兵法而作。今四川奉節縣西南及陝西河縣定軍山下，皆有八陣圖遺跡。在奉節者，係秦細石爲之，各高五尺，廣十圍，凡六十四聚。

廣州（一）

崇瑤

我向幾位朋友在匆忙中離開上海，經了七日的海上生活，才到了廣州，我們久仰着的南國，憧憬着的革命發源地。

一離開上海，什麼都覺得不便當，尤其是言語，雖然我不是上海人；路上經過廈門，汕頭，香港等處，我們吃了不少的虧。

終於目的地到了，所以大家都感到興奮與快樂。經了一陣的接洽，我們住定在河南機器總會。

首先第一個印像映入我們眼簾的，便是廣東人組織能力的表現，大規模的工會中的各項井井有條，各部份工作，如印刷廠，夜校，劇社，娛樂等等，在在使得我們滿意。其次便是有秩序的精神，這是由各方面見到的，比如坐船渡海，上車下車等，隨時可使你如此感覺到。

原來廣州是分做兩部份，一面叫河南，一面叫河北，這是爲了珠江經過，所以劃爲兩部

了。河北就是廣州市，河南到河北，是有小船可坐，或坐電船（上海叫汽艇）亦可。前者是銅圓一枚，後者三枚。上下船是有一定的，下岸的人未完全登岸時，上船的人都不得入船。這種秩序很好，行時絕不擁擠，也不像上海的爭先擁後。買票也是一樣，我每天跑來跑去，至少七八次，從來沒有見過一回吵鬧爭鬪的事。

就以我們坐船而論，如果在上海，你陌生人一定會吃虧而被敲竹槓（註一）的，但是在廣州我們叫了好幾次的船，講定的價錢就是了，一點沒有敲竹槓，並且什麼搬東西等都在內，一點也不囉嗦討厭，敲竹槓的地方實在很少。

在廣州市政本來有名的，所以關於其他市政方面的，這兒不多談。不過馬路實在是寬大，多，處處都是柏油路，最有名的便是永漢路等，那也是熱鬧的中心區域，其次如長堤馬路，就在江邊，先施公司及大新公司，同樣地像上海一般高聳堅立着。那紅綠的電燈，熙攘的人們，熱鬧的店鋪，正與我們置身上海無異，除了所講的話聽不懂而外。

那最使你奇異同時也使你永不會忘記的，便是無論在什麼地方找不出一個乞丐，絕

對的找不到像上海這樣多要錢的叫化子。這一點不能不推他們辦理市政者良好的結果。嗣後我們到社會局參觀，那位伍局長親自出來接見，很客氣地告訴了我們許多的事情，原來他們辦有救濟所，街上一切游民，無論男女老幼等都一齊弄進去，教養並作工，現在設有好幾處，還容了六七千人，爲了時間關係，我們未去看。此外又有平民教養院等也似乎一類的性質。他們辦了一種說是別處沒有的『婚姻註冊』，爲的是保證合法婚姻起見。章程上訂有，凡婚姻註冊者得借該局大禮堂爲禮堂，所以我們看見了許多結婚的伴侶的像片高掛在四壁上，起先我們還莫名其妙哩。

復次是交通方面，最通行的便是公共汽車了，據工會裏說有十一路，每天有一百多輛來往。廣州的道路既好，而車子又好，所以行駛很安適，我們由倉邊街到黃花崗，那是鄉下了，離城很遠，然而時間却很快，比上海的租界裏公共汽車還要舒服，上海華界的真是望塵莫及了。車資呢，不論遠近都是一角，並不像上海那樣的麻煩費事；停車站是沒有的，隨時隨地都可上下車，方便之至。電車沒有軌道是安好的，據說是營業不振不開行了，但我們也沒有

間得真相。其他的就是黃包車了，車子都較上海好。我們很少坐它，因為第一言語不懂，第二在馬路上游蕩也是我們樂願的。

在每條馬路上，除了立在路中心指示來往車輛的警察外，還有一種警察，每隔一條就有的。前者是叫交通警，專門指示路綫等的；後者叫學警，是經過了二年的訓練所學習方出來擔任的，管理巡查路上一切事件，我們每當找不到路的時候，便去問他們，有的能夠說普通話，有的不能，大都很客氣向我們指示。

關於娛樂方面，有很多的公園，如中央，中山，海珠等。規模大的便是中央，我們一疲乏時便常去裏面休息。內中有運動的地方，有游玩的地方，有發音機二座，有時放音樂，有時放名人講演，我們第一次便在聽放送總理演講哩！有的講廣東話，由朋友們翻譯聽，覺得格外有趣。由中央公園左邊出來向左走，便是所謂觀音山了。山上正在造總理紀念塔，山下在造總理紀念堂，都是很偉大的工程，我們慢慢走上去，又去看了那陳炯明（註二）反叛時放的炮。山左面有博物院，聽說沒有開放，我們便未曾去。其他黃花崗，白雲山，荔枝灣都是很好玩的。

地方。再其次便是那偉大的茶樓了，在別處是很少看見的，每條路上都有五六層高的大洋房的茶樓，有的七樓，有的六樓，佈置與設備及價目與層數合成正比例，愈高愈貴，大概每樓逐加一分，有的也有說書的。大概他們商量什麼事情都在這裏面了。我們好奇地玩了幾次，覺得很適意，尤其是那隨時可買的廣東特有的名點心等。據說上海北四川路也有，不過規模不大罷了。在河南我們常見到利發公司，那是賭所，在廣東賭是公開的，便由這個公司包辦，所以處處見到這個公司，又有什麼禁烟公所等，聽說這種收入算是最大的哩。至於戲劇方面以影戲爲最多，廣東戲次之。我們吃飯就不得了，有一次我們十幾個朋友尙未吃飽而便已化去了十幾圓，其他小吃等也要捐。

此外到處都觸入你眼簾的，便是所謂彩票了，什麼即日開獎，頭彩二萬元……等隨時隨地都可見到，似乎這般店舖也比較的多，也似乎很興盛，祇可憐了辛苦積下來的平民的血汗，却都送在裏面去了。

最近廣州有幾樣大的工程，如像自動電話的裝置，自來水的改良以及渡海的鐵橋，都

是很偉大的。鐵橋還祇造好一半，在三月裏也許可成功了，那末河南河北的交通便利不少。在現在河北最熱鬧，河南正逐漸在修道路，改良一切，鐵橋築成後，那繁盛是指日可達了。最後廣東人待人的誠摯，及他們那種忍苦耐勞的精神，處處都很使我們佩服而欽敬的。

· 註釋：

(註一) 敲竹槓，滬語，謂欺侮陌生人而勒索非分之款也。

(註二) 陳炯明，廣東人，曾任廣東督軍。營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革命，旋又反叛，炮擊中山先生所乘之軍艦。繼復負隅東江一帶，卒被討平。民國二十二年病卒。

廣州(二)

杜重遠

六月二十九日晚十時由港登輪來廣州。輪內安睡一夜，翌晨六鐘船將抵岸時，睡眼矇

廳，隔窗遠眺，見兩岸樓紅樹綠，草嫩花鮮，剎那間心曠神怡，寵辱皆忘。轉念倭（註一）寇在前，瘡痍滿目，東北之失地未復，各處之災胞待哺，雖臨玉宇，胡以爲歡？滿天輿緻，一時頓減，遂急整行裝準備上陸。

廣州建築宏大，道路平坦，雖整潔不如香港，而雄偉過之，在國人自辦之市政中，或當首屈一指焉。所惜者滿街商品，十九舶來，完全自製之國貨，雖徧覓而不可多睹。粵人本多僑居外邦，購用洋貨，習以爲常，女人家酷愛裝飾，消費尤甚。粵諺有云：「只怕跌格水，不怕火燒屋」，實爲婦女虛榮心之寫照。

粵人性爽直，有膽略，到處經商，純恃個人的冒險精神，政府無與焉。即省中各種公益事業，亦多賴其自治之力，政府無聞也。政府方面，一切政治均採包辦主義：賭捐包辦，烟捐包辦，所有統捐稅捐，無一而不包辦，即官營實業亦包之於人。廣東無何較大的實業，祇政府前後擬辦兩水泥廠，前者已包於商民，因規模狹小，出貨不佳，已瀕失敗；後者規模較大，機械較新，現正待價而包之。官營電車亦包之於人，而條件甚苛，竟中途停辦，故電車鐵軌雖已舖了數

年，而電車本身迄未與市民見過一面！

據金融界某友云，政府以堂堂的造幣權，亦招商包辦。粵省普通輔幣向用兩毛的小銀子，粵名曰『毫子』。此種毫子計分三種：曰原新，曰揀新，曰黑毫。原新成色最佳，揀新次之，然尙可用；至黑毫則成色過劣，到處拒用。每日爲此事而引起糾紛者不知凡幾，外來人因此而吃苦頭的更多。

粵省紙幣權幾爲香港紙幣所侵佔，據云廣東省銀行（即前中央銀行）所出紙幣不過四千萬圓，行使遲滯，流行不廣，雖不至被人拒用，而遠不如香港紙幣之飽受歡迎。其原因在不能充分的兌現，及銀行中種種腐敗惡習所致。香港政府聯合匯豐，有利及渣打三大銀行，共出紙幣九千餘萬圓，計匯豐六千萬，渣打兩千萬，有利千萬許，密切聯合，真實兌現，除在香港一隅僅用三千萬紙幣外，其餘流行廣州、汕頭、江門、海口，以及廣西之梧州各處。洋大人的洋貨輸入中國，換得血汗的金錢以去，已使吾人驚心動魄，寢饋弗安，今竟以金融實力入主中原，數十年後，真不知死所矣！

廣州之工業實屬落後。據所調查者，僅有一商辦的甯水布廠，及官營而尙待包辦的水泥廠，規模較大，組織較新，此外則幾無所有。

粵省最高學府殆推中山大學，內容如何，惜在假期，未得一窺。據云經費尙比較充足，學潮尙比較稀少，學生亦比較肯用功研究學問。昨偕友人乘車遊白雲山，見有廣大苗圃，松樹叢生，徧山皆是。詢之得悉爲中大農科模範造林廠，已有五年之成績，技師係德國人，是則南來第一快心事，百無聊賴之中，尙得見我國一點生產事業。

註釋：

(註一) 舊稱日本人曰倭，亦曰倭奴。

香港 (註一) 一瞥

二難

香港地居廣州之外，澳門之左，爲入中國南部各省之咽喉，扼南北海運之總鍵。其對岸

卽九龍山，形勢堅險，故香港實爲商港而兼軍港之效用。惜我國素不經意，遂爲英割據，肆意經營，成爲世界有數之大埠。英國侵略遠東，以此爲大本營，故有東方倫敦（註二）之譽。

香港之種種情形，我一見後，不禁佩服英人辦事魄力之雄厚，雖號稱「中國之花」之上海，幾不可比擬。茲將耳目所及，分別寫來，以告國人，且使有規劃市政之責者知所奮勉焉。

香港距熱帶不遠，以常人之心理測之，必以爲溫度極高，豈知道爲一極溫和之地，處此不冷不熱之天氣中，其人民生活之愉快，自不言而喻矣。山林優美，終年不凋；樓閣凌雲，超塵拔俗。每當夕陽西下，步履於青山之下，綠水之傍，真令人有飄飄羽化之想。

香港之馬路，密如蛛網，東西南北，交互錯綜，初至其地者，萬難盡記。不特山麓爲然，千仞削壁之上，亦隨處有寬大之官道；若遇不相連絡之山巔，則建天橋以渡之。其建築工程之偉大，實令人驚駭。

香港之郵政，其辦理情形與各地大致相同，惟投寄平常信件，由寄信人自行分別，本埠外埠，信箱各異，不得混雜，故其檢點信件，極爲迅速。電政則有電話電報，消息便捷。

各種車輛，與上海無異，凡上海所有者，香港無不具備，惟其交易之道，至爲公允。乘人力車約半小時，給值一角，以後每約半小時遞增五仙（各半角）。電車則不論路途長短，凡頭等乘客每人一角，三等乘客減半。公共汽車分一角與二角兩種，上海車輛定價依路程之長短而計算，名爲公平，實則適足以滋弊竇而已。與外埠交通者，有廣九鐵道，此路北段爲中國自建，南段爲英國所築，自九龍至廣州約四小時可達，尙有纜路車自下而上，可逕至山巔，亦香港之特別建築也。

來往於外洋之輪船，各國皆有。進口出口，日必數起，尙有淺水小輪，行於中國南部各省者，亦不知凡幾。其於九龍香港間渡送旅客者，則有小汽船，淺水輪，及帆船，往來便利，與在同一區域無異。

國有事業均爲英政府所經營，其他可由商人自由集資創辦，惟攷香港之商業，不論大小，雖小販均須向英總督署註冊領照，否則可隨時究罰。

香港之商業情形，有一特別現象，即絕少中級資本之商店。先施，永安，先先等各大公司；

金陵，中山等各大酒家；粵南，華雲各茶居；陳嘉庚公司，永康保險公司等，資本均以數萬數十萬或數百萬計。其他各商店，外相雖極簡陋，而一攷其內容，其資本未有不踰數萬者。肩挑背負，設攤求售之小商贩極多，本輕利重，每月所獲亦不少。惟言語概屬廣東音，大商店可用英語，而國語則鮮有能操者焉。

香港宴樂之地，金迷紙醉，涉足其間，若非修養有素，往往不易自拔。燕語鶯聲之妓院，堂皇富麗之酒家，建築精美設備周密之茶居，其他如遊戲場影戲院，皆足供人遊覽。普通商人所常出入者為茶居，故每日下午四五時後，各茶居莫不人山人海，座無虛設。而聖路道東首之二大公園，乃為香港上等士女唯一之休憩所。

香港一切對外對內之政權，均操於英總督之手。其關於地方治安問題，則設工部局；民刑訴訟則設裁判所。對於華人概取嚴格，諸事均須先行報告，得許可後方可舉行，獨於世界上所視為弱種亡國之鴉片，則特別放縱，並不加以干禁，亦一奇事也。

人民多尚義俠，慷慨豪爽，為其特性。衣服食料，多甚簡單，不論男女，皆跣其足，短其衣，

(男子間或有穿西服者，而穿長衫者實不易多見。) 出游街市，或訪客登堂，亦所不避，惟遇大宴客等，始穿鞋襪，以示恭敬。蓋居近熱帶，非如此不能適其性。習慣久之，遂成風俗焉。

香港入於英人之手，先後不過八十年，已得如此之成績，設有人問及中國各都會之市政如何，商業如何交通如何，我竟無以應答！然亡羊補牢，見兔顧犬，未為遲晚，唯在國人盡心力為之耳。

註釋：

(註一) 香港本我國地，清道光二十一年鴉片戰爭時，被英軍佔領；次年因南京條約而割讓於英。對岸九龍半島，亦為英國之租借地。

(註二) 倫敦 (London)，英國之首都也。有世界第一大城之稱。

香港所見

杜重遠

香港形式斜長，山水環抱，水綠山青，狀極秀美。昔屬我國時不過一捕魚荒島耳。自英帝國主義者割據後，悉心籌劃，竭力經營，今竟成此繁華美麗之都市。港內樓房齊整，路平如鏡。市中商業盡屬華人，西人則多寓於風清氣爽之山上，階級之分，一望瞭然。且華商亦皆為洋商之代辦所，絕少有自製之工藝品銷售於外者。

國商最大之營業即為飲食店，粵名曰「酒家」。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燈壁輝煌，建築雄麗，友人雷君邀余就食某酒家，人聲喧嚷，客座無餘，至五樓後始得一空室。余方驚此樓之大，為北方所無，而雷君示余曰：「此為港埠最小之酒家，其數大者且較此為倍蓰。」吾國百年來物質凋零，文化落後，獨飲食一道為東西洋所不及，無怪乎僑居於歐美各邦者，多營此業以致富。

港僑醉心歐化，喜用洋裝，婦女為尤甚。中多袒臂露胸，濃眉高履，所恨化學家未能巧奪天工，換得兩隻碧眼珠，披上一頭金絲髮，較更澈底。男子之較為闊綽者，每日時間除消費於五餐外（粵俗每日三次茶點，二次正餐），即藉打麻雀與吸鴉片二事以為消遣。余寓為皇

后旅館，館中煙氣四溢，牌聲震耳，而對過爲大中國酒家，此種『酒家』中煙賭的設備極全，每日午后一二時，卽見有面團團而腹便便者，環坐各室，大打特打，非至翌晨五六時不肯停戰。中間或吸煙，或食物，或喚歌童，或戲舞女，彼等殆不覺中國今日有何可愛，有何國難！

港埠日人之勢力甚微，人數亦不多，九一八事變（註一）初起，港僑中之激於愛國心者，路遇日人，輒致之死地，由是而被害者甚衆。港政府大肆威風，到處查拿，並禁止排日言論。

註釋：

（註一）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軍突佔我瀋陽，旋又進而佔我東三省及熱河，世稱九一八事變。

中山港與澳門（註一）

杜重遠

廣州遊畢，擬赴中山縣一觀其模範縣的成績，途經澳門，遂於七月四日起程來澳矣。於午後四時由廣州登輪，抵澳時已午夜十二鐘半矣。途中觀景看書，頗感疲乏，以爲夜

深入靜，入旅舍可恢復一日之勞，不料一至市中，電火輝煌，如同白晝，人聲喧騰，如臨大敵，急前視之，則見有銀牌、抽彩牌、九輪盤（註二）沿門逐戶，花樣百出，至麻雀撲克（註三）之類，不過家常便飯而已。旅舍爲中央酒店，共七樓，亦極煊赫。將入門，則見煙雲繚繞，異味觸鼻，芙蓉城（註四）之放氣也；鶯歌燕舞，絲竹雜作，花國王之獻技也；復聞兵兵亂響，怪聲狂叫，則賭國志士們方聚精會神，遣兵調將，與敵方作背城戰（註五）。遊客至此，頗不寂寞，然欲清睡，則實難矣！

余在滬時，常以滬上爲烟賭娼之淵藪，蔓延於各地，而不知彼等之老鼻祖乃發源於澳門。滬地烟賭娼雖盛，居其地者尙有半數以上之良民，今澳門所住之人，全以三者爲中心，無三者則無澳門之市場矣。葡當局貪養爲心，豺狼成性，曷惜剝異族的血汗，裕自己的荷包；所可異者，不事生產，不營正業，甘心墮落，任人剝削者之何其多耳！

中山縣城原在石岐，民國十九年移居於唐家灣，二者皆在澳門之東南鄉，乘汽車一時許可至唐家灣，二時半可至石岐。唐家灣者，即唐少川（註六）氏之故居也。地臨海港，風平水

靜，實通商之良港。縣城移居於此者，政府擬經營該港對外通商，以與澳門及香港抗，故改名曰中山港。

中山港因縣城遷來未久，無何建設之可言。獨附近有唐少川之花園，經營十餘載，頗有可觀。該園名曰共樂園，而實則處處寫着遊客止步，余假裝阿木林（註七），勇往直進，徧覽無餘。幸時間尙早，天小雨，未爲居停所窺見。園內真山真水，佈置咸宜，奇花異木，亦栽種有序，中復置網球場，天橋，蕩木，爲小兒運動之備，蓋唐君之家寓居焉。此園地勢極高，所遠無際，舉目四矚，山海如在足下，實爲一良好之消遣地。園前有汪院長（註八）石鑄對聯，上聯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下聯是『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中山縣最著之成績厥爲公路之修整，凡較大城鎮或鄉村，無不通以公路，其公路之平坦寬大，比諸京杭路尤佳。全縣海山環繞，景緻宜人，山不甚高，若斷若續，綿亘於各地，極宜造林，現已着手進行矣。海水蜿蜒內地，便利交通，航船往來如織。由唐家灣往石岐，途經翠亨村，即孫中山先生之故居也。村莊甚小，居戶無多，孫宅在村之西端，樓二層，半西半中式，樓旁有

手植紀念樹數株，今已成爲古蹟。村之四圍景物甚好，蓋三面環山，西部近海，中則一大平原，饒山水之利，適種植之宜，交通且極發達，實鄉居之妙地也。粵政府出三十萬基金，在村東山下建總理紀念學校，現正在建築中。

縣人多僑商於海外，就各村之建築物觀之，知其財富之力，爲他縣所不如。據云台山縣僑居於外邦者更多，鄉村尤富，惜無充裕時間，未得一往瞻仰。石岐係縣城舊址，建築寬大，馬路整齊，商店櫛比，百貨雜陳，幾如北方一大都會，縣民之購買力可知也。鄉間農婦亦操作各業，然工作之從容，服飾之整潔，遠非他處婦女所可比擬。

註釋：

- (註一) 澳門，本我國領土。明初番舶多泊於此。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始於此設租界。清雍正五年與乾隆十八年，兩次遣使至北京，仍認中國政府對澳門有完全之領土權，每年納租金五百兩於中國。至道光二十八年，葡之澳門總督忽拒而不納，次年該總督遭暗殺，於是兩國間大興交涉，至光緒十三年，其地主權遂全歸於葡人之手而成葡萄牙之殖民地矣。

(註二) 銀牌、抽彩、牌九、輪盤，皆賭博也；其賭博之方式不同，故有此種名稱。

(註三) 麻雀亦稱麻將，與撲克皆爲賭博之一種。

(註四) 鴉片煙亦稱阿芙蓉，蓋鴉片本係罌粟花之液所製，而罌粟花頗似芙蓉也。芙蓉城，謂臥而吸鴉片之處。

(註五) 背城戰，謂決一最後勝敗之戰也。

(註六) 唐少川，名紹儀，廣東中山縣人，少川其字也。爲當代有名之外交家。曾任國務總理、外交總長、廣東省長等職；現任中山繞籠縣縣長。

(註七) 阿木林，滬語，猶言獸子也。

(註八) 汪院長，名兆銘，字精衛，以字行，廣東番禺人。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歷任國民黨國民政府各要職，現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

汕頭與潮州

杜重遠

汕頭爲廣東重要商埠，南通南洋，北達淞滬，商務發達，帆輪雲集，由滬赴香港赴廣州者必經之區，實南北交通之孔道也。

市中人口十七萬許，商戶八千餘家，多半營出入口事業。出口之大宗首推抽紗，年達五百餘萬圓；次爲瓷器，年達二三百萬圓不等。抽紗純係女子的手細工，即棉紗或麻紗抽成種種之花紋，用以敷桌或作物墊之用，歐美士女極愛用之，故有許多西商專作此種營業，運售於彼邦，汕頭左近之婦女幾乎人手一方，成爲家庭中之重要生產事業。

瓷器之產地爲楓溪與高陂。楓溪距汕頭約七十餘里，交通有潮汕鐵路。瓷質粗鬆，耐火度不高，多係陶器，年產約在百萬圓左右。高陂距汕頭約二二十里許，交通賴韓江之便，瓷質細密，耐火度甚高，最佳品可比江西之景德鎮產品，年產約在二百萬圓左右。兩者重要之銷場全在南洋，惜乎作法守舊，式樣粗劣，近爲倭隣大宗之機械品所壓倒。

汕頭氣候雖較上海爲熱，然夏令多雨，且忽雨忽晴，陰雲蔽日，涼風四起，並無溽暑之苦。汕人無論男女老幼，多短服，跣足，着木履，行聲嗒嗒，頗有島國風味。市中有中山公園，係民國

十五年所建設。園中有假山真水，花壇竹木，佈置極爲雅潔，全園係半湖半陸，湖中小船蕩漾，出沒於假山之間，頗有小西湖之概。陸地設有足球場，籃球場，手球場，及天橋木馬等物，專供市民運動之需。惜乎市民無此清福，盡爲穿灰服戴圓帽者所專用。

汕市每歲出口貨約值二千五百萬圓，入口貨約值六千萬圓，此溢出之數，全賴華僑每歲匯款以補償之。華僑匯款最多時每歲可入四千八百餘萬圓，近以南洋事業不振，華僑多無生機，故去歲匯款僅在三千三百萬圓左右。

粵胞心靈手巧，性堅忍，尤富於冒險，觀於製造品之敏速及航遊徧世界二事，可以證之。惟賭興豪勃，到處表現，旅館中牌聲震耳，夜以繼日，是則吾國各處旅舍特有之現象，固無論矣；漫游街中見有高懸牌匾，上書『山舖票』及『山舖新票』等字樣。余初以爲山西票莊之意，乃詳視室中，戰士數人，或數十人，環聚一案，大賭特賭，毫無羞澀避忌之態，是又開一新眼界矣！

後赴楓溪攷察瓷業，乘潮汕鐵路，閱一時半卽至。潮汕鐵路純爲商辦，內部雖不十分完

備，然能準時開車，準時抵站，已屬難得。車分頭二三等。三等皆普通乘客，買票登車，毫無措油（註一）；二等則買票者與不買票者參半，且多有以三等票乘二等車者，查票員檢票時，亦不敢深予追問，蓋恐其背後皆有槍階級，動輒享以『耳光』（註二）之答禮！頭等多係灰色的朋友，手持長槍，足登革履，大聲喧嚷，怒目橫眉，一若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出彼等之虎威也者。須有較高之長官同來時，則此輩方肯減格入坐於二等中。至楓溪，詳查盜器製法，仍是幾百年前之舊式，以牛蹄踏土，以老婦白泥，惟轆轤昔用木製，今改洋灰，昔用手轉，今改足登。製造之速，實遠出於江西湖南工人之上，是即粵工心靈手巧處。但樣式古老，不適於用，是則無人能為改弦更張者。至於竊長費火，種種消失，較諸以機械製造以科學管理者更不可同日而語也。

楓溪視察後越一日赴潮州，即韓文公（註三）被貶之地，道途整齊，商賈林立，遠非韓公貶謫時代所可比擬。韓公之古蹟甚多，惜事忙不及細覽。由潮州改乘小火輪渡韓江，歷二十小時而至高陂。此地為盜業之中心，盜店一百二十餘家，盜戶兩千餘戶，環繞於五六十里範

園之內，工人三四萬人，直接間接賴此以求食者不下四十萬衆，瓷業與地方關係之重要概可知矣！製法與楓溪同，特以瓷質優良，賣價較高，然近以南洋商業凋敝，外瓷充斥，價值日就低廉，益以瓷戶素無積蓄，所需經費多貸自瓷店，而瓷店又轉貸自外商，輾轉盤剝，利息殊大，此亦瓷業不振之一大原因也。

註釋：

(註一) 揩油，滛語，猶言沾光也。

(註二) 耳光，滛語，謂掌頰也。

(註三) 韓文公，名愈，字退之，唐鄆州南陽人。由進士累官至侍郎，在朝鯁直無所忌，數遭貶。在外有惠政，爲潮州刺史，民尤德之。卒諡曰文，故世稱文公。愈於六經百家，無不貫通，其文深探本原，闡深奧術，尤爲後世所宗。其先世居昌黎，宋熙寧中追封昌黎伯，故世亦稱韓昌黎。

梧州

杜重遠

由香港乘船來梧州，船行凡二日，沿途風景極佳，中經廣東之三水高要各縣。梧州者，廣西最大之商埠，亦全省之門戶也。廣西地瘠民貧，全省歲收不及廣東十分之三，故出口貨物除米及桐油之外，寥寥無幾。然桂省當局殷殷圖治之心，遠過於粵。據同來黃君云，彼於民國十二年來遊時，商店不整，馬路未修，處處表現其貧苦狀態，今則樓房櫛比，燈壁輝煌，二十五條之平坦馬路，於此數年間亦逐漸修成矣。現更計劃一六十萬圓之自來水事業，因財政艱窘，亦逐段進行。官辦之電燈廠，仍以市民增多，電力不敷分配，今又擲節經費，購一新機。總之桂省處處感觸財力之不足，而處處仍亟謀進步與發展。

粵省因人設官，故當辦者而不辦（實業寥寥），不當辦者而大辦（煙賭開放）；桂省則不然，因事擇人，力求實際。梧州原有市政府，近為節省經費起見，將市府裁去，所有事務由公安及工程兩局負責辦理。職員最高薪俸不過一百二十圓，最低者僅二十圓。嚴禁麻雀

(註一)及一切無謂應酬，市民有戲麻雀者，罰以七日之拘留，故賭風甚少，但銀牌(註二)之類，因稅收關係，惜一時未能禁絕。

駐防軍隊紀律極爲嚴明，除剿匪之外，他事絕不干涉，故軍警衝突欺侮商民等事，未之前聞。偶在街中遇有隊伍通過時，見其服裝樸整，精神振奮，與向所見之賊兵匪將情形迥乎不同。余之來梧，雖未窺得桂省整個的治績，然較諸經過各省，滿意之事已云不少，總算漸入佳境矣。

此處日貨雖有，日人之來此經商者尙少。自九一八事(註三)起，全民憤激，彼輩見勢不佳，早已狼奔鼠竄而去。各界組有抗委會，將所有仇貨均陳列於日貨陳列館中，以資觀覽而期禁絕。梧州婦女亦頗儉樸，服國布國綢者甚多，絕少如粵女之赤膊袒胸，喜用洋貨者。然其經濟力之懸殊，亦自不能同日而語也。

廣西大學在梧州對面之北山上，山形錯落，可分四五階段，大學建築即依山勢而配置，上下山路崎曲，花草樹木雜於其間，頗爲美觀。時值學校放假，未得會到該校當局，一探其內

容何似。然據表面觀察，其建築之堂皇壯麗，亦與其他大學等。

硫酸爲化學工業之基本原料，國內倡辦此廠者多矣，而卒未能實行，今不料於民窮財困之桂省發現焉。此廠於民國十八年時已建築完好，開始試驗，建設費一百萬圓，技師係德人。不意工作未及一週，桂粵失和，大動干戈，鬧起把戲來了。此小把戲鬧的不要緊，硫酸工廠竟休息了三年。三年之中，機器生鏽，爐竈傾頽，樓房漏雨，什物散失，無一而不受其惡影響。幸而鬧把戲之當局有如小兒打架，現在又和好如初，於是兩省當局會議，合辦此廠。蓋桂省無款，不得不借重於粵，粵省雖已應允，但口惠而實不至，現在祇撥兩萬現款，正在修理中，修理完竣，即將開工，而開工又需巨款，該工程師急不能待，昨已專程赴粵討賬。此廠規模雖不甚大，而設備尙屬完善，據招待員李君云，此廠原料（硫化鐵）來自粵省，技術人員亦來自粵省，今經費又須來自粵省，但粵省不能自辦，而賴人辦之，粵人睹此，作何感想？

註釋：

（註一）參看中山港與澳門註三。

(註二) 參看中山港與澳門註二。

(註三) 參看香港所見註一。

柳州

杜重遠

前日來柳州，車行十二時始至。柳州者，係柳宗元（註一）舊遊之地，祠堂墳墓宛然俱在，後人爲景仰先賢永誌不忘計，故州以柳名。此地水清山秀，擅舟車之便，雖無桂林之古老博大，而街道齊整，建築維新，頗呈活躍之氣象。

桂當局定南甯爲政治區，桂林爲文化區，梧州爲商業區，柳州爲工業區，故工廠建設多集於此。最著者爲酒精廠，機器廠，及水泥廠。酒精廠創於民國十七年，主其事者爲張君季熙，卒業於德國醇業學校，桂省自公路通車後，每歲火油之消費甚鉅，當局鑒於漏卮之大，爲避免損失計，擬造酒精以代替之；因該省產紅白薯、玉蜀黍、甘蔗等物，皆爲酒精之良好原料。若

用紅白薯及玉蜀黍作原料時，製酒所餘之糟，且可養豬數千頭。張君以二十萬圓之資金作一完善之計劃，每日可出酒精一千五百斤，不意工廠建成，機器按裝甫畢，而桂粵失和，戰亂斯起，因而停頓三年。近方整理就緒，雖未正式開工，而酒精已起始製造矣。機器廠原擬製造飛機，定資金爲二百萬圓，惜建設未待完成，亦爲戰事所阻，近雖開始工作，因經費不充，範圍縮小，專爲修理槍砲及添製零件之用，該廠主任外出，內容惜不得其詳。水泥廠亦在戰前計劃者，現祇建築空存，煙突高立，以經費無着，尙未開始整頓，內戰之害大矣哉！

除上三大工廠之外，桂省更注意於農事試驗。柳州之東南有農林試驗廠，於民國十六年即開始試辦，主其事者爲楊君士釗，卒業於北平大學農學院，廠基四千畝，規模宏大，設備完全，有圖書館，有化學室，有標本陳列所，購備美國之播種機刈草機及收穫機等等。廠中擬辦森林，農藝，園藝，牧畜獸醫，病蟲害，及化驗各事。民國十八年時職員數近百人，常年經費八十餘萬圓，桂省關於建試事業，可謂不惜巨資矣，乃自兩廣戰起，此廠亦無形停頓。由去歲十月始着手整理，現雖未復舊觀，大致已經就緒。是日楊君導觀各處，有養蜂園，有牧鷄場，有牛

舍，有馬廐，有廣大之苗圃，有繁茂之森林，五穀雜苗徧植各地，奇花異樹佈滿庭園，中間復配以涼亭茅舍，竹籬花徑，實隱居之妙地也。桂省產蔴甚豐，爲該省之重要生產，近復於廠中附設一育蔴事務所，主其事者爲李君，現正將育蔴新法週告鄉民。

以上種種設施，多係伍廷黈君任建設廳長時所計劃，伍君於二年期內，開桂省公路至五千餘里，近更澈底研究農村改造事業，現在距柳州三十里許之沙塘村試辦墾殖與水利各事，預作改良農村之張本。並擬於試辦數載有成效時，更推行及於全省云。

註釋：

(註一) 柳宗元，字子厚，唐河東人。少精敏絕倫。由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坐事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文章雄深雅健，時稱大家。

南甯

杜重遠

柳州參觀三日，又來南甯，途長八百里，不十時而至，交通亦尙稱便利。南甯爲廣西之省會，商業繁隆，究非桂林柳州所可比擬。然地基不大規模狹小，馬路商場均略具形勢，較諸廣州固小巫見大巫，若比之香港、上海，更望塵莫及矣。

到南甯後，第一令人滿意者，卽各機關服務人員衣冠樸素，工作勤勞，上自總副司令主席，下至司書夫役，一律布衣制服，遵照時間辦事，既無豪華驕慢之習，更無因循敷衍之弊。廣西最高薪俸爲二百二十圓毫洋，合國幣一百六十圓許，主席廳長雖有些許辦公費，然辦公費者僅足於辦公而已，絕無餘作他項之用。政治概取公開，用人不分畛域，外省人服官於廣西者大有人在，詢之非特不以薪廉爲苦，反與高采烈，樂此不疲。可見人生意義不全在金錢，而中華民族亦非盡爲利祿之宵小，彼坐擁巨資，使權弄術，迷信金錢爲萬能者，當有所悟矣！

南甯第二令人滿意者，卽軍政合作，精誠團結。每禮拜內各機關首領必會談一次，關於省中應興應革事宜，可盡量發表意見，以供採擇。非特軍政兩方之界限泯除，卽各機關之隔閡亦無形消滅，談笑之間，解決許多要政，意至善，法至良也。廣西經費困窘，然於萬般困窘之

中，猶力謀其改造及生產事業，實屬難得。

廣西各項新政均甚澈底，而尤足令人與感者，則訓練民團事；際此國難日急，外交緊迫，國人爲健強對外力量計，民團之訓練實不容緩。廣西民風素強，勇於戰陣，民團之訓練實與有力焉。

廣西民團之設，由來已久，古之所謂團練是也。然以年久失教，散漫無歸，自李白（註一）兩司令實行裁兵之後，即積極注意民團，逐次改革，漸臻完善。其法卽省政府設團務處，置處長一人，稟承主席之意，專司其事。全省九十二縣，共分六區，每區十五六縣不等。各區設區指揮部，置正副指揮官各一人，上承團務處之命令，指揮本區各縣民團事宜。各縣復設民團司令部，置正副司令各一人，上承區指揮部之命令及本縣縣長之監督，辦理全縣民團事宜。民團分常備隊、預備隊及後備隊三種。凡年在廿歲以上四十歲以下之健康男子，皆得爲團丁。有被徵之義務。常備隊者，就合格壯丁中徵調編練之隊伍也，其編制分三種：（甲）每隊爲三排九班，每班十人，共九十人。（乙）每隊爲二排六班，每班十二人，共七十二人。（丙）每隊爲二

排四班，每班十二人，共四十八人。訓練期間爲六個月，前期將退伍時，卽徵調後期續行編練之。各縣應訓練若干隊，及每隊應用某種編制，由區民團指揮部斟酌地方貧富土匪多寡而定。但每縣至少須有兩種編制一隊。預備隊者，於常備隊團丁訓練期滿退伍後編定之。預備隊無事時可自由謀生，有事時須聽縣民團司令部之調遣，再每歲於冬季集中訓練一星期。後備隊者，於編制常備隊預備隊之外，所有應徵壯丁皆屬之。後備隊之編制與常備隊同，但因人數過多，且各有職業，每縣於隊數總額中抽調分期行之；每半年一期，由區指揮部按每五隊請省府派督練官一人，輪駐各區村鄉巡迴訓練。訓練開始時，連續實施兩星期後，再每星期訓練一次，以二十六星期，實施三十五次，訓練七十小時爲標準。在連續訓練之兩星期內，如因農忙，團丁無法分身時，可變更，先每星期訓練一次，而連續之兩星期改在他月行之。

常備隊之訓練，類似正式陸軍，分學科術科兩種。學科爲黨義，典範令摘要，政治常識，違警罰法，國恥紀要，實業常識，識字課本等。術科爲基本教練，連教練，連野外演習，築壘實施，圍丁各備槍械，期滿成績及格者，給予退伍證書，得選充後備隊幹部，不及格者不給證書。

書。後備隊之訓練則爲簡單之軍事動作，並告以聯防方法，防禦工事，及墾荒生產事業的種種常識。訓練期滿，團丁既知軍事之常識，又識行政之概要，一舉數得，計殊佳也。

此外並有所謂幹部訓練班者，卽區民團指揮部爲養成幹部人才起見，就區屬各縣應徵壯丁中，高小以上畢業之學生，或有相當之程度者，選送區指揮部所在地而訓練之。所需餉項被服及槍枝子彈，除各縣常備隊額內按照人數直接提撥外，其餘各費由省款酌予補助。所授之學術科目及教育計劃，由省府規定之。畢業期爲六個月，其成績及格者一律給予畢業證書，發回原籍任用。

廣西軍隊純爲公用，可自由調遣，自由裁撤，絕無擁兵自重不聽命令者。前此裁撤之官長，多用之於民團督練官，或幹部人員。五年後廣西擬練出二百萬民兵，一旦邊防有事，足資應付。惟幹部人員尙處不足，現將廣西大學及高中五校完全改編爲軍事訓練，歸總司令部派員指揮，五年後又可訓練出五千健將，無事則各執其業，有事則効命疆場。聞廣西每歲民團費用不過三百八十萬圓，較之歲耗幾千百萬巨款養些驕兵惰將，無事則苦害小民，有事

卽免奔鼠竄，其相差爲何如耶！

註釋：

（註一）李白兩司令，皆廣西人，李名宗仁，白名崇辯。皆曾參加革命，歷任要職，現主持桂省軍政。

桂林山水

江鍾父

桂林山水，號稱奇秀，傳聞已久。每以未能一遊，引爲憾事。客歲至梧，經鴛鴦江，湖灘流而上，過平樂。江流曲折，山石屹立，胸襟已爲之開朗。至陽朔，灘多水淺，水勢益急，而羣山愈覺奇秀；有如怪獸蹲伏，旋螺倒插。餘若磨盤，朝笏，羊角，寶塔，穹窿諸狀，羅列兩岸，與埃及希臘之古代建築物頗相類似。自問歷游南北，無此奇觀。抵桂林，則萬山環繞，羣峯聳翠，灘江自北而南，風雨晦明，景物各異。較之陽朔風光，有以過之。桂林山水甲天下，非虛語也。茲就各處勝蹟，略爲述之。

桂林城市，西北傍山，東南臨水，前省會設立於此，地廣人稠，爲商業人文薈萃之區。東有杉湖，西有榕湖，中爲王城，內有圖書館，三中校，女中校，公園，明時係靖江藩邸。

獨秀峯在王城，平地突起，峭立五十餘丈，秀整端巖，形如卓筆，有如小李（註一）山水圖畫。山下有宋顏延之（註二）讀書巖，太平巖，雪洞，月牙池，上有寺五，均隨石勢之高下凹凸轉側而築之，登高遙望，滿城煙火，歷歷目前。

下山北行，過芙蓉橋，經櫃台嶺，至疊綵山，山石層層橫斷，如積疊錦綵，上有景風閣，一卷亭，後有疊綵洞，與北牖洞相毗連，夏日涼風襲人，故又名風洞山，袁簡齋（註三）先生詠風洞詩有云：「我身偃僂入，風迎風更送。」可謂描寫無遺。北牖洞上爲太極洞，其西有仙鶴洞，洞穿東西，空明爽透，巖上刊有李世傑（註四）遊記。西下卽板栗園，山路險夷，須揉升而上，非好奇之士，不願登也。

東行出就日門，經木籠洞，山如斧劈，簡齋先生詩謂「古劍劈山開，千年不合縫。」卽指此道。傍居民，建築吊樓以居，左倚山而右臨水，繞有古風。春夏之交，綠蔭滿地，雞犬相聞，漁歌

互唱，置身其間，不知秦晉，令人有出塵之思。北行即虞山，山勢崔巍，寺宇宏敞，灘水繞其左，黃潭縈其後，傳舜嘗南巡至此，遂名山爲虞，而建祠以祀焉。上有南薰亭，下有晉韶洞，北望平原，半植菜蔬，花時黃白方矩，相間交錯，洞內視出，恰如圖案。

螞蝗洲在虞山之東，四面臨水，廣百餘畝，週圍叢林，中爲菜畦。渡江至東洲，遙望癸水東城，儼若圖畫。伏波山屹立江濤，上建伏波將軍馬援（註五）祠，下有還珠洞，洞下有潭，水色深綠，夏日避暑之地也。南行即永濟浮橋，橫互江中，灣曲如雨後彩虹，由此東折至花橋，橋凡十餘拱。月牙山居其右，七星巖居其左。橋東有芙蓉石，高凡十丈。

七星山距城約四里，上有聽月亭，叢翠堂，披雲閣，碧虛岩，延霞台，霞飛閣，前有紅玉幕，廣西巡撫陳文簡之侍姬也，後有洞通七星岩，岩多鐘乳石，奇形怪狀，不可勝數，有仙龍洞，瀨子潭，深黑不能見底，投以小石，久之始聞落水，其深可知。傍爲摩天嶺，途徑險隘，令人慄懼。洞由西而東，蜿蜒曲折，列炬然後敢進，越五十餘分鐘，始能重見天日。

月牙山在七星山左近，下臨溪流，峭石壁立，古木蔭翳，上有小濠亭，叢桂樓，倚虹樓，襟江

閣，影波樓。住持僧超性，善治素肴，招待特週；下爲龍影岩；傍有狄青（註六）之平西頌，另有元祐黨籍碑。（註七）

沿山左行，卽馬坪頭，兩峯對峙，山腰有石兀立，形同寶劍，故名劍山。西去出恩賜樓，卽壺山下有雷酒人墓，生前嗜酒，質實無文，好事者爲之築墓於此，藉作點綴焉。

文昌門外有明建之呂調陽大學士坊，左有陸軍學校，體育學校，均清代張堅白氏所建，規模宏大，佈置妥善，民國二十三年，迭遭兵燹，悉燬於火，殊爲可惜。東有象鼻山，居灘江右岸，三面臨水，形如巨象中流，鼻翳，其上有小塔，係唐代所建。鼻中巨孔，白如截脂，傍有水月洞，穿山南出，暑月涼風，颼颼起洞口，不減北牕。羲皇對岸卽訾家洲，訾洲煙雨，八景之一也。下行卽桃花灘，水勢湍激，舟不易行，遙見穿山與象鼻山對峙，灘江南下，必由之戶也。

西行卽新橋，亦名長壽橋，風景絕佳。又西則開元寺，隋代建築，規模宏敞，殿宇觀深，明洪武間燬於火，後經重修，中有舍利塔及褚河南（註八）親書之金剛經。

隱山在城西麗澤門外，僅里許。上有唐李渤（註九）建之朝陽亭，夕陽亭，慶雲亭，傍有朝

陽夕陽南華北牖嘉蓮白雀諸洞故名隱山六洞朝陽洞由東而北藤羅蔭翳日光透入美麗特甚餘洞黝黑秉燭入遊怪石嶙峋水聲淙淙令人驚怖洞外有湖有奇峯其最巧者名曰沉香大略似雕鏤洞脫沉香山子者也。

桂林出產最著者爲荸薺橘柚橙柑三花酒糯米亦不遜於他處竹木尤多年中出口不可勝計因順流而下無所阻撓不須船載也捕魚者用竹筏以代舟旋轉疾徐無不如意沿岸農民亦以竹爲車傍倚竹筒利用水力衝動迴轉日夜不息灌溉田畝時間既省人工經濟餘若日常用具尤多以竹爲之。

桂林風景奇秀天成不假人工修飾省會邕名勝古蹟半將頹廢而以公園爲尤甚亭樹無多滿目荒蕪獨秀峯雖兀立其中亦屬單調乏味是其缺點邇來市政成立築修路綫公園景物諒必爲之一新後之來遊者當可增加無限興趣也。

註釋：

(註一) 小李，即李昭道，唐宗室官中書舍人，直集賢院。工畫山水鳥獸，時稱小李將軍。

(註二) 顏延之，字延年，南朝宋臨沂人。少孤貧，好讀書，文章之美，冠絕當時。與謝靈運齊名，世稱顏謝。居身儉約，濟志財利，惟嗜酒，不拘細行。累官至光祿大夫，卒，諡靈。

(註三) 袁簡齋，卽袁枚，參看首部名勝註十二。

(註四) 李世傑，字漢三，又字雲巖，清黔西人。由巡檢累擢四川按察使，征金川，總理南路軍糧。官至兵部尙書，卒。諡恭勤。

(註五) 馬援，字文淵，東漢茂陵人。初依隗囂，後歸光武帝，拜伏波將軍。征交趾，平之，立銅柱以表功。武陵五溪蠻反，時年已八十餘，援復往討之。嘗謂「老當益壯，男兒應以馬革裹尸還。」後果卒於軍。封新息侯。

(註六) 狄青，字漢臣，宋西河人。善騎射，折節讀書，精兵法。仁宗時討平西夏，後宣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時廣源州蠻僂智高反，青僅以一晝夜破之。還至京師，拜樞密使。卒贈中書令，諡文襄。

(註七) 宋蔡京立元祐黨籍碑於端禮門外。名在黨籍者，皆元祐朝臣，以司馬光爲首，凡三百九人。因是變毀。其後黨人子孫更以爲榮，重摹刻之，桂林所存者卽其一也。

(註八) 穉河南，名遂良，字登善，唐陽翟人。博涉文史，工楷隸。歷官諫議大夫，兼司太宗起居注。封河南郡公，世稱

褚河南後因事累貶受州刺史，以憂卒。

(註九) 見廬山(二)註三。

桂林見聞

杜重遠

梧州遊畢，知吾國於此污濁擾攘的環境中，尙有努力謀建設者，於是好奇心動，遊興愈濃，竟涉水登山而來廣西之桂林。途中越四日，三日乘輪，一日乘車。此行稍涉危險，蓋河流急湍，暗礁復多，輪行而遇難者每歲輒三四起，卽此次與余對面之恆太輪，竟觸礁而沉沒，余之未死，亦云幸矣。

『桂林山水甲天下』此爲一句古話。此地佳山秀水，形勢天成，自來文人騷客多藉此爲吟風弄月之質，惜余不文，空負勝景，然藉便一覽古人之名作，亦覺洗却俗氣不少。桂林原係廣西之省會，商務繁盛，人烟稠密，自遷府南甯後，百業蕭條，生計維難，馬路未修，電話未設，

舉凡新文化之享受，均付闕如。然樸樸誠誠，度其中古時代之生活，亦自有天然之妙趣。據聞三萬圓以上之商店，全城恐未之有，則一切豪華浪費，無自而生矣。

桂林教育的設施尙稱完備，有法專，有高中，有女中，有實小，此外尙有一類爲博大之圖書館，皆設於城之中間皇城內。學生程度雖較外埠稍低，而服裝樸整，尙少囂張之氣。男校均受軍事訓練，尙能實事求是。皇城之北有中山公園，爲民衆遊玩之所，園中涼亭聳閣，花草竹木，無一不備，惜多碎瓦頽垣，荒途殘徑，純任天然之變幻，毫無人工之修飾。紫荆山位於園之北部，高數十丈，巍然獨立，又名曰獨秀峯，亦桂林名勝之一也；每當夕陽西下，園中遊人如市，金鼓齊鳴，小賣雜叫，別饒一種風趣。

駐防軍隊爲第七軍第十九師，師長周君，卒業於保定軍官學校，紀律嚴明，治軍有方，軍士每日須四時操，一堂課，軍官每日須書大字一百，呈部批判，皆所以收斂軍心，俾免外務，無論軍官軍士，若犯烟賭嫖逃四大禁令，立予槍決。據云此係李（宗仁）白（崇禧）兩司令所規定者，非特十九師爲然，全省軍隊無不皆然。桂省軍人之不擾民，蓋有由矣。李白二氏復

裁減軍隊爲兩軍，人數不過三萬。節省軍費，訓練民團，每半年爲一期，每期選調二十萬人，輪流訓練，計劃五年後全省可有二百萬強悍之民兵，備爲國用，槍械發與鄉民，俾能自衛，桂省鄉間盜匪頓少，是亦一大原因也。且桂省實行軍民分治，絕無軍長師長保薦行政人員或干涉民政等事。桂省歲收爲兩千三百萬圓，最近經省政府會議議決，軍政各用其半，而政費之中以四百萬興建設，以三百萬辦教育，故桂省雖貧，而教育建設兩費尙爲不少。

桂省的烟賭尙未禁絕，最大原因，乃由於兩千三百萬圓之歲收中，烟賭佔去一千萬。此千萬之中，烟稅六百五十萬圓，賭稅三百五十萬圓。桂省不許種烟，而六百五十萬圓全係雲貴兩省鴉片之買路捐，每百兩抽洋五十圓，則雲貴黑貨（註一）輸入於兩廣者，其數蓋可知矣！賭博亦未全部禁絕，僅麻雀一項由本年七月一日起概行禁止，如有違犯者罰以七日之拘留，或令掃街修道，政府現正極力興辦生產事業，如歲入稍豐，則烟賭兩項即可逐漸禁絕。總之，桂省一切設施，雖不能盡滿人意，然其事事公開，精誠團結，整躬率物，嫉惡如仇，實予國人良好之印象。

註釋：

（註一）黑貨，指雅片煙而言，蓋雅片煙色黑也。

桂
林
見
聞

二
八
〇

雲貴一瞥

謝彬

由香港赴雲南，須預備二事：(一)駐港或駐滬法領事簽字之護照，(二)西貢(註一)紙幣。(即法國紙幣)。因途經法屬之安南境內也。以港紙幣兌西貢紙幣，每百元約貼水六七元。又香港赴海防之船，以法國孖地公司之郵船爲好，統艙每人九元，二等三十二元，約二十四小時抵廣州灣。(註二)即法人租借我國之軍港。又二十七小時抵海防，爲法國安南沿海最大之商埠；市廛櫛比，商務殷繁，不減香港。由港至此，除陰歷八月至正月六個月外，餘時須坐待檢驗疫病。由海防乘滇越鐵路火車，四等價西貢紙幣六元五角，約五小時至河內，即東京，法屬安南總督駐節處也。又十五小時至河口，即老街。中法稅關，隔江相望，以故河內、河口，均須受法警嚴厲之查驗。過此入雲南境，午刻，停臘哈地，可下車購買食物，傍晚至阿迷縣，次早開車，約十一小時至雲南省城，自海防至雲南，沿途穿行山洞，凡五百四十餘所，險峻可觀。

雲南首縣爲昆明縣，城在滇池北岸，車站在南門外，附近旅館甚多，價目不等。城內外湖

山環繞，景物清幽。滇池（即昆明池）周圍三百餘里，烟波萬狀，可泛舟往來其間。（近有小輪行駛）沿池爲昆明、呈貢、晉寧、昆陽、安寧諸縣。金馬碧雞兩山，東西夾峙。金馬山有太和宮，範銅爲瓦，俗稱金殿。由此往黑龍潭僅十餘里。上有寺，即漢黑水寺，內有唐梅一株，宋柏兩株。潭水深黑，土人稱有龍氣，禱雨輒應。城內三山並峙，中爲五華，左曰祖遍，右曰螺巖。五華山有開武亭，全城在望，湖光無際。祖遍山有大德寺，螺巖下有潮音洞，丹崖壁立，一道中通，亦妙境也。他如九龍池、大觀樓，均可游覽。滇省無嚴寒酷暑，每年祇有乾溼二季，自九月至翌年三月爲乾季，自三月下旬至九月中旬爲溼季。溼季不過降雨稍多，並非陰雨連綿至數月之久，故氣候溫和，植物繁茂。省城附近，茶花尤多。春日盛開，如雲霞燦爛，頗爲美觀。然此特就全省高地面言；若金沙江沿岸，及西北一帶之深谷，則夏季炎熱異常，且地甚卑溼，亦多瘴氣，不宜居民。

由雲南赴貴州，可由旅館代僱夫役，（從香港起程，沿途各旅館均招待甚好，如取護照，寫船票，行李過磅，及驗稅等事，皆可代爲料理。）每名每日五六百文，須加僱夫頭一名，照料

行李，約束夫役。行李每挑以七十斤爲度，轎須自備。共行一千一百五十五里，快則十八天可到，沿途膳宿惡劣，路不易行，雨天尤甚。

貴州首縣爲貴陽縣，城瀕南明江上，周圍不過六里，爲各省省城之最小者。交通阻滯，輸入之貨品，異常昂貴。本省之工商業，無一足觀。氣候雖頗溫和，而十日九雨，街道泥濘，亦殊可厭。惟省城附近，山脈蜿蜒，頗饒逸致。其最著者，爲西門外之黔靈山，有海寧亭，有聖泉，樹木葱蘢，地極幽邃。他如南門外之甲秀樓，鰲磯，藏甲崖，南嶽山，東門外之扶風山，照壁山，北門外之點易崖，貴山，真武踏龜，及城內之公園，均有可觀。

雲貴兩省，苗民最多，且種類極複雜，就其衣服色彩分之，多至七十餘種。茲將其風俗最怪異者，約略記之。裸羅有黑白兩種，性最蠻橫，精擊射，習俗尙鬼，又名羅鬼，黔諺云：「水西羅鬼，擊頭掉尾。」黔中道及貴西道屬有卡尤狎家，每歲孟春，聚未婚男女於郊，踏月歌舞，情鍾遂合，與花苗同。鎮遠道屬之黑脚苗，頭插白羽，以剽劫爲能，如男子不善搶掠，無女願與之耦。平越縣屬之天苗，緝木葉爲衣，女子及笄，架竹樓於野外，未婚男子，登樓吹笙而誘之，遂成配

耦。又有打牙斃，女子將嫁，必先鑿去門齒二粒，以爲不如此，必傷害夫家。廣順縣屬之克孟，養羊苗，鑿崖而居，高者百仞，以竹梯上下，吹笙而偶，懷孕生子後，始歸。親死不哭，反嬉笑歌舞，謂之鬧尸；次年聞杜鵑聲，則號哭曰：「鳥猶時至，親不復來！」

大定威寧二縣之洗骨苗，婦女長衣無裙，結尖頂髻。親死一年後，發墓開箱，取枯骨洗刷，以白爲度，用布裹骨復埋；過一二年，復取而洗之，七次爲止。家人有病，則曰先祖之骨不潔，仍取而再洗。他如清江黑苗，愛穿演劇所用錦袍，漢人多販舊戲衣售之，以獲倍利。短裙苗則着裙而不穿褲，酒醉臥於山間，隆冬浴於溪澗，自言可以取暖。其餘奇風異俗，書不勝書。雲南之苗，亦大概與此相似；不過西北部之獠，西番，西南部之白夷，倭泥，阿狹，諸種，爲貴州所無耳。又苗民多能製蠱，於五月五日，聚各種毒蟲，儲於罈中，羣相蠶食，最後生存之一蟲，卽爲蠱。飼之者必放使吮人血，若無外人可放，則親生子女，亦使吮之。其蟲糞卽成蠱毒，黔人亦多知之。凡偶黔女之客，若須返里，黔女必與之約定歸期，卽暗置蠱毒於飲食，屆時而歸，彼以藥解，遂無事；否則毒發而斃，此亦蠻荒之奇聞也。

註釋：

(註一) 西貢 (Saigon)，法屬安南之首邑。

(註二) 廣州稱，在廣東吳川縣南。清光緒三十四年爲法人所佔據，次年遂與訂約，許其租借，租期九十九年。按租借地與租界有別：租界者，卽各國在中國各通商港劃定界限租地通商之區域也；界線以內，各國商民得租定地，故建屋，設立行棧，禮拜堂，醫院，墳墓等，仍歲納地租於中國。而租借地，則併領土權亦租借與外國，任其管理設防，名曰租借，實卽變相之割讓也。

昆明

士清

由香港至昆明，須繞道法屬安南。舟行二晝夜，抵安南之海防，換車至河內，須五小時；自此搭滇越車可直達昆明，費時亦不過一日餘耳。

昆明爲雲南省城。滇越鐵道之車站，在南門外，下站卽爲白里尼旅館，與海關相近，有法

國旅館，此爲昆明城外之兩外國旅館。郵政總局亦在城外，近火車站。由火車站進南門，繞過金馬碧雞坊，該處爲百貨薈萃，人煙輳集之所也。

城內有五華山。聞昔日上有武后（註一）祠，後成瓦礫；今建亭於其上，名曰開武亭。亭右卽將軍府，洋樓高聳，如出雲表。登開武亭四望，見金馬山臨其左，古柏參天，翠色連雲；昆明湖臨其右，汪洋浩瀚，一望無際。俯瞰全城，盡在目下。雙塔當前，湖亭屏後，形勢之雄，爲全城冠。城西北有吳三桂（註二）邸，今惟餘池沼園亭之址而已，相傳卽今之講武堂地方也。講武堂之左爲湖心亭，有寺，香火極盛。寺旁有魚池，投物則羣魚爭食，頗爲樂觀。亭邊有石路，兩旁皆樹，樹邊流水，夏日隆蔭，如入清涼世界，誠幽雅之地也。俗謂之海子，余所居之處，面臨此海，海中已開爲田地或魚塘，日見漁歌互答，大有在城如在野之概。時至春日，見一帶楊柳，翠色宜人。五華當其前，貢院臨其後，地方尚不惡，惟四邊太空，難以防盜耳。余宅之左相去數十武，卽爲青年會所在。

海子之東，法國領事署在焉。署東有法國郵政局，法國醫院。城東有英國總領事署及電

報局。

當交通不便之時代，滇省人民誠爲樸實。今則不然。新人物輩出，或游學自海外歸來，或服官他處返里，舍其舊有樸實之風，而沐新學文明之化矣。款客時必用洋酒，非此不恭，故一席達數十元，視爲恆事。

滇垣天氣，無嚴冬酷暑。今歲臘月，僅下微雪，即日溶化。據滇人云：「已三年未見矣。」冬日不必重裘，但余至時亦覺冷。俗云：「四季無春夏，一雨便成冬。」如起風天雨忽而變冷，有此二句，可以知之矣。俗又云：「半年陰雨半年風。」蓋四月以後即雨，約有半年；然并非似江南陰雨連綿至數月之久，不過屆四月以後雨多，時雨時晴耳。至風之大，甲於他省，十月以後，卽常見之。聞土人云：「有時牛馬爲之吹倒。」蓋滇垣高於海面數千尺，自然多風，無足怪也。商務以雅片烟與鹽爲大宗。箇舊之錫，東川之銅，亦其特產。其他普洱茶葉，宣威火腿，每年出產亦極可觀。雲南出產本富，惟交通不便，輸出無方，爲可惜耳。此外藥材亦爲出產大宗，麝香等尤爲貴重之品，餘若虎豹之皮亦多。虎皮之好者約值五六十元，次者亦值三四十元。

眞象牙筷子，亦爲特色，每十雙價值念餘元，次者亦須十七八元。分別象牙筷子之優劣，即以其牙心非牙心定之耳。大理石尤爲雲南特產，或製作掛屏八幅，上等者約值二三十元，次等者十餘元；或製作插屏一方，上等者約值七八十元，下等者亦須十餘元。分別大理石之優劣，以天然之色而磨工又平整，以手拂之，無凸凹之處，卽爲上品，如着顏色，而又不平整，卽爲下品。或製作花盆，如係完全之大理石彫出者，卽爲上品，價值較貴；其次以六方鑲成者，則價值較廉耳。

余性好山水，星期餘閑，亦嘗一游名勝。出東門，往遊黑龍潭。黑龍潭離城三十里。乘該處茶花盛開，前往一觀，藉飽眼福。該處有四美：卽漢洞，唐梅，宋柏，明墳也。入門見有一橫額，上書「漢黑水洞」。洞中卽有大茶花一株，花紅似火，色鮮如珠，真余從來所未見者。再上一層，見宋柏兩株，高出雲表，枝幹扶疎。又再上一層，卽唐梅處也，見梅根甚老，知係古樹，由枯根而樹生新枝，得山靈而花發奇艷，古梅似畫，筆所難描也。梅邊左廂有石刻唐梅一株，并詠梅詩句兩則。祠旁有明薛爾望先生墓，先生於明末以諸生合家殉難於此，現滇紳爲先生建有祠一

所於其側，以誌景仰。墓前卽爲潭水，水極深黑，潭中魚類甚多，得食卽羣爭赴之。山下之寺有雅座，遂往午膳。

飯後赴銅瓦寺，俗稱金殿。出黑龍潭不數里，渡一小河卽達，該寺在城東十餘里，金馬山西北麓，步行上山，見一二三天門。再上見範銅爲瓦，覆寺三楹，殿旁有七星旗一面，純以銅質爲之。殿左廂有茶花一株甚大，花尙未全開。殿內供祖師一尊，相傳雲南東川出銅，每歲貢京師，前因兵燹，貢銅無法運往，遂以之建銅瓦寺，遺留至今，未知確否。但此寺實晚明時所建築也。寺外全山皆古柏，實爲省城附近之大森林也。稍坐卽行，進城時，天已昏黑矣。

閏日又往游大觀樓。該樓在西門外五里，樓臨昆明湖。湖方數百里，跨昆明、安甯、晉甯三縣，水如倒流，故曰滇水無洩處，或曰由西南流入金沙江以趨蜀，未知信否。

將到大觀樓時，見樓之左，有衆舟泊焉。樓前切近湖邊，有新建之樓，登高遠眺，見湖水澄清，大有秋水長天一色之概。遙望西山，若隱若現，殊覺爽氣飛來。俯瞰近湖一帶，舟艇往來，帆船如雲。樓後有石砌之魚池一，亦楚楚可觀。池後又有一亭，雖非畫閣彫梁，然亦具有匠心。左

右迴廊，橫通於亭樓，雨天可免濕足。亭之西有新建洋樓一所，傳聞將租於西人，消夏計兩層，前有空基，可植花草，後有湖水，可以養魚，樓邊有楊柳多株。遠觀山色，近挹綠柳，湖水澄潔，令人怡悅，雖非世外桃源，然亦瀛中勝地。登斯樓也，心曠神怡，如在夏日。得與二三知己，借賃一椽，或把酒吟詩，或對樽邀月，或抱膝作竟夕之談，或泛舟作烟霧之客，較西湖之亭閣，瑞士之樓台，未遑多讓。表章名勝，昭茲來許，或亦詩人墨客之所同情者歟？

註釋：

(註一) 武后，名羅，唐文水人。太宗選爲才人，太宗崩，削髮爲尼。高宗時復蓄髮入宮，旋立爲皇后。高宗崩，臨朝稱制，廢中宗，改國號周。姿爲淫虐，任用酷吏，大殺唐宗室，然富於權略，能用人，故名相輩出。晚年朝憲大亂，張柬之等乃乘后臥疾，迫禪位於中宗，遷后於上陽宮，尋死，諡則天皇后，在位二十一年。

(註二) 吳三桂，字長白，遼東人。明崇禎時封平西伯，鎮山海關。李自成陷京師，三桂以愛妾陳圓圓爲自成所得，遂引清兵入關，破自成，封平西王，鎮雲南。聖祖擬撤藩，三桂遂叛，旬月間有雲南、貴州、廣西、四川、湖南之地，稱周帝，旋病死，其孫世璠爲清所滅。

黔（註一）居拾遺

履 堅

貴州人民厚樸，語言多官音，談話易解。惟性情迂緩，市場貿易，喜以高價誑客，半值即售。婦女猶纏足，惟開通之家，則放足入女校讀書。宗教崇奉釋道，晨夕焚香燃燭，鑿磬膜拜。尤信鬼，多忌諱；街頭巷尾，設小神龕，旱站嘗樹小石碑，木斗桿，爲祈神納福之舉。婚嫁禮尙親迎，喪葬頗著迷信，祭祀亦焚冥鏹。尊崇節孝，附郭牌坊林立。凡遇宴會，主人以雜菓粉點，包裹贈客，攜歸以餉細弱。地脈溫度極高，男女發育均早。生兒嘗背負，溫飽之家，襁褓文繡，苦力者則背繫竹籠，置兒其中。每日九時四時兩餐，食多淡味，拌以辣茄醬，油濃如漿水，無色無味，因係用豈煎熬，少置食鹽而成。全黔食川鹽；蔬菜百菓均廉；南貨京菓海味，多係外來，價值昂貴；蝦係苗人所市，異常細小，蓋溪產也；筍四時有之。苗人常上市售物，人多詢之，有盡無盡，亦解釋語也。省中百貨，皆肩挑負販。米市在午前，煤市在午後，售藁薦者以夜，視爲定例。住戶所有垃圾，多堆積之，由售煤者搬運傾倒。便溺用坑，每晨有挑糞者登門承運，用土肥皂相易。賃屋者主

人多備器具帶租；定洋有多寡，租戶遷移，須俟原屋租去，始得領回；惟租賃時，除月租定租外，無小費。河流井汲均淡，居家者日必購水。製衣工人，多由四川而來；與夫亦多川湘人。黔民無鮮衣華服者，因尺布寸縑，值鉅料劣。居室多鼠，大者盈尺，終宵嚙物，竹木家具，無一完全無損。小兒嘗染蠱疾，亦有人能收蠱，如江浙之收土收驚。苗民製蠱，多以五月五日，聚各種毒蟲，儲於罌中，羣相蠶食，至最後生存之一蟲，卽爲蠱。飼之者必放使食人，若無外人可放，則親生子女，亦使食之，嗣後蟲糞卽成蠱毒。亦有用藥製蠱者。凡偶黔女之客，若須返里，黔女必與之約定歸期，卽暗置蠱毒於飲食，屆時而歸，彼以藥解，遂無事；苟至期不還，毒發而斃，名相思蠱。女巫道姑，多備斯藥，秘密市人牟利。又有放午海之說，則暗請巫師（俗呼老慕）在山巔水涯，誦經咀咒，經二十一日，用鳥鵲繫以紅繩，放入仇家，能斃全家之命。是真蠻荒奇說爾。

註釋：

（註一）貴州省古爲黔中地，故稱貴州省曰黔。

貴陽名勝

履 堅

貴陽素以山國稱。附近之水，舟楫未通；然邱壑蜿蜒，頗饒逸致。茲將該處山水，約略言之：
城中有翠屏山，舊藩署依山築屋，雖非崆，備極嵯峨。在東城者曰東山，峭壁矗立，巖石作赭黝色，與城樓對峙。由東山取徑北崗，山巔有佛屋三重。西廊爲大士祠，幽邃清絕。北出竹塢，危樓高聳雲表，爲貴陽攬勝處。下行至扶風山，俗名螺螄山，山半有亭，拾級而登，達山寺。寺前爲關武聖（註一）祠，第二層爲王陽明（註二）先生祠，像極莊嚴，朱顏渥丹，生氣凜然。復至象寶山，俗名照壁山，緣後有獅山，由象寶屏蔽；城中未能逕見，故稱照壁。其他如金鰲、銅鼓、棲霞、陸、真武、石洞諸山，均附東郭。

城南隅有藏甲崖，取義始於諸葛（註三）南征。至於附郭之山，有梯嶺、架筆、文筆、斗崖、飛鳳、金貓，皆象形命名。南嶽形勢雄奇，更足爲駐軍之處，不得以游覽勝地目之。

城西附郭，以黔靈山爲最著。山距城三里，林木蒼翳。由山麓拾級而登，石梯無數。山半有

石穴俯而吹之，其聲鳴鳴，名海寧亭。循級入寺門，佛殿宏敞，禪房櫛比，乃黔城第一叢林。山間清泉一泓，名曰聖泉。是泉廣不盈尺，晝夜漲縮百度，試以砥石，不爽累黍，洵異泉也。此外有坎馬、五虎、金鐘、羅漢、獅子、諸山，錫名如像，無他掌故。

北郭以貴山最著名勝。其他天馬、鴉山、驪珠等山，亦載志乘。

至於筑水，城中有龍井泉，城南有南明河，水自西北至，東流經次南門外，水磨河從北來匯。東行里許，抵大南門外，跨霽虹橋而東，水勢淵渟，厥名涵碧潭。傍有石梁突起，稱鰲磯。過浮玉橋，則磯上有甲秀樓，飛閣臨流，二鐵柱矗立，乃清乾嘉時所樹，平苗紀功柱也。再經數十步，有翠微閣，俯視清流，令人忘返。復東行里許，爲漁磯灣，經南浦橋，富水由城南八里屯而入。又東三里，乃牛渡河，遷棲霞山麓，北折以向打漁寨，支流與城漸遠矣。

註釋：

(註一) 關武理，即關羽。參看首都名勝註十五。

(註二) 見廬山(二)註一。

(註三) 諸葛，即諸葛亮也。參看首都名勝註十七。

貴州之苗民

譚慎餘

苗民爲上古民族，世居中土，因受漢族侵略，被驅逐於南方，今之苗民，即我國唐虞時三苗（註一）之後裔也。現多居於貴州南部及雲南東部，人口貴州較雲南爲多，因受天然淘汰，至今種族共存不過十餘萬而已。

現在貴州之苗民人數雖不多，然種類甚複雜，共計三十六種之多，有紅苗青苗生苗熟苗格老苗仲家苗……等之別；紅苗青苗生苗等，則兇惡橫蠻，像貌亦異，蓋紅苗之眼爲紅色，青苗之眼爲藍色，前清苗匪之亂，多爲此類苗民。他如熟苗格老苗仲家苗等，因與漢人雜處，頗有進化，尤以仲家苗幾與漢人無異。

苗族因無文字，其言語多不可知，惟其聲音頗與英語相似；如二人將分手時，必互相說：

『姑拜』（譯音）二字，有如英語中之（Good-bye）表示『請了』或『再會』之意。前清時苗民多有讀漢書者，科舉亦得應試，入舉中舉，頗不乏人，以是苗民有能漢語者。

苗民仍以耕種爲主，獵狩爲輔。紅苗等多居山洞，仲家苗等則與漢人同處。衣服則仲家苗與漢人無異，其他紅苗等，則女苗四時均不着褲，惟繫以數丈長之顏色布裙，圍繞腰際，行走時，則四面分散，如圓罩，亦頗美觀；其製衣之布，均係自織，凡苗女之往來於城市者，必手持一綫盤，終日不輟，隨時可以製綫而織布。

苗民對男女一視同仁，無重男輕女之惡習，有男女互助之精神，女苗均爲天足，凡事均與男性分任之。其婚姻也，每年六月——有在六月六日或十五日二十四日者——例有賽會之舉，屆時苗民不分老少男女，均相聚山上，或曠場之中，互相跳舞唱歌，以及種種娛樂之事；斯時青年未婚之男女，若愛好對方時，則此唱彼和，相偕舞蹈，散會時，即可互詢姓名家世，並約再會地點日期，日久則更進而爲密友，且可往來於兩者之家，家長不相干涉也。以後戀愛程度高漲時，則男性可向女性求婚，並徵求兩家家長之同意，請人作媒，進行定婚之手續，

定婚禮物，不爭多寡，只視男家之有無而定；此種情形，頗似現代文明青年男女之自由戀愛。定婚之後，即由兩家家長擇定日期結婚，結婚時，則遍請漢苗親友，屆時仍集於賽會之處，新郎新娘均換新衣，由家屬伴送步行而來，即由證婚人（媒人）引導行禮，其禮仍爲跪拜，先拜天地，次拜父母家屬及親友等，再次則新郎新娘互拜，禮畢奏苗樂（樂器異於漢樂，頗覺悅耳，惟不知其爲何詞調耳。）以及歌舞等，亦如賽會時；最後則邀客歸家，入席歡宴，新人則遍酌賓客，互相笑謔不禁也。婚後三日，則新郎必隨新娘同居母家，生子方可聽其自由居住，蓋因母家不忍其愛女一旦分別也。設若新郎不許新娘回家居住，則母家必約集多人來男家搶回，甚至有演武劇者，此種舉動，則頗覺野蠻。

苗民亦中華民國之一民族也，因秉賦不同，生性强悍，鮮與人通，不思進取，以致日漸淘汰，然其腦筋並非簡單者，誠能育而教之，利用其强悍之身軀，勇敢之精神，使之捍衛邊陲，必能盡其天職，然觀現在我國之天災人禍，我漢族尙無甯居之日，何暇計及區區之苗民，言念及此，不勝惘然。

註釋：

(註一) 三苗，古國名。史記正義 吳起云：「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即今湖南岳陽、湖北武昌、江西九江一帶之地。後被漢族驅逐於南方，即今雲南貴州、廣西等處。

東北之行

水楚臣

(大連——旅順——瀋陽——長春——哈爾濱)

記者這次因事到東北一行，爲期凡二月有餘；茲將沿途見聞，拉雜記之。

五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乘奉天丸離瀋，出吳淞口後，船向那渺茫無邊的海上前進了。二十七日下午一時到青島，上岸去買了些食物，五時開船，二十八日下午一時半到大連（註一）。未進口前，我們三等艙的華人須排在甲板上，受那醫生檢視一遍，有無疾病；三等艙的外人和頭二等的搭客，大概是決沒有毛病的，所以無用查視了。靠碼頭時，有幾個日人以及和日人一樣的華人，來詢問一切：『貴姓大名呀？來此何幹呀？住在那裏呀？』詳審得很。經過盤問後，搭客們都紛紛上岸，我於是也找了一個旅舍接客的，把行李都交給他，自己僱了馬車，直上旅舍。這在別處或者要不放心，然而在大連決沒有意外的。

當日傍晚，與該地友人于君僱車至公園，園的地位極好，面海環山，景色俊秀，佈置也很

清麗，海邊有海水浴場和水族館，其最令人觸目者爲海面矗立的日人伯爵後藤新子的銅像，雄偉莊嚴，爲日人所認爲有功於南滿洲者；但是日人之所謂功臣，我們中國人對他有何感覺呢？

二十九日下午往遊老虎灘，在大連的南端，乘馬車直到山上。從上面望下去，只見海灘邊有無數礁石，凹凸奇形，怪狀可怖，海潮來時，激成水沫，奔騰而上，一片銀色，此起彼落，湍急非常，而其聲呼呼，有如虎嘯，可謂奇觀。

大連尙有名勝很多，以事冗未能暢遊。市內馬路寬闊，街屋整齊，兩旁都種樹木，青翠碧綠，一望無際。電車都是雙軌，車身寬大，沒有頭二等的分別，無論遠近，一律日金五分，就是換車也不再取費。大連人口，日人要占三分之一弱，所以日本商店居大多數，而且一切景象也都是日本化了。最繁華的街道爲浪速町，白天也很清靜，一到夜間，則兩旁都密排各種小攤。華燈初上，五色燦爛，粉白黛綠，炫奇爭妍，大有山陰道上的風光，熱鬧已極。另有一處爲華人聚居的地方，叫做西崗子，好像化外之地，一切的道路房屋居民等真是一團糟糕；和大連市

相比較，好像中世紀和二十世紀的區別。有人說日人有意留這一塊地丟我華人的臉，我以爲我們也應該問問我們自己。

大連是日人侵略我國的根據地，亦爲我國亡命之徒的聚會所，二國的浪人沆瀣一氣，真是無惡不作，一切娼妓煙賭莫不公開，其他的黑幕更無用說了。

五月三十日遊旅順（註二）。從大連到旅順，陸路距離約一百二十里，有火車或公共汽車，車票日金一圓，但到了那邊還要僱馬車。我們一行四人還是包一輛汽車合算，一天雖要日金十二圓，但中途可停放，到了那邊又不必另行僱車。上午十時出發，車行半小時後，都是山路了，蜿蜒曲折，行駛於崇山峻嶺間，另有一番景色。

車過老座山山洞後就到龍王塘，水源地就在那裏。大連自來水的水源乃來自山溪，這水源地就是積聚溪水的所在。在半山築了一個大壩，滿貯清水，深七十五尺，工程偉大，建築費需一百九十五萬日金。

車過白銀山山洞後，右傍崗巒，左臨大海。再行半小時，就到了旅順，我們一直到關東廳

戰績紀念館門前下車。

戰績紀念館門外置有大小砲車幾十尊，還有砲彈無數，都是日俄戰爭之役得自俄人者。大門內入口處的壁上，尙留有大砲所轟的大洞，和彈痕無數。陳列室內都安放着當時所擄掠來的軍用品，壁上都懸掛着當時戰爭的景像和日軍將領的肖像。又有東三省地圖的大模型，表白當時包圍俄軍的陣勢。此外還有前清旅順都督衙門的大門板二扇，上面繪着很精緻的門神，以及李鴻章（註三）所監製的砲彈二枚。這都是日人誇耀戰績以傲世人的用意。東三省何地？旅順何地？我國人見之，其亦有動於中乎？

午飯後乘車到博物館，則巍然大廈四周爲公園，很秀麗。購票入內，依陳列室的號數順次而觀，共二十多室。第二室中有『木乃伊』（註四）四具，二男一女一小孩，都發見於新疆高昌，爲一千三百年以前的屍體，尙完好無缺，鬚髮都全，肢幹偉大，但已乾癟如柴！其餘像古佛玉器古錢古瓷等，都得自北平，河南，陝西等處，都是大好寶物，不能自保，淪落於異國人的手裏。

乘車直上白玉山，先到招待室，簽名於簿上，然後領了證券，登所謂『表忠塔』。該塔建在山上，高凡十層，每層有二十七級，計二百八十八尺，矗立雲表，爲日人建以紀念日俄戰爭時的日方死難將士。登頂四眺，旅順全景，一覽無遺，岡巒起伏，海水環繞，的是要塞。塔之北爲納骨神社，乃幾萬戰士葬身之地，建築爲日本式，莊嚴雄偉。遊至此已日影西斜，倦鳥歸巢，乃乘原車返寓所。

六月二日下午從營口搭南滿車到瀋陽。日本站在城外，即日人所稱爲南滿路附屬地，地方遼闊，市面繁盛。與日本站接連的地方叫商埠，大馬路，即南市場。尚有北市場，工業區等，都是中國地而且很熱鬧。城牆尙未拆除，莊嚴宏偉，爲南方所不經見。蓋奉天爲滿清未入關前建都的地方，後來就改爲陪都，所以有這種氣象。城內市政也很發達，馬路平坦，房屋高大。但近年來商業很蕭條，像中街一帶，竟有七八家的店面空着。交通方面，應有盡有，但電車只有大西門到日本站的一段，尙未普遍。

瀋陽生活費很高，我到的第二天到一家很大的理髮店去理髮，裏面一切都講究。我

想：『這個樣子，在上海六毛錢就行，這裏最多八毛罷！』完後我就給他一塊錢，滿以為還有幾毛錢找回來！不料他道：『還差四毛！先生！』真不能不使我駭異了！我只得再給他四毛。但是我想當我『洋盤』（註五）總不至於罷！

這裏的幣制，上海的中交鈔票尚能通用外，其餘都是奉票。不過奉票有『現洋票』和『非現洋票』（即不能兌現）的區別，現在通稱不兌現的『非現洋票』為奉票。一圓現洋票可換奉票六十圓。剛到這裏時，若聽說坐洋車要十二圓錢，洗澡要二十四圓錢，你切莫驚嚇，其實只有二毛四毛錢而已。但是我總不懂，奉票和現洋票都是東三省官銀號所發行的。爲什麼一個可當現洋用，一個就不能起初發行時何嘗不是一圓當一圓用的呢？如今六十圓一跌跌到一圓，其故何在？你看一百圓一張的奉票到處亂飛！當初老百姓都是實實在在的將一百圓雪白的現洋換得來的，現在只能當二圓一張，官銀號固然大發其財，可是老百姓變成乾血癆了！

十日晚搭八時四十五分車離瀋陽，十一日晨五時一刻到長春。長春位於吉林省的西

面，爲南滿路的終點，中東路的起點，爲陸地交通的要道。日本地的頭道溝似覺熱鬧，但爲烟娼集合之所耳。中國地祇有商埠大馬路比較的爲繁盛之區，這條馬路還是去年新築成的。其餘都是泥路，一逢天雨，簡直不能行人；晴天則灰土飛揚，不能張目。當初我以為長春也是一個大商埠，但是到了這裏却很失望，簡直毫無建設的成績。還有一件：這裏的駐軍不知是誰？軍紀極壞。據說馬車不敢到中國地去，要是空車去了，就得被『八大爺』（註六）白乘一天？雖然我未目賭，但我看那三五成羣的衣衫襤褸的兵士，不時的在街上打擾，其餘也可想而知了。

長春爲日本浪人集中之地，和那不知亡國恨的韓人狼狽爲奸。烟士賭博娼妓都是他們的生財大道。其餘明搶暗奪，霸占田地，毆斃人命，無所不爲，爲其俎上肉者當然是我國的老百姓，而我們所謂捍衛國土的叫化軍人，只有白乘馬車的本領而已！

六月十三日搭夜車離長春，十二點零五分開行，天明八時到哈爾濱。哈爾濱爲我國東北第一大商埠，素有『北方上海』的名稱。分道裏，道外二大埠。道裏從前爲俄人所經營，現

雖由我國收回，但一切市政，蕭規曹隨，仍脫不了俄國的氣象。中央大街一帶，都是俄國商店，華店，日店爲數不少。房屋整潔，兩傍樹木鬱翠。街上行人，差不多外人居多數，直不像是中國的地方。一到晚上，一對一對的俄國男女都出來散步了。粉白黛綠，照耀於燈光燦爛之下，景色異常華麗，這在中國任何地方所不大經見的。

道外則完全爲中國景象，人烟稠密，街上喧囂非凡，一切建築雖也都講究，然而講到清整齊，則遠不如道裏了。街道尚平坦，但兩旁的陰溝太不講究，僅用不整齊的木板舖在上面，就算數，不特行路不便，而且還有失足之虞，這樣的不澈底，也算希罕！至於道裏道外的交通方面，則電車汽車等莫不應有盡有，電車不論遠近總是五分。

凡到過南滿北滿者，對於日俄鐵道和車輛上的種種設備，莫不交口稱譽，又清潔，又富麗。他們的三等車，好比京滬路的二等車，北寧路的頭等車。車掌和查票等對於旅客，均彬彬有禮。至於行車時刻的準確，站上設備的周到，更不用說了。我們在痛恨主權被侵之餘，私心又不禁自覺慚愧也。

註釋：

(註一) 大連爲日本在我國之租借地。清光緒甲午中日之役，被奪於日本，和議既定，復歸我國。旋租借與俄羅斯，租期二十五年。日俄戰後，俄國將租借權讓於日本。民國四年中日新約，議定展租期二十五年爲九十九年。按租借地與租界有別，參看雲貴一瞥註二。

(註二) 旅順亦爲日本在我國之租借地。其地本爲我國北洋艦隊之軍港，中日之役爲日所據，後復歸我國。不久租借與俄，租期二十五年。日俄戰後，俄國將租借權讓於日本。民國四年，中日新約改租期二十五年爲九十九年。

(註三) 李鴻章，字少荃，清合肥人。道光進士。鴻章率鄉勇轉戰蘇皖各地，世稱淮軍。清季與各國所訂不平等條約，多其手訂。官至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封贈毅伯，卒贈侯爵。諡文忠。

(註四) 木乃伊 (Mummy)，亦作木默。太古埃及人用防腐藥品覆屍，使之永存，謂將來復活時靈魂可以回其本體，其遺屍歷數千年，尙有不壞者。我國回回地亦有之。

(註五) 洋盤，滬語，猶言初上都市之鄉下老也。

（註六）八大爺，謂兵士也。俗有折「兵」字爲「八」者，故兵士有八大爺之稱。

遼東半島

黃偉伯

（營口——田莊台——旅順——大連灣——金州）

遼東半島，與山東之煙台相犄角，天然作渤海之門戶。今日大連一埠，商業之繁盛，幾與北之天津，南之上海相頡頏。推其所以興盛之由，端恃南滿鐵道以爲轉運之機關。東三省百物之輸出，大半取此道以分灌於四方。加以歐戰以後，海參威運道梗塞，益有以助其勢而揚其波。余作客遼東十有二年於茲矣。平日餐風咽雪，一肩行李，往來於南滿鐵道之中，所經者不一處，所駐者不一地。客窗岑寂，枯坐無聊，前塵舊夢，湧上心頭，僅就遼東一隅之地，目擊所及者，拉雜而書之。

（一）營口

營口之地，明時稱爲耀州。前清隸於海城蓋平兩縣。東三省設行省之時，劃出海蓋兩縣之區域，設置營口廳。民國成立，又改廳而爲縣。其通商也，初在於牛莊，繼徙於田莊台，三遷於營口。是地臨遼河出海之要衝，口門之外，一沙屹起，巨舶必須候潮。所最稱缺點者，時屆嚴冬，遼河封凍，斷絕交通，航運全然停止。立埠至今不過六七年耳，語其最盛之時期，出入口之船舶，一日之中，輪船以數十計，民船以數千計。東三省內池之糧豆，如雲而集，大有其崇如壖，其比如櫛之觀。俄人之租借旅大也，關大連作商港，本欲分營口商務之杯羹。孰料功尙未成，東瀛鼓角動地而來，日人又殄其臂而奪之，割旅順至長春之鐵道，踞爲已有，名曰南滿。十餘年中，銳意經營，不遺餘力。而營口因錢法日壞，罔知改革，遂至日歸退化，讓大連以稱雄。溯余初至營口之時，在光緒戊申之歲，會幾何時，商業一落千丈，良可慨也。

(二) 田莊台

田莊台距營口不遠。辛亥三月，余自營口乘火車至其地。下車以後，約行數里許，乃抵其市街。黃塵滾滾，蔽日遮天，市廛蕭索，較之南中之鄉落，尤遜一籌。少頃，駐足於一商肆之中，主

人款留午膳。余叩之曰：「此間有無古蹟？」則對曰：「有二銅碑在，盍往觀乎？」午膳既畢，爰命价導余而往。及觀所謂二銅碑者，不過以銅爲之，讀其文鄙俚不堪，今已不復記憶。

(三) 旅順

旅順四山環抱，中有海灣，水深且闊，能容巨艦數十艘，誠天然之軍港也。其口門兩山對峙，築砲臺以守之，真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概。近代戰迹之歷史，人所共知，勿庸贅述。余嘗四游其地，姑舉其名勝而言之。一曰戰利品陳列所，其中陳列者，皆是俘獲俄人之物，大而巨砲，小而椎鑿，纍纍然充物其中，未能悉數。甲午一役，清軍喪失器械不少，五六年，尙與俄物並列，刺人眼簾。自中日親善之說起，乃將此物棄藏，冀平華人之惡感。二曰滿蒙博物館，是館也以滿蒙二字命名，有心人可以測其用意之所在矣。館中所陳列者，以鑛產居多數，動物間亦有之，有玉如意一柄，書曰「肅親王出品」。清社既滅，肅親王蟄居旅順，歷有年所，亡國大夫，寄人籬下，有此閒情逸致，異矣。三曰白玉山，此山之位置，正對旅順之口門，日人戰死之遺骸，悉瘞於此山之內，上建十三層之石塔，高聳雲霄，題其名曰忠魂碑。登山一望，海天一色，旅順

全景都在目中。聞諸人曰：「天朗氣清，海無霧翳，躋塔之巔，持測遠鏡視之，可以望見山東之煙台。」又聞旅順當俄人管理之時，地價非常騰貴，自歸日人後，商務集中於大連，房屋幾無人過問。大連之實業，稱油坊爲巨擘。近自聯合會成立以來，固結團體，不許復行增設，一般垂涎油坊之利者，計不得逞，改而越於旅順。邇日地價，漸次高昂。此可見實業之盛衰，與地價有密切之關係也。明甚。其地有工科學堂，稱爲專門之學校，四科分立，內容如何，惜無介紹，未得參觀。又有老鐵山者，涼秋九月，產鶉最多。

(四) 大連灣

大連本金州之轄境，俄人所租借旅大也。初擬在大連之海岸，興築碼頭，卒以水淺不適於用，移而至青泥窪，名之曰達里內。俄人戰敗，租借之權利讓於日本，以達里內之俄名，世人少悉，而大連灣之三字，早已騰播寰球，故因以大連名之。今日土著之人，猶有呼其舊名者。當俄人開埠之時，正在平治道路，建樹碼頭，工程未及一半，而戰雲忽起，聞已費去俄幣四千萬金。光緒戊申之歲，余初至大連，適值日俄戰後，目覩日人大興土木，皇皇汲汲，以續俄人未竟

之功。其時市街房屋，多未修葺，曾不五六年間，市廛蜂集，棟宇鱗排；又復敷設電車，貫通全埠。該地商務最旺之時期，屬於春冬兩季，夏秋頗覺蕭條。其營業以糧棧、油坊爲最。所謂油坊者，以機器榨豆油也。資本多寡不一，共有五十一家，歷年俱稱獲利。現在油業中人，設立聯合會，不得再行增設。糧棧者何？卽代客買賣糧豆之商店也。共有三十餘家，十年以來，因作投機之事業，與敗無常；有腰纏甚富者，有一敗塗地者，視主任人操縱術何如耳。糧豆自長春一帶，由鐵道運至大連，存貯於南滿之倉庫。一買一賣，俱赴取引所（註一）論價而成交。歐人之購豆者，始自己酉年之臘月。庚戌一載，購額頗鉅，多至四十萬噸；運往歐洲，聞亦用爲製油之資料。越一年，改絃易轍，轉向哈爾濱採辦，經東清鐵路（註二）折往海參威以放洋，云其費比大連爲尤省。故辛亥之後，西洋之銷路，寂然無聞。歐戰既興，海參威之地不通海運，乃又重尋大連之故道，輸出歐洲。邇來中日人士，組織會社（註三）如潮而起。若證券，若信託，若製紙，若製麻，若擊布，若繸絲，若酒精，若醬油，名目繁多，未遑遍列。揆度將來之趨勢，新式之事業，尙層出不窮。蓋以滿洲地大物博，原料豐富，備值低廉之故也。攷南滿之路綫，起點於旅順，中經大石

橋，有支路以達營口。再經奉天，別有一路，名曰安奉，自奉天以達安東，渡鴨綠江即爲朝鮮。過四平街，亦有一路，名曰四鄭（註四）自四平街以達鄭家屯，蜿蜒而北走，盡於長春，與東清路相銜接，由亞洲以通歐陸。在長春之地，東與吉長路聯絡，達於吉林。今日者鐵軌縱橫，密如蛛網，蔓延於各地之中，而兩國之人民，偶以乾餽細故，彼此誤會，即惹起意外之交涉，我國一方面，輒受巨虧而難言。論者謂主權之喪失，無法挽回者，其咎皆在當日締約人之昏庸也。

大連名勝之地不一。若取引所，若大和旅館，若正金銀行，若各等學堂，若通信管理局，若中央試驗所，皆宏偉瑰麗之建築物也。公園有四：一曰常盤公園，亦名松公園，昔有老松二三十株，故名；今斬伐殆盡，別種他樹矣。二曰北公園，園雖不大，而佈置整齊，此爲俄人曩日手闢之公園，留貽至於今日者。三曰西公園，樹林茂密，廣大無垠，中間運動場一區，春秋佳日，士女如雲，多集於此。四曰電汽公園，以夜中之電燈，燦爛如明星也；有珍禽，有奇獸，有曲沼，有涼亭，有擊球室，有跑冰場，有射的所，有飲食館，娛目騁懷，斯園爲首。余觀於大連之設備，曾不數年間，百廢具舉，莊嚴璀璨，因憶及我國內地之情形，不覺爲之黯然神傷也。

距大連市外約十里，有地名曰黑山礁。故老相傳，昔日有巨星隕於海濱，化成黑石，故名。此地背山面海，風帆沙鳥，隱現目前。不獨風景佳勝，足以怡人，空氣之新鮮，尤可爲衛生之一助。日人更其名曰星之浦，平治道路，栽植樹木，建築旅館，復延長電車通至其地，以便游人。今歐人之來大連避暑者，實繁有徒，均嘖嘖稱道不置曰：此地尤勝於北戴河云。

老虎灘者，大連市外一小村落。其地多鹽田，居民百餘戶，悉以漁業爲生涯。風景與星之浦相髣髴。有水產試驗場焉。

自大連市內至星之浦，中經一地，曰沙河口。其地平行，人家村落，棋布星羅，自來水之水源，即發源於此。南滿會社闢其地爲鐵工場，規模宏壯。場中服役者數千人，余嘗往游之。鐵路所用之車輛，俱由此場而製造，電車亦如之。其中有一部祭外人之參觀，不知其有何秘密也。

余嘗自星之浦泛海至小平島，扁舟一葉，容與海中，覺黑石巒巒，突峙波心之上，乃悟所謂黑石礁者，其名或本於此。故老之言星隕，實悠謬之譚耳。舟行二小時，乃抵小平島。島中居

民百餘家，多業漁鹽。是島也，在大連未通商以前，貿易頗稱興盛。江浙齊魯之沙船，俱寄此作停留之所，今則冷落不堪矣。

距島一里許，曰欒家屯。懸崖峭壁，奇境天生，儼爲巨靈劈開，花刀削者然。在山澗之中，一古蘭若（註五）在焉。榜曰凌水寺。建於前清乾隆四年，有石佛像三十餘尊。附山一帶，梨樹最多。春夏之交，梨花怒開，芳雲飄豔，數里聞香。斷崖之上，老松倒生，千態萬般。不可方物。大連幽勝之地，無過於此。惜在荒僻之區，游蹤罕至，遂令埋沒而弗彰，竟不獲挂人之齒頰。能勿爲山靈一慟乎？

大連口門之外，小島纍纍如貫珠，日人呼爲三山島。在島之下，築一燈塔，遠照數里，海船出入，俱以此爲目標物焉。余嘗乘小輪往游之。登山之巔，舉目遠眺，煙波浩淼，水天一色。島濱產小石子甚多，白如雪，潤如玉，蓋朝夕受海濤之衝激以成也。

（五）金州

金州本前清一廳。自大連出發，約行數十里，始至其城。形勢雖不雄壯，而道路寬舒，無擊

敲摩肩之苦。中有公園，爲俄人所手創，佈置尙稱完全。駐足於旅館，午膳以後，乃往觀南山之礮臺。昔俄人租借金州之時，在南山之上，築礮臺九座，駐重兵而守之。蓋所以屏蔽旅大之後方也。日俄之戰，俄人死守不去，相持數月，卒爲日軍所攻破。自是之後，旅大相繼而淪亡，目覩此九座之礮臺，都已化爲齏粉，今遺留之碎石，猶帶燼之痕迹，可想見當日惡戰之情形矣。

註釋：

(註一) 取引所，日語，即交易所也。

(註二) 東清鐵路，今改稱中東路鐵。

(註三) 會社，日語，即公司也。

(註四) 四鄭鐵路，今改稱四洮鐵路，其路線已由鄭家屯展至洮南。

(註五) 藺若，梵語阿蘭若之略，僧人所居處也。

瀋陽叢記

公叔子

遼寧省城當瀋水之北，故名瀋陽，今爲瀋陽縣。元置路，明於此地曾設瀋陽中衛，及清之太祖崛起，乃由遼陽遷中都於此地，因稱盛京。此地西控於明，北隣蒙古，東南與朝鮮接壤；彼時清代拓土，僅僅局限於今之南滿一部；就地言勢，則瀋陽者，誠不愧爲彼帝都一恰好之位置也。及順治初年，入都北京，以將軍留守該地，故遂稱留京，又名陪都。此則瀋陽之沿革也。

今者人口約十八萬，城有內外兩層。外城周圍，連亙四里，由橢圓形之土城以成；復有八邊門，與內城門遙遙對峙，蓋當日所以備萬一之警者也。自日俄戰後，僅小西邊門不事鎖鑰，外城之人口，較多於內城，街衢亦不規則。內城爲方形，周圍一里有半，高及三丈以上，樓堞棋布，城牆廣闊，約可容納數萬之戍兵，且有施展野礮之餘地。道路則分扼於八門。城門均以甕城擁護，而城根則爲賤民細賈雜居之巷。城內交叉爲井之四大街，是爲商區。中央爲金鑾殿、大政殿、文溯閣、舊都督衙門等所在之地。此外新衙，率爲八旗（註一）邸宅、官吏公館等，充滿

於其間。由小西門通大東門之大街，鐘樓鼓樓在焉。而城下之外壕，雖半皆淤塞，從未聞施以濬濬。城樓之屋瓦，亦復飄零垂盡，在在皆有朽敗之象。金鑾殿爲清之太祖太宗宮居之所，係建於崇德二年者。位於四平街之中央，都督衙門前立於南，周圍五百五十餘間。門臨大西門，達小東門之大街，以東西華門爲其靈域之界，且以拒馬柵遮斷往來。南面之宮門有三，中爲大清門，東爲文德坊，西爲武功坊。武功坊之西側一閣，爲翔鳳門，文德坊之東側爲飛龍閣。雖爲二百七十餘年前文武進謁之集所，而今則爲貯藏珍寶之庫矣。其中金銀珠玉，寶劍名畫，充然沛然。清太祖之兜，金剛石小刀，黃金之鐘，珠玉之首飾等，光彩陸離，眩人眼目。崇政殿後鳳凰樓，巍然高峙，前清列代祖像在其中焉。登臨憑眺，全城集於眼底。再其後有清寧宮。各殿兩側，則爲往昔妃嬪居所。日華霞綺等樓，前後不紊。而文溯閣藏有四庫全書（註二）六千七百五十二函云。

東陵又稱福陵，其丘名爲天柱山，古所謂東牟山者是也。天聰三年二月，清之太祖之靈，卜葬於此，并建寢殿。順治八年，復盛事增飾，遂有今日之壯觀。（按滿洲共有三陵，一永陵，爲

清之遠代祖叢葬之地；一昭陵，卽彼所謂太宗廟者是也；而東陵爲彼太祖之佳城，自順治以下之寢陵，概在北京郊外。距瀋陽城之東約三里，位於渾河右岸。全丘老松參天，古色蒼然；層樓朱壁，綠瓦生輝。門內石製之獅象獬豸駱駝等，與康熙所撰聖德神功之碑，尤令憑弔者代有蒲柳宮牆之感。祭殿之後，爲隆恩殿。其高帝高后之神位，設之於內。更後，卽此一世英雄之永眠地矣。

北陵稱爲昭陵，其丘呼之爲隆業山，在瀋陽城之北，約一里有半。其彌望無際之牧地，直與鐵道線路相接。風水之雄大，雖稍遜於福陵；而規模之宏壯，突過於前。周圍約六百餘丈。殯宮之前，有石馬二：一名大白，一名小白，聞爲太宗生前愛馬之模型。陵中建築，一如福陵；唯北陵因距瀋城較近，且有鐵路之交通，故憑弔者絡繹於道，至福陵則遊踪稀少矣。而北陵附近有法輪寺，長寧寺，黃寺等，法相莊嚴之寶刹。凡遊客之赴昭陵者，大率就便瞻仰。蓋法輪寺有北方之護國塔，及天地佛之喇嘛像；長寧寺爲帝都時代之宮苑；而黃寺者，又有邁達里之靈佛；皆攷古學有名之資料也。

瀋陽既爲滿洲二百七十年之舊都，名勝舊蹟，爲數實夥。小西邊門外，有實勝寺，延壽寺。而實勝寺卽爲黃寺，隸於蒙古喇嘛，其長老曰大喇嘛，實爲滿勅建之寺。西塔在延壽，蓋爲守護奉天四塔之一。小西關有清真寺，大清宮，賢王祠，藥王廟，賢王祠者，卽滿人所謂彼太祖入關時功蹟最多之七親王合祀之廟也。曲檻長廊，宏梁巨礎，規模雖大，而今已矣。城南有廣慈寺；城東有永光寺，觀音閣；城內則有崇壽寺，長安寺，孔子廟等，不一而足，而長安寺最古，崇壽寺亦以古塔嘖嘖於時。惟四民共同遊覽之名所，首推東關之小河沿爲最。一至夏日，蓮池泛舟，水閣舉酒，荷葉送香，炎暑全祛，蓋又瀋陽絕妙之消夏地也。附近有一雄大之建築物，時時印入吾人眼簾者，卽十數年前震驚全世界之有名鼠疫會議所之故址。河沿之下流，屈曲注於渾河，故亦以小瀋水名。奉天公園，在小西邊門外，歷年未久，絕少古趣，然公園爲都市之游息地，影響於市民衛生者，至重且巨。遼陽人士能審乎此，謂非公共理想進步之一徵歟？

遼寧人鄉土觀念較關內爲篤，然其勤苦質朴之風，則又迥非關以內者所可企及。此其故由於天時地理人事，煎迫蘊釀，遂以成習。氣候嚴寒，勞働不輟，道路險惡，拓墾費時，馬賊猖

獼，人有戒心。有此數因，生活之苦，不言可喻。而城內尺土如金，屋價之貴，幾埒上海，故中級市民若有十餘間不動產，便可以之爲數口坐食之資。民間至今，似尙未發見政治之慾望，但求粗糲布衣，安穩度日。累年所食，不外高粱蜀黍秫米等物；以米爲常食者，固不多見，卽如北平人所嗜之麵粉，亦非每食必具之品。至所著之衣，男女老幼，率不外老黑布一種。而公衆之嗜好，大率以戲爲歸著點。瀋陽爲邊陲開府之首區，劇場之多，固不足怪；乃至一縣、一鎮、一村，亦各有相當之劇場，而每戲必又男女雜糅，寫聲寫色；而土人竟願而樂之。宜乎全國所豔稱之坤角，八九爲此地之出產也。戲臺之構造，與津埠相等；組織法，亦盡善極美，此又北平所弗及。

此外更有二事，雅不直其所爲者。卽彼中下級人民，往往以未及婚期之童子，強爲完娶。成年之婦，因以障害其生殖之機能是也。其第二事則該地往往父子姑媳及其他之家人，臨夜或共寢一大土坑，或分據兩坑，既不設帷，復鮮障隔，而其兩坑相距，真可謂間不容尺；此其故，一由於人多屋矮，火坑省費，二由於屋貴出租，以補家用。然卽此亦可想見當年水草生活

之形狀，並可聯想內外蒙古家庭風紀之爲若何駭人聞見矣。

註釋：

(註一) 見成都一瞥註三。

(註二) 見西湖風光註十。

吉林

沙啟濤

吉林省城亦曰吉林，(註一) 當長白山西北，松花江經其東南，四圍皆山，土名曰船廠，以昔會造船於此地也。前清光緒三十三年中日協約，闢爲商埠。爲吉長鐵路之起點；松花江內，可航行小汽船，交通頗稱便利。然近年以來，受長春哈爾濱之影響，其繁盛竟不如前。究以省會所在，佔行政上軍事上之重要位置，不可視爲尋常城鎮耳。其工業之發達，街市之繁盛，較之哈爾濱二處，有遜色多矣。今春因友人那君之召，因往遊焉。勾留七八日，今記其所經如下：

四月二十八日早七點半鐘由得勝臺車站乘南滿汽車出發。午後二點三十分抵長春。欲赴吉林者，須改乘吉長車方達。下車後，以往取行李，耽擱數分鐘，及行李取出，則車已開行，上車不及，欲往則須次日，方有吉車。不得已，乃暫住於候車房東近處之悅來棧。

長春土名寬城子，爲吉長、南滿、中東三鐵路之交點，光緒三十二年闢爲商埠，瀕伊通河，水陸運輸，頗稱便利。吉長車站在北門外，南滿車站在頭道溝，中東車站在二道溝，則更在日站之西北矣。三路車連絡運輸，在頭道溝均可買票登車。

飯罷無事，觀天色尙早，乃出外散步。附屬地內街道寬廣，馬路坦平如鏡。信步東行，見附站多客棧，大半皆中國人所經營者。日人間有一二家，皆樓閣連雲，其清潔過於中國者多矣。再遠漸見營商者，皆日商也。間有一二家爲中國人設立者，不外飯館與鮮貨店而已。東行至一橋，爲附屬地之盡頭。東爲長春。城外有中國警察值崗。橋西側有小學校一，顏曰南滿公學。南滿鐵道會社所立也。校內專收中國子弟，而教以日文，不收學費；乘南滿汽車且能給以免費票，蓋直奪我教育權矣。過橋至中國地，街道偏窄，商家櫛比，頗覺繁盛。然道路隆窪不平，污

穢叢集，以視租界，則瞠乎後矣。徘徊數時，以天已將暮，乃歸寓。

翌日爲二十九日，早六句鐘即起，乘人力車赴站，至吉長車售票房購票。七句半鐘登車開行。該路明爲中國主權，實則中日合辦也。車製殊小，且污濁不堪，加以軌道修築未平，行時傾側，頗覺顛播不堪。每站必驗票，亦頗煩瑣。由長至吉，合二百四十華里，行四句鐘方達。較之北寧，遲緩多矣。中途經車站數處，皆停車卸貨搭客，因此次乃客貨兼載之車也。

抵吉後，下車出站臺時，有軍警數人，檢驗過客行李，驗畢放行。站在東關，宿店須赴城內，乃乘人力車，循商埠馬路入朝陽門。旋西行，住於德勝門內之華豐客棧。次日飯罷，出德勝門，至法校會至友劉姚諸君。出校西北行，登山，山巔有廟宇數重，前爲關帝，次爲玉皇，再次爲藥王佛殿等廟。各爲院落，相距約各有數丈，殿宇巍峨，輪煥一新，蓋近所重修也。藥王廟角門上有額，題曰「天下第一江山」，亦紀實也。詢之住持云：「每年陰曆四月二十八日，有大會甚盛，燒香者士女雲集。」惜未屆其時，不知其景况若何。山巔多樹木，然皆灌木，無其高大者。廟南溝側多荒塚，皆外省流民之遺骸也。登山一望，全城在目。松花江自西南來，蜿蜒東北而

去，浩浩蕩蕩，水光接天，極目而望，不知其際，頗覺心曠而神怡也。循徑而下，前行數武爲公園，依山修築，有亭軒數座，不甚修整；中間有植樹場，柳樹數百株，皆植樹節時，軍政長官所手植也。遵故道入德勝門，經德勝街。西南行過吉林縣公署前，有木製之轅門焉。西出迎恩門，至江濱。沿江而行，見船舶雲集，木排堆積如山。據木肆人云：「今歲江水較常年淺，貨之來者，不及往年十之一也。」沿江之街，以碼頭爲名，曰頭道碼頭，二道碼頭，以次類推。乃折而西北行歸寓。

五月一日早飯罷，友人姚君等來訪，相約散步，乃攜手循北大街，出北極門。門外多菜園。至山麓，山巔對北極門處，有石碑一，高廣約丈許，上刻坎卦，白地黑文。據土人云：「是名避火圖，取坎爲水之義，而禳城中之火災也。」豈其然乎？循山而行，折向城內，入巴爾虎門。復繞數街，至江干。臨江有樓曰松江樓，巨紳松秀壽氏所建也。崇樓三重，半參西式，遍飾丹碧，窗格皆嵌以花玻璃，荷登樓而望，則江天無際，必有可觀者焉。附近有小汽船一，停於江澗，因內部破損，在此修理也。船上僅有機關，而無搭客之處。蓋松花江上游水淺，大輪不能通行，必須小輪

前行，而載貨客之舟，繫於後焉。被拽之船，名「巴刺喀子」，或一二船，或三四船不等，視其機輪之馬力多寡而定，以鐵索繫焉。尋常渡江，多乘小船，船身長可及丈而甚狹，土名「小葦戶」，可容十餘人，行亦甚速；若載柴草等項，則數船相並，則面積自廣，而速力則不如前矣。二鐘歸寓。

二日早九鐘，東行出朝陽門，南行經新開門。新開門者，昔無是門，現以門外爲高埠地，爲便利交通而闢者也。門外有永衡電燈廠，規模狹小，建築固陋，較之瀋陽，相差遠甚。門內爲河南街，路南有圖書館一所，亦甚簡陋。旋至法校與舊友姚刑諸君相會，致其告別之意。因余將於明日賦歸去也。坐談二小時，遂回寓。

統觀吉垣形勢，西北倚山，而東南面江，臨江無城垣。其城爲磚築，高約丈餘。西南起江沿之迎恩門，東至東萊門，迄江濱，成半圓形。爲門凡八：曰迎恩，曰福綏，曰德勝，曰北極，曰巴爾虎，曰朝陽，曰新開，曰東萊。迎恩門外，臨江商業甚盛，皆面江而設也。福綏門敵樓早毀，土人名曰水門洞，娼寮聚集之所也。德勝門外多茶肆，唱鼓書變戲法者均在焉。北極門及巴爾虎門外，

頗荒涼，僅菜圃而已。朝陽新開兩門外爲商埠，地馬路四達，吉長車站則在其東。城內街市，首推河南街，多洋貨舖。糧米行及牛馬行次之。糧米行有書肆，牛馬行則苦力小販麩集之所也。德勝街多估衣、靴鞋、煙、麻等商，又在其次矣。住戶多懸扁額，蓋皆昔年旗人閥閱之家也。吉林爲有清之發源地，宜其居民以滿人爲多。漢人則皆齊魯燕晉之流寓者也。學校教育有法政師範、農業、女子師範各一，中學有二，一爲省立，一爲私立，私立者名毓文，體育甚佳。小學不下十餘所。有乙種工業校一，在德勝門內，以木工爲主科。社會教育有講演所二處，一在牛馬行，一在河南街。名勝有龍潭山，在城東約十餘里。江岸上有水牢、旱牢之遺跡。有龍王廟，西南有小白山，長白山之支也。山有神祠，祀長白山之神。祠下有鹿圈，畜鹿十餘隻，爲祀神之用，有專人司之。而北山之廟，登臨一覽，亦頗可觀也。吉垣臨江，得舟楫之利，交通上甚屬便利。然德勝門外地勢窪下，若江水一漲，盡成澤國矣。居民風俗奢靡，自昔已然，今則世風日下，較前更甚。然比之東南各省，則尙較誠樸，此則北人之特長也。至若貿易，昔者以木材、糧食、藥材爲大宗，雖至今日，飲食亦較他處爲廉也。

余既決作歸計，乃於是晚摒擋一切，以作準備，三日早五鐘，由寓乘馬車起身赴站，有姚劉刑諸君相送。臨別依依，頗覺不勝其情。抵站乘六句半鐘車，九鐘抵長，改乘十鐘車歸鐵嶺。晚五鐘抵得勝臺，下車暫寄行李於友人處，遂徒步歸家矣。是行也，爲程凡七百餘里，尙不爲遠；爲日爲八，在途中者二日，在吉僅六日耳。得稍覽塞外之風景，於閱歷亦不無小補也。

註釋：

(註一) 吉林省城吉林縣，今改稱永吉縣。

長春風俗談

劉冠昭

余任職於長春，轉瞬三載。胡地玄冰，關山吟月，飽嘗旅居風味。因將長春之風土人情，凡余耳目之所及，腦力之所未忘者，略記如下：

長春舊名寬城子，居吉林省之西南，伊通河圍城之東南。本蒙古荒涼地，及清廷將滿州

改省時，遂以其地劃入吉林省，名曰長春府，其屬僅農安一縣。光復後，改府爲縣。日俄戰後，將城北十里地，租與日本；更北爲俄國租界（今已收回）。地當孔道，南滿、北海、吉長三鐵路，均於此處起點。市廛櫛比，貿易繁盛，實爲東三省中部最大之都會。地勢平坦，惟道路突兀，車馬顛播異常，每逢雨後，積潦幾成澤國，以無溝渠故也。但租界則爲康莊大道。

氣候寒冷異常；盛暑之際，華氏表不過七十五度，故仍須衣夾衣，有時或且棉衣，此露體惡俗之所以絕無也；交冬則常在二三十度以下，室中無火爐，其不僵厥者幾希。故雖苦力夫役，亦必皮衣，而以羊毛狗毛爲最多。每見老人頰下有白雪一團，體體滿鬚鬚，蓋口鼻中呼出之水蒸氣所凝結而成者也。出門不數武，鼻中覺有物堅塞，則涕已凝爲冰矣。雪之盛者逾三尺，門戶不能開，斷絕交通，且凝而不化，卽化亦仍爲冰，恍入玻璃世界；故本地兒童，凡滑冰之戲，無不諳練也。颶風時至，甚且毀廬舍，傷農田，爲害甚大；而風沙尤酷烈，十丈高飛，浩浩無垠，驅車出門，馬蹄沒踝，歸來塵跡滿衣，甚至彌天蔽日，至有目不能睜者。

居民少滿族，大都係山東、山西、河北、河南等省之殖民。其職業以農商爲多。業農者十之

五、業商者十之三，餘則各業皆有之。地方富紳，非大商，卽老農。匪類之多，爲內地所未聞。甚有其父或祖爲社會之聞人，而子若孫則爲紅鬍子（註一）者。此余之所熟視也。每屆昏暮，凡荒僻之處，人皆相戒莫敢前；深夜聞叩門聲，無敢應者，懼其誘開門後，劫掠一空也。

居人大抵粗暴剛猛，而思想簡單，語言率直。惟勤勞耐苦，乃其人之特長。居家無事，鮮用僕役，故儉樸之習，幾成天性。土語無純粹者，以北平語語之，苟非足不出戶者，均能明瞭。蓋居人本係各處客民，以各地言語合成，非另有一種土音也。

物產以人參爲最著，此爲該地之特產，貨真而價廉。他若高粱酒，亦甚著名。高粱米產額亦多，居民食料皆賴之。蔬菜則有白菜（卽黃芽菜），土豆子（薯類之一種），至魚蝦之屬，幾終歲不見。木材毛皮價亦廉。獸類多而碩大，狗身之高，可及案桌。馬價廉而不能載重。呢絨洋布等，來自俄國；化粧品、藥料、文具、理化器械及日用所需之物，則皆日貨也。

服飾男子與內地無異，惟材料多用青色大布；至綢緞之類，富家或有之。婦女之裝飾，可分爲兩種：一曰明裝，織足弓鞋，髻圓而高，上服過膝，寬博大袖，褲管大而縛於脛，家居不裙，出

外或見賓客時亦穿之，耳環大如手釧，人各攜長煙管一，約長三尺餘，繫之於袋，終日幾不離手，既爲裝飾品，又以代手杖，一物而三用焉。曰旗裝，高髻燕尾，長袍馬褂，或穿半臂，天足旗鞋，亦有鞞者。至塗脂抹粉，則無論老幼，是其習尚也。

居人每日兩餐，早餐在十時左右，晚餐則四時以後。飯則高粱，菜則白菜或豆子，不油不齋，終歲如是。有親友來，則稍稍購豬肉以餉之。麵餅之屬，亦爲食之上品。又好用蔥蒜辣椒等，爲佐食之品。白米每石銀三十五圓左右，卽高粱米亦須十餘圓。地無河道，飲料則取諸井水，味鹹而澀，或冷水，或沸水，鮮用茶葉。

家屋以泥爲牆，上覆草土，低小異常，取其溫暖而不爲風所壞也。下不鋪以磚或板，日久年深，高低不一。塞外嚴寒，居民皆睡火炕，有合全家之人睡一炕者，亦有兩家人同住一炕者，視其生活之程度而分之。其炕以磚及土爲之，中空而外通竈突，膳時燃之，炕中充滿熱氣，可禦一日之寒。盛暑無間，謂可免寒濕氣，否則必患腿痛。燃料則以高粱之莖。平日家居，老幼婦孺，咸屈膝跌坐炕上，飲食亦如之，惟另備一炕几耳。客至，則先請上炕，名曰取煖。余初至其處，

殊覺可笑，旋亦習慣矣。被褥無多，惟狗皮褥一條，幾無人無之。被單等年濯一次，秋來處處砧聲，卽家家擣衣時也。

衛生極不講究。居人終歲不浴，計一生中，惟初生，既死及婚嫁時，各洗澡一次。平時衣服本深褐色，雖滿積污垢，亦不易見。髮則數月一沐。故迎面視之，皆粉白黛綠，而鬢邊耳際，其黑如漆，如假面具然。北方多風沙而少水，故有此種習慣。

男子十齡以後，卽行婚禮。女子之嫁也，以及笄。其俗，新婦較男子長六七歲，且有多妻之俗。聘禮幣帛無多，以酒爲主，輔以全豚。豚覆以布，納諸女家。妝奩多以兩大櫃，實以衣服，并滿盛枕頂及襪，有數百件之多，備新婦一生之用。襪工甚細，於跌坐時，常爲人所見也。吉時以黎明，亦有中夜者。新婦旗裝垂辮，入門交拜後，入洞房，乃易髻爲成人之始也。既畢，新婦爲諸賓客裝煙，（俗本旱煙，現多改用紙煙。）賓客卽以財帛報之，多寡不等。至拜跪，迎送，燕饗諸禮，悉聽家長及傭役之指揮，新郎新婦，如傀儡然。

喪禮亦頗別致。人之病篤也，則先曳之下炕，另臥板上。既歿，門前搭蓋喪棚，屋檐之周圍

以青布。樂工作樂，終日不輟。其聲嗚嗚，如泣如訴，深夜聞之，令人淚下，殆有胡笳羌笛之遺音焉。至殯殮之儀，及紙帛冥鏹之屬，均與內地相彷彿。

歲時伏臘，與南省大同而小異。清明掃墓，俗稱祭日。端午則有旱船之戲。法以竹竿及布紮縛成船形，中空立一人，兩旁立數人，曳之而行，且行且歌，名曰走旱船，殆卽競渡之意也。端午後一日，各迎其已嫁之女歸寧，名曰接姑娘期。中秋祭月，重九登高，均無大異。年節最爲熱鬧，停止貿易，餽贈道賀，往來不絕，略如南中風景。

註釋：

(註一)紅鬍子，東三省之匪類。原註云：「其黨劫物時以紅色塗鬚髯爲表記，以是得名。」

哈爾濱(一)

江梧封

哈爾濱道內的地方，以領土言，未曾越出東三省，但俄國人在那邊已經營了三四十年，

彷彿是他們的國土了。現在雖給中國奪了回來，俄人的氣勢却依然如故，不會因此而減少一些。

南滿車站和哈爾濱，這兩處日俄人的勢力，真是觸目驚心，無可言喻。我現在略舉其大者要者，恭呈於國人之前。文字普通都用日俄文，商店的招牌盡是日俄文——並無中文註於其旁。舖子裏說的話，又是日俄語，雖問有通中國話者，但鳳毛麟角，寥寥無幾，而他們所說的中國話又很不高妙，事情稍為複雜繁難一些，便不能了解清楚，廢時耗力，結果還是一個『不懂！』在哈滿居家做事的中國人所以必得通日俄語文，尤其是那班營商的同胞，不然壓根兒（註一）便站不住腳，背了舖蓋回家吃老米飯。我們這些不懂日俄語文的旅客，到了那邊，便困難叢生，辦事棘手了！想玩不得玩，玩也不得痛快。買東西，便又有問題發生，不能如意，真是動不得手，開不得口，寸步難移，除非你整日價不出門，乾坐在旅館裏吃悶飯。

再拿居民說吧，哈爾濱道內約有十八九萬人，俄民却佔半數以上。最熱鬧擁擠的中央大街上來往的行人，十之八九便是黃頭髮，碧眼兒的斯拉夫種（註二）。禮拜六的晚上，我與

友人閒步於彼處，在街上見到的人，百分之九十九，乾脆就不是我們貴國的『同胞』了。『同志』了。松花江江邊的幾個遊泳場，碰到的客人十之八九也是俄國男女。鳳祥莫丹爾是哈埠最大的電影院，幕上的說明，和紙上的節目，也都用俄文，觀客不消說幾盡是俄人了。

還有一種怪現狀，便是哈爾濱二埠的幣制最複雜，最紊亂。南滿站一處，有日本的老頭票，中國普通的大洋票，東三省官銀號發行的哈大洋票，及東三省以前發行的奉票——一種軍用票，價格已跌落得不值多少錢。哈爾濱還多一種金羅布票，此項鈔票以蘇俄政府禁止外運，哈埠僅有其名而無其實。貨物標以金羅布者，賣買時折合大洋計算。兩地的兌換所於是同上海的小錢莊及烟紙舖一般，遍地皆是，尤其在車站附近一帶，兌換時價格都不一律，可以討價還價，余以初到，昧於該地情形，吃虧不少。那時哈大洋每圓合大洋八角，老頭票每圓合一圓八角二分，金羅布每圓合一圓九角三分，奉票每圓僅值二分而已。

爲了那不值錢的奉票，我曾鬧了一個小小的笑話，今附述於下，以免後來者蹈我覆轍。我在南滿站附近買了東西回去，以脚疲，想僱洋車代步，問洋車夫：『多少錢？』他說：『五塊

錢？」我聽了不禁驚呆着一時說不出話來，心裏想：這裡的生活費用竟如此高！於是嚇得連忙默然向前走。

「你說多少？」他趕上來問。

「不要！不要！」我只搖着頭，不說旁的話。說也可笑，這時我的脚也不疲，走路也覺得格外輕快了！其實我只省了一角錢的洋車費！

上海雖中外雜處，租界特多，國語國語尙可通行無阻！在哈爾濱却被擋駕，發生問題。

瀋陽的生活程度比上海還要高，尤其是關於食品及洋貨。如同兩個朋友到南滿站附近一個飲冰室去喝了三杯冰淇淋，二瓶太陽牌的汽水，便化了二圓日金，合大洋得三圓七角多了。後來到飯舖裏去吃飯，看見菜單上的價目都比上海貴二倍以上，我們只點了一碗木樨湯，一盆白菜炒肉絲，連飯費便需大洋一圓八角多。

瀋陽的生活費已很高了，誰知道了哈爾濱，更可怕！我在哈埠因爲友人臥病的緣故，多住了十天，對於該地的生活狀況知道得比較詳細一些。那邊汽車費並不貴，同上海相彷彿。電

車和公共汽車每段五分（哈大洋每圓合大洋八角，以後都以哈大洋計算，）路徑最長者爲二段；車無頭二等之別，較上海已稍貴了。洋車費比上海貴二倍，比北平貴四倍。講到住食，那更昂貴了。最普通的一餐飯也需一圓上下。據久住在哈埠的友人說：『包飯每人每月起碼三十圓，好一些的，得化七八十圓。』我們住在新世界——那是二等旅館——最便宜的房間便得三圓五角一天，添牀每架另加一圓。莫丹爾是該處最高尙的旅館，每間每天至少需費七八圓。想到在北平化一圓幾毛錢，便可在一個很好的旅館裏過一夜，化二角錢便可。在學校內痛快的吃一頓普通的飯，那真有天壤之別，起今昔之感了！

哈埠洋貨的價格與瀋陽相似，我買了一個普通的熱水壺，化了三圓五角。電影費却同上海差不多，最好的電影院，進去也只要一圓大洋。最可驚的物價，要算一圓的一杯刨冰，和二十五金盧布（每個盧布約合大洋一元九角三分）的二張六寸美術相片兒。那杯刨冰在松花江江邊的游泳場上喝的，相片是向一家俄國的上等照相館裏問的，價錢當然要比普通的貴些，但無論如何，決不會貴到如此地步！

哈爾濱的薪金於是比別處也高。譬如中學教員，教一點鐘書，便得四圓。哈埠便宜的東西只有毛織物，但比別地也不便宜許多，一條普通的毛氈也得化三十圓。

註釋：

(註一) 壓根兒，北平方言，猶言根本也。

(註二) 斯拉夫 (Slav)，種族名。俄人皆斯拉夫種，故云。

哈爾濱(二)

胡適

我離了北京，不上幾天，到了哈爾濱。在此地我得了一個絕大的發現：我發現了東西文明的交界點。

哈爾濱本是俄國在遠東(註一)侵略的一個重要中心。當初俄國人經營哈爾濱的時候，早就預備要把此地闢作一個二百萬居民的大城，所以一切文明設備，應有盡有；幾十年

來，哈爾濱就成了北中國的上海。這是哈爾濱的租界，本地人叫做「道裏」，現在租界收回，改爲特別區。租界的影響，在幾十年中，使附近的一個村莊逐漸發展，也變成了一個繁盛的大城。這是「道外」。

「道裏」現在收歸中國人管理了，但俄國人的勢力還是很大的，向來租界時代的許多舊習慣至今還保存着。其中的一種遺風就是不准用人力車（東洋車）。道外的街道上都是人力車。一到了「道裏」只見電車與汽車，不見一部人力車。道外的東洋車可以拉到店裏，但不准再拉客，只可拉回空車去。

我到了哈爾濱，看了道裏與道外的區別，忍不住歎口氣，自己想道：這不是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交界點嗎？東西洋文明的界線只是人力車文明與摩托車文明的界線——這是我的一大發現。

註釋：

（註一）西歐人通稱巴爾幹半島曰近東，東亞諸國曰遠東。

齊齊哈爾一瞥

芸青

齊齊哈爾者，即黑龍江省會之區也。一名龍江，一名龍沙。有城方而小，僅容納各行政機關及少數住戶；而繁盛市場，以南門外爲最發達。

城之西南三里許，有公園，顏曰龍沙公園。園由東門入，折而南，再向西北面亭三座。西亭作舟形，顏曰課農話圖之堂；乃前總統徐菊人（註一）督東時所題也。明窗三面，繚以曲欄，亭內拂長几，陳設頗麗潔。春秋佳日，遊人如織，而官紳尤多燕飲於此；入夏則夕陽對照，暑氣襲人。亭北有藥欄，內多名花。再北又一小亭，顏曰龍沙萬里亭，亦徐所題。西面植雜花柳，緣以綠苔，中有噴水池，池中立鐵製小兒，水由頂出，俗以爲奇觀。池之北有石築小山，上有六角亭。山下有曲沼，循沼而西南，有花窖，邊地所有者，可儘有之。再西南有草亭，就原有榆樹爲柱，壘石爲山，備有几檯。由此亭而東，豎鞦韆架，遊人麋集，以爲戲樂。又有飯莊，咖啡館，人造池，構造形

式，略與北平中山公園同。再東有小亭，爲滄茗小聚之所。園多榆，渺嘉樹，與奉天公園相埒，但規模較遜耳。園之西南隅，幅員頗廣，有網球場。及種種體育器具。隅盡處，約百步許，一土阜挺地而起，未雨亭在焉。拾級而登，憑欄遠眺，城市鄉村，瞭焉在目。而輕便火車，鱗鱗蛇過時，尤令人心曠神怡也。亭北有澄江閣，其門常扃。邊地風高，每登此亭，覺兩腋習習然。園中花木無多，亦不甚幽整，然邊陲貧壤，有此文明建設，視腹地各繁華區域所無者，亦足豪矣。

城東南里許，有東湖別墅，因就水泡，故以湖名。遊人由土城南門內而東渡土堤，經所築兩座橋，遶而南行，四圍環以鐵欄。由東門入向北門，旁築土阜，名春及亭。再北有室三楹。折而西爲蓼花別墅，作方形，明窗軒豁，頗爽人意。由此折而西南，於水中作木橋，直達湖心。小亭翼然，水光潏潏，最饒幽趣。每至清秋，浮萍泛綠，蒼葭搖風，如在竹林間也。亭之東南，爲農業學校，農事試驗場即在其中，場內多植蔬菜之類，若果木則絕無。東北爲中學校，規模闊敞。再東則老樹古柯，濃陰婆娑，饒有古意。惜湖水不潔，又無崇樓傑閣。西面近市，破屋頽垣，頗爲闕憾。若能庀續建築，亦可與公園並美也。

城西五里許，有圖書館，四圍繚以曲欄。中間大樓兩層，甚壯麗。如登澄江閣，即可觀此高宏之樓宇矣。館中收藏經史子集，共二百餘種，計十餘萬卷。度以玻璃架，部列圖籍，古香馥郁，偶一涉跡，如入瑯環。館之左右，設有接待室、閱書室多間，亦甚雅潔。後有大廳五間，鋪陳甚備；官僚讌會，多集於此。西北角屋作平頂，緣梯而上，西望嫩江，一水潏潏；北望興安，衆山羅列；（興安嶺乃江省最大山脈，山勢蜿蜒，峰巒天際，怪磊礧，中有一山，岷嶧出羣，有隧道，火車經過，約歷五分鐘，嶺多榆樹，惟疏小尙未成林。）東則城郭參差，萬家炊烟，如雲氣噴薄；南則平原沓沓，彌天茂草，見牧童橫吹短笛，不禁有世外桃源之感也。圖書館前有古榆數株，蒼然偃蹇，生意蓬蓬，不知爲何人所種。此外植有雜花，數綠苔，綠石爲曲徑。由此出大門而南，樂小亭，卽古一粟亭遺址。每當秋江漲溢，亭在水中，溯遊不易。

他如工商各業，毫無足觀。商肆所沽貨物，多爲日本製品，與滿洲里哈爾濱等處，如出一轍；第龍江之買者，均我國人，而哈之買者，多爲俄人之不同耳。

註釋：

(註一) 徐菊，名世昌，菊人其字也。江蘇東海人。曾督辦東三省軍務，後被選爲中華民國大總統，現已逝世。

齊齊哈爾一瞥

三四四

濟南遊略

李佚緣

濟南有諺云：「湖光山色與水清。」指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也。大明湖佔城東北西北二部，北城門半沒水中，不可啓閉；據云啓則有異災，然歟否歟？全湖約數百畝，水平如鏡，碧光若洗，四時皆饒風景；而炎暑時，芰荷盛放，打槳採蓮者尤多，慘綠怡紅，作風雅之點綴。古歷亭建築最好；湖中廟祠皆通陸路，是亭則以水環之也。北極閣爲一磚臺，高可四五丈，建剎數楹，拾級登其巔，湖之全身，一望而收。此外有李公祠、張公祠、鐵公祠，以鐵公祠建築最精緻。

千佛山距城約十里。山之最高峯尙不及二十丈，而石皆青蒼可愛。有盤路，甚整齊，登之頗利遊人。山腰木欄一，嵌「齊煙九點」四字，書法尙好。四字之義初不了解，詢之濟人，蓋謂千佛山毗連九峯，自遠望之如煙也。按千佛之命名，無非形容佛像之多；今則山壁間石佛大半爲風雨蝕脫，撫念及之，不禁有滄桑之感焉。

趵突泉爲七十二泉（註一）之一，碧澄而味微甜。水有三股，浪花飛濺，起伏不休，常年如

一日泉前有呂祖廟，四面亭在其左，望鶴亭在其右，泉之前後門舊有商場，近年愈趨繁盛矣。濟南空氣，城內較商埠稍清暢。市政則尙須進步，僅西門大街、舜井大街一帶，修築馬路，其他仍石道坎珂。西門外自沾衣市街達普利門外，年來南店之經營，頗齊楚可觀。商埠精華，胥在四馬路、五馬路，餘則不足道矣。

公園在商埠、緯五路，尙稱廣袤，而設置動植物則甚寥寥，園內附設商品陳列館一，萃賣場大樓在園之鄰近，樓計三層，建築最壞，雖亦仿商場之組織，而營業殊未見有起色。

商埠卽舊之五里溝，昔爲一片荒涼地，不旋踵而爲燈火輝煌之熱鬧場矣。故今日人力車招呼主顧之口頭禪，輒曰「五里溝去否？」惟過萬字巷、詠仙里等處，則見日商櫛次鱗比，以吾魯爲其殖民地，縮懷前途，又不寒而慄矣。

註釋：

(註一) 濟南有名泉七十二，曰金線、趵突、皇華、柳絮、鳳牛、東高、漱玉、無憂、石灣、酒泉、湛露、瀟井、北袁、緜、散水、溪亭、濯纓、灰泉、知魚、砂、劉氏、雲棲、登州、望水、洗鉢、淺井、馬跑、舜井、珍珠、香泉、靈泉、杜康、金虎、黑虎、東靈、脂、西

蜜脂、孝感、玉環、羅姑、混沙、灰池、南珍珠、芙蓉、滴水、灰罈、懸清、雙桃、溫泉、汝泉、龍門、染池、懸泉、都泉、柳泉、車前、養糠、爐泉、白虎、甘露、林汲、白泉、金沙、白龍、花泉、獨孤、醴泉、漿水、南養糠、杏、巽斗、鹿泉、龍居、合章、丘百脈、總七十二。見名泉碑。

青島一瞥

丁作韶

青島（註一）周圍面積一共是一千方里，內有一半全是水池。陸地又可分為二：（一）本部，（二）近郊。本部又顯然劃分三區：（一）青島市，（二）西鎮，（三）東鎮。青島市與東鎮的東北兩面，在德管時代，盡是層層防守的砲台，工程極為浩大。後來被日本破壞後，入我管理時代，都變成了一片殘壘，供遊人瀏覽而已。登北砲台山，全市在望，崗巒起伏，形勢之佳，彷彿歐洲大戰時代法境內之凡爾登（註二）戰場，誠中國中部之屏障也。倘青島不守，山東難守，中原亦難保。可嘆在這種嚴重的地方，僅有彷彿聾子耳朵的一千三百名警察，和滿

驗婦孺氣的幾百東北海軍。

據調查所知，青島市教育經費每年四十七萬圓，小學九十一處，中學三處（女一，男二），但市內學齡兒童共四萬多人，市立小學僅容四千餘人。青島大學名爲國立，年有四十七萬圓的經費，內分文理教育三院，教授多用英文，學生三百一十幾人，平均每人攤派在千圓以上。

青島整個的政界與整個的教育界都有一個共同的心理：怕日本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日本是太上皇，可以隨時制我們的死命。因此，恐怖的空氣，畏怯的空氣，籠罩住整個的社會。

太平路的日本領事署，巍峨堂皇，屋係平頂，上可架機關鎗，向我們的市政府射擊，極彷彿北平的東交民巷（註三）與我們的總統府（註四）。湖北路的日本居留民團是日本人在青島的總民意機關，牠的決議，可以支配日本領事；上設瞭望台，於必要時，可作記號招海軍登岸。我們的公安局，與他在同一的路上，相隔並不甚遠；牠若想拿，簡直如囊中物。

按照青島公安局民國二十一年一月的調查，全青島的人口共四十萬〇一千九百七十六人；內日本人一萬〇七百名，朝鮮人三百七十；英人一九一，美人一八〇；法人二十；其他均少不足道。那麼，我國人超出日本人至少有三十五倍，而却匍匐於日人勢力之下，這原因在那裏呢？答復這問題，要在經濟方面；明白的講，全在工商業方面。

論商，單就表面上看一看，最大的中山路上，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店鋪是日本人的。中山路頭的勸商場，樓上也幾乎全是日本人在那裏做買賣，中國人自己開的店鋪，走進去看看，與日本的鋪子無大差別；裏面的貨品，十分之九都是日本貨。再跑到西鎮的西廣場，東鎮的平民市場，充斥內部的，觸目依然全是日本貨。

論工業，日本在青島的勢力也特大。青島的工業是紗廠，日本有鐘原，鈴木，富士，寶萊，大康；中國僅僅有華新。以上的紗廠都在四方滄口，距青島市約有三十里左右。市北蒙古路有民生國貨模範工廠，是市政府與商會合辦的，各出十萬圓，因籌備甫畢，款已用盡，而雙方又不願續出，工作未開始，已宣布關門矣！英國人在青島東鎮也設立了一個烟草公司（British）。

Yah Cigarette Co. Ltd. 工人據公安局統計爲三萬八千，在日本工廠的至少有三萬。這三萬工人，每天要靠日本人生活，雖愛國有心，因生活沒保障，也只好俯首聽命。除了這不得不作奴隸的三萬人外，在青島還有想作奴隸而不得的五萬人（公安局統計。）這五萬人，沒有固定的職業，大都是苦力，以拉大車渡生。但還有很多很多，連拉大車也找不着。他們聚集之區，分在大港小港（位於中山路頭。）小港亦名南海，大港亦名北海。小港爲帆船及小火輪停泊之所，大港爲大火輪停泊之所。進到裏邊，則見黑鴉鴉望不到邊的一片，真是萬頭攢動，鳩形菜色，襤褸衣服，髒得不堪入目。沒工做的，一團一團的站着，候人來叫，故有「苦力市」之稱。青島苦力生活程度之高似爲全國之冠，每天只吃大餅也要三角大洋，普通生活，一天要五角，若作旅客，就非一圓不可。

以上是日本經濟勢力統治青島的情況。此外助他們（資本家）的氣焰的尚有天主教與耶穌教（註五）。天主教與耶穌教在青島的教堂各有十餘所，而天主教的財力較勝於耶穌教，浙江路一帶的房產幾乎全是他的。天主教在青島市有女子中學一所，小學一所。佈

道堂的聽者多是貧苦之人。對他們講的道理，都不外乎『信仰上帝就得救』『你們是罪人，要信仰上帝』一類的話，實際上，他們聽了這種空話有何益處！

總而言之，青島的工商在日本手裏，青島的中國人已多是日本的奴隸，故日本的勢力隱然在人人背後！

註釋：

註一 青島在山東膠州灣口，清光緒二十三年，德人以兵力強佔膠州灣，遂關青島爲商埠。民國三年，歐戰發生，日本攻青島，結果爲日本所佔。太平洋會議決定交還中國，即於十一年十二月收回。

註二 凡爾登 (Verdun) 在法國東北境，西瀕買士河 (River Meuse)，堡壘深嚴，爲該國邊防要寨。歐州大戰時，此城屢得屢失，陣亡將士不下數十萬人。

註三 東交民巷，在北平正陽門內之東，各國公使之所在也。清光緒庚子拳匪之亂以後，各使館自設護兵，築馬路，開水關爲城門，城上架炮，設瞭望臺，一旦有事，足以控制全北平。自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各國公使仍繼續北平東交民巷，不肯南遷，蓋不肯失此儼然之特別居留地也。

(註四) 總統府在北平新華門外，國民政府收復平津後，即行開放，稱中南海公園。現爲華北軍政長高當局駐節之地。

(註五) 天主教與耶穌教，乃基督教之二大派別。前者爲舊派，後者則新派也。

煙 臺

匡裕祥

煙臺在山東福山縣東北三十里。據父老相傳，明時於該埠北之山邱上，設烽墩。(註一) 防海，故有煙臺山之稱。煙臺之名，即肇始於此。亦有稱之爲之罘者。史記謂秦始皇二十八年登之罘立石，以今地理考之，即距該埠北五里俗稱北島者是。

其地有大海環繞其間，擅山水之勝。風景以煙臺山爲首，是處有稅務司(註二)住宅及各國領事署，經外人一番佈置之後，花木則如錦如繡，道路者如砥如矢，岸上有石燈石椅以備中外士女休息，海邊有遊船浴艇以供東西紳商洗濯納涼，著者於三月必往尋芳，六月必

往避暑，卽西人之久居上海者，亦不遠千里而來，以是處爲消夏灣云。次者爲毓璜山，山上有玉皇廟一座，對面爲歌舞樓館，兩旁排列垂楊多株，廟之東有隙地一方，中蒔花木，雜以石器桌，又有亭臺樓閣高踞其上，參差掩映，頗稱雅緻。再次之則爲粵商萬君之花園，位於毓璜山之西，其中樹木千章，果實纍纍，有八節長青之草，四季不歇之花；院之南斜倚高邱一所，複樹迴廊，卽建築於其上，登臨一望，見渤海水天一色，崆峒之翠偃仰其間，其妙處得未曾有。此外奇山以南，薇莊繞村，俱是梨樹；每當梨花開放之時，蜿蜒數里，一白無際，風景之佳，實屬僅見。氣候寒暑適中。夏季白天雖熱，然一交夜晚，則涼風習習，沁人心脾；冬季雖間天飛雪，亦未至墮指裂膚，觀其口岸不冰，卽足以證余言之不謬。

此處開埠於清咸豐八年，依中英天津條約所定。在從前中外初行互市之時，其商務蒸蒸日上；迨青島崛起於南，大連接踵於北，迄於今日，該埠商務，乃一落千丈矣。

道路俱以條石鋪之，尙屬齊整；惟間巷狹窄，不便運輸，美中猶感不足。此外在之眾山下者，尙有街數條，一如煙臺正街，惟兩頭多有里門，余在是處巡邏一回，見其生意清淡，道路人

稀，名雖爲街，實屬一鄉村光景。

附近漁業甚發達，濰峒島上有土著百餘家，專以網魚爲業；煙臺街上，無異爲其專賣區。近有人組織一漁業公司，專購備電船電網並新式機械，將來成績必有可觀。

出口貨以草帽、緞、粉條、豆油、豆餅、花生、花生油、鹹魚、鱈乾及其他海味等爲大宗；次之則蘭綢、牛皮、水菓、葡萄酒等亦不少。

人民性情直率而勤奮。每年二三月間，本地人民由此出口赴東三省各地工作者，絡繹不絕，至秋收後返里，俱能腰纏纍纍，該埠下等棧房，俱仰給於此，以爲挹注。

古蹟之著者爲之罘島之石碑，相傳爲秦始皇東遊時所立，前清光緒年間海嘯，已被水衝去。又有沙垠一道，北通之罘，南達演武廳，相傳爲秦始皇之輦道；余曾往觀，見其沙深處，猶可沒脛焉。

註釋：

(註一) 烽環，亦作烽候，設烽火以偵候敵人之處也。

(註二) 稅務司，官名，諸置，各海關皆有之。多由外人擔任，管理關稅事務。民國因之。

泰山

陳衍

泰山之陽，自頂至足，有石而無土。有松若柏，無他木。石之竇往往有泉，大者迸瀉，小者滴瀝，各湊赴於諸峯之間，以爲澗。此泰山之奇，而非泰山之所獨也。凡山之奇，以石若泉若木之奇而奇耳。泰山之所獨者，有極天之天門，有廣丈餘，齧七千餘級之磴道，以至之也。余以辛亥六月十三日，日將午，至泰安城外，遂命肩輿，不數里至泰山之麓，已見所謂南天門者，在數千仞之天上，夾持於兩峯之巔。峯若仰攢巨齒，微缺其中央；天門若古貨布（註一）之豎，上見其穿貫之孔，更上無所有，則蒼蒼之天而已；其下有若一線瀑布，已涸而留其懸流微凹之舊痕者，上天門之磴道也；又其下爲他石所隔而稍屈折，所謂十八里盤之將盡處也。仰止歎絕，宜若無道以至之矣。自是進行，數里而天門隱；數里天門又見。凡數隱見，至中天門，經山之路蓋

半；望天門之遠近大小，無以甚異於初見天門時也。於是又數隱見，傲來峯睨其旁，丈人諸峯瞰其上，向所見一線瀑布，已涸而留其痕者，乃覺其有層級也。漸近天門，夾道之峯壁立，仰觀坐井，俯視穿術矣。天門以下，左右峯以十數。澗如之。磴道中貫，有左右轉而無他歧。自天門下至五大夫松雲步橋，澗居磴道之左；自雲步橋下至中天門，澗居磴道之右。蓋東峯之水，多數壘壘小懸流，匯於雲步橋，而爲瀑布，轉出橋下，別入一澗，此東水之歸於西者也。自中天門，下至於迴馬嶺，澗又居磴道之左，東諸峯之水入焉，此東水之歸於東者也。自迴馬嶺下至東石橋，澗又居磴道之右，西諸峯之水，如水簾洞者入焉。過橋下，而澗居磴道之左，此西水之歸於東者也。自東石橋，以至山麓，西王母池，東諸峯之水，若經石谷之瀑布，簑衣亭之三疊泉，皆入東澗，無改其磴道之居右矣。此所謂東西，以天門以下磴道爲中分之界也。中天門以下，其木皆柏，無一松焉；中天門以上，其木皆松，無一柏焉。柏皆數百年物，夾道蔽日，其尤蒙密者，稱爲柏洞。松壽不知其若干歲，具各異狀，兀頂猿臂，鶴翅鶴喙，行列子立，倒掛側出於懸崖絕壁危峯之際，初無寸土，人跡所不能到，不知種子之所自出。全山石皆斷裂，億縫兆罅，形多正方長方。

扁方斜方；其圓者千之一二焉；尖若峭者，百之一二焉；高百丈千丈者，萬之一二焉。風霜之所剝蝕，雨雪之所穿齧，礧礧崩墜於澗谷者，不可數計；而筋骨連絡，精液內含，氣脈充暢，故能水泉噴溢，潤澤巖岫，挺生萬幹，苔草濃縹，與蒼黑之石相間。日將西落，乃入南天門。其上乃別有世界，無泉若木，怪石突兀林立，積成數丘，以分妥祠廟。未入天門者，靡得覩焉。歷岱祠，碧霞元君祠，觀無字碑，唐玄宗紀泰山銘，止於絕頂日觀峯之東軒。近睇遠矚，汶水自東而南而西，橫亙衣帶，縱流之水，數道入焉；濟水自南而西而北，汶水入焉；濟水今已奪爲河，其北未得見，其西者可見。南者亦隱隱可見。遲明觀日出，天晴而有蒙氣，蒸爲薄雲。日大略如盆，不能明見全體；其異於航海所覩者，將昇之頃，紅光橫射數百里，須臾近日處噴猩血色，凡紅之物，無與並者。南天門之東西北，皆有天門，未至。山之陰有後石塢，松尤奇。傲來峯之下，有龍潭，瀑布尤壯。然皆非茲山之所獨，余亦未至也。

註釋：

(註一) 貨布，古貨幣名。創於漢天鳳元年，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

曲阜

沈子善

曲阜在泰安之南，津浦鐵路經過之。車站距曲阜城十五里，中途有泗水，有船可渡。城內旅舍甚少，且設備簡陋，有上古遺風，室極小，壁開一洞，以之代窗，榻以磚砌成，上覆蘆席；晚間燃豆油燈，對面人不能見，於此已可知其地人民之生活程度矣。余此次來遊，居留數日，既飽覽風景名蹟，復得略悉該地人民之習尚，此行誠不虛也。

孔廟在城中西北隅，占全城三分之一面積；建造之壯麗，自非他處孔廟所可倫比。廟中豐碑林立，目不暇接，略視之，則以歷代帝王所書者爲多；其中以漢碑爲最著。成殿南爲杏壇，取孔子（註一）設教杏壇（註二）之意，砌以黃磚，形若茅亭，其中置古器甚多。杏壇東南隅有碑一文曰「孔子所植楷，今楷已枯沒，不得見，僅存此後人補立之碑耳。」大成殿高可數丈，支以大圓柱石，柱周可合抱，雕以巨龍，遠望尤覺生動。殿內居中者爲孔子像，係以楷木刊

成，衣冠整齊，神態畢露。兩旁立其弟子像甚多。殿後有屋數椽，壁間嵌孔子周遊列國刻石數十面，惜其上有封條，不能拓之以留紀念也。殿東有小院，院有巨井，旁立碑，刊「孔子故井」四字。

顏廟在孔廟西，陋巷東，陋巷即顏子（註三）所居之所，現有陋巷井碑。顏廟僅當孔廟四分之一，不甚大。廟內少雜樹，多松。庭有虎皮松一，高十餘丈，周非七人抱不可；而樹皮斑駁，若人體之有皮膚病然。皮時時脫落，落而復生，或云以之治皮膚病極驗，但其中之成分若何，則不得而知矣。枝上結松子甚多，味極美；司廟者采之以售遊人，年可得百金云。

孔廟東爲聖府，相去僅半里；即衍聖公（註四）所居之宅。屋宇宏敞，備極壯麗。余因該地學界人士之介紹，得入府一一覽之無餘。府中藏孔子遺履、遺冠、遺服多種；所謂遺者，僅就原有之形狀，倣而製之耳。衣大，多繡以金紋；履以黃布製成，底厚數寸；冠則似冕。

孔林在曲阜北門外。出城行三里許，即抵其地。沿途松柏夾道，老幹參天。松多怪態，有根露而斜倚者，有枝折而穿入地者，其古雅之致，殆非筆墨所可形容。林盡處有橋曰洙水橋，過

廟北行數十步，卽至孔子墓。墓形如土邱，占地約三方丈；墓前有碑，其文曰：「大成至聖文宣王墓。」墓西有瓦屋三椽，蓋卽就子貢（註五）廬墓處，特建斯屋以爲後人之景仰耳。墓周多楷樹，多蒼草；土人謂擇異形蒼草四十九支，可爲卜用。

東門外十里有少昊（註六）陵，余亦嘗往遊。陵前有廟，考之碑文，乃知此廟宋時始建。方廣十餘丈，高可三尋，周砌以巨石，上小下大，如截正方椎體。其上有亭，亭內供木偶，據附近農人云：「此乃墓神。」余不禁笑而言曰：「墓而有神，神恐不堪其煩矣。」

其他古蹟如尼山（註七）、周公（註八）廟、顏子廟及孔子後裔廟等，皆荒蕪頹敗，茲不一述之。

曲阜土人性質樸素，且極謙恭；與之言，則詳答之，不以爲煩。一般人之腦中，對於孔子印象甚深，彼等稱孔子曰「聖人老爺」。該縣人口稀少，雖經通衢，不聞喧囂之聲。城中商店僅數十家，以食物鋪爲多。至於蔬菜果實之交易，則間日逢一市，蓋頗有日中爲市，交易而退之意也。

城內僅四五所小學；中等學校則有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校舍甚小，設備簡單，蓋受經費之影響，惟教授成績尙不惡。

註釋：

(註一)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人。初仕於魯爲司寇，攝行相事；其後不用，遂周遊四方。歸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傳先王之舊。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唐時追諡文宣王，贈弟子各公侯伯。宋加諡至聖文宣王，元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嘉靖時改稱至聖先師，弟子封爵皆削去，清順治二年定文廟諡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十四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

(註二) 杏壇，卽孔子昔日之講壇也。

(註三) 顏子，名回，字淵，春秋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歲。天資聰穎，聞一知十，不遷怒，不貳過，簞食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年二十九，髮盡白，或云三十二而卒，後世尊爲復聖。

(註四) 衍聖公，孔子後裔所世襲之爵也。先是漢魏以至隋唐，對於孔子後裔，皆有封爵，宋仁宗改封衍聖公，歷元明清，至今不改。

(註五) 子貢，姓端木，名賜，春秋衛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一歲，列於言語科。料事多中，善貨殖，七十二弟子中，子貢最富。史記稱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莫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揚於天下者，子貢之力也。孔子卒後，子貢結廬於孔子墓旁，以守喪也。

(註六) 少昊，古帝之號，名摯。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以金德王，故亦曰金天氏。

(註七) 尼山，亦名尼丘，在曲阜東南六十里。爲叔梁紇與顏氏生孔子處。

(註八) 周公，周文王之子，名旦。相武王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定制度禮樂，制冠婚喪祭之儀，天下大治。
魏後諡曰元，一說諡文。

天津概況

瑟·瑟

在北方最著名的，就是北平和天津。天津本來是北方重要的商埠，當政府在北京的時候，更因爲地近畿輔，所以格外鬧熱，可是如今比較從前却又是一番光景，早變成一個衰落

的口岸。這裏最緊要的問題，就是海河淤塞，有時輪船只能靠在塘沽而不能進口的緣故，驅使那許多的出口貨都改道由秦皇島出口，這實在是天津商埠的致命傷。（註一）

天津的租界特別多，這是受八國聯軍之賜。（註二）在從前是英、法、日、德、奧、俄、比、意八國都有租界，歐戰起後，德與俄三國租界都由中國收回，改成特別一、二、三區，去年又把比國租界收回，改稱特別四區。現在存在的有英、法、日、意四國的租界。英租界街道整潔，銀行和大公司都在那裏，因為不通電車，所以比較的清靜；因此一般人差不多都喜歡住在英租界，而實際上也大部分是住宅區。法租界在英租界之北，一條梨棧大街，更是商業的中心點；那裏有天祥、泰康、勸業場三個商場以及交通、惠中等宏大的旅館，到晚間，簡直就是具體而微的上海、南京路模樣。法租界之北就是日租界，旭街是最熱鬧的一條路，北段更甚，可是所有烟賭、嗎啡、海洛因一類的毒物，以及公開與祕密的賣淫場所，都在日租界裏。這三國在天津都有駐軍，尤其是法國駐軍，竟越了租界，在中國管轄之下的東局子駐屯佈哨，最近京平航空天津站，原想在東局子停機，可是法軍出而干涉，真是無可理喻。

意租界在特別二三區之間，要算面積最小，簡直完全是住宅，除了幾家莊號之外，沒有多大的店舖。不過意租界的特點，是每所房屋的構造，打樣的時候要先經過工部局的審核，我會走遍意租界，找不出有兩家一個格式的住宅。

天津的華界在租界之北，從前有城牆的，後來毀拆了，把城牆所占的地方，闢成東西南北四條寬闊的馬路，有圍城電車行駛，交通也還方便。不過天津因為歷次受軍事的影響，華界的大商店，以及比較富裕的住戶，都搬在租界上居住，同時華界的街道，因為歷年來從沒有閒錢去修築，到處都是崎嶇難行的現象。只有東馬路，因為毗連租界，去年由市當局發下宏願，加工修築，居然也是瀝青路，平光整潔，替天津人爭了些面子。此外西西北三條馬路，始終不會有多餘的錢去翻修。

天津的學校，最著名的便是南開和北洋大學。南開大學部在八里台，校舍正在四條小溪之中，風景非常幽靜；北洋大學現在改稱北洋工學院，在西沽村上。西沽本來是桃花盛開的地方，每年春季，士女們都到西沽去賞桃花，同時更參觀那歷史悠久的學校。北洋大學的

機械科和地質礦學科在北方是算最完備的，只可惜在前年春天，祝融光臨（註三），把全校的精華所在，付之一炬，這可以說是天津教育界大大的不幸。此外女子師範，中學校以及男中，水產等學校也辦得還好。

註釋：

（註一）按天津海河淤塞，於今已有數年，並未加以疏濬，最近忽又通暢，從此天津市面，又日趨於繁榮矣。

（註二）清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倡「扶清滅洋」之說，謂有異術能禦炮火，清廷信之，下令圍攻使館，虐殺洋人。英、法、德、日、俄、美、意，與八國，共組聯軍入援，破京師，帝倉皇走西安。旋派李鴻章與八國議和，其條件如下：一、遣使道歉；二、賠款四兆五千萬兩；三、許各國駐兵於北京；四、拆毀天津城垣及大沽炮台，並闢為租界。但比國本不在八國聯軍以內，比之所以有租界於天津者，藉口援例而增設者也。至於美國，雖加入八國聯軍，而自願放棄此項權利，故美國在天津無租界。

（註三）相傳火神為祝融氏，故謂罹火災曰祝融光臨。

到北平去

曾仲鳴

今日下午乘機北上。既至江北，地多荒廢，不若江南的墾植豐富了。

從南京到北平，約有一千二百公里，只費四小時半的工夫，便可達到。今天多風，啓行後，飛機高下搖蕩，頗使人苦悶；飛機師時時對我們說：「這是曲阜，這是孔林，這是黃河。」細望之，如一精緻的盆景而已。無何，羣峯攢聚，紫翠參差，諸人都知道到泰山了。機過最高峯時，孤峯千仞突立空中，有不能渡過之勢，中心怦怦然。亂雲盡在山腳，谷裏景物，爲雲所蔽，絕不可見。古人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語，今則「登飛機而小泰山」了。既過泰山，風更烈，機更搖動不定，同行者共九人，人人皆感覺不愉快。過了天津，風漸平，各人始稍稍有生氣，能作筆談；飛機上因摩擦的聲音洪大，說話不能聽見。機離天津約十幾分鐘，北平全城，排列眼前，西山已染微霞，如佳人的嬌媚，嫣然一笑，以歡迎我們了。

舊都紀遊(一)

陳善禱

(一) 天壇

在正陽門之南，永定門之北，有天壇焉，往時天子祀天之所也。壇周十里有奇，圍牆高峻，門設常關，遊人不易入也。余以九月往，入頭道壇門，老柏古檜，拔地參天，荒草離離，彌望皆是。門內有神樂署，關帝廟二處。至二道壇門，而千章夏木，愈覺森森矣。遙望若雨蓋張空，瓦作藍色者，祈年殿也。殿高出於平地者二十七級，每九級爲一層。殿之檐亦三重，高約八丈。殿之柱大可三人抱，頂上敷金蓮，繼續相銜，俗稱轉蓮花。正面爲高台，有金色圍屏一，雕鏤龍文，極爲精緻。台高於地者凡五級，左右各有稍小之金色屏四，蓋祭時置天之神牌於中，而兩旁配以八祖之神牌者也。殿之階劃爲三道，其兩旁爲甬級，而中間鋪以白石，上爲凸形之雲龍形，而人不得履於上焉。殿之左右各有殿九間，中貯祭時需用之物品。後爲皇乾殿，平時置神牌處。殿側有一門，外爲長廊，南面砌牆，置窗，人行其中，如長弄然，約二十餘間，廊之盡處，又爲一院。

有殿五間，內亦貯祭時物品。旁有屋亦五間，空如也。出祈年殿之正門百餘武，有平臺一，繞以石欄，爲天子祭時更衣之所。然無屋，僅臨時搭以棚焉。下有隧道，頗爲幽邃。繼至皇穹宇，形亦如祈年殿，但高只一層，門扇未入焉。其南爲圓丘基，凡三層，每層歷級九，四周圍以石闌。丘面石多圓隙，亦臨時用以支篷者。前面有桿三，曰三才桿，祭時各懸以巨燈。側面有翠磚所砌之圓爐一，又有鐵爐八，祭畢焚祀天之文及八祖之文於內。其北爲打牲亭神廚等處。丘之南爲無量殿，門亦未啓，聞內藏有巨大木質之御座一，他無所有焉。殿外有廊，天河繞之。兩岸以石甃成，寬深皆二丈而無水。灌木叢生，四圍各有橋，橋各有三。正中之橋有龍紋，兩旁皆刻雲紋。壇中之建築，如祈年殿皇穹宇圓丘無量殿皆作圓形，殆取諸天圓之義云爾。

(二) 先農壇

與天壇相對者，爲先農壇，壇周七里，門以內小喬木森列，有藉田，(註一)高於地者約數尺，爲長方形，四面以石砌之，卽往時天子三推(註二)之所也。壇內現闢爲公園。入二道壇門者，須投資購券焉。門內豎木爲柵，參馴鹿十餘頭。前行右折爲太歲殿，殿凡二進。兩廂各有配

殿十餘間，現爲警察休息室。前殿爲茶社，後殿爲祭品陳列所，若簋、若鼈、若鼎、若尊、壘、籩、豆，均得指其名焉。樂器若琴、瑟、鐘、鼓、鼗、磬、祝、匱，以及干羽之屬，亦復燦然大備。而耕藉時之農器，亦列其間。殿四周雜蒔花木，栽藤作架，編竹爲籬，亦復楚楚有致。有茅亭、玻璃亭各一。太歲殿後，又有殿一處，左右皆有配殿，平昔神牌，悉置於此。對面爲零壇，有壇二所，左右諸石座有刻雲形者，有副山形水形者，蓋祭時所以供神牌者也。其南越門二重爲慶成宮，宮前有水環之，列橋凡三。太歲殿左側，有殿一所，爲巡警傳習所駐在地，未入焉。

(三) 孔廟國子監

孔廟在安定門內，地曰成賢街，規模闊壯，以外省視之，不逮遠甚。由西側門入，有關者導之。門內石碑密如排筍，諦視之，皆前清二百餘年來之進士題名也。櫺星門內，老柏古檜，黛色參天，氣象極爲肅穆。豐碑屹立，爲數尤夥。碑質皆白石，高在二丈以外，碑各有亭，以清康熙乾隆所建者爲多。大成門外，左右各有石鼓五，文在鼓面，清晰可誦，係乾隆御製。而所謂岐陽十鼓者，則陳於門內。石黝以黑，殊不似鼓形，且有破裂痕，文在四周，旁亦有碑，爲木柵所捍，不能

遠視。二千餘年之法物，猶在人間，洵可寶貴也。闢者云：新舊二鼓，皆有拓本可購，新者每份一元，舊者倍之。大成殿因清季升孔子（註三）爲大祀，改建九楹。

繼至國子監，在孔廟之西，中間僅隔一弄。入門亦有闢者爲導。正殿四楹，兩廂各有屋十餘間。接近正殿者，東曰繩愆廳，西曰某某，（其名不能憶矣。）其餘則石碑屏列。碑之二面所鐫者，皆乾隆御筆之十三經。（註四）前爲辟雍殿，殿爲圓形，廊下環以水，四周有橋，橋各有三。殿內有木質之御座一，餘無所有。距殿前百餘武，有以五色琉璃磚砌成之巨坊，上有花紋，極爲精緻，有美術觀，建築亦極堅固。正門左右有屋數間，塋以麩粉，空如也。

（四）中央公園

北平向無公園也。有之自中央公園始。今改稱中山公園。園在午門外，天安門內，爲前社稷壇舊址。昔內務部葺而新之，以爲舊都人士憩息之所。入門者以銅元二十枚，易入覽券一紙焉。迎面爲一圓亭，以白石築成之，亭柱刻先賢格言，示人以進德修業之旨，意至善也。亭之西，草地一片，輦碧如茵。臨池築小屋數椽，名曰水榭。過亭而北，沿路西行，路側復有一亭，額題

「習禮」殆從前演禮地耳。更前行百餘武，有唐花塢，屋四面皆窗，上覆玻璃，用代陶瓦，俾冬令陽光得以透入；夏則于外搭以涼棚，度板爲架。盆花上下羅列，亦復錯落有致。雖其中所蒔者不盡琪異之品，而閒花野卉，得此位置，亦能楚楚旁人。坐臥于斯，覺媚色幽香，在我襟袖。出塢而西而北而東，沿路皆有棹椅，爲茶肆，設以雋茗者；而裙履雜沓，座上客常滿焉。又積土爲一小阜，構亭結茅，間以點綴風景。西有鹿園，畜鹿數十頭。臨於北者爲內金水河，有橋跨之，以通於古物陳列所。東鄰宮牆，有十字亭八角亭各一，憩坐其間，頗覺幽靜。蓋番菜館茶館皆設於西面，而遊人故較此爲盛耳。前有屋，面南，題曰「來今雨軒」者，亦茶肆也。西南一隅，有球房，更有噴水機一座，飛沫如雨，蓋至此已爲園之出口矣。園之中央，卽爲社稷壇，有殿二進，現爲圖書閱覽室。西偏爲衛生儀器陳列所，入覽者須另購一券。院中牡丹甚夥，花時五色俱備。園之路逕，繞壇一周，夾道古柏，蔚然蒼秀，悉皆百餘年以上物。沿路遍設長椅，遊人可列坐而休焉。昔柳子厚（註五）作馬退山茅亭記，調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斯園也，向雖處於尊貴之地，然禁閉終歲，荒蕪不治，榛莽叢生；今一轉移間，而政客文人，名媛淑女，時有觥籌交錯，鬢影衣

香之盛焉，是則景之盛衰興廢，不得概謂之曰天矣。

(五) 陶然亭

陶然亭之有名於舊都，由來久矣。公卿大夫，騷人逸士，往往觴詠於斯焉。亭在右安門內之南下窪，去市廛絕遠，地尚清幽。亭之址高於地者數十級，拾級而登，入門得一碑，讀之始知爲慈悲庵。建於遼壽昌五年，清康熙間重修之者。水部郎江藻於康熙乙亥督黑龍廠事，創建斯亭，名曰陶然，蓋取白樂天（註六）詩「與君一醉一陶然」意也。人以其亭爲江藻所建，亦曰江亭。大士殿普陀殿文昌閣而外，有廳數楹，略具曲折，靜爽可坐。亭北有香塚，相傳有某名士屢試京兆不第，憤而瘞生平所作文於此。或云爲某校書葬花地。更有以其名曰香塚，謂此卽葬香妃（註七）者。然無誌可稽，不能臆斷也。碑題一詞，不著年月及題名，極爲哀感頑豔。詞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香魂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蝴蝶！」旁有鸚鵡塚，舊爲粵人某宦京師，攜一鸚鵡，殺於狸奴，哀而葬之。塚已就圯。清嘉慶時完白山人（註八）亦瘞鸚鵡於此，以踵其事。又云爲張春陔給諫以言

事罷官，瘞落花諫草，許託鷓鴣以寓意。銘曰：「文兮禍所伏，慧兮禍所生，嗚呼作賦傷正平！」更有一塚，碣題醉郭二字，則更無從攷矣。亭之大致若此，非必有帶山負水，風景清奇，具天然之勝概也；亦非有崇樓傑閣，氣象喬麗，極人工之構造也；即亭北香塚，亦僅在傳聞疑似之間，非真若虎邱真娘（註九）之墓，錢塘蘇小（註十）之墳之足以動人憑弔也；縱充其量，亦不過日處茲繁華都市，得此清曠之地，差強人意已耳。倘棄之荒野，亦惟僧徒聚處，經聲佛號於其間，烏覩公卿大夫騷人逸士，觥籌交錯之盛哉？然而陶然亭之得名，今已二百年於茲，屢屢乎喜雨（註十一）之遺制，醉翁（註十二）之流亞矣。此何故歟？世固有不盡負瑰琦，懷蘊蓄，一旦得公卿大夫遊揚而成名，而人亦以奇材異能視之者，比比然也。名不副實，地亦宜然，於斯亭又何尤？

（六）北海

北海者，西苑三海之一也，又曰瓊華島，在西華門外，爲從來翠華巡幸之地，向例禁人遊覽，而人亦以蓬瀛三島視之。歷金元明清皆爲禁苑，吾儕小民，從不敢有越雷池一步。今由帝

制改建共和，凡從前禁地，如天壇先農壇中華門東西長安門均早已開放，天安門外，今且馬龍車水，行人絡繹於途矣。三海開放於民國二年，入門有一石橋，長約數丈，寬二丈餘，白石爲闌，飾以雕鏤。兩岸巨坊對峙，西曰金鑿，東曰玉簾，橫互太液池上。橋北曰北海，南曰中海，瀛台以南曰南海。過橋卽入一門，危階直上，是爲承光殿，卽元儀天殿舊址，其狀爲高台，四周圍牆作圓形，雉堞森列如城，稱曰圍城子。屋宇數十間，頗爲闕廠。院中有古柏一，槎枒如龍，相傳爲金時遺植。更有白骨松十餘株，類皆數百年物。殿南有一石亭，置墨玉酒甕一，可貯酒三十餘石。上有白章，隨其形刻爲魚龍出沒之狀，雕琢極工，玉質溫潤無比。甕內鑄御製玉甕歌。石亭楹柱，刻鄭吞松學士仿昌黎（註十三）石鼓歌體韻恭和詞。聞此甕乃元至正年造，委棄人間。迨四百年，清乾隆時進於朝，敕建石亭以貯之云。此處頗高，四顧海水，盡已結冰，如置身琉璃世界。殿中有匾，題曰「大圓寶鏡」。下有聯曰：「七寶莊嚴開玉鏡，萬年福壽護金甕。」均清慈禧后御筆。更有清咸豐帝御筆一聯曰：「九陌紅塵飛不到，十洲清氣曉來多。」可想見其大概矣。流連片刻，乃出門去。折而北，過一亭，曰朵雲，有清乾隆帝詩額四，惜未攜筆墨，不館記。

憶也。旋入承光左門。前行過木坊二，題曰堆雲，曰積翠。中間石橋一道，石欄微損。當前有一古殿。轉過殿後，已至瓊島之麓，石階危峻，可百數十級，頗爲整飭。拾級而登，及階之半，見若城門之穴者數。由洞中上昇，則台之東西南二角，又有小台二。登台小憩，見踞於上者，復有台焉。蓋自山麓至此，已不下里許，然尙未臨絕頂也。再登數十級，已至其處，有殿曰善因，中供神像，如世所謂千脚千手佛者。壁上，輒皆綠色，光滑可鑑，悉印釋迦牟尼佛像。四外約以石闌，凭欄俯視，京師九門，（註十四）瞭如指掌。至若市廛之櫛比，衙署之林立，洋樓之奇麗，宮闕之莊嚴，莫不盡來眼底。更極目遠眺，太行則山勢蜿蜒，白河則奔流迴薄，儼然京師屏蔽，不禁歎觀止者再。殿後有一古塔，（俗稱白塔）較此處又高數丈。塔形下方而上圓，高十餘丈，圍八九丈。下層有木門，上有符籙形之文字。惟台基高峻，無階可登，未能悉其中之所儲也。塔之前又有廣寒殿，面列剝桿五。流覽既竟，由島之東面下。及山之半，有見春，巒影二亭焉。亭壁間有石洞，可達酌古堂。磴道縈紆迤邐，達於山麓。豐碑屹立，題曰「瓊島春陰」。（向列京師八景之一）
碑陰鐫詩一首，亦清乾隆帝御筆也。北過一樓，樓下爲廣衢，上有榜曰倚晴。濱海築長廊，規形

環結，迴抱湖堤，額曰「湖天浮玉」。屋宇空闊，約百餘間，曰漪瀾堂。院中以艮嶽之石，壘爲假山，（山之陰鑿有「艮岳移來石峩峨，千秋遺迹感懷多」之句）極縵透瘦之妙。其上若閣若亭，若臺若榭者，不知凡幾。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岩洞相連，極爲窈窕幽邃。余遂攜衣而上，履巉崖，披蒙茸，行經洞中。左右曲折，忽上忽下，幾若無路可通，乃行到盡處，豁然開朗，得一閣，曰延南薰。再上，復歷一軒，曰盤嵐精舍，始至其巔。筋力漸覺罷困，因踞石少息，蓋有二客已不能從也。見湖上遊人，咸作踏冰戲。若當夏秋之交，必上下天光，一碧萬頃；而芰荷香裏，蕩漾扁舟，當更別饒異致。隔湖有大西天、小西天、闍福寺、萬佛樓等處。臨湖復有五龍亭、樓台隱現，如在烟雲漂渺間，恍惚海上仙山。已而夕陽西下，霞綺滿天，一片蒼烟，四圍暝色。余遊與漸闌，乃循逕下山。出酣古堂，轉過島之北面，經大院落二，復迴至游廊。廊之盡處，又有一閣，顏曰分涼；至島之西面，背山面水，有屋數楹，已經傾圮，楹柱猶有灼痕，僅餘一額，曰琳光殿。島中之遊，大概若此。惟酣古堂後之銅人承露盤，闍古樓中之三希堂石刻，（註十五）以及慶霄樓靜心齋春雨林塘諸名勝，乃事後聞諸友人之曾經遊覽者，借當時指導無人，未獲一寓目耳。

爰覓來時之路，不復由橋上經過，由橋下踏冰以渡焉。仰見橋旁有額曰「銀漢作界」，聯曰「玉宇瓊樓天上下，方壺圓嶠水中央」云。北海之外，尚有中海、南海二處，以爲時已晚，惜乎近在咫尺間，而未能一覽，並北海諸名勝，亦不能窺全豹焉。

(七) 農事試驗場

農事試驗場在西直門外里許，普通曰三貝子花園，又曰萬牲園，今稱天然博物院。溯於前清光緒季年，周圍十餘里有奇。其中水木明瑟，岡巒銜接，凡一橋一亭，一台一榭，一樓一軒，皆令人流連不置，卽作平原十日遊可也。余游是園者屢矣，欲有以記之，皆蹉跎未就。昨復游是園，遂紀其梗概焉。余以午後二時及園，投資以入。園之內正室爲客廳，右行復入一門，溪流涓涓，小橋橫臥。過橋卽動物園，珍禽異獸，蒼萃於中，不能盡述。卽歐美非之產，亦繼而致之，洵大觀矣。有馬一頭，爲劉洪基君所贈，以爲紀念者，其馬軀幹雖小，而神駿不凡。傍懸一牌，署曰追風，並注云：「此馬性質靈敏，能登山涉險，南京、武漢之役，皆乘此馬。當時彈落如雨，礮聲震天，而此馬進退自如，善適人意。」噫！亦奇矣！雖然，世不患無千里馬，特無伯樂（註十六）耳。向

使此馬或服事於耒耜，或致力於負載，亦不過老於櫪下已耳；今待遇若此，豈非此馬之大幸耶？出動物園之北門，有馬車人力車藤輿等，以備遊人雇用者。北行數十武，有一亭，亭之西有廠廳三楹，一面臨水，曰松風蘿月。廊下繫有畫舫數葉，欲泛舟者，於此解纜焉。對面曰蒼芳軒，軒中陳列爲動植物真型。軒之南爲四烈士墓。墓之四周，砌以文石，其巔樹以方碣，四面悉塗以金字。四烈士者，彭君家珍、楊君禹昌、黃君之萌、張君先培，令人對之，不禁肅然。惟營奠甫畢，適逢國慶，全國人士，莫不舞蹈共和，而烈士墓前，則白楊宿草，秋色蒼涼，地下英魂，不獲覩茲盛典，良可慨已！由松風蘿月而西，爲甌風堂，設有茶肆，遊人嘜茗者，多憩於此焉。左側游廊環結，有海棠式軒二。軒之西南，板橋三折，有東洋式樓房二幢，與陸地不相聯接。折而西，有最高之紅橋一道，當其前者，爲卍字樓，蓋因其形式以名之也。舍樓而北，渡一石橋，沿岡而西，當路有藤花一架，亦百年前物也。更西有一茅亭，再進則竹籬之上，有榜曰自在莊。中有老屋數楹，覆樹皮以代瓦，曰觀稼軒，爲清帝后幸此觀稼之所。茅茨土階，窗櫺皆依樹枝之杈杆，穿成文理；椽柱不加修飾，頗爲古樸。門前爲園蔬試驗場，菜畦芋區，一望蒼然，大有田家風味。與之相

鄰者爲植物園，有溫室，玻璃爲瓦，前後兩區，羅列花草，美不勝述。過此則又有一亭一樓。沿廊之簷，長廊斜坡，可百餘武。直接一樓，樓之闊壯華麗無匹，曰暢觀樓。樓中陳設精雅，多珍貴之品。迤邐而西，有亭翼然，臨於山麓者，曰曠然焉。登高眺遠，鱗塹壘壘，阡陌從橫，悉園中之田畝也。更西望，則一帶紅牆，朱門雙扇，而遊人亦止步於此矣。更回至暢觀樓前，越一磚橋，橋之左右，有噴水池二，噴水機作二獅俯仰形，口中噴出之水，有若干條銀箭，濺地有聲。南行數十武，亂石疊爲墻垣，薜荔罩於其上，華屋數幢，曰閱春堂，爲前慈禧后遊園時駐蹕之所。由堂而東，復越一橋，橋之北有西洋式亭一。亭之東南又有一橋，折而南，繞山上行，經養蠶室，蓄蠶室，切蠶室，蠶室，標本室，器械室，復有西式樓房數處，大都爲辦事人所居，無可流覽。蓋至此則爲園之出口矣。至於松風蘿月之對岸，有洋房一所，閱春堂前有古剎二處，以及果園菊圃，藥欄花塢，皆未暇觀焉。

註釋：

(註一) 藉田，亦作籍田，天子親耕之田以供祭祀者也。

(註二) 三推，天子耕藉田之禮也。禮記云：「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躬耕藉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及諸侯九推。」

(註三) 見曲阜註一。

(註四) 十三經之名，立於宋時，即易經、尚書、詩經、禮記、儀禮、周禮、春秋、公羊、穀梁、孝經、爾雅、論語、孟子是也。

(註五) 柳子厚，即柳宗元，參看柳州註一。

(註六) 白樂天，即白居易，參看南潯路上註十一。

(註七) 香妃，清回部某酋妃，生而體有異香，故號香妃。高宗時，平回疆，得香妃，致之京師。妃至，終不屈志，常以白刃自隨，不釋復仇之念。太后何高宗出，召妃至，問曰：「汝終當何為？」妃答：「死耳。既不得遂復仇志，毋甯死。」太后乃令縊殺之。

(註八) 完白山人，即鄧石如。按石如名瑛，避仁宗諱，以字行，別字頑伯，清懷甯人。居皖公山下，故號完白山人。好篆刻，工四體書，篆書尤稱神品。錢舟雙樺推為清代第一。廉介自守，尤好遊名山水，自號笈游道人。以布衣終。

(註九) 真娘，唐時吳妓。墓在虎邱劍池之西。

(註十) 蘇小小，宋時錢塘名妓，俊麗工詩。葬於西湖。

(註十一) 喜雨亭，名，在陝西鳳翔縣治東北隅，宋蘇軾所建，軾有喜雨亭記。

(註十二) 醉翁亭，名，在安徽滁縣西南七里，宋僧智遠建，歐陽修知滁州，欲宴於此，有醉翁亭記，蘇軾有跋。

(註十三) 昌黎，即韓愈，參看汕頭與潮州註三。

(註十四) 京師九門，即北平內城之正陽、崇文、宣武、安定、德勝、東直、西直、朝陽，阜成是也。

(註十五) 三希堂，堂名，在北平舊紫禁城內。清高宗珍藏王羲之、王獻之、王珣三人之墨蹟於此，故稱三希。其後

三希堂之石刻，移於閱古樓中。

(註十六) 伯樂，一名孫陽，周之善相馬者。

舊都記遊(二)

我 一

(一) 雍和宮

雍和宮在安定門內，爲西藏喇嘛所居。喇嘛紫袍紅帶，足布靴，詔操北平語。宮之建築絕巨，紅牆黃瓦，氣象巍然。前爲昭泰門，中爲正殿，殿五楹。佛座前有景泰藍香爐及燭檯，高可七八尺。清乾隆帝之賜物也。兩旁列羅漢十八，金碧炫目。惟殿宇宏深，終歲鎖閉，有客則啓，藉取微利，故光線黝黑，微聞穢氣。餘屋皆然。旁殿有歡喜佛十餘，玻璃爲龕，垂以綢幕，揭視之，祕戲雜陳，殆所謂事事無礙者歟。有婦人裸臥與一巨牛交，更數人伏於牛身者；有男女裸抱而項間腰際懸人頭纍纍者。壁間懸圖，幕以黃綢，去幕審視，亦復如是。且多人與獸合，不知何說。遊客欲觀此，必更納資，又必先扃戶，而後出以相示，寺僧殆奇貨居之也。誦經室中有鐘磬魚鼓諸法器，製皆絕巨。有銅喇叭二事，各三節，抽視之，長丈餘，吹之作獅吼聲。殿後爲樓，樓三層，中供如來，金身高八丈又二尺，自地達屋頂。寺有喇嘛千餘，滿清時由政府給糧，每人月一元。民國仍之。

(二) 十剎海

十刹海，卽元之北海子，四圍有十古刹，故名。余前赴圖書館，曾經其地。頃復一游，北方所謂池沼湖泊，在昔無大小之殊；海者，始謂池沼之大者也。東有火神廟，北有慶雲樓，南有慶和堂，西有銀錠橋，其他屋宇無多。慶和堂最新，蓋庚子後所重建也。海爲大小二湖，大湖形圓，面積十餘畝，薛荷滿中，紅白相間，水面綠葉，臨風低昂，錯落有致。沿湖古木，蒼然蔥鬱，都人士常於夕陽欲下時，來此納涼。几案雜陳，履鳥交錯，清風兩腋，苦茗一甌，笑語時聞，怡然自得，洵可羨也。然都人士既知其地不俗，胡不鳩工庀材，稍事修葺，俾成一天然公園，以伍名勝；而乃臺榭傾圮，道路不修，若無甚愛惜焉，此何爲者？後海狹而長，宛似河渠，水至淺，灌木叢生其中，游人罕有至者。更越幾年，或且堙爲田疇，滄桑之感，今古一轍，此又其小焉者矣。

(三) 地壇

地壇在安定門外，自西側門入，爲厚載街。地址遼闊，繞以紅牆，作正方形，蓋所謂天園地方也。層簷畫棟，氣象巍然者，爲齋宮。其旁爲更衣所，祭器所，打牲所。正中爲方澤，外有短垣。北三門，東西南各一門。方澤者，壇也，凡兩層，陞階八級，以礬石爲之，四圍石砌成溝，深不盈丈，而

碧波勻勻，盛暑不涸。庭中有鐵質大鑪二，長方，兩耳四足。壇面有孔，或圓或橢圓，蓋爲祭時蓋篷，用以植柱。石塊皆正方，望之如棋局。曩聞人言，地壇砌石，皆以八八數積成，八爲陰數，所以符地耦之義，今驗之始信。方澤之後爲皇祇室，覆瓦用黃色琉璃，凡五楹。南有五嶽，五嶽五陵，諸石座。所有四海、四瀆諸石座，均作水形。內外殿宇皆作丹朱色，殆帝王舊習，以此爲尙也。

(四) 玉泉山及西山

北平天然名勝，於玉泉外首推西山。蓋太行之首脈，蜿蜒數百里，中多秀峯，故游舊都而不至西山，乃大缺憾。余性好遊山，兩次入平，前則未及至西山爲恨，今則至西山而未盡其妙，猶有餘憾也。

四月十六日晨，偕黃君子彥乘車出西直門，道坦平，直如矢，垂楊夾道，風景怡人。過海淀鎮，鎮爲北平西隅繁盛地，下車稍憩。更前進而至萬壽山麓，清孝欽后所建之頤和園在焉。向嘗往遊，故過而不入。自此右折，車行泥途中，塵飛過頂，目爲之迷。輪陷泥中，幾及軸，車夫竭全力而前，猶緩如蝸牛；幸非雨後，否則將行不得矣。再折而北，爲大路，巨石砌道，厚三四寸，縱七

八尺，廣亦四五尺，可見當日工程之巨；惜乎年久失修，兩石相接處，已裂巨罅，致車行顛簸，無異崎嶇於山徑間。十一點鐘，始抵玉泉寺，屈指自西單牌樓至此，已歷三小時矣。

玉泉山有古寺，亦名玉泉。入山門，林木葱鬱，道路迂迴，初不知俗塵萬丈之舊都，而有佳境在其附郭也。玉泉山者，以玉泉名。山麓窪地，隨處皆泉，水清澈可鑑，以手試之，冷冽如冰。池面不廣，有小洲三，其上有瓦礫殘址，則昔時當有精舍，不知燬於何年。清康熙十九年，就金章宗芙蓉殿遺址，擴爲園林，名靜明園。當時以十六景著，曰廓然大公，曰芙蓉晴照，曰竹爐山房，曰采香虛徑，曰聖因綵繪，曰繡壁詩態，曰清涼禪窟，曰溪田課耕，曰峽雪琴音，曰玉峯塔影，曰裂帛湖光，曰風篁清聽，曰雲外鐘聲，曰鏡影涵虛，曰翠雲嘉蔭，曰玉泉趵突。風流遺韻，今所存者，不逮其半。山之四周，地勢低下，前有高水湖，後有裂帛湖，距玉泉咫尺；水脈暗通，而高水裂帛，復合注於昆明湖，即今頤和園所據爲勝境者也。池旁一船亭，下泊小舟一，平首而昂尾，偏身鑄竹葉形，綵以翠色，頗具雅致。子彥招余登之，泛玉泉神廟前，計銅幣五枚。有石級於此登巖，而泉之穴在其下，涌出作珠點，不若濟南趵突泉之高。鴻雪因緣，謂其高三尺許，余未之見。

不敢信也。童子六七人，自山門隨余等入，爲攜雜物以從。及抵此，競以小杯取泉水勸進，飲之清沁心脾，余且勸之以頰面焉。此間壁刊二碑，一爲「天下第一泉」，一爲御製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記。余生平所歷，無錫之惠泉山，固天下第一泉也；鎮江之金山，天下第二泉也；南京之雨花臺，天下第六泉也；濟南之珍珠泉，天下第四泉也。或爲陸羽（註一）所定，或爲蘇軾（註二）所稱，以余斷之，則玉泉之廣而清，誠當首屈一指。清高宗碑紀云：「水味貴甘，水質貴輕，玉泉每斗重一兩，他處名泉，無此輕者。昔陸羽劉伯芻（註三）或以廬山谷爲第一，或以揚子江爲第一，惠山爲第二，惜其未至京師耳。」斯言不予欺也。池底皆碎石，歷歷可數。碧綠水藻，浮沈其間，舟人爲予言：「池水不深不淺，終歲如是。」近有某某集資創設汽水公司於池側，利用其水以製飲料也。自此左上，爲一石塔，四周刊佛像。右上爲一洞，洞口前有「澄照」二字，後有「函雲」二字。由石塔而下，繞至古華嚴寺，房屋尙整，惜無几案可以棲止。院旁有資生洞，甚小。過一佛殿，而至伏魔洞，益小。由洞側至玉峯塔下，塔已圯，不可登，然此已爲玉泉山之巔矣。雖曰培塿，猶高於姑蘇之虎邱山。塔下有一破屋，故爲樓兩層，有佛一尊，肢體不備，猶兀

然坐其中，不知風雨之可畏。下山至華嚴洞，較資生洞伏魔洞稍大，四壁雕刻小佛，不可勝數，或立或坐，或臥或踞，雲紋繞之，其狀萬千，無一同者；人工之精巧，豈易事哉！中一石臺，置佛像，亦爲石質，全體完備，而缺首領。導者爲言：頭係銅質，故被盜以易錢也。此洞皆爲雲母石或石英，故現黃黑色，卽地質學所謂水成巖也。正門爲含輝堂，前代帝后遊山時休憩於此，門扇不得入，自窗隙窺之，塵封寸許，空無一物。卽廊下席地而坐，門者以茶進，稍憩片時。門外有賃驢者，聞余等將往西山碧雲寺，咸來乞賃，乃與子彥各擇一頭。

自玉泉山騎驢西行，作西山之遊。西山在北平西三十里，爲太行之首，峯巒起伏，不計萬千，而一峯一名，聞者不易誌，知者不勝道也。其在北平一帶者，以位置當太行之西，故名西山。凡屬西山之勝地，幾如歷史上之系統表，算術中之微分積分，祇可略其小者而述之。余等由玉泉山來，先至荷葉山，山在玉泉西南，平壤間，約八九里。入臥佛寺，卽唐之兜率寺，清雍正間賜名十方普覺寺。門前有琉璃坊一座，前鑄「同參密藏」四字，後有「具足精嚴」四字，皆清高宗御筆。其內一池作半圓形，蓄小金魚甚多，水石甚清。門內爲甬道，長約里許，古松奇檜，

夾道森列，絕似西湖理安寺前之竹林。

殿凡三進，最後有一臥佛，以手支頤而臥，長約一丈六尺。范銅滲金，袞髻五彩，鴻雪因緣據元史爲言，至治元年詔建西山大壽安寺，冶銅五十萬斤作佛像，殆卽此。然宸垣識略謂爲明憲宗時所造。雖不能斷其是非，其爲數百年間物可無疑也。兩隅有方桌，各陳佛鞋爲民間製之以奉佛者，大小不一，共有二十餘對，最大者長約二尺五寸，鞋頭闊八九寸。前院有娑羅樹一株，又名七葉樹，其葉七出，略如雞爪，故名。樹最潔，古人謂爲鳥不棲蟲不生，圖書集成山川典亦稱之。古今題詩者不知凡幾。榦圍兩人抱，約一丈一尺以上，上半已枯，心空如剝，然巨枝下垂，拳曲如虬龍。宸垣識略言寺有此樹兩株，相傳唐貞觀創寺時，自西域移植而來者。然予徧覓之，僅見其一耳。子彥善採植物，自製標本。笑謂余曰：「七葉樹以臥佛寺產爲最古，得此頗足自幸也。」

自臥佛寺至香山之碧雲寺，約三里。西山佛寺累百，以碧雲爲最閎麗，故游西山者，靡有不至碧雲。余抵此爲午後四時，頗困憊，卽休憩於方丈中。待役頗馴，有識子彥爲舊游者。茶點

既罷，偕子彥出山門，門前兩石獅，雕鏤工細，年久冒風雨，黯然作蒼翠之色。稍入爲一橋，橋下潤深二三丈，樹木雜生兩側，泉流其下，盈不及寸，而汨汨然作暴雨聲。橋之左右，徧植柏樹，濃陰下覆，涼爽宜人。余獨流連久之。王西樵（註四）詩云：「入門聞泉聲，涓涓出幽邃。」今日猶古之狀也。惟西樵詩有「寺門雙老松」句，徧覓未得，祇有兩槐，盤鬱蒼古，豈西樵記憶之誤耶？抑年久而松死，已易槐樹耶？子彥爲言北方人固以槐爲松者，則余未之聞也。更入，西爲般若堂，爲禪堂；東有小院，爲屏數間。前有鐘亭，左右對峙，腐舊已甚。其一尙有鐘懸於梁，其一則無之，殆已廢棄矣。院前壁下有石龍首一具，泉水自龍口噴出，清而涼；沿壁作石槽，導之下注，其聲清越可聽。更入，殿宇傾圮，佛像幾無完整者。院中爲一方池，上架石橋，以余臆度，必終歲無足迹及之。正殿頗舊，殿前左右有八角華表，上鐫經文，字迹極挺秀。更入，正中爲碑亭，內植清乾隆十四年重修碧雲寺碑記。碑亭之後又一殿，亦已腐舊。更入一院，花木清幽，銀杏、杪欏、白骨松尤茂。漁洋（註五）詩：「禪房鳴啞古，別院杪欏陰。」鴨脚卽銀杏，杪欏雖茂，不及臥佛寺四分之一矣。院甚寬廣，右爲司房，左爲客堂，正殿三間，左右各有一室，左爲方丈，余與子彥

卽宿其間。出是院左折，別有一院，有榆葉梅一株，正盛開，花色豔美，其紅不及桃，而淡不及杏，有微香。稍入，樹木翳鬱，山石嶙峋。復覓石爲池，有泉自石隙噴薄，入小渠，曲折達寺前。泉旁舊有亭樹，柱石猶存，西樵詩所謂「最愛泉上亭」者，殆卽指此，今殊不可復得。漁洋詩「流泉自成響，林壑坐生涼。」則誠然矣。亭前爲王仙洞，凡三穴，空無所有。洞外有一廝柳，半幹作一大曲，復森森而上，姿態絕佳。乃以廝名，吾爲之不平焉。是院右折爲羅漢堂，內列五百羅漢像，頗似西湖之淨慈寺。正殿之後，歷兩石階而上，計三十餘級，有一礮石坊，雲紋精妙，四方柱，徧刻之。一小橋，橋下一溝，無水。此爲金剛寶座塔院，古木錯列，左右碑亭各一，作六角形，內勒清乾隆十三年御製碑文，碑作滿蒙漢及梵書，四種並列，尙極完整。又有一方，清高宗書「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安養道場」十四字。壁作粉紅色，甄石間砌無損。歷石階三十餘級，又左右折而登，凡十餘級，爲一方形之臺，以礮石爲之。壁刊佛像甚多，正面有「燈在菩提」四字。凡三折而上，作洞龕。其頂有塔七座，純以玉石爲之。中一方形，最大，四隅各一次之；前面二座爲圓形，稍小。方者凡十三層，頂各有帽。在塔上俯視兩側，白骨松數十株，宛如白龍之羣舞空。

中塔下北面有土邱，爲魏忠賢（註六）葬衣冠處。相傳忠賢重修碧雲寺，預立生壙，寫碑題銜，享殿僭制，忠賢既誅，其徒私葬衣冠於此。清康熙間，御史張璠奏除之，至今荒邱縣互三四丈，松檜甚繁茂。余登其巔，繞行一周而下。漁洋詩「豈知窮奇（註七）骨，不得安窆窀，牢石與五鹿，彈指隨飄塵。」卽詠此也。旋由寺役導遊聚寶山，天將晚，未及巔。路旁桃李將謝，在金剛塔院遙望之，頗饒勝致；迨歷其地，亦不過爾爾，遂回寺。晚餐於樹陰之下，萬木無聲，星河在天，忽大風滅案頭燭，轉瞬卽止，不知其何自來也。晚間無事，招某僧詢以西山名勝，茫然無所答。子彥追念退谷及水源頭，尤無所得。而僧惟頻頻與余計較山與之價，其俗可嗤也。

翌晨，碧雲寺僧爲備山輿，輿製以木，坐以板，顛簸之餘，使余臀部與板相抗，烏乎能忍？雖愚俗僧人，不知爲遊客謀便利，亦足徵山民進化之遲矣。余等以早八時行，先至香山寺甚近，清乾隆帝所建之靜宜園在焉。今猶視爲禁地，駐兵守之。入游者，以名刺白守長，不得徑入。寺建於金大定二十六年。殿前二碑，碑石光潤如玉，白質紫章。寺前有石橋，橋下方池，爲知樂濠，環路巖居其東。慈恩殿右，爲香爐岡，乃乳峯石，昔人謂其時噓雲霧，類匡廬（註八）之香爐峯。

故名。左爲來青軒，下臨絕壑。玉泉諸峯，屏列於前，洵勝境也。

靜宜園外蔽短垣，長約十里。舊時園內有二十八景，余最愛瓔珞巖，巖石片片，錯落平立，隨處可作蒲團坐，色蒼黝，古松奇檜，如掌蓋，如列屏，而泉聲泠然，如磬音之遠。至小鳥啁晰，迎客而鳴，歷歷止於巖壁間。吾知瓔珞之所以名，必以巖石之似瓔珞故。今有作纓絡者，失其本旨矣。其上爲綠雲深處，樹木尤茂。巖下月河如帶，有瀑注之，長約丈許，下激山石，如飛銀花。立觀久之，雖不及泰山瀑之高，亦饒勝趣。有南北二水道，北水道以石築長堤，廣僅四五尺，中鑿水軌，寬約五寸許，深祇寸許，自下而高，水汨汨流其間，絕無阻窒泛溢，其來源實居高處可知矣。西面至韻琴齋，更入爲正凝堂及暢風樓，屋皆新葺，大可優遊。後面山石嶙峋，有方亭據其端，前面爲見心齋。荷池一方，水皆山泉所注，清可以鑑。臨池爲軒，所謂清如許也。得月軒懸架池上，憑欄俯瞰，人影宛然，有半圓形之長廊，繞池三面。炎夏居此，不知可消卻溽暑幾許。旋至昭廟，乾隆庚子所建，高凡三層。兩旁有邃洞，以白石爲階，折而上，凡數十級。殿居其巔，備極崇宏，惜傾圮已甚，其下瓦礫歷歷，不可任步。門前有琉璃坊，題「慧照騰輝」四字。殿後有六角

形之御碑亭，皆清代物也。

獅子窩在盧師山之麓，西山諸勝之一也。自香山靜宜園而來，道經健銳工廠及織布廠數所，又小學校三所，過門頭村，八旗校閱場，將臺巍然在望，規制之宏，內地罕見。凡越二三嶺，與夫瑞聲大作。既達獅子窩，與夫聲言自香山至此已十五里矣。左入，前爲關帝殿，後爲菩薩殿，右爲霍山宗祠，再登爲望仙樓，繞廊而至碧雲天。東望平疇，烟雲彌目，石刊「奇觀」二字。由望仙樓東折，得一石橋，橋旁一仙人洞甚小。再下爲長廊，有聊齋畫壁，橫廣五尺，高約七尺，凡三十五方，甚完整。據守者言，爲張某手筆，每方值洋二圓，何其廉也。廊盡處，建一方亭，由亭側登盧師山（俗名青龍山）之頂，荒草沒足，無路可尋，而革履滑滑，行此崎嶇，子彥以採掘植物之小刀視爲杖，予雖挺身緩步，舉足亦甚搖搖。既上，甚平坦，濯濯無一樹。遙望渾河，蜿蜒如帶；而太行山脈，不知幾千萬重，聳接烟雲之內；昆明湖、玉泉山、碧雲寺，皆在吾履鳥聞矣。侍者導至前門，見福惠寺之額，並有重建青龍山福惠寺碑記。此寺歸內監管理，故寺無一僧也。

西山有所謂八大處者，一曰寶珠洞，二曰香界寺，三曰龍王堂，四曰大悲寺，五曰三山庵，

六曰祕魔崖，七曰重興寺，卽靈光寺，八曰長安寺。自獅子窩至翠微山，登寶珠洞，洞甚黝暗，不及西湖煙霞洞足資流連。旋至香界寺，前後越數山嶺，無往不陂，無陂不斜，或臨陡壁而進，而與夫履之如夷，使吾舍輿步行，將不數百步而厭足欲止矣。寺在翠微山之麓，舊爲平陂寺，創於唐，明仁宗賜名圓通，清康熙十七年修葺之，賜名聖感寺，乾隆十四年易今名。入門，老松一株，庇蔭全院。兩面有鐘亭，更進爲天王殿，爲佛殿，後進爲高樓，凡七楹，兩旁皆有屋，丹朱剝落矣。自香界寺至虎頭山麓之龍王堂，甚近。龍王堂又名海泉菴，又名慧雲禪林，清康熙六十年重建。入門，卽至聽泉小榭，下有二泉，一在石階之下，鑿龍口出水，漉爲方池，深約四五尺，中蓄金魚，此名龍泉。窗懸一聯云：「當戶老松生夕籟，滿山紅葉入新詩。」小榭之左爲丹楓染翠軒，殆以院落多植松楓兩木故也。又有觀音堂三間，位甬頗高。

自龍王堂至大悲寺甚近，亦稱大悲庵，至此已在翠微山之左麓矣。入門，有竹林百數十株，植於門之左右，蒼翠庇蔭，爲北方寺宇中所罕見。前爲藥師殿，殿前有銀杏二株，姿態奇古，必爲數百年前遺植。後進，歷十餘級而登，爲大悲殿。明嘉靖二十六年所建，餘殊無足觀者。

自大悲寺至重興寺亦近。入門，即憩於歸來庵，爲清端方（註九）解組後卜居之所。有屋五楹，頗新，四壁徧懸聯額。門臨小池，左倚峭壁，壁上有二洞。院中頗荒落，惟樹木蔥鬱，山色湖光，兼而有之。此處大可留宿，且有藤製山輿可乘。住持聖安，談吐不俗，殷殷勸止，勝於碧雲寺多矣。池右有石磴數十級，曲折而上，至韜光菴，屋已被火。更上爲一八角亭，無題名，伫此可以望遠，前有菩薩殿三間。

自靈光寺至祕魔崖約里許，崖上證果禪寺，明成化間所建。相傳祕魔祖師居之。崖在盧師山之半，大石嵌空，幾二丈，色黝，是名祕魔崖。其後復有真武洞甚小。洞旁有軒三間，面對翠微高峯，樹木頗多。東行百餘步，有大石側立道旁，一池滯焉。在祕魔崖右望，平田一片，渾河在其前；渾河即桑乾河之下流，自此向張家口而去焉。舊屋甚多，大半傾圮。山門內鐘鼓樓遺址尙存。

四點鐘下山，恐誤汽車時刻，乃舍長安寺不游，直達黃村；經桑乾河故道，河槽依然，石子盈焉，行者視爲大道矣。四點五十分，平緩車至，附之行，五點十八分即至西直門外，遂歸寓。

註釋：

(註一)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唐竟陵人。上元初隱居苕溪，自稱桑苎翁，又號竟陵子。久之，詔拜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皆不就。杜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嘯哭而歸。嗜茶，著茶經三篇。貞元末卒，密茶者祀爲茶神。

(註二) 見宣昌註六。

(註三) 劉伯芻，字素芝，唐伊闕人。第進士，官至刑部侍郎，元和中以左常侍致仕卒。伯芻風度高峻，善諧謔，而動與時適，論者少之。

(註四) 王西樵，名十祿，字子底，西樵其號也。清山東新城人。順治進士，官吏部考功員外郎。工詩，與弟士禎、士讓稱三王。以母喪哀毀卒，鄉人私諡節孝先生。

(註五) 漁洋，即王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爲西樵之弟。順治進士，累官至刑部尚書卒，諡文簡。其詩爲一代宗匠，與朱彝尊並稱。善古文，兼工詞，其幹濟風節，多有可傳，皆爲詩名所掩。有帶經堂集，漁洋詩文集等，共數十種。

(註六) 魏忠賢，原名進忠，明之宦官，肅甯人。熹宗時，與帝乳母私通，擅朝政，專橫無忌。後大戮東林黨人，羽翼滿朝，生祠徧於各地。思宗立，貶於鳳陽，遂自諍死。

(註七) 窮奇，古以爲凶人之號。

(註八) 匡廬，即廬山，相傳殷周時有匡氏兄弟七人結廬隱於該山，故有此稱。

(註九) 端方，字鈍齋，號午橋，清湖州正白旗人。光緒舉人，官至陸軍部尚書，直隸總督。當赴歐西考察各國政治，回國後歷任南北洋大臣，爲中外人望所歸。宣統初坐事奪職。後因川中爭路事起，銜命入川，至貴州，值國變，被害，諡忠愍。端方精金石學，收藏甚富。

北戴河

呂碧城女士

「欲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此二句於西湖之神態，殆摹擬盡矣。然猶係中國美人態也。若夫海濱之風景，清奇高抗，氣象萬千，有如西方美人，細腰捷足，曳長裾飄飄欲

仙，令人見之，具瀟瀟出塵之想，則北戴河似焉。

其地附近唐山，夙稱名勝，爲旅居北方之西人避暑之地。余於今夏以養疴故，曾寓該處連峯山頂甘德璘女士家。抵該境之次晨，雙眸甫豁，覺白光照耀遍室，乃海氣涵映窗檻間，幾疑身在舟中，泊於大洋，蓋其舍背山面海也。著衣起出而瞻眺，甘亦早起，爲余指陳各處。東望爲秦皇島，惟積沉成片，餘無可睹。西北則昌黎縣孤竹園（註一）遺址在焉。南面則蒼溟無際，迴抱此山境而已。余欲下山觀海，甘謂相距尙有數里，必果腹方可往。余弗聽，獨乘輿前去。蜿蜒行數武，卽怪石峻嶒，大者如屋，小者如拳，石齒巉巖，作籟笑狀。老木懸崖，如長槍大戟，槎枒交錯，葉離離作古翠色。過此則爲松林，拔地參天，一望無際。漸聞波濤澎湃之聲，不辨爲松風爲海浪也。其時旭日初昇，萬松競翠，此聲此色，直若濯髮游大羅天（註二）聽鈞天廣樂，心身愉快。游行良久，始至海濱。密沫滌裙，積沙沒履，驚濤駭浪，復拍拍而來，聲若巨雷震耳。獨立須臾，陡然悚懼，乃踉蹌覓歸徑。顧腹餒力疲，欲少憩賃肩輿歸。四顧更無人蹤，遑論屋舍也。復力疾前進，路轉峯迴，始見村舍。有墨塞（註三）數頭繫林下，村人勸策蹇歸，乃賃其一。扶持登跨，

頗懼顛隕；極力控御，汗出如漿。少頃竟抵原寓。甘迎問曰：「勞乎？」余曰：「差可。」甘笑曰：「吾以遠光鏡，窺見君在海濱困頓之態矣。」乃相與大笑。

次日膳畢，余乃由山後信步而下，與前所遊者，境又迥異。屋宇相望，炊烟縷縷，隱約於林巒密間。沿途居戶甚多，而屈臣、良濟、利亞諸藥房，及照像館皆備焉。實一繁盛山市也。復折行而西，賃得一蹇驢，揚鞭策進，較昨初乘時，頗馳騁自如。道出村落，稻畦漁港，農家風味，復宛然宜人。途畔豆棚數架，爲茶肆，加非、汽水、啤酒等，雜列滿几。有西國軍士數人，憩息其間。睹余揚鞭而過，頗嘖嘖稱異，蓋其地絕少中國婦女行蹤也。出村西行，則連峯矗天，迎面盡羊腸鳥道。乃舍驢徒行。松杉夾道，石卵纒纒，圓澤如玉。有清泉瀉於崖畔，響潺潺然，若琴筑。俄而漸至山頂，半日在松陰濃翠中。忽而天開日朗，襟懷頓闊。乃踞絕頂，俯矚八荒，（註四）惟見蒼烟默默，林嶂模糊，所謂北戴河者，曲屈如銀線焉。兀坐數小時之久，始悄然下，覓徑返寓。

又次晨陰雨，雲氣蒸騰，環抱山舍，門檻外咫尺莫睹。四大皆空，似懸屋宇於天際。須臾晴霽，山巒林莽，始霽地湧出，亦幻景也。山之南，產野花，色藍而艷。余擬移植盆中，乃乘雨後，荷筐

鋤下山，信步覓而馴之，忘其近遠。忽雲氣氤氳起，俄而林嶂暝合，一白無際，莫辨歸途。心大惶急，往復周匝於雲間，久之始達原處。自此每值陰雨，不復敢下山矣。

一日凭欄晚眺，夕照正明，古柏喬松，萬山一色。惟片雪冉冉，漾於涼翠叢中，漸近方辨爲縞衣女子。急注視之，乃甘女士至矣。甘約余同遊石條山，策蹇齊向東進。行近海岸，一無山林，惟蜃灰及蚌殼，堆積成堤，綿亘數里。海水作蔚藍色，浪花翻滾如雪，拍堤有聲。忽迎面山如屏障，橫絕去路，須繞道而過。乃以二騎授人，令先往山前守候，乃聳身躍上，躋至顛頂，卽攀援藤篠，縋緣而下，竟達彼岸。翹望石條山，尙距里許，已儼然在目，爲雙筍形，高聳若插天之柱。余等乃牽騎步行，少頃，已至山麓。山赭色，石質皴裂，苔蘚斑駁，頗具古峭之致。前麓瀕海，二山交澗處，有石梁彎曲如弓，天然作門洞狀。余等偃偻而入。有白鷗數十，驚起翔於海面，蓋潛伏沙際者，沙中多五色石子，映水晶瑩若寶石。余愛而拾之，裹以手帕。方游賞間，而雷聲隆隆，天將暴雨，乃覓騎間道急奔連峯山。甫抵寓，卽大雨傾盆，山林昏翳。

越日天氣晴朗，午後，甘將詣海岸沐浴。邀余往觀。比至，已殘照西匿，鏡海不波，餘霞散綺，

景色至絢麗。已先有多人浴於海面，容與中流，乍沈乍起，如鳧鷖之游泳。水邊麗人，尙絡繹而來，綃縠綵繡，與海水嚙岸之聲相和亂。繞岸紅礁，巉巖作結晶狀，散亂於清流急湍間。岸上多鉛皮小屋，乃各家所置。浴時先入屋，更浴衣而後入水，其衣式與常服不甚懸殊，但略短而已。甘換衣畢，就海灘清淺處，徐徐而下。余亦褰裳涉流，擇礁石之平者，踞坐作壁上觀焉。惟見浴者散於海面，而女子較多，散鬢髮，攘皓腕，奮其輕軀，與海水相激戰。波濤湧至，盡滅其頂，濤退始得復現。浪花多處，簇擁芙蓉，彷彿浴神化身千百，作水國之嬉遊也。余爲目眩神移久之。偶返顧己身，則裙裳爲浪花所濺，濕其大半，尙不覺也。俄而海水激礁石愈厲，浪花斗大，砰擊而來；飛瓊迸玉，作四面之攻，余方顧而樂之。心暗忖若觀錢塘潮，較是爲何若耶？叅聞甘呼曰：「君不速下，海潮生不得渡矣。」余遙視之，則海面浴者漸稀，已陸續登岸。甘亦張其兩臂，如鳥鼓翼，拍浪而來。余始急下，跋涉登岸。甘已易衣候立於岸。入室易衣畢，乃相率歸廨，余至是亦歎觀止矣。爰於次日束裝旋津，紀其游蹤如此。

註釋：

(註一) 孤竹國，古國名，神農之後，商湯所封。在今河北盛龍縣至熱河朝陽縣一帶之地。

(註二) 大羅，天之高處也。西陽雜俎云：「三界外曰四人境，四人天外曰三清，三清之上曰大羅。」

(註三) 騫馬曰騫，世稱驢亦曰騫。

(註四) 八荒，謂八方之荒遠處也。

長安道上

孫伏園

我到長安的時候，長安人正在以不殺豬羊爲武器，大與天老爺拚命，硬逼他非下雨不可。我是十四日到長安的，長安却到二十一日纔得雨的。不但長安苦旱，我過鄭州，就知鄭州一帶已有兩月不會下雨，而且以關閉南門，禁宰豬羊爲他們求雨的手段。一到渭南，更好玩了：我們在車上，見街上走着大隊衣衫整潔的人，頭上戴着鮮柳葉紮成的帽圈，前面導以各種刺耳的音樂，這一大羣「桂冠詩人」（註一）似的人物，就是爲了苦旱向老天爺遊街示威的。我們如果以科學來判斷他們，這種舉動自然是太幼稚。但放開這一面不提，單論他們的這般模樣，却令我覺着一種美的詩趣。長安城內就沒有這樣純樸了，一方面雖然禁屠，却另有一方面不相信禁屠可以致雨，所以除了感到不調和的沒有肉喫以外，絲毫不見其他有趣的舉動。

我是七月七日晚上從北平動身的，所經各地，滿目都是江南景色。火車出河北南境，就

見兩旁田地，漸漸腴潤。種植的是各物俱備，有花草，有樹木，有莊稼，是治森林花園田地於一爐，而鄉人廬舍，卽在這綠色叢中，四處點綴，這不但令人回想江南景色，更令人感得黃河南北，竟有勝過江南景色的了。河南西部連年匪亂，所經各地以此爲最枯槁，一入潼關便又有江南風味了。江南的景色全點染在一個平面上，高的無非是山，低的無非是水而已，決沒有如河南陝西一帶，卽平地而亦有如許起伏不平之勢者。這黃河流域的層層黃土，如果能經人工布置，秀麗必能勝江南十倍。因爲所差只是人工，氣候上已毫無問題，凡北方所不能種植的樹木花草，如丈把高的石榴樹，一丈高的木槿花，白色的花與累贅的實，在長安到處皆是，而在北地是得未曾見的。

自然所給與他們的並不甚薄，而陝西人因爲連年兵荒，弄得活動的能力幾乎極微了。原因不但在民國後的戰爭，歷史上從五胡亂華（註二）起一直到清末回匪之亂，幾乎每代都有大戰，一次一次的斷喪陝西人的元氣，所以陝西人多是安靜，沉默，和順的；這在知識階級，或者一部分是關中的累代理學（註三）家所助成的也未可知，不過勞動階級也是如此。

洋車夫，驛車夫等，在街上互相衝撞，繼起的大抵是一陣客氣的質問，沒有見過惡聲相向的。陝西人以此種態度與人相處，當然減少許多爭鬥，但用來對付自然，是絕對的吃虧的。我們赴陝的時候，火車只能由北平乘至河南陝州，從陝州到潼關，尚有一百八十里黃河水道，可笑我們一共走了足足四天。

黃河的河床高出地面，一般人大都知道，但這是下游的情形，上游並不如如此；我們所經陝州到潼關一段，平地每比河面高出三五丈，在船中望去，似乎兩岸都是高山，其實山頂就是平地，河床是非常穩固，既不會泛濫，更不會改道，與下流情勢大不相同。但下流之所以淤塞，原因還在上流。上流的河岸，雖然高出河面三五丈，但土質並不堅實，一遇大雨，或遇急流，河岸泥壁，可以隨時隨地，零零碎碎的倒下，夾河水流向下游，造成河床高出地面的危險局勢，這完全是上游兩岸沒有森林的緣故。如能在黃河兩岸造林，不但能使黃河下游永無水患，簡直能使黃河流域盡成膏腴，使古文明發源之地再長新芽，使中國頓受一個推陳出新的局面，數千年來夢想不明的「黃河清」也可以立時實現了。

我們回來的時候，除黃河以外，又經過渭河。渭河橫貫陝西全省，東至潼關，是其下流，發源一直在長安咸陽以上。長安方面，雖城三十里，有地曰草灘者，即渭水流經長安之巨埠。從草灘起，東行二百五十里，抵潼關，全屬渭河水道。渭河雖在下游，水流也不甚急，故二百五十里竟走了四天有半。兩岸也與黃河一樣，雖間有村落，但不見有捕魚的。殷周之間的渭河，不知是否這個樣子，何以今日竟沒有一個漁人影子了呢？陝西人的性質，我上面大約說過，渭河兩岸全是陝人，其治理渭河的能力蓋可想見。我很希望陝西水利局長李宜之先生的「治渭計劃」一旦實行，陝西的局面必將大有改變，與陝西人之性質亦必將漸由沉靜的變爲活動的，與今日大不相同了。但據說陝西與甘肅較，陝西還算是得風氣之先的省分。陝西的物質生活，總算低到極點了，一切日常應用的衣食工具，全須仰給於外省，而精神生活方面，則理學氣如此其重，已儘夠使我驚歎了；但在甘肅，據云物質的生活還要低降，而理學的空氣還要嚴重哩。夫死守節是極普遍的道德，即十幾歲的寡婦也得遵守，而一般苦人的孩子，十幾歲還衣不蔽體，這是多麼不調和的現象！

遊陝西的人第一件想看的必然是古跡。但是我上面已經說過累代的兵亂把陝西人的民族性都弄得沉靜和順了，古跡當然也免不了這同樣的災危。秦都咸陽，第一次就遭項羽（註四）的焚毀。唐都並不是現在的長安，現在的長安城裏幾乎看不見一點唐人的遺跡。只有一點：長安差不多家家戶戶，門上都貼詩貼畫，式如門對而較短闊，大抵共有四方，上面是四首律詩，或四幅山水等類，是別處沒有見過的，或者還是唐人的遺風罷。至於古跡，大抵模糊得很，例如古人陵墓，秦始皇的只是像小山那麼一座，什麼痕跡也沒有，只憑一句相傳的古話；周文武的只是一塊華秋帆（註五）題的墓碑，他的根據也無非是一句相傳的古話。況且陵墓的價值，全在有系統的發掘與研究。現在只憑傳說，不求確知墓中究竟是否秦皇漢武，而姑妄以秦皇漢武崇拜之，即使有認賊作父的嫌疑也不在意。無論在知識上，感情上，這種盲目的崇拜都是無聊的。陵墓而外，古代建築物如大小二雁塔，名聲雖然甚為好聽，但細看他的重修碑記，至早也不過是清之乾嘉，叫人如何引得起古代的印象？照樣重修，原不要緊，但看建築時大抵加入新鮮分子，所以一代一代的去真愈遠。就是函谷關這樣的古跡，

遠望去也已經是新式洋樓氣象了。只有山水，恐怕不改舊觀，但曲江瀾灤，已經都是江沒有了。渡瀾大橋，即是瀾橋，雖是民國初年重修，但是不改原樣，所以古氣盎然。山最有名者爲華山。我去時從潼關到長安走旱道經過華山之下，回來又在渭河船上望了華山一路。華山最感人的地方，在於牠的一個「瘦」字；牠的瘦真是沒有法子形容，勉強談談，好像是綢緞鋪子裏的玻璃櫃裏，瘦骨零丁的鐵架子上，披着一疋光亮的綢緞；牠如果是人，一定是耿介自守的，但也許是鴉片大癮的。這或者就是華山之下的居民的象徵罷。古跡雖然遊的也不甚少，但大都引不起好感，反把從前的幻想打破了。本來還打算到馬嵬坡去，爲免避着後的失望起見，終於沒有去。

陝西藝術空氣的厚薄，也是我所要知道的問題。門上貼着的詩畫，至少給我一個當前的引導。詩畫並非新作，但筆致均楚楚可觀，決非市井細人毫無根底者所能辦。然仔細研究，此種作品，無非因襲舊套，數百年如一日，於藝術空氣全無影響。唐人詩畫遺風，業經中斷，而新芽長發，爲時尚早。陝西因爲連年兵亂，教育經費異常困難，前二三年，有每年只能領到七

八個月者，或半年者，但近來秩序漸漸恢復，已有全發之希望。只要從此以後，三兩年不動兵戈，一方實行省長所希望的農兵工各事業，一方趕緊興修隴海路陝州到西安鐵道，則不但教育實業將日有起色，即關中人的生活狀態亦將大有改變，而藝術空氣，或可藉以加厚。

陝西的酒是該記的，我到潼關時，潼人招待我們的席上，見到一種白干似的酒，氣味比白干更烈，據說叫做「鳳酒」，因為是鳳翔府出的。這酒給我的印象甚深，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酒壺上刻着「桃林飯館」字樣，因為潼關即古「放牛於桃林之野」的地方，所以飯館以此命名的。我以為陝西的酒都是這樣猛烈的了，而孰知並不然。鳳酒以外，陝西還有其他的酒，都是和平的。仿紹興酒製的南酒有兩種：「甜南酒」與「苦南酒」。苦南酒更近於紹興，但如罍底的渾酒，是水性不好，或手藝不高之故。甜南酒則離南酒甚遠，色如「五加皮」而殊少酒味。此外尚有「醪酒」一種，色白味甜，性更和緩，是長安名產，據云「長安市上酒家眠」就是飲了醪酒所致。但我想醪酒即使飲一斗也是不會教人眠的，李白（註六）也許是飲的「鳳酒」罷。故鄉有以糯米作甜酒釀者，做成以後，中有一窪，滴盛甜水，俗曰「蜜勸

器，「蓋醇酒之類也。除此四種以外，外酒入關，幾乎甚少。酒類運輸，全仗龙器，而沿途震撼損失必大。同鄉有在那邊業稻香村一類店舖者，但不聞有酒商足跡。稻香村貨物，比關外貴好幾倍，五星皮酒售價一元五角，萬壽山汽水一瓶八角，而尙無錢賺，路中震壞者多也。」

陝西語言本與河北山東等省同一統系，但初聽亦有幾點甚奇者。途中聽王捷三先生說「汽費」二字，已覺詭異，後來凡見陝西人幾乎無不如此，才知道事情不妙。蓋西安人說S，有一大部分代以F者，宜乎汽水變爲「汽費」，讀書變爲「讀甫」，暑期學校變作「夫期學校」，省長公署變作「省長公府」了。一天同魯迅先生去逛古董舖，見有一個石雕的動物，辨不出是什麼東西，問店主，則曰「夫」。這時候我心中亂想：夫旁一個夫字罷，夫旁一個甫字罷，夫旁一個付字罷，但都不像。三五秒之間，思想一轉變，說他所謂「父者也許是父罷，於是我的思想又要往夫旁一個蘇字等處亂鑽了，不隄防魯迅先生忽然說出，「呀，我知道了，是鼠。」但也有近於S之音而代以F者，如「船」讀爲「帆」，「順水行船」讀爲「奮費行帆」，覺得更妙了。S與F的搗亂以外，還有稍微與外間不同的，是D音都變爲dS，

T音都變爲tS，所以「談天」近乎「談千」，「一定」近乎「一禁」，姓「田」的人自稱近乎姓「錢」，初聽都是很特別的。但據調查只有長安如此，外州縣就不然。劉靜波先生且說：「我們渭南人，有學長安口音者，與學長安其他時髦惡習一樣的被人看不起。」但這種特別之處，都與交通的不便有關，交通的不便，影響於物質生活方面，是顯而易見的。汽水何以要八毛錢一瓶呢？據說本錢不過一毛餘，捐稅也不過一毛錢，再賺一毛錢，四毛錢定價也可以賣了。但搬運的時候，瓶塞衝開與瓶子震碎者，輒在半數以上，所以要八毛錢了。（長安房屋，窗上皆少用玻璃者，也是吃了運輸的虧。）交通不便之影響於精神方面，比物質方面尤爲重要。陝西人通稱一切開通地方爲「東邊」，上海北平南京都在東邊之列。我希望東邊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好的一部分，隨着隴海路輸入關中，關中必有產生較有價值的新文明的希望的。

註釋：

（註一）桂冠詩人（Poet Laureate），英國國皇勅選之詩，使每年作新年頌詩及國皇誕辰祝賀詩者也。被

選者由國皇賜以月桂冠，故稱桂冠詩人。

(註二) 五胡，卽匈奴、羯、鮮卑、氐、羌五種人也。晉初大封子弟，使擁強兵鎮四方，迨武帝卒，諸子爭權攻殺，國內大亂。匈奴族劉淵、羯族石氏、鮮卑族慕容氏、氐族苻氏、羌族姚氏相繼稱帝，分據中原，爭戰，世稱五胡亂華。

(註三) 漢儒治經，重在訓詁章句；宋儒治經，則以義理象數事實爲主，故有理學之稱，亦經道學。

(註四) 項羽，名籍，羽其字也，秦末下相人。力能擗鼎，才氣過人。與叔父梁起兵於吳中，梁敗死，羽將其軍。遇秦軍九戰皆破之，入咸陽，焚阿房宮，火三月不滅。旋自立爲西楚霸王，與漢高祖爭衡，戰無不利。後爲漢軍及諸侯軍圍於垓下，敗死。

(註五) 畢秋帆，名沅，字韻齋，一字秋帆，自號靈巖山人，清鎮洋人。乾隆進士，官至湖廣總督。經史小學金石地理之學，無所不通。好著作，有經典辨、正傳、經表、續資治通鑑、西安省志、關中勝蹟圖記、關中州山左金石諸記及靈巖山人詩文集等多種。

(註六) 見靈山(一)註三。

由西安至潼關

謝彬

西安，今長安縣，陝西省會也。商務繁盛，市面金融，尙形活潑。延長所產之石油，光亮勝於美孚；惜鐵道未通，不能運銷全國。其地歷西周、秦、漢、隋、唐，建都於此，古蹟甚多。城內以碑林最著，有古碑四百餘種。大雁塔、小雁塔、八仙宮、牛頭寺等處，均可遊覽。

出長安東關二十四里，灊橋。橋長三百步，計七十二空。唐人多於此送別，故又謂之銷魂橋。三十四里，臨潼縣。縣城南負驪山，北臨潼水，南門外有華清旅館，即唐華清宮故址。其中有溫泉，因泉之所注，瀦爲十數小池，各構一室，盈之。池皆鑿以石，兩端留各一穴。一爲泉所自來，一爲泉所下注。院右有溫涼二池並列，相傳爲楊太真（註一）春寒賜浴處。清慈禧太后（註三）西幸，亦曾浴於涼池。東偏略建亭榭，四周雜蒔花木，爲園中最勝處。泉溫而清潔，人浴其中，水可及腰。西來數千里，無一處可以入浴，塵垢滿身，到此可洗濯而滌盪之。驪山高約二里，山多硫磺，遠望若蒸氣上升。東麓有秦始皇陵，西南有坑儒谷。出臨潼十三里，新豐鎮，其地爲漢縣。

太公（註三）思東歸，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實之，故曰新豐。然今之鎮市所在，非漢之故邑矣。東南五里許，爲鴻門堡，及楚霸王宴漢高帝處。十里，渡戲河，有關相如（註四）墓。五十里，渭南縣。城西南七里，有灰堆，相傳爲秦始皇焚書處。二十二里，赤水鎮。三十里，華縣。縣境盛產竹，其筍長僅寸餘，鮮嫩異常，居民禁盜筍甚嚴，然盜筍之人，多半受縣署間接之餼，一經鄉人捕獲，縣令亦不能不加笞責，笞後，侍從恆引入廚房，與以肉食。故有官堂吃竹板，官廚吃肉飯之謠，亦笑話也。四十里，渡敷水，過華陰城。三十五里，華陰廟，卽嶽廟也。廟基廣三百餘畝，有長垣繞之，殿宇閎壯，今稍頽敗，庭前老槐及古柏甚多，中有一株，榜曰「老子」（註五）拴牛處，樹皮雖剝落，而斑文極古，秀可愛。正殿後，有萬壽閣，正對華嶽，憑欄遙望，蒼鬱奇秀，高入雲表者，天竺三峯也。廟中之西嶽華山碑，已斷爛，不可復識。由此登華山絕頂，尙有五十餘里。四十里，潼關。至此，車必易軸而行。蓋出關以東之車轍，較秦中爲狹也。自西安至潼關，平原廣闊，麥隴縱橫，夾道垂楊，一碧無際，皆左文襄（註六）西征時所植者也。潼關當華山之陰，渭水之南，黃河之西，關城半在平陸，半則因山爲垣，雉堞整列，巍樓高聳，形勝之地也。然其南

因山嶺糾結盤鬱，而爲高原。自河南閿鄉縣之閿底鎮，可由閿道逕據高原之上。自此下攻，則關城正在礮線之中，故雖險而不利於守。改革時，民軍與清軍戰，此關三得三失，卽此之故。城中商務頗盛，所製醬菜極佳。

註釋：

(註一) 楊太真，唐玄宗妃，世稱楊貴妃。楊國忠從妹，小名玉環。初爲女道士，故號太真。妃。玄宗嬖之，至有安祿山之亂，玄宗出奔，至馬嵬坡，六軍不發，太真乃縊死。

(註二) 慈禧太后，清文宗之妃，穆宗之母，姓那拉氏。穆宗、德宗兩朝，垂簾聽政四十餘年。初任奕訢、文祥等，朝政稱清明，後因戊戌政變，幽德宗於瀛台，任用載漪等，信義和團，輕啓外釁，致人心瓦解。滿清之亡，實肇於此。諡孝欽。

(註三) 太公，漢高祖之父。

(註四) 簡相如，戰國趙上卿。秦昭襄王以十五城求易趙和氏璧，相如傾璧往，既獻璧，秦王無償城意，乃給取之，完璧歸趙。後爲趙相，趙王會秦王於滹池，秦王欲辱趙王，爲相如所阻。廉頗自以功高，嫉相如，相如避之。

後卒與廉頗成刎頸交。

(註五)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故亦稱老聃。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所著書亦曰老子，主清淨無爲之說，爲道家之祖。

(註六) 左文襄，名宗棠，字季高，清湘陰人。道光時舉鄉試。咸豐初，洪楊事起，以四品京堂統軍轉戰浙閩等省。後又平陝甘，定天山南北路。累官總督，拜東閣大學士，封恪靖侯，卒諡文襄。

汴洛之遊

孫席珍

三年以前，我曾經到過開封，那時正值軍事時期，我和林枝還有我的一個學生張君，搭了軍用列車到開封時，已經夜半過後兩點鐘了。在車站附近一位朋友家裏休息了一回，天亮後三個人徒步入城，沿路只是一片慌亂愁慘的景象。那次在開封僅僅逗留了一晝夜，當天半夜我們便託了朋友的情面仍然搭軍用列車離開這里。我記得那時開封給我的印象

是：這古老的城市真是太古老了。

不料三年不見，這古城却會變得這樣地摩登：摩託車，高跟鞋，巴黎香水，現代咖啡店……我幾乎不認識牠了。但我走完那幾條新開的馬路，踏上所有其他的街道時，分明看見陽光中有無數千萬的沙塵揚着飛着而停留在那些滿口「中不中」和「你做啥」的人們的嘴角和鼻縫裏——呵，他那昔日的面影，我是依然能夠把握得到的。

汴梁（註一）自古爲中原重鎮，趙宋（註二）定都於此，故城垣雄偉，至今尚不失故都遺制。但因川流淤塞，積沙盈途，千百年來所有名蹟，幾乎盡爲牠所埋沒。現在所尙能找得到的，只有禹王台、龍亭和鐵塔等寥寥的數處而已。

禹王台不會去，據說其中藏有禹王治水所用的幾件木頭傢伙。但聞禹者蠡也（註三）蠡怎麼會使用木器呢？這樣想着，決定還是不去的好。剩下兩處，承鼎洛的好意，陪我都去看了一遍。

龍亭原是宋朝的「大內」（註四），現在只留着一座高廣十餘丈的將圯的台。台上有

神座，神座下有滿刻着龍紋的方石；從台上一望，兩面無非是低窪的田地和積水。太荒涼了，自然引不起遊人的興趣，於是有人在台下設了茶棚，裏面有女人唱着哼着——那里倒坐滿了人，都穿着紡綢長衫或西服，還有挂武裝帶的，胸前也就免不了炫耀着徽章。

鐵塔並不是完全用鐵建造的，像宜昌的那樣，牠仍然是用磚石砌成的，不過裏邊的階級是鐵質的罷了。那當然沒有什麼可看，倒是塔後面的一個小亭子裏，可以喝一盃開封所不容易喝到的茶，因為開封城內的井水多半是苦澀的，只有這裏是全城無比的甘泉。但這裏只住着一對老夫婦，所以那天在這里喝茶的，除了我和鼎洛以外，並沒有別個。

亭子裏另外還住着一尊丈餘高的菩薩，牠大概是專司那一對老夫婦的命運的；但那對老夫婦却竭力要把牠的職權擴大，他倆同聲勸我們向牠求一根籤。我求了一根今年的流年，是上上；再求一根明年的，是下下。鼎洛說：「我來求一根終身的罷。」却是中平。於是鼎洛笑着說：「也好，但願能永遠保持着中平的狀態過這一生……」

然而，生活在這樣混亂的時代裏，有誰真能夠永遠保持着中平的狀態過這一生，如鼎

洛所說的呢？菩薩怕也未必知道。我們暫時都無語，終於惘然地出來了。

晚上，賡虞約我們到味純樓去喫黃河鯉魚。夏天的夜太缺少夜的意味，但對於我，却仍不失其爲長。喝了幾盃酒後，躺在旅舍裏的牀上，聽到遠遠近近的 *Celestial Song*（註五）似的市聲時，忽然覺得有一種在江南所曾經感到過的動蕩的感覺向我混身襲來。我無論怎樣也睡不着了，便決定明天一早離開這古老而又摩登的開封。

原來還想到藏有殷周遺物的河南博物館去看一看的，現在也決定不去了；想起有人告訴過我的留在那里的東西已不及十分之一時，我陡然地明白了過來：要看我們的那些古物，應該上東京或紐約去，無須乎再逗留在這里。

明天一早，我便毫不躊躇地拿起手提皮包向車站去。最近的開封，江西話異乎尋常地出着風頭；感謝天，我就全憑那一口假江西話，避免了不少檢查的麻煩。一無阻擋地上了火車，便向曾經一度做過國都的洛陽進發。洛陽雖也算是我的舊遊之地，但建都以後的洛陽却還未曾見過。火車駛過平原，駛過鄭州，穿過或長或短的十一個隧道，看見了兩邊黃泥山

上土人所挖掘以當居處的許多洞穴，不久便到了洛陽。邙山在北，洛水在南，全城街道都是黃黑色的污泥，呵，洛陽，別來無恙，你一切都依然如昔。怪不得他們馬上就不要你了，你這鄉下姑娘，怎比得上南京上海的摩登蜜絲？你的一度受寵，那時恐你在夢中也未必想到；如今事過境遷，舊夢已如流水，請不要再作那非分之想罷——除非有一天又須要長期抵抗時，你這黃臉婆許重會走一步桃花運也說不定。

城西的白馬寺，正在重修殿宇，大動土木，所費當屬不貲；這都是我佛法力無邊，否則洛水上的天津橋也是有名的古蹟，改建後又被大水沖斷，爲什麼如今竟無人過問呢？此外司馬懿（註六）墳，連翁仲華表都已不知何往；關羽（註七）墓包圍在紅牆廣殿青松綠楸之中，也已荒涼不堪。洛陽爲歷代名都，古蹟自屬不少，然而現在要找尋一點漢魏遺物，隋唐故址，連敗瓦頽垣也難得其彷彿；只有這白馬寺，却有崇奉三民主義的黨國要人肯於萬端待理之中，不吝公帑來給牠大事裝璜，這不是佛法無邊的明證嗎？

龍門石刻，名滿全國，這回纔得去一看。這也是建都以後的功德之一，因爲以前洛陽附

近荏苒徧地，出城數里便有被劫的危險，自從國民政府一度遷都於此以後，匪徒望風而逃，現在總算可以不必再歌行路難了。那里形勢很好，橫亘如龍的山，至此忽而中斷，兩崖相對峭立，伊水出乎其間，故曰壑門，亦曰伊闕。山石上浮彫石像，大者數丈，小者數分，總計不下幾十萬。但幾十萬的佛頭，存者百不得一，因為所有佛頭，早都被人挖下，賣給日本人了。

另外還可以看出一度建都的事實來的，是里巷間大家小戶的門口，偶爾還可以發見寫着種種名目的白色紙條，大概便是那時中央各重要機關的所在。但小腳女子依然一顛一拐地在街上穿來穿去，使我禁不住想起沈約（註八）的「洛陽大道中，佳麗實無比」的句子和王維（註九）的洛陽女兒行來，覺得實在太缺少南京上海那樣的新鮮味兒，就是比起最近的開封來，也有點望塵莫及的樣子，這大概也是此地之所以建都不永的理由之一罷。

註釋：

（註一）汴梁，古地名，即今之開封也。

(註二) 宋帝姓趙，故稱趙宋，以別於南北朝之劉宋也。

(註三) 近人對於夏禹之曾否存在，深致懷疑；或云禹爲神話傳說中之人物，或云禹爲動物之精靈，並有明言

禹爲獸者，故本文中有此語。

(註四) 昔天子所居者曰大內。

(註五) *Ce'astial Song*，意謂飄渺不定的天神之歌也。

(註六) 司馬懿，卽晉宣帝。

(註七) 參看首都名勝註十五。

(註八) 沈約，字休文，南朝武康人。初仕宋，後入齊，終於梁時。著作甚富，大半散佚，今存者有文集九卷及宋書百卷；又有四聲韻譜，提創新韻律，自此詩體爲之大變。

(註九) 王維，字摩詰，唐太原人。玄宗時，官至尚書右丞，世稱王右丞。工詩善書畫，時謂其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其

畫山水，爲畫家南宗之祖。

衛輝

林枝女士

汴洛之遊既畢，便折回鄭州，搭平漢車北上。路過衛輝，席珍主張下車一覽此間古蹟，聽了他好；好在我們攜帶的行李非常簡單，中途上下，並不怎樣麻煩。

衛輝就是河南的汲縣，在黃河以北，所以衛輝人常自稱爲「河北人」。地當平漢、清兩路的交點，爲豫北商業中心，故街道繁複，百貨雲集，市聲達於數里。但市上的建築和鋪面都一仍舊式，毫無近代都市的氣象；便是最熱鬧的西關馬市街，也還沒有沾上半點摩登氣味。

離車站不遠，爲姜太公（註一）故里，我們便首先前去探訪。到了那里，只見蔓草離離，荒涼滿目；太公碑兀立在長草叢中，字跡已經不能辨認了。旁邊的乾隆廟，也僅餘頽垣敗屋，供人憑弔而已。

望西一里多路是呂祖廟，前殿供石刻臥像一方，此外沒有什麼可觀；但地方非常清幽，

後有重廟曰白雲閣，登臨其上，四望山川，瞭然眼底，亦足以游目騁懷。廟內又有桃竹園，景色也還雅致。

第二天上午去訪了比干（註二）的墓。墓在城北十五里，西距鐵路不遠。墓的四周有廣垣圍繞着，大門顏曰「殷太師廟」，門內有牌坊，上刊「諫臣極則」四字，正殿供比干像。碑後有亭，中豎一碑，上刻「殷比干墓」，字體似爲篆文，又有點像隸書，相傳係孔子手筆；但春秋時還沒有篆隸，故那種傳說是決不可信的，據一般的推測，大概是出於漢魏人的假託。亭後便是墳墓，高丈餘，圓徑約十丈。階前古柏蒼翠，墓頂有無心草，爲此處所特有的植物，依然生氣勃勃地滋長着。此外碑刻尙很多，其中有周武王封比干墓銅盤文，作籀文形，但都是後人的摹筆。

回到旅館已下午一時左右，喫了飯，然後又到城內去遊了望京樓和看花樓。望京樓樓閣久圯，僅餘台址，高約十餘丈，廣約五六丈；內外都用磚石砌成，上面有十字通廊，再上是平台，樹着一塊石牌坊。看花樓在望京樓之東，形式大小都和望京樓相伯仲，平台頂上列着八

卦石。二樓巍然對峙，北倚城堞，東連煤山，頗擅形勝。但比起北平的偉大的建築物來，這號稱一時暴主的潞簡王（註三）的遺址，實在是渺乎其小了。

每次探訪古蹟，總使我感到失望；即如這次衛輝給我的印象，也確乎並不好。因此我便要求席珍，於當晚搭特別快車就走。可是席珍說：「還有潞王墳和百泉的嘯台，總該去看一看。」於是又在這里多逗留了一天。

潞王墳在衛輝南三十里，爲平漢鐵路之一小站，墳距車站尚有四五里。我們是在第三天的一早搭尋常快車去的。墳倚鳳凰山麓，前臨隴畝，左右山環如抱。四圍繞以長垣，垣外有橋，橋前豎坊，刻「潞藩佳城」四字；橋與坊之間，列石獸十餘對，翁仲四。垣內門庭殿宇，都已頽廢不堪，惟殿隅兩寶鼎尙存。殿後便是墓門，係巨石所成，可以啓閉，今僅存其一。門內爲享堂，豐碑兀立，書曰：「皇明敕封潞簡王之墓。」壇上陳列石製香爐燭檠等物，雕刻頗稱雅緻。享堂後面有一大圓墩，高丈餘，那便是潞簡王的長眠處了。

距潞王墳西十餘丈，爲潞簡王次妃趙氏（註四）之墓，形式與潞王墳略同，相傳建時共

費銀八百萬兩。墓前爲楚王宮，備極宏麗，內供佛像三尊。此處所有正門大殿以及墓前祭器花草之類，都還被保留得很好，不似潞王墳那樣地日趨於荒廢。這確乎有點使我們難於索解：兩墳相距如此其近，爲什麼有這樣不同的光景呢？問了在這里看守墳墓的人，也都說不出所以然；其中有一個說：潞王爲人非常淫暴，故人們至今猶有餘恨，明亡後朱氏子孫無來祭掃者，大家便聽其荒涼零落；至於趙妃呢，她身雖姬妾，但因受寵於王，屢次進諫，王乃稍減惡行，因此遺愛尙在人間，而其墓亦因此被保留得不失爲一佳城也。所聞如此，究竟可靠與否，也就不得而知了。

衛輝三日，只有第三天遊潞王墳的印象，總算還不壞；但無論如何，我總覺得牠比不上南京的明孝陵和南口附近的十三陵。下午搭尋常快車回到衛輝以後，我便又勸席珍即晚改搭特別快車回北平去。他不再執拗了，便幫同把簡單的行李收拾了一下；直到臨行的時候，纔悵然地對着我說：「古蹟常常使你失望，好風景却也許可以一觀呢。」被他這樣一說，我的心不覺又爲所動，但那時已經登車，不好意思再說重又下去的話；而有「小西湖」之

稱的百泉以及那蘇門山上「一嘯千古」的嘯台，竟不獲一見。

註釋：

(註一) 姜太公，周東海人。封姓呂，名尚，字子牙。姜者其本姓也。文王遇之於渭水之陽，時年已七十餘，與語大悅。太公語文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立爲師。武王尊爲師尚父。佐武王滅殷，有天下。封於齊營丘，成王時得專征伐，爲大國。

(註二) 比干，殷紂王之諸父。紂淫亂不正，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以死爭。」乃諫紂三日不去。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而觀其心。

(註三) 潞簡王，姓朱名翊，明穆宗第四子。封潞王，藩衛輝。性貪暴，居藩時奪民莊田多至四萬餘頃，海內騷然。卒諡簡，故稱潞簡王。又嗜佛，時有潞佛子之稱。

(註四) 趙妃，明潞簡王侍駿，生有淑德，特例册爲次妃云。

道清路上

孫健

道清路上已數度遊，以百泉及清化鎮爲兩大觀。

百泉在衛輝，距新鄉縣四十五里。清泉激越，蓋來自太行者。雲水澄澈，廣數十畝，架石橋，入水頗長，亭榭時立，景物幽雅，北地所僅見之名勝也。晉孫登（註一）隱於此，以善嘯著於史冊。今山巔建有嘯台，其狀古樸。西北望太行諸山，雄峙羅列；其南則百泉全境，歷歷在目；山巔而色黑，水咽而激流，置身其上，誠宜長嘯而遺積鬱也。

清化鎮今名博愛縣，在焦作之西，當太行之陽。丹水自山西來，至此出谷，分爲十數渠，灌溉浸潤，土極肥沃。其北有高山，勁風不度，故產竹特富。竹園相望，青翠連綿數十里，高達數丈，益以清泉隨地湧出，匯爲溪水，涓涓長流，處處可見。即在南地，亦罕見之物也。居民殷實，鄉村亦略如縣城，蓋皆以竹爲業。所裝竹籬竹筐之屬，銷行遍華北。又遊許梁鎮，居民千餘家，以竹器竹桿爲交易者有二街，據云爲竹葉蒼萃之區，要亦見其盛。其餘名勝亦尙不少，但究無此

幽篁之屬大觀也。

註釋：

(註一) 孫登，字公和，晉共人。無家屬，隱於百泉蘇門山，爲土窟，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阮籍與談不答。嵇康從之遊，亦不答。居三年，將別，謂康才多識寡，誤而放之。康不聽，果遭非命。後不知所終。

太原

魏元青

從北平到太原，須先搭平漢車到石家莊，然後再在石家莊換乘正太車。這條正太鐵路的路線，是沿着綿河向西，橫斷太行山，曲折迴環地在萬山叢中穿行。經過獲鹿縣，地勢漸高，軌道都是鑿山石而過，左盤右旋，繞山而轉，因爲車仰向上行，不能取直線也。過井陘縣，地勢愈高，軌道盤折亦愈甚。約三小時至娘子關。娘子關因唐平陽公主（註一）駐兵於此而得名。

有東西二關；關以西便是山西境了。從此愈走愈高，過了壽陽縣以後，地勢纔漸漸低下來。再過榆次縣，不久便到太原了。其間共經過隧道十九，故此路路線雖短，而工程却很是艱鉅呢。

太原今稱陽曲縣，爲山西省的省治。地當山西中部，西臨汾水，爲全省最富庶之區，所以市面很是繁盛。其中尤以南司門前、羊市街、橋頭街、紅市牌樓、柳巷、北司門前等處爲最熱鬧。大商店徧於全城，因爲山西人本來以善於經商出名——國內所有商業比較發達的地方，幾乎無一處沒有他們的足跡；在他們家鄉，商業發達的情形，自然更不待言了。

山西人十有九是非常節儉的，因爲他們在買賣中錙銖較量地得來的錢，本來很不容易，所以一般人對於金錢都特別地重視。中產之家，衣服多用棉布，甚且有終年食稀粥者；便是豪富之家，也都省喫省用，年年積下錢來埋在地窖裏。但近年以來，風氣也漸漸和從前不同了；換句話說，近代的物質文明，終於逐漸地輸入進來了。

山西人喜歡喫酸辣的東西，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辣角醬和柿子醋，是山西人的常備品。此外山西的酒，也不可以不記；離太原不遠的榆次縣，便是著名產酒的地方，每年輸出於河

北省，爲數甚大。但酒質之佳，則當首推臨汾的杏花村，其味醇厚清香，飲之令人陶然忘憂；故山西城鎮的酒帘上，都大書着「杏花美酒」字樣，亦卽世之所謂汾酒也。

太原可以遊賞的地方，第一當推文瀾湖，雖名爲湖，其實不過是一個池罷了。湖中有亭，由岸至亭，有幾曲的橋可通；但牠的四周景色，總令人覺得荒涼不堪。名勝尚且如此，古蹟自然更不消說了。上馬街的新寺，相傳是武則天（註二）爲尼處，首義門外的狄村，據說是狄仁傑（註三）的故居，我因爲怕去看了反而更爲失望，所以都不曾去。

山西的關帝廟特別多，城鎮村鄉，到處都是；他們之所以特別崇拜他，大約因爲關壯繆（註四）是他們的鄉聖賢的緣故罷。

註釋：

（註一）平陽公主，唐高祖女，下嫁柴紹。紹從高祖起兵，公主奔鄴，發家貲，招南山亡命以應帝，遣家奴諷降名賊。

何潘仁，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威振關中，號娘子軍。與紹對置幕府，分定京師。武德中卒。

（註二）武則天，卽武后，參看昆明註一。

(註三)狄仁傑，字懷英，唐太原人。舉明經，高宗初，累遷大理丞，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出爲江南巡撫，豫州刺史，所至民愛戴之。神功初復在朝，惟以舉賢爲意，凡所薦進，皆爲中興名臣。卒贈文昌右相，諡文惠，睿宗時追封梁國公。

(註四)見首都名勝註十五。

大同

王耀成

大同氣候係大陸性，每日十二點前後燥熱燥膚，晨昏則盛夏有若秋末。冬則極寒，重裘不暖。

按大同境，東有紇真山，奚登山，西有武州山，七峯山（又名玉龍山），北有神山，方山（一名方嶺），西北有雷公山，東北有探掠山，西南有禪房山。以上諸山，以無暇不得往游爲憾，但時或登城遙望而已。又大同境故乏水，如渾水發自縣東北四十里寨外，南流至城東，穿鐵路

大橋蜿蜒東門外，又南流入桑乾河，今土人呼曰御河。水流湍急，渾濁，無舟楫，人馬憑河而過，然深度才過膝，非土人莫能涉也。余出東門時，往返皆遣土人背負，涉及中流，殊覺惴惴。

大同特產係烟煤，土人呼爲大炭。產煤處在武州山，去大同西僅數十里。擬往游，未果。煤之產額甚富，係土法開採。

食物以油麥、小米、蜀黍爲主，小麥麵非常品也。蔬類則葱、韭、菘、蘿蔔等皆有，且價廉。瓜果、魚、蝦以本地不產，故異常昂貴。工作物笨拙質重，惟銅器較優。穀不成隴，每本相距各五六寸。鋤短小若芸花者然。平津米麥賈人，多來陽高及此地採購，北連豐鎮，蓋地質雖劣，而土廣人稀，亦實有供過於求之勢也。

其民鄙朴少文，而婦女纏足之風甚盛，其纖小之度，燕趙（註一）無其比也。操作之需久立者，乃以膝代足。農家或傭婦女工作，載之以車，分苗則或坐或跪，鋤畢，隴畝間堅實如杵築矣。遇令節尤好買其餘勇，爲鵝行鴨步之旅行。衣服亦頗瘦小，趨時色，尙雅淡。男子丁憂戴白帽，女則以白布罩髻。又男子縱患熱，不許袒臂，以爲羅漢體不可褻也。旱時祈雨，以長竹竿上

建大旂，一人跣足戴之，旁四人引繩；又以柳枝爲二大束，多人舁之行，枝間編懸神碼，跣足饒鼓，喧噪而前。家家好煖火坑，營炭灶，室內烟自炕中經過，達突而出。然燃炭不得法，則臭烟滿屋。食物多雜炭灰，街衢間炭灰土石相累積，春秋冬三季，濁塵迷目，夏雨連綿，則臊臭蒸熱之緇泥，沿街塞路，幾令人插足無地，掩鼻而趨，土人則恬然莫之異也。食物頗賤，謀生較易。婦女多不習女紅，惟作醋作醬醃菜，則家家能之耳。每歲元旦，不鳴爆竹，燃大炭於門，以示慶賀。

城周十三里，門四。明洪武間因舊土城磚瓦重築之，清順治乾隆間皆曾修葺。城中及城上建築物頗多，顯皆塌壞失修矣。

平城故城，在縣東，余於七月二十日往訪。出東門，抵如渾水上。此處舊有興雲橋，下設洞十九，高三丈餘，東西長百餘丈，南北闊十餘丈，今已毫無遺蹟矣。至故城村西，惟見荒墟壞壘。詢所謂漢高被圍處，土人皆瞳然莫知所對。白登臺亦無覓處。有土築高臺立墟上，巍然數丈。詢之士人曰：「墩子，豈卽白登臺耶？」抑明時所設以瞭套虜者耶？又北至玄都觀。又南登石階數十百級，入觀真武廟。廟舊爲民建，明洪武初增大之，清康熙嘉慶間皆曾修葺。城內大街東有

九龍碑，似大照壁，高兩丈，長約八九丈，北向。下有石橋三孔，橋跨石長方池上，池北有柵欄，不許人入內。池南壁下，立碑四五座，小字不可辨，惟見中二碑，一題曰九龍真蹟，一題曰靈蹟顯應，字皆徑尺，壁爲五色琉璃磚瓦所砌，成龍九條，旁雜雲氣，光彩奪目。土人云：「此處昔有真龍，在池內，經南人以術取去，至今靈蹟遂絕。」九龍碑對皇城街，云遼金西京故迹。按金大定五年建保安殿於大同城內，但一再往訪，皆無所得。操場城係明萬歷年建，見城上石刻，今城中空無物。西北有土城甚小，城東北二三百步，有鐵牛一，立石臺上，頭東北向，大倍真牛，兩肩間，鑄有金火匠人姓名，不記年月，亦近代物也。此外考志書所載，縣東南有班氏故城，漢置；西北二十八里有定襄故城，唐置；北有奉義故城，遼置；西北有單子臺（註二）受降城（註三）及遼蕭太后梳粧樓，予皆不得往訪，願就已經訪求者推之，或亦徒勞往返而已。東南城上有塔一座，不甚高，攷其碑記，皆明清兩代物。各城樓所在，往往有鐵砲，臥磚瓦荒草間，大者長七八尺，徑尺五寸，皆明崇禎時鑄。惟西南城角上有銅鑄大砲，爲清康熙二十八年造。撫今追昔，爲之慨然。

大 同

四三六

註釋：

(註一) 燕趙，謂河北省也。

(註二) 單于城，即唐之單于都護府也。統瀚海等，鞏察府州十五，在今大同縣西北四百餘里。

(註三) 漢之受降城，在九原北塞外，即今綏遠烏喇特旗北。唐之受降城，凡三，皆張仁愿所築。中受降城在今綏

遠五原縣境；東受降城在今綏遠托克托縣西黃河東岸，即山西大同之西北；西受降城在今綏遠臨河

縣境黃河北岸。此處所言者，當爲唐之東受降城也。

承德

安定藩

承德從前叫做熱河廳，後來改做承德州，又改做承德府，民國，改府爲縣，是熱河省的省會。地濱熱河，周圍都是高山，很少見到田地，在全省之中，承德恐怕是最貧瘠的地域；因此四鄉都是連小市鎮也沒有的，但有土匪的來踪去跡罷了。

牠的土地，決比不上在牠北邊的赤峯縣肥美，所以赤峯早已自闢爲商埠，承德却只好依然稱爲內地。牠的形勢，也決比不上在牠東邊的朝陽縣，朝陽是熱河到遼甯的孔道，有錦朝鐵路南通錦州，而且可以與北甯鐵路相啣接，所以朝陽扼全省交通與軍事之要害，而承德却沒有那樣重要。那麼，爲什麼熱河的省會偏要設在承德呢？

這自然是有原因在裏邊的。原來承德土地雖然貧瘠，但峯巒聳秀，四時不同，景色之佳，長城以北的無論任何各地都比不上牠。因此清代帝王，便在那里建立了一座避暑山莊，以爲消夏之所。園林台榭，綿亘至五十餘里；雖然比不上秦始皇的阿房宮（註一），但也可算是

已經極富麗之能事。從此承德便成了勝地，商業也逐漸地發達了起來；相沿至今兩百餘年，無形中彷彿變成了熱河的中心。所以熱河的省會設在承德而不設赤峯和朝陽；簡言之，赤峯和朝陽都沒有承德那種沿革性的緣故。

避暑山莊建於清康熙四十二年，牠的光景即比於北平的頤和園（註二）及已經燒燬的圓明園（註三），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有水座三十六，曲池環陂；山座三十六，層樓高聳——世稱七十二景。其中爲康熙帝所定者，有北枕雙峯、南山積雪、青楓綠嶼、萬壑松風等等名稱；爲乾隆帝所定者，有如意湖、水心榭、滄浪嶼、萬樹園、翠雲岩、千尺雪、凌太虛、綺望樓等，無不各擅山水之勝。要領略其中佳妙，短時間內是決不能盡的。

但是承德現在終於弄得一天不如一天，捐稅重重——說得出名字的便有四十多種，另外更有什麼臨時捐還不在內。承德附近農產本來很少，當局還要勒種雅片，種了以後又要重重地抽稅。畜牧業本來很盛，工藝方面，承德的氈子也是向來很著名的，現在都是每况愈下。一言以蔽之：是民不聊生，百物凋敝。

從北平到承德，從前只有轎車，轎車可通，後來有長途汽車了，自然方便得多。我說承德，只有這一點算是牠的進步罷。

註釋：

(註一) 阿房宮，亦曰阿城，遺址當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惠文王造未成，秦始皇廣其宮，縣亘三百餘里，閣道通驪山，項羽入咸陽，付之一炬，火三月不滅。

(註二) 頤和園，在北平西直門外萬壽山麓，清光緒十四年就清漪園舊址改築，慈禧太后常避暑於此。今已開放，傳票供人遊覽。

(註三) 圓明園，在北平西直門外海澱村，清世宗時在瀋陽時賜園也。甲有正大光明殿及勤政殿，雍正年間每歲初春，即於此聽政，歷朝遂以爲常。咸豐時爲英法聯軍所燬，今僅存廢址矣。

圍場縣一帶

任叔泰

余奉杪因事赴圍場，飽領沿途風景，並調查土地所產。爰就見聞所及，介紹其梗概如左：
圍場，清初皇室狩獵之地。位置在長城外承德西北三百餘里，曰錐子山，即內興安嶺之一峯，新闢市鎮在焉。越嶺而北，爲內蒙古東四盟（註一）草地。蒙人自喇嘛廟販鹽至此，復輸雜糧而歸。每年貿易之數，約十餘萬金。計自天津北行，五十里至梅場，偏西五十里至河伯屯，又五十里至香河縣，又四十里至夏店，又五十里至張各莊，六十里至密雲縣，又六十里至石匣驛，又四十里，即見長城，古北口在焉。出口八十里至鞍匠屯，又五十里至金溝屯，五十里至哈白圈，五十里至黃姑屯，三十里至唐頭溝，又三十里至一百家子，六十里至四合榮，又曰義合永，又五十里抵圍場，即所謂錐子山新市鎮是也。夏店在北平東八十里，西距通州四十里，其東百二十里，即前清西太后（註二）之東陵。

自天津北至密雲縣，三百里之間，寒暖略同。自密雲而北，日寒一日。至黃姑屯，則朔風颯颯，寒氣逼人，滿山積雪，沿道皆冰，溫度在攝氏表零度以下，身衣重裘，猶不可支。

津圍距離，不過八百里，而行程須八日餘，困苦不堪言狀。其交通不便，可想而知。交通之

具，約分六種：曰騾轎，曰轎車，曰騎，曰牛車，曰手車，曰駝隊。前三者皆旅客乘用之具，後三者則運輸貨物之具。旅客用者，以騾轎爲最安適；以轎車爲最苦，顛簸震盪，心腦皆爲翻騰。騎有二：曰馬，曰驢，長途用馬，近行用驢。運貨物者，以駝隊爲最穩妥，每隊約四五十或七八十不等，每駝負重五百斤，連貫以繩，每五匹牽以一人；別一隊長，乘馬殿後督之。牛車載極重，約二千二百餘斤，每車用牛七匹，或牛馬驟兼用。手車則一人兩手，執柄前推，載重百斤而已。各車行極遲，日約七十里，且皆雙輪，手車僅一輪，製法尤拙劣。若平築道路，改用四輪大貨車，則載重當三倍於此，其速率亦必二倍而強也。轎車之價，約十七八兩，騾轎二十兩上下，然無一定，視時與人何如耳。此外郵政則由熱河設分局於錐子山及圍場縣，因地方僻陋，故五日一班。電綫亦延長至圍場，錐子山向無分局，今已設局。

自天津北行三日，皆爲平原，遼闊無際，可謂陸海。晴朗之日，朝夕必見蜃樓，樹林村屋，倒懸空中，四圍皆是；若在夏日，當更可觀。越密雲縣十餘里，山脈隱約；再二十餘里，已至山麓。長城迤邐於山嶺，至古北口，則一市鎮在焉。居戶千餘家，旗人甚多。城門旁有稅關，征權出入商

貨。長城雖已傾頽，然睹其遺跡，想見始皇偉略。（註三）出口卽沿山麓，日行谿中，層巒疊嶂，往往數里不見行人。土人出門，必手一棒，以防狼。過黃姑屯則山峯益峭，巖入雲霄。至天寶山，則孤峯聳峙，形如圓錐，故名錐子山。蜜雲縣城外及黃姑屯前，清均設行宮。密雲者已朽敗，黃姑屯爲崇山中一小平原，行宮位於山麓，松柏蒼蔚，遠望甚佳。蓋滿清道光咸豐以前，皇室嘗駐蹕熱河，每歲必往圍場狩獵，以習武事，故自京師以北，凡四十二里，必置一行宮。又沿途常見旗婦懷子騎驢，漢人婦女亦然，衣式殆皆百年前舊物。

都民智，鄉民愚，民羣居則智，散處則愚，此固自然之理。吾出天津，甫數十里，已覺別有天地。及出古北口，則土人直不知革命爲何事。吾行八日，未見一學堂，宜乎其民之愚也。

哈白圈有金礦，前山後山共十餘處。礦穴甚多，礦夫四十餘。聞數年前頗旺盛，約有礦夫百餘人。向由熱河政府設局採買，聽土人自入礦穴採取，唯定一官價收買之。然並無技師，又不知新法開採，究竟礦量若干，局中人亦毫無把握。因陋就簡，畏難苟安，可嘆可嘆。又聞距此三十里某山，尚有銀礦，距此八十里，地名三叉子者，亦有煤礦，皆未開採。興安嶺各山，尙發見

金礦數處。

圍場橫三百餘里，縱二百餘里。以前人跡鮮至，森林鬱茂，荒草叢生。乙巳以後，斫伐無慮數百萬株，然尙未及其半。至今存者猶二千餘萬株，以松樹爲大宗，雜木甚少。其大者直徑六七尺，高二十餘丈；中者直徑二三尺；小者亦尺餘。質極堅實，松油甚多。深林之中，狼狐匿跡，人不敢入。現方努力建設，凡鐵道枕木，造船材料，及一切建築所需，皆可供給。第當速建鐵道，俾便搬運，正不必取材異國，以成漏卮也。

註釋：

(註一) 內蒙古東四盟，卽哲里木盟、卓索圖盟、昭烏達盟、錫林郭勒盟是也。盟之下復分部旗，蓋云盟者，謂合數部數旗商榷其利害而保護其安甯者也。

(註二) 清西太后，卽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本文宗之妃，文宗之后爲慈安太后。文宗崩後，后妃並立爲太后，因稱慈安曰東太后，慈禧曰西太后。參看由西安至潼關註二。

(註三) 秦始皇築長城以拒胡，故云「始皇常略」。按秦之長城，久已傾圮，今之長城，乃明代所築以拒韃靼者。

也。

張家口

匡熙民

五月二十四日，由北平出發。予與張周趙耿及下役數人，一同登車。未幾車開，予頻探首窗外，眺四圍風景。曉風拂面，霧雲初開，耕田男女，三三五五，結隊下田，面垢不修，衣破不補，想見閭閻生計竭也。沿途民居，不但矮小，尙係土築，牛矢馬糞，繞舍堆之，大異江南水鄉。俄報抵南口，瞻望萬里長城，（註）氣象雄偉，倚地拔天，不覺暗嘆。然後過居庸關，渡青龍橋，又經涿鹿，宣化，始抵張家口，即今之張北縣，察哈爾之省會也。

市街創始在前明正德年間，初僅指圍門以內，爲騾馬買賣場；其後逐漸推廣，而成一雛形之市。至清康熙帝征服蒙古，誇耀天下一家，更立大境門，作蒙古與本部之貿易場，其市滋盛。沿及今日，且有上舖、下舖及口外之別矣。口外者，蒙古貿易商所居之地也。上舖、下舖，則內

地貿易商所居。街之東，有河曰清水，其源遠出蒙古內地，南流經宣化、蘆溝橋、固安，以注於天津；若使疏治得宜，利益當不可勝數。拱衛此地山岳，在街東者曰東太平山；在西者曰西太平山；在南者，局勢次第展開，遙接宣化附近之平原，形勢極稱扼要。蓋由天津、北平通內外蒙古，以掠西伯利亞；南下恰克圖、庫倫以攻北平，皆必經過此關，不可不扼之險也。現時人咸認此地爲通商之要區，吾獨認此地爲戰時之要隘，兵事家倘亦以予言爲然乎？

人民以山西人爲最多，次之者河北、山東兩省人，最少者河南省人。總計戶口，除滿洲人外，約二千五百六十三戶，人則四萬四千五百二十七人。又口外蒙人，每日來遊來貿易者，不下二三百之多，亦足助成此地之繁盛也。

此地市場，全賴蒙人支持；漢人與漢人之交易，不足計也。據言，漢蒙間買賣種類有三：一外館，即去來皆寓大境門外之口外館，而挾其西洋雜貨，中國雜貨，遠走內外蒙各旗，與蒙人物物交換者也；此爲最大之行商，多北平人充之。二拱達師，即以小資本貿易於張家口附近之內蒙，博蠅頭利者也。三水線館，不遊行各部，專在城內收買蒙人之毛皮並其他天然物，轉

賈於內地者。三種商業，以外館中人所得之利爲最大，然亦有不盡然者。據聞山東人鬻者之商於蒙古沿邊也，以一牛車，載酒三四囊，沿門賒之蒙人，言明賒酒一斤，踰月即須償羊一頭；蒙人貪酒，慨然諾之，迨酒完，而羊亦漸入其網中矣。此利之大，究非外館中人所能及。今則不然。非遠走外蒙，不能得大利；且非資本雄厚，亦不能遠走外蒙也。故外館中人，殆有專賣專買，一手括盡利權之風。

漢人狡滑，蒙人則以愚直稱，以愚直遇狡滑，其爲所欺也必矣。張家口地方，向設有撫民府一種裁判所，今則改爲審判廳，專理蒙漢人之爭執。然官吏偏私甚，遇事率曲蒙而直漢，以致蒙人積久成恨，謂漢人爲疙瘩子，義蓋與日人侮我之毛唐人語相類，輕蔑之詞也。蒙古婦人，更厭惡內地人。據言輕薄子對於蒙婦，恣意侮慢，或軟挑，或強姦，甚至有因姦而殺死者，大傷蒙人之感情，故終得此惡結果也。

漢人天資聰穎，其嗜利心又堅毅而不可遏，不問商於何地，能舉得其地之語言，與該地人民自由談笑。最顯著者，閩粵人民之在南洋，歐美者，齊魯人民之在俄韓，日境，滇蜀人民之

在藏緬，三晉人民之在內外蒙古，是也。予此次蒞張家口，見漢人皆直操蒙語，與蒙人交接；而蒙人不能以漢語反報，殊爲一喜。後見日俄瑞典等國人經營蒙事，率倚吾國人爲傳譯，於是愈嘆吾人之競爭力爲不可及也。惜商學未講，政府之商業政策未確立，吾民終有不及白人之處耳，爲喚奈何！

蒙古天氣，寒暖不時，夏亦雨雹，而驚風四起時，有盛暑無異九秋之觀。故蒙人衣服，多注重於皮，而表面無布，純取自然，污穢簡陋，頗礙人目。今且不論其污穢與否，第論其式樣，亦復笑人。腰圍尺餘，袖長於膝者寸許，行動時極不自由，羣以帶束之。婦人衣服，雖不束帶，然肥大與男子同。家居或出外，人咸手長煙管一，暇必取吸；吸足，則插腰帶間，俾勿遺。家計之稍裕者，以酒爲必須品；無資產者，亦百計謀酒樽之不空，蓋嗜酒與煙，爲蒙人之天性，無則不能生存也。茶亦蒙人所嗜嗜，第以其價昂，而且不易得佳品，羣以酸牛乳代之。煙酒兩宗，聞由河南山西輸入者多，茶則來自天津。

余遊覽張家口市場一過，瞥見外國人商店，翹然特出於其間。就而問之，則大者爲華俄

道勝銀行，小者爲日本雜貨商及藥品商也。道勝銀行，實俄人金融機關，先年漢蒙人以土地家屋家畜來押者，後因債務未清，致努力從事於回收，今方在閉歇中也。張家口俄人，半與茶商有關係；又一方收買毛皮及雜貨，以補其缺。日本人商店，首推三井洋行支店，販賣綿布織物砂糖雜貨，收買毛皮骨角等件，尙覺獲利。次義成號，清光緒三十年開設，現有店員共二十餘人；營業本旨，在輸入日本雜貨與輸出蒙古毛皮焉。總店居張家口，支店旁及於蔚縣，及其他各地；目下尙未與蒙地直接交易，日後蒙情略熟，調查就緒，直接交易之日，必不遠也。予聞而竦然，外人經商，固較吾人猛勇多也。

註釋：

(註一)按長城西起甘肅安西縣布隆吉爾城，東至河北臨榆縣之山海關，雖號稱萬里，實則全長爲五千四百

四十里。參看開場縣一帶註三。

歸綏與包頭

謝彬

歸化城在綏遠城西南五里，今併稱之爲歸綏。綏遠省政府在焉。北距陰山之麓，凡十餘里。地勢平坦，所在肥沃。城外有溫泉二：一在城東北烏素圖村，龍王廟左；一在城南上堡外菜圃中，熱氣騰達，經冬不冰。城南無量寺前有玉泉井，味極甘美，全市商店，皆萃聚於此，謂之南大街。城內外有喇嘛寺無數，（土人呼喇嘛招）皆建築宏壯，各有喇嘛數十百人；大喇嘛有爵位，歲入極富。城南二十里，土阜隆起，相傳爲王昭君（註一）之墓。旁有磴道，可拾級而登，塚高十餘丈，面積約五六丈。東北二三里，卽大黑河。遠近數十里間，麥隴平鋪，雲樹蒼鬱，昔人謂塞外草白，昭君塚草色獨青，因名青塚。蓋想像之辭也。歸化城爲明萬曆中忠順夫人三娘子（註二）所築，周僅二里。居民多駐防旗籍。

由歸綏至包頭鎮，有綏包路火車可達。沿途產甘草、山豆根。時見漢民三五，持長鑿採掘，頗有因以獲巨利者。

沿途蒙人多住幕中，近漢地者，間有土屋，大抵猥陋不堪。其高大而軒爽者，皆喇嘛招也。達拉特旗王府，四周多沙陀，高者乃至丈餘，其間又無林木，即王府內外，亦無一花一草，四望蕭瑟，渺然孤寄於窮沙曠野之中。王之生活，亦太無聊也已！

包頭，西北之大市鎮也；雖屬薩拉齊縣所轄，而五原東勝，皆寄治於此。東勝縣治，距包頭七八百里，中隔大河，往往非十數日不達。間有訴訟，或轉就陝西榆林神木，求其審判，而該管縣官，則衣租食稅，無所事事；他如武川縣治，在大青山之南，山簷星散，無大聚落。其縣官終歲寄居於歸綏城中，與五原東勝相同。此亦內治之怪現相也。包頭貿易殷盛，商店凡三百餘家，有郵政、電局、銀行。東門外之轉龍藏，泉水清冽。出山坡龍王廟中，有三石，刻龍頭形，承受來泉水，即自龍頭口中噴出，前爲方池，以潑之。池之周圍，繞以叢柳，風景殊佳。

包頭據河套之中樞，通蒙新之大道。有經外蒙南境直達新疆商道。平津貨物運新，自來皆出此途，所謂草地是也。綏包鐵路通車以後，商務更趨殷繁，而赴甯夏蘭州者，亦必爭出斯途焉。

註釋：

(註一) 王昭君，名嬀，漢元帝宮女。帝後宮既多，披圖召幸，衆賂盡工，昭君獨不與，乃惡之。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求美入，帝按圖以昭君行。臨辭，光勸左右，帝大驚而重失信於外國，遂與匈奴，昭君乃戎服乘馬提琵琶出塞而去，內匈奴爲關氏。晉時遼司馬昭諱，改稱明妃。

(註二) 三娘子，明時順義王俺答之妻。先是俺答孫把漢乃吉聘，額爾都司女，即俺答之外孫女，貌美，俺答奪之，時稱爲三娘子。俺答卒後，三娘子屢配三王，主兵柄，爲中國守邊保塞，衆畏服之。敕封忠順夫人。

歸綏一瞥

廖世愷

歸綏是綏遠的省治，是由歸化綏遠兩城合併而成的。歸化原名庫庫河屯，明時始入版圖；城周圍約二里，高二丈餘，有南北門各一，外郭有東西門各三，城牆已經傾圮過半了。綏遠城在歸化東北五里，城周約二千丈，高約三丈餘，有城門四，係清乾隆時所建。兩城東西相望，

普通稱歸化爲舊城，綏遠爲新城。舊城商務比較發達，新城則比較冷落。平綏鐵路車站在兩城之間，由北平來，約須二十小時到達。從這里到包頭，另有綏包鐵路，路程約三百六十里，車行七八小時可到。但綏包鐵路本是平綏鐵路的延長，所以在路政上，兩路是屬于同一系統的。

這里文化程度不很高，雖有中學師範各一所，但比起內地各省來，成績自然不免差得多。本地出版的報紙有二種，但銷數很少，每種都銷不到一千份；篇幅也很小，不及平津京滬各大報的十分之一。種種所謂的摩登玩意，雖然還沒有沾染到；但一般的風習却不很好，女人都喜歡搔首弄姿，竭力想法子引起男人們的注意，如果那男人不理她，她是要引爲最大的恥辱的。本地有一首歌謠道：「半夜跳騰狗不咬；大姑娘，跟人跑，娘不找。」實是很好的反映。

氣候帶大陸性，熱時不亞於南方，冷起來却冷得異乎異常。照每年的情形來說，大約一到國曆十月，這里就該穿皮戴皮帽了。普通人所穿的都是光板的羊皮襖，闊人自然又當別

論。喫的是黑色的莜麥麵和羊肉，喫慣了米飯的南方人到這裏來，胃腹常常會感到不舒服，因為莜麥麵不如米飯容易消化。

歸化有店鋪二千餘家，其中有四分之一隸屬於七大社的。所謂社，大概有點近乎幫的樣子；在社者可以受其特別保護，但也有種種的額外義務。除了七大社外，還有八小社九外社之分，那都是些流動性質的組合，平時便依附於七大社以內。統計兩城每年進出商貨，約值三千萬元以上，也不能算是很冷落罷。

附近土地頗爲肥沃，爲塞外各地之冠，因此出產很是富饒。莜麥、胡蘇、紅粱、大豆等，是此地出產品的大宗。

古蹟之最有名者，有昭君塚、洪羊洞及宋焦贊（註一）之墓。昭君塚在城南二十里，塚旁有洞，洞前高峯環繞，溪水瀦洄，實在是擅有山水之勝的地方。洪羊洞在昭君塚西五里，相傳宋楊業（註二）陷敵，其部下埋骨於此，洞位於一尖峯之下，名雖叫做洞，其實不過是一山峽罷了。焦贊墓則在城北三十里大青山內。

城內外喇嘛廟很多，規模最大的要算席勒圖招。這廟不知建於何時，僅知清康熙時曾賜名爲延壽寺。殿宇輝煌，佛像壯嚴，全廟共有房舍五百餘間，此外尚有鐘鼓樓各一，石塔一。石塔是用白石雕砌而成的，高約三丈，塔的周圍刻飛馬形，形式很是别致。聞廟內所有喇嘛，約有六百左右云。

註釋：

(註一) 焦贊，宋楊業部將。參看註二。

(註二) 楊業，宋太原人。弱冠事劉崇，屢立戰功，號稱無敵。太宗征太原得之，以爲右領軍衛大將軍，歷代州刺史。

甚爲契丹所憚。雍熙間北征，連克四州，會契丹國母率衆十萬復陷朔州，以援軍失期被擒，不食三日死。

業不知書，而忠烈有智謀，御下有恩。朔州之敗，斃下尙百餘人，無一生還者。

甯夏與蘭州

謝彬

由包頭赴甯夏，普通有三路。一溯黃河逆流而上，水程迂曲，費時最多。近雖有淺水汽船兩艘，而搭客太多，頗形擁擠，且須黃河凍解，方能駛行。其次渡河而南，斜貫鄂爾多斯草地，路近而捷，九日可至，是爲回回大道，以甘省回民多由此往來也；但沿途既無漢民村落，而沙漠橫亙其中，蒙人亦少，故氈帳食物，皆須自帶。其三沿黃河北岸，經後套而西，經五原縣，再折而南，漢民墾戶，所在有之。故食宿尙便。由此路至甯夏，兩套車每輛銀約四十七元。四十里，蘇池村，有龍王廟。三十里，土阜馬腦。西行，渡三呼河（黃河支流。）四十里，達木蘇台。三十里，蘇布圖。沿河岸西行，三十里，大花地，地多紅柳，北有烏喇特公府。（註一）六十里，哈喇烏蘇，譯言黑水。五里，渡三呼河，兩岸紅黃柳，深邃無際；烏拉山脈，至此已盡，四十里，烏拉河；二十里，留雲。過此，入後套，人煙稀少六十里，合野門；二十里，白家地；三十里，隆興昌，一小鎮也，在五原縣西北三十里。

普通所謂河套，土人分爲二部：自南河之南，以達長城，謂之河西，實在河之南岸；自南河之北，以達北河，兩河間之地，謂之後套。套中已墾熟地，不及半數，彌望皆荒草，居民多山西北部人。其土性豆麥高粱皆宜，近水處亦可種稻，高原處則種小麥、黃米、胡蘆、馬鈴薯等。小麥於舊曆三月下種，歷四個月卽能成熟。從前墾戶，大抵漢民，自向蒙人租之，每頃僅納租五千，自清末貽穀奉命督辦蒙旗墾務，而墾務乃大壞。凡民墾之地，一切奪之入官，其放而租之民者，又各加以重租。於是蒙人失地，漢民失租，故蒙漢皆反抗之。其後繼貽穀之任者，益復變本加厲，民力不支，大多棄地而逃；而各國教士，遂乘機而起，各擅地權而佔領之。套中居民，以教士和易可親，皆樂爲之用。計河西有教堂四所，後套有教堂五所。賀蘭山東有市鎮名三道河者，乃其總匯處也。各處教堂，皆領蒙地數千百頃，築室耕田，儼然爲無數之小獨立國焉。

五原縣城，居民僅數十戶，商店皆設隆興昌。西南行四十里，滿格素；三十里，五家池；四十里，哈不特；七十里，強油坊；二十里，西豐社；五十里，黃楊木頭。沿途小沙漠中，多芨芨草，高四五尺。南行數里，紅柳成林，一望無際。六十里，大中灘。入甯夏平羅縣境。蒙地無旅店，每食宿時，卽

望門投止；略酬以貲；則稱謝不置。沿途各教堂，亦可寄宿。四十里，河梁台。百里，定口，面臨黃河，貿易甚旺；惟地處沙磧，百物皆從包頭甯夏運來，價甚昂貴。五十里，百子，地多沙漠。四十五里，河拐子；百里，石嘴子，有清真寺，居民奉回教者甚多。五十里，黃子橋；六十五里，平羅縣，建築宏敞，商頗盛。五十五里，李崗堡；六十里，甯夏。沿途渠水交流，利於墾牧。自包頭至此，計程一千二百七十五里。

城瀕黃河支流唐來渠東岸，甯夏省政府駐此。經回匪之亂，商業凋殘，近始恢復。百貨以羊皮爲特產，氈毯毛織物亦多，西大街尤爲繁盛。市面通用生銀，及甘省官銀號之一兩、五兩、十兩、蘭平票。每兩換錢三千文，銀幣一元，換銀七錢五分，換當十銅圓一百五十枚，以袁頭銀幣爲最通行；外此皆須貼水。旅館每日每人房飯銀二錢。城內外寺宇甚多，承天寺在城內西偏，又名西塔寺；塔爲青磚砌成，高十一級，爲甯夏八景之一。正殿有臥佛，長二丈餘，寺中於每年六月六日起，誦經三日，遊人頗多。

由甯夏赴蘭州，兩套車每輛約三十元。五十里，楊和堡；四十里，業附堡；六十里，大礪。沿途

渠閘頗多，皆以石砌成，工整可觀。蓋地近黃河，居民於灌溉之利，研究有得；然河水氾濫，有時亦不免爲害耳！四十里，廣武堡；五十里，渠口堡；四十里，棗陽堡。傍賀蘭山西北行，五十里，石空堡，沿途多沙磧，然有果樹。四十里，羅鎮堡；三十里，中衛縣，街市繁整，貿易尙旺。城北有保安寺，高閣凌霄，全城在望。沿河西行，三十里，沙坡，途中多沙阜，車須緩行。渡黃河，三十里，長水，沙石滿途，車行震盪。二十里，茶坊廟，入沙漠，水鹹；五十里，晏安泉；四十里，甘塘子；三十里，營盤水，居民七八戶。自此至一條山，七十里無借宿處。七十里，火賴排；四十里，砂河井；五十里，路丁子；三十里，山子墩；六十里，瑞福和。沿途水味皆鹹，除一條山稍有商務外，餘皆荒寂。五十里，甘肅省城蘭州。自甯夏至此，計程九百八十里。由蘭州赴甯夏，乘帆船下行，九日可達；若乘淺水小輪，則僅二日而足。前清末季，民國六年，皆曾試通甯蘭航路；而以皋蘭靖遠兩縣轄境，有老兩口兒、九姊妹、漩渦、鐵照壁、四處灘石、嶮峨，輒礙輪駛，水量稍淺，且易攔淺而止。今後若加以疏鑿，使通航無阻，卽無鐵路，亦足大收交通便利之效；不若今之驟車頭播難乘，且滯行期也。

註釋：

(註一)烏喇特，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四部之一，本係元代後裔，後析爲三旗，清時相率內附，各授世襲封爵。大花北之烏喇特公府，即其中之一所居者也。

甯夏

王陶

由包頭至甯夏，有前山後山兩路。余此次取道後山，僱兩套車，每輛銀五十七元。十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時起程，十一月十五日下午七時抵甯夏，費時半月有餘。沿途經過之地，少，俱荒涼無足述。其中五原號稱縣城，居民不過百戶；磴口爲一市集，有郵政局電報局，商務尙稱發達；平羅亦爲一縣，城內建築物雖尙可觀，城外則砂磧甚多。惟五原以西，有耶穌教堂若干處，開渠圍墾，開場營牧，屋宇高潔，玻窗向陽，較可觀耳。

甯夏本宋靈州之懷遠鎮；西夏(註一)建國都於此，號中興府；元爲甯夏路；明爲鎮衛；清爲甯夏府；民國改甯夏縣，屬甘肅省；國民政府置甯夏省，卽以此爲省會。其地東倚賀蘭，左帶

黃河，險固冠西北諸縣；故拓拔氏（註二）據此，南抗趙宋（註三），東拒遼金，享國數百年，始爲蒙古所滅。城瀕黃河支流唐徕渠東岸，百貨以羊皮爲特產，魚鹽煤鐵亦多，玫瑰露酒，名馳遐邇。距城十里爲甯朔縣，居民大半爲旗籍，亦曰滿城；滿人生計窘甚，隸黑籍（註四）者比比皆是。甯夏縣屬有金積堡者，爲光緒初年湘軍攻回匪有名之戰場也。

有人自田間來，余嘗詢以甯夏開渠墾地之大概。據云：「近城四五十里，皆可灌溉栽植水稻，惟水稻田祇種一熟，不如每畝百兩之沃壤，每年可種兩熟以上，開渠費每二十里，需銀一萬元。」按平羅至甯夏間，利於墾牧之處甚多，稍一經營，可獲大利。

城內外寺院甚多。承天寺在城內西偏，又名西塔寺；塔八角十一層，不事丹堊，青磚砌成，堅潔可觀。間層關門，聞登塔者有誤墮隕命事，城方有司，絕梯禁登。正殿有臥佛一，長可二丈餘，覆以絳被，曲肱而枕，面偏向外，兩足齊並，雙眸若瞑。塔後有小殿，殿有額，顏曰「古塔凌霄。」門之兩側牆壁，鐫唐三藏（註五）取經事，毫髮纖細，曲盡其妙。其門楹刊鐘鼎文亦佳。

街市整齊繁盛，與包頭不相上下。城內東西長三里餘，南北長一里餘，西大街貿易最多。

余嘗在甯夏觀演奏腔，聲調悲壯，而袍服襪履，可以耳聞，不可以目睹也。

註釋：

(註一) 西夏國王本姓拓跋氏，唐賜姓李，宋賜姓趙，世爲夏州節度使。宋仁宗時，趙元昊稱帝，國號大夏，史稱西夏。都興慶，號中興府，卽今之甯夏縣治。據有今綏遠、甯夏及甘肅之一部，傳九主，一百九十五年，爲蒙古所滅。

(註二) 見註一。

(註三) 宋帝趙姓，故稱趙宋，以別於南朝之劉宋也。

(註四) 隸黑籍者，謂有鴉片嗜好之人也。

(註五) 見峨嵋山註六。

蘭州瑣記

劍雄

蘭州今稱皋蘭縣，雖僻在西陲，而有皋蘭馬街（註一）諸勝。余曩執教鞭於蘭州，勾留七月，歸後憶日之所聞，耳之所聞，拉雜筆之，以誌鴻爪。

蘭州附近民間，皆栽煙葉，大者每葉寬二尺，長三尺餘，用以製成各種水煙，銷行各省。近來紙煙盛行，種煙草者，大有一落千丈之勢。

省城周圍十餘里，西北濱黃河，河上無橋，用船數十隻，鐵索相連，上鋪厚板，直接至西城門口，以濟車馬。冬季河凍，則行於冰上。城內頗繁華，南省各貨物悉可購辦，而舶來品尙不多見，殊可喜也。出品以水煙、羊皮爲大宗。

綏靖公署爲肅王府改建，氣象壯麗，署後引泉鑿地，蒔花栽木，頗有亭臺之勝。省政府爲舊淳王府故址，規劃較綏署褊狹。

皋蘭山在蘭州城南四里許，高峻雄渾，左右蜿蜒，如張兩翼，東西環拱州城，延袤二十餘里。其東麓爲紅山，土色皆赤，龍尾則其西支也。山有五泉，相傳漢霍去病（註二）屯兵於此，苦不得水，以鞭指山，泉卽湧出。泉在山半，出自石罅，淙淙錚錚，數脈散流。今有五泉寺，樓觀亭臺，

俯臨泉上，榆柳蔥鬱，清流環匝，臨巖坐息，景地頗幽。

鳥鼠山在渭源縣西。土人相傳，山有鼠，色黃而尾短，其名曰鼠；溲溺石上，日光蒸之，氣甚辛辣；人若中之，胃逆嘔吐；中牛馬則疲臥不起，大汗方愈。其穴入地深三四尺，鼠匿穴底，外穴則有鳥居之。鳥名曰駮，形如雀而青黑色，故其山亦名曰青雀山。

河州西北，則有小積石山，即古之唐述山也。堯（註三）人稱鬼曰「唐述」，此山深邃，謂有神居，因以唐述名之。山甚靈秀，高峯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矗豎，競勢爭高。其下層巖峭舉，壁崖無階，中多石室，室中若有積卷，人跡所不能即，因謂之積書巖。土人神其事，謂陰雨之夕，巖堂之內，每見燐火游移，人影瞳瞳往來，頗涉荒誕。山峽臨河，傍崖有窟，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更有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深三十丈。崖下有水，南注於河，亦謂之唐述水。

薛舉（註四）墓在臯蘭縣西四里，每逢春秋節，鄉人多有前往瞻墓者。李晟（註五）墓在狄道縣西二十里，或云晟墓在陝西高臨縣南，有碑尙存，此係晟父母墓，州志亦云。

黃河自積石東來，繞城而西河之南岸，即始皇遺蒙恬（註六）所築長城（註七）也。城今

無輒，惟餘土壤，隨河勢而轉。

河自蘭州東入峽，峽內兩巖陡立，山高壁削，人不能攀。危崖之上，各有大鐵環，謂是禹導河鑿峽遺蹟。河之南岸，更豎有二鐵柱，西鐵柱明洪武九年總兵官某造，高逾尋丈，大數圍；東鐵柱建於洪武五年，差低小。上有鐵纜繫之，長約二百尺，河之闊準是。

自陝西至蘭州，一路多土坑，大如湖沼而無滴水，人馬可從坑底過。沿途居民，復有掘土窖，貯雨水及人畜諸溺，以備不時之需者，名曰窖水。若掘地作井，雖至十丈，不見泉也。

蘭州東有東岡坡，自清水驛來，必經是道。黃塵蔽日，氣色蕭條。南北山勢蜿蜒，官道依山繞城西上，路甚闊。交通惟馬車，車箱寬廣，輪亦較各省馬車寬尺餘，故一出境，便不合轍。

會甯以西，入蘭州界，民間多板戶。先截松樹成段，長二三尺，用利刃破之，薄二分許，用以代瓦。上更壓以亂石，云大雨不漏也。或更有以板作壁，全成木屋者。

傍河之處，居民多營土窖，或一層，或二層。一至深秋，即蟄居窟中，燒驪馬糞以取暖；非有要事，不輕出也。窟上不是原田，即是孔道，謂「雨風不向窟中入，車馬還從屋上過」之句益

信。

客至，先敬以煙，繼敬以酒，而無下酒之物，蓋代茶以酒也。昔人詩云：「寒夜客來茶當酒。」不圖竟有反其道者。

居民不論城鄉，室中皆有土炕。中下之家，炕上無被褥，炕下燃馬糞。客初入室，臭不可耐。土人無論男女，皆嗜水煙。每入人家或飲食肆中，煙氣四布，如在霧中。校中諸生，亦各有煙袋，置諸案上。一至清晨，滌洗之聲，千百並作，禁之不能革。

省中食物，羊最賤，千錢買羊，羊皮却值半千。魚蝦多自漢中來，死者過半，惟官長富人食之。土人則不能舉其名也。或有以蝦蟹之類，畜之器中，以爲玩物者。土酒價尚不昂，若紹酒則輸運不便，每罇十金數十金不等，尚有以假充者，售高價以欺人。更有所謂水黃酒者，土人頗嗜之。日夕釀之，翌晨即沽賣，過午即酸不可飲。

南方旅居之人，因事下鄉，須帶行廚，因鄉間無食店也。若就農家食，隻雞糲飯，便是上饌，而烹調惡劣，格格不能下喉。

士人多衣氈衣，用羊毛碾成，不假裁剪。其精者曰姑絨，擇細軟羊毛，紡綫斜文織之，輕柔溫暖，頗似舶來品，相傳發明於比丘尼（註八），故名。向時省中貴人，每當寒月風嚴，閒居談讌，莫不衣此，以代狐裘，價亦不甚貴。近來羊毛出洋，業此者復墨守舊法，不思改良，染色亦多未合法，價格日昂，而服之者反寥寥也。又有犏牛絨，尺幅狹小，其色深赭，以水沃之，經時不滲，以之製衣，既可禦寒，復無沾濡之患，雨天服之甚佳，惜無人提倡，出品有限，購之不易，亦一憾事也。

婚喪之俗，亦如內地。惟婦人弔喪，不論親疏，皆徧身縞素。男子賀喜，率戴白胎涼帽，亦不以爲怪，頗不可解。

土語稱幼兒曰娃，故卽有以某娃爲名者；稱父曰達達；稱妻曰婆娘；又稱妯娌曰先後；一人曰一坤；蕎麵曰河洛；與陝西大同小異。

慶弔往來，送禮菲薄，碟米瓶酒，皆可湊作人情。而主家筵席，亦極草率，地瘠使然也。生兒多以鐵索環其頸，鎖以鐵鎖，如囚徒然。開湯餅會時，亦卽有以鐵鎖送禮者。

蘭州婦女，最尙纏足，織小勝於南方而能健步，亦一奇也。邇來經地方官示禁，已纏者亦知解放，未纏者更不復纏矣。

農家婦女，率多工作田事，早出晚息，一如男子。市鎮之上，更有婦女經理店事，運籌握算，應對顧客，狀頗從容。男子則反執爨抱子，而事婦人之事。若大家婦則不然，每出必以車，服色鮮麗，面上用烏紗罩之，可以見人，而不令人見也。

蘭州風氣尙好，妓院不如外府之盛。聞同事言，門首幌子畫一酒壺者，卽妓家也。妓家諱言酒，呼曰酪留子，義不可解。又有一種暗娼，門前無幌子，專雇無賴少年爲線索，乘機勾引。余居蘭州半載，未嘗一涉足花叢，不知其確否也。

蘭州鞏昌交界之處，多大姓，皆集族而居，築土爲堡。往往一言不合，卽起衝突，聚衆械鬪，如臨大敵。有司不敢斷曲直，祇以恩意羈縻之，任調停之責而已。

甘省土著與番回雜居，每每發生事故。地方官亦不能以法律繩番回，故番回另設土司統之。土司係世襲，但能安靜，不生事故，則世受國恩，不啻部落時代一酋長也。

回族雜居內地，各省都有，而以甘肅爲最盛。考唐中宗嗣聖初年，回紇（註九）畏突厥（註十）之強，南度磧石，徙居甘涼間，是爲回人入居甘肅之始。突厥衰，相率北旋，留者無幾。其後回紇又爲黠戛斯（註十一）所敗，餘衆西走，復散居甘肅。五代迄宋，分布益廣，遂無處不有回人之蹤跡矣。

其宗教專敬一神，以誠禮濟齋爲宗旨，與耶教相類。至於敕五典，正民常，教忠教孝，似又近於儒者。其他如尙武合羣，不信巫覡等，皆有足取。

余至蘭州，對於回人之風俗，頗留心觀察。曾至各處參觀回人禮拜，及婚喪等事。禮拜寺曰清真，布設與內地寺院相類。管理寺內之人，皆曰掌教，等級凡四，每級一人：第一曰阿洪，位最高，食俸亦最多，由衆選聘，三年一任，不得繼續，職司講經勸導，維持秩序，所居之室，懸教鞭二，教友有犯規者，得懲罰之；次曰孩提卜，亦稱二掌教，即寺中之住持，世襲罔替，職司婚喪，爲人證婚簽押，例有酬謝，超度死者及爲人浴屍入殮，則死者生前之衣服，均歸其有，一歲所入，亦頗不資；第三曰木安伊，爲世襲，職司爲率號誦經及贊主文；第四曰伊馬木，則於祭祀喪葬

用牲時主屠宰，亦世襲。阿洪所教之學生，名海理拜，專究阿剌伯文字及回經，預備將來作阿洪爲目的。

寺中禮節，除阿洪外，每日必禮拜五次：寅曰晨禮，午曰晌禮，申曰晡禮，酉曰昏禮，亥曰宵禮，統稱曰納瑪茲。禮拜之時，面必向西，有舉手、鞠躬、叩首、膝坐諸儀則。五禮之外，又有聚禮，七日一次。教中之人，潔身沐浴，咸聚寺中誦經禮拜，謂之主瑪，與基督教之禮拜日同。是日教中貧苦之人，於寺之左近，向人乞錢，口稱主瑪也。鐵。主瑪也。鐵者，謂禮拜日宜施捨也。

回族與漢人雜居雖久，其年節仍有用回歷者。回歷以太陰爲主，歷十二晦朔爲一年，不置閏。每年之中，齋戒一月，謂之齋月。齋月之時，教中人赴寺禮拜者，較尋常獨多。自齋日起，至開齋止，晝禁飲食，必日落星燦，始敢受餐。齋月之二十七或二十八日，曰蓋得雷，相傳教祖於是夜乘騎升天，後人因以是夜爲聖節。其夕回人家家燃燈，徹夜不寐，如漢人除夕然。初見月之日，（夏歷初二初三）謂之大開齋，回族卽於是日過年。男女老少，皆著新衣，往來拜節，并赴寺中禮拜，人衆至不能容。

回族結婚，文定、納幣、請期、親迎諸禮，均與漢族無異。所異者，惟多書婚一事耳。書婚者，迎親之日，男家先延掌教至家，館於別室，然後盛服延賓。女家賓至，迎入，乃陳書婚之案。設三座，掌教就上座，女宅主婚者就左座，男家主婚者就右座；婿跪於案次，掌教爲申明婚姻之禮，書新夫婦名氏及兩家主婚者於箋，宣讀於衆而禮成。與耶教之結婚儀式，用意相同。

喪葬之禮，則與漢族大異。凡人死後，更新衣，移於沙土或黃土上，覆以衾，焚香不絕，然後哀哭，訃告親友，乃議殮葬。葬不擇時日，以三日爲限。屆日味爽，浴者來浴屍，男浴男，女浴女，焚香傳鐘，施以皂末，務求潔淨。浴竟，覆衾，設龕牀，鋪簟蓆，及大殮小殮（死者所鋪之單褥），施香展襯。大殮長如一身，而上下各出七寸，三幅聯合如衾，廣約四尺五寸。小殮之被，廣與大殮等，加諸大殮之上。二者俱以紉白布爲之。香料細末，則平鋪於小殮之中幅。襯衣之長，自肩及踝，一幅開縫在肩，亦以白布爲之，陳於香上。鋪陳既竟，移屍其上，掩襯，以冰片麝香爲膏，遍塗額鼻手足及膝，以防毒蟲之侵入。加冠巾乃殮。婦人則著襲衣，施裹胸包頭乃殮，以布帶束其端末。殮畢，移屍入槽。槽之製類於棺，而底板可以抽納，長六尺，廣一尺八寸，高與廣等，杉板爲

之。各地設有義槽，教中雖富厚者，亦均用之，一槽蓋不知昇幾何人也。入槽後，移於堂，行殯禮，然後遷柩，就輿，舉哀發引，輿之式隨各地風俗而不同，富者蒙之以罩，柩行時無音樂，並各執事，惟提鑪四對前引。孝子在柩前步行，沿路焚香不斷。葬之前一日，命工穿壙，壙之深淺，視土質堅鬆而異，或一丈以外，或僅四五尺，其長六尺，廣半之，離底尺許，依西面穿穴，穴口深一尺，長三尺五寸，高二尺，腹內深二尺，長五尺，高八五寸，上圓如弓背，下方平如弓弦。北首作枕，上蓋及周圍，各以白布罩之，書繼文於其上。設遇土鬆或沙地，不可穿穴者，則穿直壙，造石爲槨，圍砌壙下，上加石蓋，底不用石，俗謂之石四圍。無力造石，則代以木，故有石四圍，木四圍之別。富厚之家，不遇沙地，亦有用四圍者。穴既具，用樟腦鋪其中，多寡隨貧富而異。柩至墓，乃去槽出屍，以布繫之，下壙入穴。屍身枕北而面西，解束帶，開大殮畢，然後以土坯砌其穴口，以竹篋封其外，命工築土實壙，封墳，墳南北長，狀如馬脊，不灰不泥，不以磚壘，惟拍之使平如砥，一望而知爲回墳焉。富厚之家，亦有用磚砌者。

同人平居服飾，與漢民無異。惟禮拜之時，掌教等皆戴回回帽，形尖而銳。遇婚喪大禮，執

事之人，必將辮髮納於帽內。食物則不食豕肉，守之極嚴，教徒有誤食者，同教之人，嘲笑譏罵，而置諸不齒；教外人偶有不慎而觸其忌，亦任意侮辱，會不稍吝，甚或視若仇讎，報復相尋，而釀成大變者有之。

註釋：

(註一) 皋蘭馬銜，昔山名。皋蘭山一名五泉山，山上景物絕勝；皋蘭縣即因此山得名。馬銜山在狄道縣北，入皋蘭縣境，即稱皋蘭山，山勢高峻，雖炎夏冰雪不消，故亦名馬寒山。

(註二) 霍去病，漢平陽人，衛青姊子。伐匈奴有功，先後凡六出，拜驃騎將軍，封冠軍侯。武帝嘗爲治第宅，去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帝益重之。卒諡景桓。

(註三) 羌，西戎種族名，居於甘肅境。

(註四) 薛舉，唐金城人，武敢善射，殖產鉅萬，好結納邊豪爲雄長。隋大業末爲金城校尉，與于仁果起兵，自號西秦霸王，有衆十三萬，盡有隴西地，遂自稱帝於蘭州。武德初謀乘勝直取長安，方行，病死。仁果立，諡舉武皇帝。

(註五) 李晟，字長器，唐臨潭人。德宗時平朱泚，收復京師，以功累官至司徒，封平西王，卒諡忠武。

(註六) 蒙恬，秦將。始皇使率兵三十萬築長城，畏震匈奴。始皇奔趙，高立二世，恬自殺。恬爲毛筆之發明者。

(註七) 秦始皇所築長城，久已傾圮，並非今之長城，參看圍場縣一帶註三，但此處所言者，則爲秦之遺址，蓋今之長城不經過阜陽也。

(註八) 比丘尼，女僧也，俗稱尼姑。

(註九) 回紇，國名，突厥之別種。宋元時稱畏吾兒。其俗在唐時奉摩尼教；宋元以來，改奉回教。

(註十) 突厥，種族名，其先本胡種，居平涼間。隋唐之際，奄有漠北，其地東西萬里，自回紇興，突厥遂衰，遺衆四散，其留中國者多混於回紇諸族之中；其別族之入小亞細亞者，卽今之土耳其也。

(註十一) 黠戛斯，種族名，北狄之一，屬突厥族，起於葉尼塞河上流。唐之中葉，遂回紇而居於阿爾泰山與杭愛山一帶之地。今居於中央亞細亞。其居於新疆一帶者，今稱之爲哈薩克人及布魯特人。

隴西道上

謝彬

(肅州——涼州——蘭州)

肅州，卽酒泉縣，舊安肅道尹駐此。城中央建鼓樓，高入雲表，四向有額曰：「東迎華嶽，西達伊吾，南望祁連，北通沙漠。」商務頗發達，酒泉在東門外，亭榭聯額甚多，中有左文襄（註二）題額曰：「大地醍醐。」聯云：「甘或如醴，淡或如水。無卽學佛，有卽學仙。」南門外有陳家花園，風景亦佳。居民男多結辮，女皆纏足，衣食居住，污穢不堪；其實西北風俗，不獨肅州然也。

出肅州東門，四十二里，臨水驛，居民八九十戶。二十里，黃泥堡，沿途人煙稠密，樹木繁茂。過此，又入荒煙蔓草之境矣。四十里，雙井驛，民居十餘戶，糧食皆自肅州運來。四十里，鹽池堡，沿途險厚如霜雪，土鬆沒脛。鹽池在堡北里許，夏秋水蒸發，結晶成鹽。三十里，深溝驛，路多鹽灘。十五里，出溝，上坡，路甚險窄。二十二里，花牆堡，居民四五十戶，地甚沮洳，有草，結實如球，中產蚊蚋，夏秋旅行，不堪其擾。二十四里，黑泉驛，三十五里，台子寺，爲西涼李嵩（註二）臺址。

後人建寺其上。十五里，高台縣；四十里，撫彝縣；四十里，經大廳灘，達沙河堡，入沙漠。四十七里，崖子堡；二十五里，甘州，卽張掖縣。城中多樹木，商務繁盛。有宏仁寺，建於西夏（註三），正殿大佛長十丈，首高丈餘；其西爲木塔寺，中有銅佛，古色斑斕。四十四里，古城子，卽漢屋蘭縣，居民百餘戶，貿易暢旺。二十七里，東樂縣，市民稀少，滿目荒涼。轄境南百里，北十里，東西各十五里，最小縣也。三十二里，大佛寺，寺依獅山東麓，規模宏敞。大佛高十丈，覆屋七層，登最上層，始見佛首，與張掖之大佛，不相上下。山丹河經其下，合黎山峙其前，亭台整潔，風景頗佳，征夫過此，多登覽焉。十里，渡山丹河，至山丹東關，河爲弱水東源，城北長山，東起峽口，西至肅州，綿亘三百餘里，隨地異名，皆合黎也。四十里，新河驛。自此以東，沿途有邊牆，高二丈，寬數尺，無壕口。四十里，峽口驛，有城，內外居民八九十家。五里，山丹峽，亂山環繞，形勢險要，前清屢次回亂，匪皆據此。五里，定羌廟，車行峽中，南望焉支山，層峯積雪，蜿蜒若畫，山麓四面，草場彌望，最宜遊牧。西南傍祁連方面，水草尤美。漢武遣將攻取祁連焉支二山，置張掖郡縣，以斷匈奴右臂。匈奴爲之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蓋當日兩山皆

要地也。三十里，水泉驛；二十五里，升降沙崗，遍地皆茂茂。十五里，水磨關，明代馬支山番民互市處也。二十里，永昌縣，沿途柳樹成行，爲西來所僅見，惟頑石當道，車甚顛簸，永昌經回亂後，元氣猶未恢復，城北有金川寺，海子，武當山，諸勝，可以游覽。六十里，八壩堡，途中市堡頽廢，人煙絕少，無尖宿處。六十里，永懷渠，卽四十里舖，行沙磧中；四十一里，涼州。自肅州至此，南境山脈，皆爲祁連，冰雪深積，終年不消，春夏稍稍融解，萬壑成溪，聚流爲河，居民分引多渠，溉灌田畝，爲利甚溥。

涼州，今武威縣，城周十二里，商務雖不甚發達，而四郊皆廣大平野，樹木繁密，頗徵富庶。城外大雲寺，建築壯麗，左有鐘樓，懸巨鐘，重數千斤，爲前涼王張氏（註四）物，五金皆備；右爲慶雲寺，有浮屠（註五）高十餘級，俗呼倒影塔；又有西夏古碑，皆西夏文字，近人頗寶重之。出涼州東門，三十里，大河驛。過此皆沙灘，四十里，靖邊驛。六十里，古浪縣，七里，金家灣。入古浪峽，巨石當途，須下車步行，西來要隘也。二十五里，黑松驛；十五里，龍溝堡；五十里，鎮光驛。途經烏松嶺，多怪風雪，旅人遇之，易受感冒；嶺巔有韓湘子（註六）廟，土人祈禱甚虔，遠望祈連山中，

怪石嵯峨，如戈矛旗幟，無奇不備，大似廣西桂林諸山。四十五里，岔口驛；四十里，武勝驛；四十里，平番縣，沙磧塞途，車行頗困。五十一里，青布堡，沿途溝渠縱橫，道路平坦，楊柳成行，間有水磨，旅店土炕亦甚清潔，西來佳境也。五十二里，鹹水河舖；二十里，循鎮羌河灘行；五十一里，朱家井，滿目荒蕪，戶口稀少，山多紅土，崩坍處如洋房樓閣，亦甚可觀。十里，沙溝，亂峯高聳，路曲而平，夏秋山洪奔注，漂溺人馬，旅行者最宜留意！二十里，十里店，途中多棗林桃樹，西來所無。十一里，渡黃河鐵橋，入蘭州西門，鐵橋長三十丈，寬二丈三尺，計五空，宣統元年建設，費金三十餘萬，兩端有坊，東曰「三邊利濟」，西曰「九曲安瀾」。夏秋黃河冰解，常有皮筏自西寧載糧食浮河而下，一稱渾脫，以牛羊皮爲囊，鼓以氣，聯四五具或七八具，順流而下。自肅州至此，計程一千四百六十里。

甘肅地勢，兩端寬闊，中間狹小，形如蜂腰。全省皆高原，山多田少，其田分川、原、山三種：山、高田，原、平田，川、水田也。甘涼以西，天寒缺水，省城附近，天旱缺水，蓋灌溉之源不同：一則引河渠溝澗之水，一則賴雪山融解之水；後者天愈晴，充水源愈旺，一遇天寒冰凍，滴水全無，前者

則反是。寧夏各屬田多沙磧，土脈輕鬆，得黃河泥沙灌注，苗始勃興。故諺有「天下黃河富寧夏」之語。又有所謂砂田者，以小石滿鋪田中，厚三四寸，不虞乾旱，利可及五六十年。蓋甘地乾燥，石氣涼潤，能禦亢陽；一至砂潤漸減，除舊布新，其利如故。此其特異者也。

蘭州，卽今臯蘭縣爲甘肅首縣，城周十餘里，西北濱黃河，當鐵橋未建之先，以船二十四艘，連以鐵索，上鋪厚板，用濟車馬往來。昔人有「天下黃河祇一橋」之語。城北有白塔山，塔頗壯麗，登其巔，可俯視黃河，冰凍時如白練橫空，風景尤佳。南有五泉山，古樹扶疏，綿互數里，五泉會合於東西龍口，曰甘露，曰掬月，曰摩子，曰蒙，曰惠。督署後有節園，爲明肅王、顧、趙、顏三妃殉節處，有碧血碑，頗擅樓臺花木之勝。

蘭州附近產煙草，土人無論男女，多嗜水煙，卽學校生徒，亦各有煙袋置諸案上。食物以羊最賤，千錢買羊，皮值半價。魚蝦多自漢中運來，新鮮者絕少，惟官長富人食之，土人則不能舉其名也。本地有異產二種：其一，鴿子魚，頭扁尾大，土人謂卽鴿子入水所化，據云猶未完全蛻化者，可略辨其爪毛，月令「雀入大水爲蛤」，豈實有其事乎？其二，冰梨，土人呼軟兒梨，狀

愈腐爛者，其味愈佳；食時，須以涼水洗之，若用熱水，則堅硬無味。

甘省土著與番回雜居，每每發生事故，地方官亦不能以法律繩番回，故番民另設土司統之。土司係世襲，以臨潭楊土司平番魯土司最著。楊土司以軍功得職，四川北部諸弱小土司，皆聞風歸附，轄地千里，儼然牧伯；對於所屬土民，魚肉備至。魯土司轄地數百里，聲勢亦大；惟貴而知書，尙無殘忍刻薄之習耳。

註釋：

(註一) 見由西安至潼關註六。

(註二) 西涼，幽名，晉時十六國之一也。李壽爲開國主，據燉煌，自稱涼公，傳三主，凡二十一年，爲北涼所滅。史稱西涼。

(註三) 見當夏註一。

(註四) 前涼，晉時十六國之一。張軌據涼州，有今甘肅皋蘭以西之地；其子茂稱涼王，傳九主，凡七十六年，爲前秦所滅。史稱前涼。

(註五)見宜昌註七。

(註六)韓湘子，俗傳其爲八仙之一。按八仙之名，神仙通鑑等皆不載，元雜劇中始見之，當係起於元時也。

青海西藏

謝彬

全國領域，五族分佈，漢滿蒙回四區，既皆實地考察；而藏境又何能付之缺如？且其風俗習慣，道里山川，國人率莫能詳舉，尤不能不作探險之行，以爲常識之助。由蘭州首途赴藏，計經行甘肅境內（至日月山卡）甘青分界處，（五百九十里，青海境內二千餘里，西藏境內七百餘里。）日月山以東，爲耕稼社會，村樹絡繹，旅行尙不甚苦；山以西則爲游牧社會，或平原彌望，不見人煙；或水草沮洳，艱於馳騁；或高山積雪，深沒馬腹；或河流解凍，無從問津。且番地無里數，惟以馬牛一日所行爲計。（馬日行約八九十里，牛日行約五六十里。）向例政府委員入番，先傳諭沿途番目，供給烏拉。（番語供差之謂。）其插帳之所，不必適當大道。而當道番族，聞內地委員入境，且拔帳遠徙，故烏拉交遞之間，須迂道以就之。又犂牛且行且牧，每日僅三四十里而止。而沿途所經，既無村舍可依，復無地名可據，番民游牧，遷徙無常。其所屬之地，亦時有變更。如清初蒙旗牧地，環繞青海，南及河曲。自道光以後，番強蒙弱，貴德南番，渡河肆

擾。蒙民不能抵禦，遂徙居大通河湟水之上流，及柴達木一帶；而沿海水草肥美之地，遂爲剛
哨等八族所有，今坊間通行地圖，猶列爲蒙古土爾扈特輝特等部之牧地，此可知其不足憑
信矣。加以番民各族聚居之地，多在海南。（舊稱阿里克等四十族，又稱唐古特族四十土司，
後以各族之自相併合，或舊自爲族，後來附屬於人之故，流傳至今，僅餘二十餘族，其總名稱
爲玉樹等二十五族，而通行地圖，仍沿襲舊名，列爲唐古特族四十土司，其實近年各族中又
有分析，而自成爲部落者，所謂玉樹二十五族之名，已嫌其不正矣。）其各族會盟之地之結
古，（卽蓋古多，扎武族屬地，）實隱然爲海南都會。而前赴西藏之大道。又在玉樹西北一帶。
地皆荒瘠，往往行數日不見一帳居之地。故出此途者，不必假官府之力，圖番民烏拉之便宜，
亦不可全恃圖籍，以爲指南之助，以其可據者少，而謬誤之點甚多也。（如鄂穆楚河子楚河
流域，全畫入川邊境內，此其謬誤之大者。）是篇程途驛站，自日月山以西，不能詳記，蓋無可
記也。

由蘭州西行三十里，西古城，中有二十里土路，餘皆沙石崎嶇。三十里，新城堡，城爲明成

化間所築，以扼套虜。北城有石刻記其事。商鋪均在西門外，城內僅數家。沿途居民，多以大木輪吸黃河水灌田。十里，青石關，關東西均有渡，河水凍合，則出關行十里，踏冰北渡。解凍後，由關東船渡。十三里，達家川。西南里許，即湟水入黃河之交也。村樹頗密。二十二里，賽排川，有皋蘭平番分界碑。東爲皋蘭縣地，西爲平番魯土司地。二十五里，黑嘴子，商民百餘家。十五里，紅古城，商民百餘家。沿途有飛石崖，紅古坡，皆極陡峭。三十里，過虎頭崖，路極險峻。二十五里，享堂，居民百餘家，商店頗多。途經海石灣莊，即大通河與湟水合流之處也。十里，史納莊，入老鴉峽。（即四望峽。）四十里，鸚哥嘴，沿途行峽中，路甚險惡。五里，老鴉城，居民百餘家。十五里，高廟子，有堡，居民百餘家。三十里，碾伯縣。三十里，張家寨，居民二百餘家。泉水交流，樹木甚茂。三十里，高寨。四十里，西寧縣。

西寧，古西羌地。城瀕湟水，謂之湟中。青海省政府駐焉。地當青海之門戶，爲漢番互市之所，河西一大都會也。食鹽皆仰給於青海，燃料用石炭煤末，皆自大通運來。附近田疇廣闊，瀕湟諸溪，到處可以引渠灌田。惟氣候甚寒，每年祇有一收。城西跨南川，河有通濟橋。過橋三里，

爲大營盤堡。乃同治初湘軍所築。湟水南有土臺，高十丈，俗名將臺。爲南涼禿髮氏（註一）所築。水北有土樓山，巖石青紅，遠望如樓閣。土人就巖上凹處，架木施檻，中供佛像，巖下卽北禪寺。西南貴德縣屬之工巴地方，爲喇嘛黃教始祖宗喀巴（註二）誕生地，有塔兒寺，僧寮千餘間，中有最大佛堂，其瓦皆鑿以黃金。每歲蒙古青海西藏人來膜拜者，絡繹於道。

由大營盤起程，沿湟水南岸西行，二十二里陰山塘，二十八里鎮海堡，居民數十家。十里，扎馬隆村。入西石峽，三十里，湟源縣，卽舊丹噶爾廳。城據北山之麓，頗狹小，居民七百餘戶。當青海蒙番出入之大道，故雖小縣，而商務頗盛。昔年蒙番西藏之貨，大都以湟源爲銷場，每年進口貨值，至一百二十萬兩。近則分銷印度、西康、甘涼一帶，商務稍衰。由此西行，宜僱一解番語者之通事一人，又須在縣城購辦入番用具：如氈帳、獵槍、望遠鏡、炊汲用具、燈燭、自來火、刀、剪、藥品、及禦寒衣服，均應預備齊全。沿途遇有野牛、野馬，卽獵獲以供食品。（途中此種野獸，數十成羣，擊而烹之，其味甚美，儼然一帳居游牧之民也。

此地旅行，以八九月爲最宜。常行此途者，有韻語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泥沒足；七

八九，正好走十一臘，皮開坼。蓋冬春兩季，水凍草枯，馬糧缺乏；入夏雖有青草，而小泊甚多，沮洳難行。又每日程途，不能預定，見水草豐美處，即宜止宿，否則佳處錯過，人馬均困。止宿之時，先縱乘馬食草，繼就水蘊插帳，採牛糞以爲燃料，然後安鍋造飯。

自湟源縣西南行六十里，上窩藥。再西南行十餘里，至日月山。山皆紅色沙質，其頂堆石爲卡，甘青於此分界。由此經察罕托洛海（察罕，譯言白也；托洛海，頂也；以山頂常有積雪，故云。）西行四十餘地，即至青海海濱，是爲赴海北之路。踰日月山後，經行各地，本蒙古綽羅斯南右翼頭旗原牧，現爲千卜衆族所據。由察罕托洛海渡倒淌河，登瓦爾袞山，可望青海。西南行，經卡卜哈族，入都受族。（沿途本蒙古輝特部，及和碩特部原牧，現爲貴德南番所據。）西行，經切吉河，渡大河壩，有大灘，四面山勢環抱，名曰班禪玉池。班禪喇嘛（註三）過此紮帳處也。由日月山至此，約四百里，西行經羊腸溝，過江拉山（山以南之水，皆流入扎遜池，瑪沁雪山。沿途所經，皆蒙古輝特部，土爾扈特部牧地，現已爲剛暗八族占有。自瑪沁雪山迤南，渡黃河，爲赴結古大道，西行二百餘里，至鄂陵海扎陵海間之黃河渡口。（由此南行，亦有赴

結古路，復西行入娘璦境。（玉樹二十五族之一）過奢拉山（崑崙中幹）渡色勿曲水，約三百里，入玉樹四族之戎摸族境。復西行，過通天河，渡牙雲水，約三百里，入玉樹四族之綜舉族境。西南行，渡木哥曲水。當木雲水，約二百五十里，入玉樹四族之鴉拉族境。復西南行，約三百五十里，過當拉山（崑崙南幹，番名當沙買拉山）山南即西藏境。經拉曲喀，木魯烏蘇，過鶴秦嶺，渡沙克河。西南行，過喇嘛烏蘇河（即潞江上流）約四百里。南行，過西勒圖嶺，約二百餘里，至蓬多城，渡達穆河（城西有鐵索橋）逾查克拉嶺，經倫朱布宗，逾鄂拉嶺，約一百餘里，至第巴達克匝。南行百里，至拉薩。沿途皆荒寒不毛之地，其民皆以游牧射獵爲業。

番語山曰拉，水曰曲，一作楚。崑崙中幹，番名奢拉山。蒙古名巴顏哈拉山。南幹，番名奢午拉山，又稱當沙買拉山，又稱當拉嶺。黃河，番名瑪曲。發源巴顏哈拉山北麓，東入娘璦北境，瀕爲星宿海。又東爲扎陵鄂陵二海。出娘璦境，入果搭番地。金沙江上流，番名州曲，蒙名烏魯木蘇河，普通名通天河。有南北二源，北源出勒科爾烏蘭達布遜山，東南入玉樹四族之綜舉百戶牧地，與南源會。南源出當拉嶺北麓，東北流與北源合。沿途所經之當木雲水，木哥曲水，牙

雲水，皆自南注入。牙雲水上流，有小泊百餘。番名邦婁的錯加。又通天河流域，自娘礎以西。盡玉樹境。多草灘，山甚低，高者僅七八十丈，至百餘丈。自娘礎以下，則山陡川狹，急流奔駛。番民皆就崖谷險處，葺石屋居之。上下惟一線鳥道。其上流當青藏要道，有巴哈苦苦賽渡口。夏秋冰解，有皮船可濟。

自蘭州起行，地勢漸高，如西寧縣高出海面二千四百二十米突；至湟源縣，則爲二千八百七十米突；日月山頂，三千七百五十米突；班禪玉池，則爲四千零三十米突；迄扎鄂二海間，已四千五百餘米突矣。故登奢拉山，遂亦不覺其高，惟空氣稀薄，人馬氣喘不止。過奢拉山以後，地勢漸低，自鴉拉族以西，則又漸高，蓋已抵當拉嶺之麓矣。

番地平處，皆係沙草，無草處，沙土低窪，冬則冰滑難行，熱則沮洳沒足，故雖平灘彌望，而馬不能馳騁。其境內淖泊甚多，除鄂陵扎陵二海外，餘皆卑下之地，四山溪水，匯瀦而成，有入路而無出路。

青海，古名西海，番名庫庫諾爾，周七百五十餘里，爲衆水會歸之所，東西長而南北狹，海

岸四面皆有水泉，中有二山：一曰魁孫托羅海，上有小廟，番僧於冰合時，取一歲之糧入居焉；一曰察罕哈達，其峯卑小。二山東西對峙，水色青綠，中流高起，冬夏不枯不溢。扎陵海廣二百餘里，黃河經其中，東流五十餘里入鄂陵海。鄂陵海周三百餘里。

青海鹽池甚多，以海之西南達布遜淖爾爲最大，爲和碩特南左翼次旗扎薩克所管。蒙民納薄禮於郡王，便可裝載六七駄，運往湟源、大通、貴德等處，其價賤時，每鹽一升，（重十五斤）易青稞一升，貴時須升半易二升。青稞最貴，值銀一錢五分，約計每斤鹽值銀一分。蒙民以所得甚微，故來源不旺。他如皮、毛、藥材、牛、羊、番馬，皆其著名產物。土人經商者甚少。各族亦無常設市場，其交易則有一定之時間地點，略如內地鄉鎮之集會。其貨幣均用藏圓，卽印度所用英幣，展轉流布於境內者。每圓合內地銀三錢二分，亦有成都所鑄之幣，重量相等。

番俗男女相悅，卽爲夫婦，有兄弟數人，合娶一妻，或非兄弟而三四人共擁一婦者。女子能調和衆男，使無嫌隙，卽爲賢婦。喪葬分四種：一曰天葬，卽解剖尸體以饜鳥；肉盡，復粉碎其骨，以炒麩調和，與鳥食之，骨肉俱盡，乃止。鳥或不食，食或不盡，則以爲不祥。一曰地葬，與天葬

相似，所異者割尸肉以飼犬耳。一曰水葬，投尸於河。一曰風葬，縛尸於牆壁，聽其乾枯。其葬之種類，由喇嘛察其貧富以決定之；蓋天葬地葬，必多延喇嘛誦經，耗費甚多也。其男女終歲不沐浴，蓬首垢面，穢惡可畏。食品以饅巴爲主，用酥油及茶下之。烹肉不甚熟，又忌炒食，謂炒則味腥招魔。食時，各從懷中取碗及刀。碗多用樺木，及葡萄根爲之，富者包以銀。帳居形若覆斗，大者寬三丈，四周堆牛糞爲短垣，帳內堆糞爲小圈，以藏牛羊，餘則爲寢食處。然亦有據山麓架屋居者。其結構狹隘，頂平無瓦，牆壁皆用天然石塊砌成，鑿孔以受陽光，屋內無牀，席地而臥，有茵無被，其聚居之地曰莊。每莊必堆白石爲塔，上刻番文六字箴言，唵嘛呢叭咪吽，謂之摩尼石，富者以出資鑄摩尼爲功德。鑄摩尼者，日得藏洋半圓或一圓，貧者以轉摩尼爲功德。男女老幼，相率繞行摩尼，環轉愈多愈好，有疾病者，謂可祓除不祥，凶惡負罪者，謂可消災解罪。關津路口，亦必有塔，過者左來右去，亦以爲轉摩尼也。海南寺院，又有所謂摩尼桶者，大數抱，以木爲之，中貫以軸，用野獸皮裹之，推之使轉。番民無論僧俗，其行止操作，皆誦經不綴；卽凶人暴客，亦口中喃喃不已。然尤以赴拉薩爲一生莫大之事，互有仇怨之人，往往因朝藏拜

佛而相遇於拉薩，則仇隙兩忘。

拉薩爲前藏首城，位於廣闊平野，四山環峙，水土肥沃，爲全藏第一繁盛之都會。房屋多以石建造，塗以白垩，屋頂扁平，且有建二三層高樓者。惟市街甚狹，天雨則泥濘載道，出產以犛、鹿茸、麝香、紅花、藏香最著。土人迷信宗教，多以其辛苦所得之貲，供奉喇嘛。有大詔寺，番名老木郎，傳爲唐時所建，樓閣壯麗，其欄杆屋瓦，皆銅質鍍金，所塑佛像，皆極莊嚴。拉薩之北五里，平地起一石峯，周五里餘，上建一寺，名布達拉，高三十三層，金碧輝煌，爲達賴喇嘛（註四）坐牀之所，寺內僧徒約二萬人。西南爲招拉筆洞，亦平地特起之石峯，峯頂有寺，漢人呼爲磨盤山，其南崖卽藏江寺也。喇嘛之掌教者，曰呼圖克圖，死後由衆喇嘛卜於神，考其降生何方，前往查訪，數年後得靈異幼子，卽以生前所用器具十餘事，參以同樣者試之，能辨古物，卽認爲轉世，而稱爲呼圖克圖。其他之種種風俗，與青海番族無異，茲不贅述。

註釋。

（註一）南涼，國名，晉時十六國之一。鮮卑族秃髮烏孤起西平，稱西平王，據廣武，其弟傉質稱涼王，傳三主，凡十

九年，爲西秦所滅。史稱南涼。

(註二) 宗喀巴，一名羅卜藏札克巴，幼名阿劫，蒙古族人，明永樂十五年生於西甯八歲出家，二十四歲赴西藏，三十四歲後闡明黃教，爲喇嘛黃教始祖。有二大弟子，卽達賴與班禪是也。

(註三) 班禪喇嘛，亦曰班禪額爾德尼，西藏黃教之主，位次於達賴。相傳化身轉世，輪迴不已。世居於後藏日喀則城之札什倫布廟，掌理後藏政教事務。今之班禪，係第九世，因與達賴衝突，於民國十三年被迫離藏，奔至內地，國民政府成立後，任命爲西陲宣化使。

(註四) 達賴喇嘛，西藏黃教之主，俗稱活佛。相傳化身轉世，輪迴不已。世居於前藏拉薩城之布達拉寺，掌理前藏政教事務。今之達賴係第十三世，自逃走班禪後，全藏政教大權，卽握於彼一人之手，但處處受制於英人，實無異於英之鴉片也。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間，國民政府追贈國宏化廣慈圓覺大師。在新達賴未滿十八歲前，由司倫（藏語，意爲大臣）等代爲攝政。

康藏譚屑

失名

自西康打箭爐入藏，有二道：一向北行，經沙俄，千薩爾，出敏爾雅克山峽，折西北，經加羅雅，昨克，干碎戈，越雅魯江上流，而出密里山峽，經青海至藏，聞其路多平坦可行，以皆夷民部落，未設塘站，故官商莫敢問津。今仍獨趨裏塘巴塘一道。

甯靜山在金沙江西，爲唐古拉大山脈一端。山上有川藏分界碑，乃前清雍正時所立，今已成古蹟矣。

瓦台山爲他念他翁山脈之一峯，距察木多二百餘里，距恩達寨六七十里。土石皆赭，草木不生；俗傳山有神，行者至此，須下馬去鈴，屏息而過，否則雪雹陡作，人馬并僵，然驗之實妄。山有廟，俗呼其神曰瓦合將軍。前清光緒八年，藏使色楞額奏請，勅封翊化山神。或謂康熙用兵時，有雲南某鎮軍死於此，後人祀之，遂訛傳爲山神云。

由打箭爐至巴塘，由巴塘至察木多，道路俱不艱險。惟渡金沙江，上甯靜山，中間莽里數

站約百餘里，森林茂密，毒草惡木，觸膚刺股，行人甚苦。由察木多至拉薩，則丹達山一帶，殊艱險難行。由丹達而郎吉宗，而阿蘭多，而多洞，共約百八十九里，是爲入藏之第一險要。按地圖，此等處乃一山彙，其水多流入怒江，東南流者入雅魯藏布江，西流一水頗長，經拉薩而亦入雅江。大凡山彙之高，道途必險，地勢使然，無足怪也。

盤互於雅魯藏布江北諸山，以達丹山爲高，其嶺已入冰雪界。迷信者亦以爲有神。乾隆五十八年，勅封昭靈頓助山神。廟在山之東麓，俗呼丹達王，相傳乾隆間雲南通判某，解餉過此，陷雪而歿，廟中巍巍者，則其遺像也。

康藏各河道，有繩橋，鐵索橋尤多，尙無石橋。大抵山高河深，橋勢如懸虹，夷民蹂捷，履險如夷。而橋皆堆亂石爲基，木板架其上，搖動傾側。皮舟之製尤異，舟最長不過六尺，廣二三尺，銳其前，薄木爲胎，牛皮裹之，不桅，不篙，坐三四人，一人槳以行，尤小者，作方形，僅容一人，槳落舟動，旋轉水面，如風吹萍，行甚疾。既渡則負舟而走，由中渡渡鴉瀧江，即可見之。

藏人最不潔，遍地溲溺。西人某游歷至此，覓廁所不獲，僅擇僻處，持紙往，爲人所見，不知

其紙之何用也，圍觀譁笑。易地皆然，西人寔甚。

西藏製造品，以香爲最盛，亦其人佞佛之代表也。近拉薩之臨欽里一帶，陶業亦頗盛，惟所製不精耳。

拉薩爲西藏首邑。無城郭，僅有街市。華商有二三千人，滇人最多，川陝人次之；近來粵人亦有由印度孟加拉火車（註一）北上，再山行入亞東關以赴之者。行道之苦，遠減於川藏一路矣。

魯貢拉山亦一雪山，東與丹達山相連，西爲拉里大山。

察木多今稱昌都縣，屬西康省，形勢扼要，高山環繞；中關數里，平地如盤。然附近數十里之路，俱陡峻危險，來往者咸畏之。假使有事於藏，亦必先爭此地也。

近拉薩諸山，俱濯濯不生草木。其餘各地，森林不少，木類亦無異於內地。

註釋：

（註一）孟加拉（Bengal），印度之一州，首邑曰加爾各答（Calcutta），有鐵路達亞東閩西南之錫金

(Sikkim) 爲入藏之捷徑。

打箭鑪至巴塘

心禪

打箭鑪爲古之旄牛國（註一）地。相傳諸葛武侯（註二）南征，遣將郭達（註三）安爐造箭於此，故以爲名。清時爲明正土司地，後設打箭鑪直隸廳，宣統三年改康定府，民國改縣，屬川邊特別區域，國民政府置西康省，隸焉。自此以西，經裏塘、巴塘，察木多至江達，皆爲康地；江達以西，卽藏界。

地勢據大雪山之最高處，介雅魯江與大渡河支流滂河之間，爲川西之鎖鑰，其對於西藏，實控制要地也。有小河，水勢洶湧，商賈傍河兩岸，結爲市廛，貿易頗盛。舊設稅關，故自此西行者曰出關，東行者則曰入關。入口貨以羊毛爲大宗，出口貨以茶爲大宗，然近則年不如年矣。舊時羊毛之由此東運者，歲約七八十萬馱，每馱約重七十斤，值銀四兩至八兩，番漢各商

均於此交易，後因值百抽十，又須征出入口稅，番商避重就輕，多繞道青海或印度，而此間之銷數大減。加以張家口東三省等處羊毛，運往上海，道近費省，售價較廉，洋商樂於就之；而此處之羊毛，秋初起運，冬間始達，必待北方冰海，洋商不能待時，始克藉此出售，亦滯銷之一大原因也。茶則爲藏人必需之品，然自印度茶由亞東入藏，廉價發售後，藏人爭購，而川茶遂日形滯銷，此間茶務，遂亦一蹶不振。

打箭爐北門外二道橋，有溫泉，余曾往浴。泉水分甲乙二池：甲池水色深黑，池底純係灰層；乙池水清而鹵氣撲鼻，與自流井將出火之地味相埒，若鑿至數十丈，必有藍水烈火噴騰而出也。

城之對山有海子，甚廣闊。清季曾派人前往探測，沿山深入，初至一喇嘛寺前，見大池，有土人吸水，詢之，云去此約三十里，越第四重山，乃得見海，惜無路，人迹罕到。後又有西人探險至其地，野宿遇風雹，傷斃二人，後遂無往遊者。由海再出南方，卽鑪定橋也。

由打箭爐至裏塘，約六百八十里。經折多塘，荒山漫坡，寂無人居，番人謂鬼爲折，相傳此

山多鬼，故以爲名。折多塘西爲安娘孀，民國設安良縣治此；番寨疊石三層，四周約數十間；其地土產肥饒，人民有富庶之象，如能移民開墾，設立市場，繁盛可計日而待也。自此西經營官寨、山根子、臥龍石、八角樓而至雅蘆江邊，是爲河口，亦名中渡；清季設河口縣於此，民國改爲雅江縣，僅有居民百餘家而已。渡江用皮船，其制以堅樹枝作骨，蒙以牛皮，狀如小兒所坐之搖籃；水勢湍悍，險溜萬狀。又登大雪山，萬山重疊，雪壓其巔，天風浪浪，砭人肌骨，亦極驚險之至。再經剪子灣、西俄洛、咱馬拉洞、千把頂、火竹卡，道路俱極險峻；過火竹卡後，六十里內除有一小山外，平原開曠，乃入坦途而達裏塘。

裏塘有居民二百餘戶，番漢雜處，互爲貿易。山原平曠，地居要衝，重要視巴塘一轍。惟氣候寒冷，五穀不生，夏日常有雪炮冰彈，地產之饒，遠不及巴塘也。清設正副兩土司於此，後改置裏化廳，旋改理化府，今稱理化縣。

由裏塘至巴塘，約五百四十里，經乾海子、喇嘛丫、二郎灣而至三壩塘，是爲二塘分界處。三壩者，番言橋也。清末置三壩廳於此，民國改爲義敦縣，地勢平行，宜於稼穡。自此而西，則又

冰巖雪山，峻險不堪矣。再經松林口、大朔塘、崩察木、小巴冲，乃止於巴塘。

巴塘四面崇山峻嶺，交通不便，然地勢平曠，大金沙江縱貫其西，陸路雖形阻闕，而氣候宜人，水草豐美，東接裏塘，西通西藏，實川藏間扼要之區也。舊有正副兩土司，繼設巴安縣，旋升府，現又改縣，爲西康省省會。

其地有大喇嘛寺，因往遊焉。中有堪布一名，鐵棒一名，爲僧官，三年更換。堪布一職，以留學西藏，通佛經，會由西藏達賴喇嘛（註四）考驗取爲進士喇嘛者，回籍以後，遇有堪布缺出，由衆喇嘛公舉，呈請當地政府委任之，掌理教授經典等事。鐵棒一職，係衆喇嘛擇其平素公正者推充之，管理僧人犯規之事。按番人犯罪，舊有土司治之，今歸政府治理；喇嘛犯罪，則由鐵棒治之，政府不干涉也。

其地又有製革廠及印刷廠，皆清季趙爾豐任川滇邊務大臣時所創，出品不多。製造品有陶器及紙，惜皆粗劣；今有改良陶器並添設造紙廠之計畫，果能實行，亦大有利之事也。

巴塘附近，荒地尙多，墾植之利，猶未盡闢。論者謂其土地大都沙質不宜稻，霜降過早，種

茶亦不滋長。然細察氣候土質，與稻似尙相宜；前清光緒三十二年巴塘墾地所植稻粱極佳，是其明證；果能講求蓄水之法，改良土質，施以適當之肥料，移軍屯墾，則沃野千里，邊儲有待，實防固康藏之良策也。

巴塘學校中多番人子弟，頗聰穎。其教授之法，以但求識字便於日用爲主，皆趙爾豐（註五）所創辦。原夫康藏邊境，與吾國普通文字不同，語言亦異，文告宣布，語言諮詢，必藉吾人傳達，行政上隔閡殊多；趙爾豐以改土歸流，必先謀語言文字之統一，遂於光緒三十三年奏設學堂於巴塘、裏塘、河口等處，復推廣至乍丫、察木多等地；今巴塘之男女學生，已能作漢文淺近文字，民國後復力謀進行，邊境與內地語言文字統一之效果，當不遠也。

註釋：

（註一）旌牙國，古國名，周初有黎人從武王伐紂，即其國人也。後爲西羌地。漢初置旌牙縣於此，南朝宋廢。

（註二）見首都名勝註十七。

（註三）郭達，三國蜀將，諱葛亮之部屬也。

(註四) 見青海西套註四。

(註五) 趙爾豐，字季和，清漢軍正藍旗人。光緒間義和團之亂，當隨升允堵扼八國聯軍於直隸廣昌。旋往四川，

剿平巴塘叛番，攻克裏塘，以功擢建昌道。旋督辦川滇邊務，宣統末擢署四川總督，會國變，逃難。

拉薩

陳世駿譯 (註一)

拉薩，前藏之都會也。禁城之勝，燦爛離奇，縱非天上，已殊人間。城起於廣麓，背負高山，盈峯皆雪，當金烏西沈之頃，仰視其處，殿閣重重，雉堞腰立，夕陽斜濡，皆成紅色。尤可奇者，天態萬殊，風雲不時，而此日落奇景，永無變更，此西藏獨擅之奇也。迨王兔初升，此景漸移，斯時銀河在天，林蔭滿地，萬千黑影中，陡見布達拉聳峙其間，迷離恍惚，一如蜃樓當前。凡茲異狀，百出不窮，要無不可愛者也。

布達拉之雄偉壯麗，舉所謂危樓華廈，俱莫能與京。今城在一千六百四十五年時，爲大

喇嘛納王羅山茄祖按舊址建立；舊址宮殿，遠成於第六世紀，蓋初祖史朗齋贊普闢以開國者也。故此城甚古，存世當已千二百年有奇。惜無信史可考，不能記其年月耳。（註二）

拉薩各事，概受治於布達拉。布達拉者，因山名寺，實一高崗。於極目平原中，陡然湧起，位置適當谷中，山有石脊，殿宇建焉。樓閣連雲，門戶櫛比，或爲宮室，或爲廟院，或爲衛壘。據室外視，全境朗然在目，故可收指揮管理之便。至建築之勝，窮伎巧，極華麗。加諸浮圖（註三）突起，石級臨空；紅衣僧虔持教禮，上下其間；畫窗朱牆，飾以犴毛；雪山環峙，金甍上覆；林木繞屋，柳樹成陰；克止河又復穿越以過，山白水清。佳勝何如，瞑目而思，此景似不當人世所有，殆各教之泰嶽也。雄偉若此，乃佛敎在藏之衰夷墮落，又如是，奚復可思！否極則泰來，吾深望能者將崛起，斥迷妄而擴大道，是又藏人之幸，抑亦佛敎之光也。

布達拉內部之腐敗，殊非意想所能及。外觀雖若是崇宏，然中所有者，則惟石級長廊廣殿暗室而已。

殿宇結構頗多奇異驚人，其首出者，柄王羅山茄祖之墳在焉。殿頂之高，凌駕層樓，墳上

遍樹金屬飾物，製作極精。大墳左右，小墳甚衆，飾裝如之。此皆聲名稍亞之達賴喇嘛（註四）也。

次於是者，有廣殿一間，牆垣亦復高峻。自地至頂，滿鑲壁架，上塑佛像，金屬製者，殆以千數。金光銀光，以及古銅之斑爛，爛目驚心，頗足稱述。而藝術之精美，尤堪珍奇。此外有禮堂一所，內藏金製油燈盈千累百，誠希世之寶也。

脫欲舉一類似之圖式，爲讀者狀陳全部之石製奇屋，殆不可能之事。聞諸人言，尙有一寶庫，藏儲金器珠寶甚富，惜乎不容瞻視。又在東北隅之喇嘛宮，亦未參觀。此皆導引藏人，嚴約於事前，故須束身以昭信也。

登布達拉之脊，俯視其下，則全境宛然如畫。有市廛在東，民居僧院，靡然雜出。屋宇雖陋，然多倭樓。有喬竿，爲至聖之地；有察布里，卽藥亭堂；有藍綠色橋，命名之義，蓋緣藍綠色之屋瓦也；有克止河，河前設軍械廠；其北爲色拉寺，建於山下，可容僧人五千；再前則碧綉寺，居其中者，可一萬零七百人；金塔輝煌者，奈充招廣也；僧人躋躋，伏行其上而求救罪者，則聖路是

也。此皆居上臨下，俯視而見者也。

拉薩及其鄰比之處，僧侶甚衆，均披暗紅色之衣，甚奇觀。有三大寺：曰色拉，曰碧紉，曰噶勒丹，僧衆約有二萬，并其餘各寺，全數當不亞三萬。而平民之數，僅止萬五千人，內九千爲婦女，商市牛耳，執在其手，斯可異也。其餘六千人中，三千爲藏人，又三千爲中華及尼泊爾（註六）加西米亞（註六）之寄居者也。

市廛本部，僧人或不能繁夥若斯，蓋市民喧囂企業之念，既固着人心，證果極樂之念，自不能不稍遜也。市中多負貨之獸，貨以日用品爲最多，均運自蒙古及西康等處。其來焉以隊，故獸如貫珠。市民安居樂業，街亦可行，不至如預想之污濁也。

拉薩屋宇，與布達拉同在一石脊者，尙有藥學堂一，特出山巔。頗可記止此，他無異點。至堂內學生，雖至普通之藥草，亦不能辨識，是蓋徒有其名者也。

谷中多佳勝之場，其最饒風景者，爲柳林。萬柳叢中，深藏一湖，水清而色穠，無毒可飲。波與柳綠相映，美豔絕世，殊足稱述。

湖中有島，相傳爲蛇神所居，應加衛讓。苟觸神怒，則喬罕地海之水，將湧沈拉薩，而人民膏溺矣。此雖神話，然非無本，蓋薩城掘地六尺，即可得水，愚民無知，駭爲神奇，此殆肇造不經之由也。

乞丐清道夫罪犯等，均居處茅篷中。篷以犁毛和土而成，製極陋劣。所容留者，類皆可自食之能，乃竟坐靡國帑，可歎孰甚耶！

去布達拉不遠，又一奇景迎面，蓋卽藍綠色橋也。橋之得名，純以可愛之藍綠色屋瓦；屋之四周，聖路繞之。行其上者，咸稱得赦罪孽，故香旅接踵，俱爲來生求福而來也。

聖路之最足動人興趣者，在接近克止河之處。是處有石灰石山，就石鑿佛，面目生動，且塗附顏色，尤著美觀。而聖路適過其下，行者至此，既羨工作之美，復被五色之迷，自是目不暇給矣。

石際經文，高懸成串，過河至島而盡。經文所載，盡屬禱語，相傳懸之可爲繫文人錄取勞績，故懸掛幾遍藏中。又有小輪藏者，信男信女行時均持之而搖，輪藏中滿儲經文，文以薄紙

印成。此惟小輪藏爲然，若大輪藏，則儲經文可噸餘，載以巨篋，至有憑水力以動轉者。其稍次者，恆藉油燈上熏之熱力以轉之。

單經者，印於薄布之上，懸於桿巔，桿立空野，俾經布隨風飄揚，齊向阿彌尼菩薩以爲靈魂求福，奇觀可以入畫。余嘗舉此事質諸一老喇嘛，答曰：「苟一秉虔心而搖輪藏，則勳勞盡錄。故吾儕視此爲功益之舉也。」

拉薩之三大寺，曰碧綳、色拉、噶勒丹者，均有極大威權。余嘗蒙喇嘛之延請，得遊瞻色拉碧綳二寺。此爲喇嘛破格之優待，亦莫大之榮幸也。先是余在哲孟雄（註七）數載，交接僧侶不少，卒藉其力而吾名得爲喇嘛所知。因獲奇遇，斯固深可自喜者也。

碧綳者以喇嘛之象，遂因寺而鎮。街巷廟宇，無不畢備。街須拾級而登，咸以花岡石敷地，巷則隘黑，且以外人抵此，僧衆塞巷而觀，更不可行。幸余挾方丈而遊，隨以僧官手執鞭圭，鞭甚重，圭爲鐵製，四周厚嵌銅板，於是鞭圭齊揚，揮衆開道，其悍然不顧者，竟爲鞭及，亦無妄之災也。

方丈及喇嘛實爲彼中卓異之僧人；餘衆類皆卑污成習，既陋且殘，吾固夢想得一鋼尺爲準，聚若輩而齊一之焉。

寺分四部，余各蒙其宴請一次，咸以茶酒糖果相款。喇嘛室亦蒙導視數間，室雖小，各有一窗，甚整潔。寺中徒衆紛亂無序，弱點迭呈，頗足爲聲譽之累。

環拉薩各寺，其魔術最甚者，厥惟奈充招廣。寺在小谷之內，與碧綳相望。水之供給，甚形便利。寺周樹木叢生，有溪出林間，流抵一沙原。甫離塵途，入此異境，涼風撲面，深蔭蔽天，寺園工麗，景亦幽怪，足相資也。

頭門以內，屋舍夾道而立，式似意大利街盡，隨登不可勝數之石級，以抵正門。甫入，卽見宅壁之白，廟牆之紅，與高樹之綠葉爭輝；門楣亮漆，金塔奇形，爍爍煌煌，抗衡蔚藍之天色；復得經文遍懸，飛舞點綴其間，此景殊未易觀。

石級既盡，乃越天井，過長廊。廊以精雕之柱承之，柱上遍懸古代軍器。廊盡而殿門見，殿前張掛五色之絳毛，藉遮日光。門爲石製，竟體紅漆，光亮奪目。

殿前羣花滿列，芳香四注，各事布置，咸清潔有序。主僧代出奇才，謀畫久遠，故規模井然，緣成佛教如是大支。

既越重門，乃抵內堂，堂中有金龕，爲預言祖之座。座上供法衣法物及軍器數事，皆祖之所御也。座之四周，繞以珠飾，蓋爲舉行會事奉祖出遊時，藉壯觀瞻計者。藏人於會事，興趣非常，舉行甚數；旅遊拉薩者，時時可以見之。祖前供設之品，當爲信士所獻；供物類皆精製，其尤勝者，爲一圓鑑，通體銀製，承以銅座，雕刻精美，鑲嵌玲瓏，非常之珍品也。

閱此廟既竟，復前進轉入他廟，均擅輪奐之美。繼乃出屋外而瞻金塔，於是向所俯視而見其輝皇者，今得撫摩而逼視矣。塔頂有龍頭，雕製之精，不可言喻。次入衛僧住室，室在正廟背部一花園中，頗饒花木之勝。綠竹青蓮，葵花玫瑰之屬，育植豐茂，而截溪流以供灌溉，法尤便利可取。窗間圍以白帘，室內布置楚楚有緻。至地板與木工之細滑，方諸日人久着之木屐，殆無殊也。牆壁均施藻繪，畫多怪誕，無可取者。

釋氏上乘（註八）之旨，爲參禪及普渡衆生數端而已。而行於藏地者，概不及此；一惟以

禱佛爲務，宛然神話時代之習，實與佛旨背馳。應別之爲喇嘛教，其宗旨僅止禱求菩薩，乞福消災而已。至各廟所奉持者，皆是牛鬼蛇神之菩薩，恆於頭門壁間繪之，遊者瞥見，驚惶可數日也。

迷信之徒既託命於鬼神，則日常行動，意必默有監察之神，卒乃疑鬼疑神，時存獲罪之虞，於是乞庇求救，日以廟廷爲生涯矣。

以言平民，亦信多神。神皆妖異，口之逼窄，頸之狹長，竟致吞煙無所。尤有其考，謂神之相爭，足致地震；溺鬼之靈，積成長虹；故瘡疾之作，謗譖誤飲鬼泉；瘴癘之侵，謂爲冒瀆山神。其最爲可懼者，曰西厲，犯之，嬰孩必受其殃也。

凡此種種，皆平民宗教之迷信；至如希榮來世，求登極樂，又其所勞形夢寐者也。

藏人咸視魔道爲生命護符，而邪鬼可以不侵。然當余等逗遛之時，有一囚受彈傷，因戲問曰：「子既受喇嘛之大力護持，曷又被彈傷及？」囚曰：「護持之力，不及鎗彈，蓋斯物肇造喇嘛未之知也。」

傷生之事，懸爲厲禁，威信孽因之種，必來惡果。又爲今生之因，果在來世，且輪迴至於無窮焉。

所謂救渡，僅在己身七尺（註九）之外，了無可關，故社會義務，未嘗或及，而皇皇大族，亦遂以茲而召陵替矣。

藏俗，凡長子必須送寺爲僧；而長子之外，亦有兼及之者。此雖以僧職爲崇，然以至惰之生涯，而分極多之利益，蓋僧者，一事不治，凡服食器用，悉受人供，是其所崇，轉以召蠹也。

寺中類稱設有學校，各級人民，均得入校肄業。然徒具名目，不授實學，故結果不良。吾嘗於大寺中參觀所設之學校，見校內生徒絕無受有完美之教育者。

西藏僧侶，傳稱極夥。約計之，一千零二十六寺中，當有僧衆五百萬；而全藏人口，約爲三千五百萬。以此比例，頗足駭人。生殖之力，旣以短減，而社會進化，亦受有莫大之阻力焉。

班禪（註十）及達賴，均長生不死，蓋其靈魂，一出軀殼，卽轉輪而成嬰孩。凡爲其所轉生之嬰孩，負有異秉，呈以傳世法衣，卽能辨認，遂奉以榮位，而信仰惟嚴。然以至尊之位，卜之兒

戲，欲求無爭，不可得也。

威爾告子云：「當清乾隆之世，爲免除爭奪計，特定一選舉達賴喇嘛之法。其法以候選者經復選至四次時，各將其名書於一牙牌之上，隨當衆取牌入乾隆帝所賜之金奔巴瓶內，復抽之，其首出者爲當選之達賴。駐藏大臣，卽須專摺入奏。」

乾隆帝之創此法，誠爲維持安全計；然選取嬰孩之權，仍操諸藏人；第於書牌之頃，由駐藏大臣會同攝政達賴監視之；而實行抽牌之人，亦爲藏人；其後以保持賢能計，四牌恆書一名，俾不肖者不得僥倖也。

最近之四喇嘛，如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等，均未及成年而薨。向例達賴選定後，仍由攝政者主持一切，至達賴十八歲，卽爲成年，須歸政。當一八七八年選舉今達賴時，拉薩謠傳，本屆所選，爲最後之達賴云。默覘民國近年之紛擾，吾人或能否再見一達賴，殆未可知也。

註釋：

（註一）本文原著者爲英人惠脫（John Claude White）。據譯者附誌云：「同事林君彌夫，曾隨前清溫

星使駐藏有年，備悉職情。原文所載，有與事實背馳者，輒就林君口述之意而更易之。竊存其真。誌此以謝林君，並爲參閱原文者告焉。」

(註二) 布達拉寺係唐文成公主所建，文成公主酷信佛教，於貞觀十五年嫁吐蕃王墀宗弄贊，此寺即墀宗弄贊建牙處也。本文謂係史朗齋贊普所闢，成於第六世紀，不免有誤。按贊普者，吐蕃君長之號也。史朗齋當係墀宗弄贊譯音之訛，但按貞觀十五年即公歷六四一年，故「成於第六世紀」一語，應改爲「成於第七世紀」庶幾不謬。

(註三) 見宜昌註七。

(註四) 見青海西藏註四。

(註五) 尼泊尔 (Nepal) 國名。在亞洲中部喜馬拉雅山地，與西藏南境接壤，面積與江蘇相等。我國舊稱爲彌播略，今爲英之保護國。

(註六) 加西米亞 (Kashmir) 通常譯爲克什米爾，本漢時之罽賓國，唐時名迦濕封羅。今爲英領印度西北部之一藩州。

(註七) 哲孟雄，國名，亦名西金，在西藏之南，印度之北，清季爲英國所滅。

(註八) 經迦牟尼說，困人而施，人有智愚，故所說有深淺；其說之廣大深顯者爲大乘，亦曰上乘；淺小者爲小乘，亦曰下乘。

(註九) 古人身長七尺，故謂一身曰七尺。

(註十) 見青海湖藏註三。

天山南北

謝彬

(塔城——迪化——哈密)

塔城，漢匈奴右地，明屬衛拉特，爲土爾扈特部，清乾隆中內屬，名塔爾巴哈台。設參贊。後改置直隸廳。民國初元，改塔城縣，易參贊爲道尹，轄塔城、烏蘇、沙灣三縣。哈薩克（註一）部落與蒙旗事務，仍歸道尹兼理。內有滿漢二城，西北隅爲俄國貿易圈，新疆北徼一大都會也。其民蒙哈雜處，回漢之民，對於蒙哈人種，任意欺凌，如蒙哈嗜茶，奸商往往以值市銀一兩之塊茶，於三四月間貸之，至七八月，則索二齒羊一頭，或麥一石，時期價格，屢有爭議，其距遙遠者，每以訴訟無門，甘心忍受，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哈薩克人，以騎馬最著，七八齡童子，跨駿馬，踞高山，如履平地，且能起立馬上，作盤旋舞。男子四五歲時，其父母擇期遍召親友，延毛拉（卽頭目）誦經，行割禮，年十三四，則以金絲綉及雜色綢布，製爲小幘，雖夏日亦戴之，無露頂者。女子出嫁，視聘費多寡，不問年齡門戶。夫

死，婦皆毀容，夫之兄弟無室者，可娶之，不願再醮者，亦不相強。凡戚友弔唁，死者之妻，當對之痛哭，以抓面流血爲哀，否則鄙笑之，以爲薄情。客至門，無論識與不識，皆留宿，食時，以淨水盥手，不能去冠，或因事遺忘，必以草一莖插頭上，方可就食，不然，則爲不敬。其官長有千戶長，五百戶長，百戶長等名稱。

自塔城東南行五十里，渡阿布達爾木多河二十里，官店三十里，過錫伯圖河六十里，額敏縣九十里，老風口九十里，托里驛七十五里，雅瑪驛七十五里，昆都驛七十里，廟兒驛七十里，什納驛三十五里，爛房川，入烏蘇縣境，三十五里，鄂倫布拉克，俗名漢三台，六十里，小草湖七十里，車牌子，又名三台，九十里，頭台五十七里，蓮花池三里，烏蘇縣，合伊犁至迪化大道，四十里，奎屯河西岸三十里，奎屯驛，沿途產柳花最著，其花尖瓣重疊，與葉同色，以之代茶，勝於龍井，館滌腹垢，以花最小者爲珍品。八十里，井子，四十里，入沙漠，十里，安集海，五十里，三道河四十里，烏蘭烏蘇五十八里，石河子三十里，瑪納斯河（又名清水河，產玉，色黝碧，有文采，大者重數十斤。）十里，綏來縣（西北經沙漠，縣十六站，達阿爾泰之承化寺。）駐防兵一營，商

民三千餘家，九十里，樂土驛；九十里，呼圖壁縣；九十里，昌吉縣，八十五里，新疆省迪化，其程一千三百六十三里。此道間有沙漠，途中雖亦困苦，然較之經哈密入甘肅一途，則又稍爲安適。

新省金融，極爲紊亂。硬貨則有銀元、銅元、制錢、紅錢、普爾、天罡、六種。紙幣則有伊帖、塔帖、官票、老龍票、數種。合俄帖、俄元、油啤（印度貨幣）計十餘種。制錢俗呼錢麻子，約八百文值銀一兩。紅錢範以紅銅，其質最佳，多被俄人收買；法定銀一兩，值紅錢四百文，市面只三百左右。銀元創於左文襄（註二）其式因乎天罡，而規模較大，有五錢、四錢、三錢、二錢、一錢、五種。視關內銀元重量形式皆別。普爾爲回部舊幣，鑄以紅銅，其式小於制錢，厚而無孔，上刻厄魯特汗名，重一錢四五分至二錢不等。天罡爲逆回阿古柏所創，其質爲銀，重五分，中無方孔，徑二三分，少圓整者。伊帖爲前伊犁將軍所發，塔帖卽前塔城參贊所發，官票爲民國省庫所發，老龍票爲清藩司所發，其價格以塔帖最低，票面有二十兩、十兩、五兩、三兩、一兩、五錢、二錢、一錢、各種。發行益多，信用愈壞，現幾無人過問。伊帖每兩值現四錢，官票每兩約六七錢，老龍票尙未濫發，且曾經兌現，故在市場，極有信用。票銀九十兩，可兌現銀百兩，繡民多寶而藏之。故旅

行新疆邊界或境內者，所攜旅費，極爲困難。凡車馬伙食各項，皆因時因地而有變遷。以銀兩計之，大約由斜米至塔城，需銀四十餘兩；塔城至迪化，需銀五十兩左右。所乘轎車，有雙套、三套之稱。三套大車，載重八百斤，每百里約銀二兩；車式似北方馬車，兩輪相距甚寬，車軸損壞，可以改換，車上有蓋，彷彿人力車幌幕，車前垂暖簾，內鋪極厚之毛氈，沿途若無旅邸，寢臥可在車中，冬日乘之，最爲適宜。

新疆面積，約四百八十五萬八千七百十方里，其中十之三爲沙漠，十之四爲山嶺河湖，殘留十之三，爲牧場耕作分據地。天山山脈，綿亘中央，南北分爲兩部：北曰天山北路，一名準部，卽舊準噶爾部屬地；南曰天山路，一稱回部，回教徒所居也。全省舊分八道：曰迪化道、伊犁道、塔城道、阿山道、焉耆道、阿克蘇道、和闐道、喀什噶爾道，人口統計約二百萬，纏民約百餘萬，漢人約三十萬，回民約三十四五萬，蒙古人種約十萬，哈薩克人種約二十萬。

纏民者，南部土著之回民也，以其束白巾於頭，故稱之爲纏頭。其人隆準多鬚，有極似歐洲人者，亦有類漢人者，專誦可蘭經（註三）不識漢字，出入作息相扶助，畸富畸貧者殆寡。富

室住城內者，復於城外營別墅，以供衆人遊賞，過客遊人，皆得入內縱覽。構造精雅，繚以周垣，羣果雜植，中建亭榭，每當盛夏炎熱，附近居民，扶老攜幼，相與納涼其間，或羣召姨哥（纏俗婦女之稱）僎郎於園，僎郎者，樂工傍坐，且奏且歌，善舞者隨其音節，起舞庭中，且必請客同舞，不知者必點頭謝之，否則久立不去。其婚制，惟生我者我生者不配，此外男女相悅，即可自由結合；但男須製一托瑪可（卽帽）一袷絆（卽衫襖）延阿洪（詳四）誦經，始成婚禮。其離婚，男女背立，各前行數步，撮土向後灑之。離後，未滿百日，不得別配，如欲再合，亦須延阿洪誦經。三離以後，男欲合，則女立屋上，使男過其下；女欲合，則將女送至卡朗擔（卽乞丐）與丐人宿，男送羊馬與丐，而後迎歸。其錢債田土婚媼，糾葛不明，則一方盟誓，即可解決，誓者將經卷抱胸前，置饅頭於地，以足踏之，表示不再食之意。

蒙古種之游牧新疆者，爲額魯特、土爾扈特、和碩特、察哈爾諸部，其人皆帳居，逐水草遷徙，其帳房曰色格勒，卽所謂蒙古包也。式如覆釜，小者周三四丈，大者至十餘丈，三面合圍。一門留門出入。貧者與人馬牛羊雜居一室，俗奉喇嘛爲活佛，凡僧侶皆擅無上威權，縱恣揮霍，

無所不爲。普通人稍得金錢，卽布施僧侶，以祈冥福，其愚蠢實過於纏哈也。

新疆省城，係併漢滿二城而展築者。周十一里餘。居民約二千餘戶，南關多總商，南大街多晉商，藩後街多津商，東大街則衆幫雜處。城內街道，極不整潔，二三月間，泥濘深數寸，出無車騎革靴，甚不便也。南關之南，有俄國商場，貨物以布帛鐵器皮革爲大宗，其商人多俄籍。纏民與老蓋依族，資本雄厚，甲於各商。自俄政變以後，市面已有蕭條之况。城北二里山，有舊式礮臺，俗呼一礮成功，以劉襄勤（註五）收復烏魯木齊，由彼一礮之力故也。西北四里，有紅山嘴，峭壁懸崖，形如蟾蜍，上有關帝廟，牆垣皆紅土築成，俗呼迪化爲紅廟子，卽以此得名。東南博克達山，爲天山絕頂，距城二百餘里，望之如在目前，其山四周皆有冰雪，盛夏不消。山間耕牧者，二百餘戶，人跡所能到者，惟會仙臺、天柱石、達摩崖、福壽寺，諸勝；至所謂高插霄漢之三峯，則堅冰積雪，好遊者百計探之，不能達也。山上產藥材二三十種，有奇草，狀如芙蓉，六十年始華，名曰石蓮，嗅之則頭痛云。烏魯木齊河，繞城如帶，楊柳滿堤，頗饒風致。老東門外有說園，卽農事試驗場，地勢寬敞，羣卉雜植，夏令游觀佳處也。過紅山，渡西大橋，有湖，名西湖，又名

鑑湖，楊柳成行，繞於湖傍，境頗清幽。新東門外有龍王廟，廟左數百武，有巨泉湧出，泡高數寸；對面有亭，風景極佳，爲迪化近郊勝地。

自迪化赴哈密有三路：經奇台、鎮西，出南山口，爲北路，天山積雪，寒氣逼人，行宜於夏；經吐魯番、鄯善，出七角井，爲南路，炎沙烈日，空氣乾枯，行宜於冬；自北路之色必口，經頭水，東南出天山，至七角井，合於南路，爲小南路，俗呼中路，雖沿途不甚荒涼，而車道適窄，冬令亦每爲風雪所阻。茲詳記南路，如下：

出老南門二十里，上坡，入羊腸溝，峽路迂曲，頑石塞途；十二里，出溝；二十里，大鹽池。過此，道平如砥，四十里，柴俄堡，可宿；七十里，土墩子；十里，破城子。入沙漠，五里，達坂城，商店民居六十餘戶，附近農民五百餘家。十三里，上大達坂。坂長二十里許，車行須三四小時，下車徒步，攀援而上，莫敢回顧。過小達坂十里，後溝，水流頗大。三十五里，白楊河；四十四里，頭道河。沙漠空曠，遍地皆小石，顛簸難行，頭道河可宿。四十六里，經經溝，官店一家。三十二里，渡雅爾河。沿途皆沙漠，不見草木水泉。二十里，吐魯番，商務繁盛，有俄商七八家，以產棉花葡萄最著，葡萄色

白而肥，中無仁，世界各國，除南美巴西外，無此特產。自縣城東南抵魯克沁，西南至托克遜，二三百里間，終歲無雨雪，農作皆恃坎井與泉水，其地以見風雨爲荒年，蓋棉畏風，而葡萄畏雨也。出東門五里，入沙漠，長二十里，三十里，腰站子；又行沙漠，三十里，至勝金口，回語曰愛克斯，車店五，官店一，可宿。四十九里，蘇巴什，有村莊渠流。二十三里，行沙漠，九里，連木沁，商店數十，纏戶百餘。二十里，漢燉，樹木成林。過此，行沙漠二十三里，又十里，至鄯善，原爲魯克沁回部郡王行使政教兩權之地，後因民心離叛，遂設立縣治，移其政權而歸之縣，王僅行使教權而已。出產以葡萄、棉花、魯克沁梨、東湖甜瓜最著。出北門三十里，雜樹成林，村莊相望，沿途皆人工所掘之坎井，至三十里墩，有稅卡。六十里，七克騰木，車店三，農戶八十餘家，坎井亦多。自此東行，一百三十里，十三間房，一百二十里，三間房，七十里，胡同窩，九十里，瞭墩驛，即舊驛路，常多怪風，大者並人馬捲去，渺無蹤跡，劉襄勤西征時，改由今路。三十四里，土墩子，廢屋數間，白楊二株，小泉一井。過此，九十里皆沙漠，無人烟草樹。十六里，西鹽池，有一旅店。此地四圍皆山，多芨芨草，其心堅實，以之作箸，如象牙然，沙磧中多產之。按芨芨即古席箕，李賀（註六）塞下曲

曰：「秋盡見旄頭，沙遠席箕愁。」卽此草也。東行十五里，沿鱸灘行，路頗平坦；三十里，入峽，遍地碎石，盤旋斜上。過惠井子驛，三十里，出山，卽天山南出支脈之麓。地名胡同窩，又名東鹽池，有一官店，住分運官鹽委員及局丁。過此行沙漠，二十九里，有分路碑，上刻「北西達奇台，西南至吐魯番。」三里，七角井，民店四，官店一，居民數戶。五十八里，入峽，至車籛轆泉，車店三，官店一。五十六里，一碗泉。此地東西百餘里間，終歲多風，俗稱小風沙漠，北距天山，祇六七里，相傳薛仁貴（註七）三箭定天山卽此。破屋三四，無居人，僅官店一家。此去七十里皆沙漠，至瞭墩，有統稅分卡，駐汛兵，大小店六戶。東坡上有關帝廟，廟左，泉水甚旺，流爲大池，其周有楊樹十數株。四十里，沙墩子，纏民一戶。東行，沙梁起伏，如山坡沙，棗樹成林，棗大如指，色淡黃，皮厚味澀，爲塞外沙磧中特產。三里，梯子泉，皆草地，有大泉。三十五里，鴨子泉，有樹兩株，纏民一戶。東南行沙漠，十二里，三道嶺，（自迪化出北路至此，爲第八站之終。）車店五家，纏民一戶。後有桃園，園後建關帝廟，有泉，可灌地三四百畝。東行六十里，皆沙漠，無民居草樹，至三堡，始有土屋數家，渠水環流，村樹銜結，三堡有車店三，官店一，漢回纏民四五十戶，四十里，二堡，沙漠

草地相間。東行二十里，多荒草棘灘。抵頭堡，車店三家，漢回纏民三十餘戶。二十里，西一顆樹，二十里，屹塔，沿途皆有泉水。東行二十里，皆棘灘，抵哈密，計程一千四百二十八里。沙漠稱瀚海，亦曰戈壁，其間可居之地，曰沙島，長者達二十四五里，次亦二十里或十里。村與村之間皆沙漠，其耕作地，惟此二十餘里之沙島，其周圍盛植楊柳，故路側、渠旁、舍宇、園圃，左右皆林木叢茂，柔條密蔭，夏午不知；旅行者蔭息其下，亦大快也。

哈密有回漢二城，回城在漢城南二里，城內回民四百餘戶；王府在西門內大阜上，高冠全城。哈密膏腴土地，大半歸回王管轄，現有熟地四萬畝左右，人民十三蘇木，每蘇木百五十戶，男女約五百餘人，權力財富，爲回部諸王公冠。漢城內僅容衙署祠廟，商民數家。繁盛之地，在城外鎮番得勝二街。漢人五六百家，餘皆回，纏哈密。環城皆有大渠，雜樹繞岸，流水不冰。城北龍王廟壯麗可觀，前臨蘇巴什湖，亭榭整潔，老樹成行，風景之佳，爲塞外所僅見。回王花園，亦佈置雅麗，可供游賞。哈密以產瓜最著，瓜形橢圓，皮有花紋，肉色淡紅，仁若西瓜子；此地土饒泉甘而無雨，故瓜味濃厚而美，惟地當四達之區，多羈旅失業之民，其膏腴之土，又多爲回

王所屬。回富而漢貧，此亦一大缺點也。今宜強制回王升科納賦，漢民亦得買賣而私有之，庶免貧富懸隔之弊。

註釋：

(註一) 參看蘭州遺蹟註十一。

(註二) 見由西安至滄州註六。

(註三) 可蘭經 (Koran) 回回教之聖典也。其要義有三：一、心中祇有惟一之真神；二、穆罕默德為神之預言者；三、世人命皆有定。教徒相傳，此經乃真神阿賴直接授予穆罕默德者。

(註四) 阿洪，回教清真寺之最高掌教者也。參看蘭州遺蹟本文。

(註五) 劉襲勳，名錦棠，字毅齋，清湘鄉人，為劉松山之從子。咸豐間從松山轉皖贛，其後無役不從，無戰不勝。同治間破叛回於金積堡，定肅州，光緒間定天山南北路，官至甘肅新疆巡撫，封男爵，加太子太保銜。以疾乞歸，卒諡襲勳。

(註六) 李賀，字長吉，唐鄭王後。七歲能詩，每出，必騎弱馬，攜小奚奴，背古錦囊，不先立題。憲宗時為協律郎。晝見

緋衣人持一板，書云：「上帝或白玉樓，召君作記。」乃卒。家於磴昌縣之昌谷，有昌谷集。

（註七）薛仁貴，唐龍門人。少貧賤。太宗征遼東，仁貴應募從軍，立奇功，太宗稱爲虓將。征高麗，破吐蕃，伐突厥，封

賀魯，累官左武衛將軍。

阿爾泰山附近情形

耐道人

阿爾泰山居新疆之北境，本突厥（註一）建牙（註二）舊壤，距北平萬二千里，東至蒙古之科布多，西至塔爾巴哈台，皆二千餘里。輔車相依，屏蔽新疆全省，誠兵家之奇險，國防之要區也。山脊與俄羅斯分界，其陰屬俄，其陽屬中，壤境犬牙相錯，交涉頗爲棘手。茲就阿山附近情形，略述一二，以供採風者覽焉。

民族蒙古種與哈薩克種（註三）雜居。哈薩克人長身高鼻，深目白面，似高加索人種。性好潔，每日洗手盥面，約十餘次。是二種人，悉以游牧爲生，不知稼穡。居處無恆，幕以氈毳，隨時

遷徙。冬則聚於河干，謂之冬窩；夏則移諸山上，謂之夏窩。幕之大者，周圍可十餘丈，皆用木架，外施氈掛，以禦風雨，中設幃帳，貧者以布，富者織絲錯采，所費不貲。近年有漢族自內地移來，列居山下，未審鄉貫何省，皆習農業，引山泉溉田疇，生計頗裕。

蒙古人尙佛教，迷信過深，其風俗與內蒙古大同小異。哈薩克人之宗教，與回教略同，眠起必祝，飲食必禱，崇拜土爾其，如生西方樂土，有能至其他叩頭一次者，雖費千金而不惜，此人稱之曰哈吉，（疑爲阿渾之轉音。）回牧時則爲人誦經治病，榮耀無匹。衣服蒙古人寬衣大帽，而哈薩克人似西裝稍異，富者喜作土爾其裝，夏時男女皆衣花洋布，冬時則用狗絨，絲綢狐皮，尤貴重焉。冠帽女子白布繡花，男子用烏緞，尖頂而高盔。鞍轡、刀劍、囊帶，皆鑲銀花，或以假寶石裝之。飲食晨午二餐，用奶茶、奶餅、奶皮之屬，晚食以肉及黃米油炸麵塊，亦有奶茶器具皆洋破也。幕內鋪設地毯，有深至尺許者。寢榻之旁，喜置皮箱，皆自俄國購來，少者四五，多或數十，籠以氈衣，花紋刺繡，寢內有牀，牀之兩首高起，前幔後圍，下幕以油布，油布有繡花者；以鴨絨爲枕，以駝毛爲茵。男女以辮，而眠小兒於搖床之上。婚姻一夫可娶多妻，以羊馬爲

聘禮，合卷之夕，宰牲介賓，衍衍如也。葬埋不用棺槨，壯幼死者，皆以白布裹身，坎地妥尸，剝木以覆之，築土而墳之，如同俗邱隴，或如生人家屋，謂之土葬；亦有昇置山峽平野之間，覆以黑布，任鳥獸啄食者，謂之天葬。文字蒙古人由上而下；哈薩克人由右而左，字形似回文，又似希臘文。其書具概用硬紙、鐵筆、墨水，頗覺簡便。音樂有笛、有弦、有風琴、跳舞、唱歌。每有宴會，必大合樂，或獨奏於山泉風林之外，淒涼欲絕，疑其爲胡笳拍（註四）敕勒歌（註五）也。賽會春秋試馬，優勝者獲厚賞，以次差降。亦有令節，謂之大年小年，彼此往來，饋送糖果、奶茶之屬，哈薩克人之風俗，大概如此。

阿山之側，有河流數十道，最大者額爾齊斯河，入俄境之齋桑泊，可以行舟。水清見底，產鯉魚及他種魚類甚多，每年冬期，哈薩克人網魚，馱運至新疆各埠市易。河之兩岸，樹林陰翳，彌望無際。布倫托海產鹽，世稱鹽池，卽在其旁。近南岸諸山，煤苗已現於地平線上，惜無人採掘。至於層巒疊障之間，金、銀、鐵、煤各鑛，更無盡藏。草田遊牧，有馬、牛、羊、豕等，肥腴成羣。其供狩獵者，獸類則有貂、熊、狐、鼠、鹿、茸、羚羊、野馬、野豬，鳥類則有鷹、鵠、鴉、雁、燕、山雞、沙雉、鵲、鸚、雲雀。

鈴雀不可殫述也。藥材百餘種，黨參之大盈拱，人日掘可五六十斤。余一日代工人從事，極有興致。每年三月，山雪融解，青草萌生；四月花發，芍藥、翠雀、千佛頭、金蓮之屬，五光十色，炫爛滿目。山嶺綿亙於西北部，沿中俄兩界，松柏杉樺，森林蒼蔚，不知窮際。循山而行，平田曠野，土膏肥沃，又有泉流，可資灌溉，惜乎無人墾種耳。

遊牧民族，無固定市場場所，買賣就行營爲之，卽古所謂軍市也。自阿爾泰山大營至北平，凡百餘驛。道出蒙古，草行露宿，山川間之，極爲疲頓。郵政電線，亦未設立。由大營西北行至俄境之齋桑泊，快馬三日程，出泊入俄比河，乘輪船過舍密府，至科穆斯克省，水程五日，登西伯利亞火車，繞過東三省，約十餘日，可至北平。

註釋：

(註一) 見蘭州瑣記註十。

(註二) 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則建，牙建牙奮，謂警師出兵之舊地也。

(註三) 參看蘭州瑣記註十一。

(註四) 東漢末蔡邕女文姬，善操琴，胡虜犯中原，爲胡人所掠，入番爲王后，王甚重之。魏武帝與邕有舊，勅大將軍賈詡以歸漢。胡人思文姬，乃捲蘆葉爲吹箭，奏哀怨之音。後董生以琴寫胡箭聲爲十八拍，是爲胡箭曲。一說胡箭十八拍爲文姬留胡時思鄉而作。

(註五) 東魏高歡攻周玉璧，軍中訛言歡中弩，歡乃勉坐見諸賓，使斛律金作勒勒歌。歌曰：「勒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按勒勒歌本鮮卑語。

新疆之吐魯番與鄯善

金子常

余曾居吐魯番縣多年。吐鄯兩城相距二百二十里。該兩縣之人民生活，多足記者。新疆人民龐雜，卽就吐鄯一隅論之，約分三種：其一纏頭（註一），其言語文字，服式禮俗，皆土耳其化，此種占新省人民之七八，到處皆是；其二哈薩（註二），多在山中逐草而居，便於游牧也，亦有居城設肆者，語言與纏頭無異，文字則同；其三卽內地遷往之人。回教較佛教爲多，纏頭與

哈薩皆世奉回教，卽唐之回紇（註三）也。互相雜居，皆甚相得。哈薩性喜動，好騎驢，不事農工，專賴游牧。纏頭則不然，在農工商界皆有相當實力，其人堅苦耐勞，矜力過人，而膽小如鼠，與人角，若見血，則泣不勝哀！該兩縣之氣候與他縣不同，夏季炎熱異常，人皆避居地窖中納涼。日落後方出。終年不雨，偶然小雨，則人民視爲大患，如畏冰雹。尙憶民國八年七月間，余適在吐，一日天霾微雨，僅濕地面，卽雲退天晴，已時聞民間怨言，日後統計損失，約數十萬新幣。因該處之大宗土產爲葡萄乾，棉花，瓜果等。鮮葡萄有每枝約重數觔者，遇雨則潰爛；棉花係異種，苞大量重，遇雨則霉；瓜遇雨則炸裂，果遇雨則生斑，且失美味。田圃專賴坎井之水灌溉之。富者有坎井二三道，小康者亦有一道，或二人合置一道不等。每道價值新幣數萬金，亦視水之多寡爲標準。此種坎井之掘法，係距田園或城堡約三四十華里，有善相山形水脈者指示，由山麓或高埠處開掘，深有四五十丈者，內挖地道，以通流水，每長丈餘，必掘一井口，素日輒以蘆蓆覆之，漸近而井亦漸淺，水逆流而上，距田園里許，則變井爲明渠，水流行於地上矣。有坎井無地者，亦可以水易粟。游歷者一入該境，但見數十里內墳堆星布，幾疑爲墳墓，不知者

若踐其所覆蘆蓆，必下墜，頗危險。掘井之工程專賴纏頭，爲他種人所不勝任，故彼均以孔武有力自豪。該地所產之葡萄乾，碧綠甘芳，較任何國產爲優，惜交通不便，不易運至內地，以離俄稍近，故多輸出。兩縣產額每年數十萬石，市上所售之美女葡萄乾，僅及該地之最下品也。所產棉花每年亦數十萬擔，多以駱駝運往俄屬斜迷，再轉他方，間亦有由草地運往綏遠包頭者。其甜瓜卽俗謂哈密瓜，有數種，皆爲上品，味甘如蜜，甌脆似李。普通者重五六觔，經冬不變，若放入避暑之地窖內封之，雖見新瓜，甌脆如故。卽成乾後，其油性蜜質，終潤而不燥，如滬地之甜瓜，該地謂梨瓜，亦較滬味美。所產之西瓜亦碩大無朋，五六十觔者爲小，百觔上下者爲所恆見。其他果屬不可勝計。要之該兩縣之大多數人民生活皆以此數事爲正當事業，倘若交通便利，以科學方法改良產品，運輸內地外洋，亦吾國之特產也。

註釋：

(註一) 參看天山南北本文。

(註二) 參看鄯州瑣記註十一及天山南北本文。

(註三) 見劉州瑣記註九。

蒙古印象

錢智修譯(註一)

當余居北平時，曾以好奇嗜異之心，欲一探蒙古之秘。與蒙古者，世人遊蹤所鮮涉者也。余立意擬由張家口，循隊商常行之路，越戈壁沙漠，以抵庫倫。會中蒙戰禍方熾，乃欲行而輒止。

由張家口出垂圯之長城，經哈諾巴爾棧道 (The Hanobar Pass)，歷時四五日，稍稍見內蒙之遊牧生活。余所乘者，爲北平之騾車，有車主二人相伴。有時宿於茅店，有時則旁土人幕帳，張帷而臥。土人幕帳，均圍繞井旁，種種景象，皆足證長行之風味，而余之志氣亦益壯焉。蒙人禮意甚周，游客蒞至，則爲之供張備飲食，雖污穢不潔，未嘗不令受者心感焉。余之行帳，設於塔布爾之小部落，人口不多，頗饒樂趣。願格蘭德君 (Mr. Grant) 卽於數星期後，

在是處被外蒙兵士所清。其地距漢加拉華不過一日程。漢加拉華者，內蒙最大之喇嘛寺也。余至時，適得觀其有趣之教儀。喇嘛二三百人，與老幼俱跌坐寺前廣場，其衣色紅紫淺黃，各分等級，而以大喇嘛居中；大喇嘛坐階上寶座，爲會場之主席；中有數人，脫衣露腰部，尤可注意，謂將以受試驗，得僧級也。先由年長者試驗，以次由年少者試驗之，兩面均拍手聲雷動，且作色示意。時余攜攝影器至，衆頗踉蹌不自安，於是各以紅黑巾蒙首，是巾蓋遇大典禮時所用者；然未幾卽意態如常，去其蒙首之巾，馴順若綿羊，任余一一攝影不少沮。

喇嘛爲蒙古重要分子，每家至少必遣一子爲喇嘛；聞居其全部男子百分之六十五焉。爲喇嘛者，例不得娶妻；然道德窳敗者，正復不少。最尊之喇嘛，稱呼圖克圖（註三）卽蒙古之活佛也。余旣游滿洲及西伯利亞之一部，至拜喀爾湖（註三）又至外蒙游歷，行抵庫倫，適逢諦薩摩訶倫節（Tsem Haren）。諦薩摩訶倫，爲彼中之聖跳舞，蓋參宗教及競技之儀式者也。時各地喇嘛，咸集庫倫，參謁活佛。活佛一中年人，氣象疲茶，目已垂瞽，由相者自更衣處導至正殿，於是小喇嘛及諸王公，咸俯伏朝拜，表其敬禮之意。

庫倫之奇觀，爲一新構之鉅廟；廟在山頂，極崇闕奐騰之概；各盟旗環繞四週，是爲聖城。聖城之下，景象極殷繁，是爲駱馬市。宗教與馬匹二事，蓋瀰漫蒙古之全部者矣。新廟之建築，尤足證宗風之殊特。廟爲活佛之生祠，丈六金身，趺坐蓮花上，酷肖活佛容貌。又築寶座，飾黃絹，以供養活佛之夫人，是非大背教律者歟？

諦薩摩訶倫節中，有天魔舞焉，舞約七八小時，蓋以表示佛教古代史之情狀者。舞者均加面具，模擬夜叉奇獸；用聖粉畫陣，爲跳舞之範圍；而以西藏之喇叭及奇樂爲節奏。尤奇者，則爲角觥競力之戲，約分五六十隊，或跑馬，或比射，均分日舉行。由種種事實觀之，皆足證蒙古人於宗教及世間事，均有偉大之能力焉。其角觥諸戲，頗與西人相似。土人面貌，受氣候侵鑠，作古銅色；願一袒衣競技，則身上膚色，白皙似英國人。外蒙之土人，爲喀爾喀族；（註四）內蒙之土人，爲察哈爾族。（註五）喀爾喀族之體魄，蓋遠勝於察哈爾族矣。

蒙人極喜競馬，時蒞會者均衣飾華麗，冠天鵝絨之冠，上翹孔雀毛，衣以絲製，紅紫黃藍色，尤斑駁。女子則髮黑如鏡，明珠滿頭，咸據鞍笑謔。出郭沿河隄而行，競馬者約三十五人至

四十人，俱十二歲以內之童男女，馬亦渺小若不勝任。其競爭之起點，在各種藍白色之小幕；童男女則曼聲而歌，繞幕徐行；至喇嘛施號令，乃奔逸絕塵而去。其馬力之精卓，與童男女馬術之佳，有令觀者驚詫不置者。競馬之結局，尤有趣味。得勝者爲一少女，喇嘛則躬攬韁轡，引其所乘之小馬，循歷各幕；各幕之人，咸以馬酪爲賀，頗似灑於馬頭之上焉。

庫倫之監獄，最爲黑暗；蒙人慘酷之命運，殆無過於是者矣。余費幾許周折，始得入內參觀。見其址狹小，內有獄舍五六所，四圍環以鐵柵。其桎梏於此中者，皆含生負氣之人類也。尤有文化高尚之中國人數名，以政治犯罪，終身禁錮，居於形似棺材之囚籠內，外加鐵鎖，殆永無運動之機會。居棺內者，不能直立，亦不能平臥，其得稍見日光者，則每日二十四小時間，遞食二次之數分鐘而已。

囚徒之境遇，既慘酷無倫，故反以就死爲樂，此余於數日後所親見者也。所見者爲蒙古兵三人，六月以前，因謀殺統兵官，被逮入獄，繫於棺中，至是乃出獄行死刑，而意態特爲愉快。前導者爲馬隊，服飾與中古時代相似，威執最新來福槍；而罪人則載以牛車，押赴離庫倫五

六里之行刑場。蓋蒙古有神人，居巴克圖諾爾山，山在庫倫南面，以圖拉河界之，與人境隔絕；其行刑場之設於遠處者，亦以防犯觸神怒耳。蒙古人視死刑甚輕，有射擊巴克圖諾爾山之鳥獸者則死。至終身禁錮，則其罪至重，特以處外人之違犯國法者。此兵士三人，久羈獄舍，面色枯槁若死灰；既自牛車中出，攫食至饜饐。其一人則以鄙穢之言，嘗其監刑官曰：「趣出視余死，此汝之職務，毋踴伏於帳內也。」又一人見喇嘛方以佛像相示，則告之曰：「死何足懼？但願來生仍作兵耳！」以蒙古人篤信輪迴，故威警不畏死；死後則棄置山谷間，供鷹犬吞噬，以圖速盡。若曰：「此何足介意？身體者，靈魂之傳舍耳。而此靈魂，不久即重生而易新舍。」蒙古人之所以不洗滌其身體者，殆亦以是故耶？

註釋：

(註一) 本文原者爲英人普爾斯屈羅特 (Baird, Bullrode) 文中有數專名，如哈諾巴爾樓道，漢加拉華，諦薩摩詞倫節等，皆係由英文轉譯之音，與原名或不免稍有出入亦未可知。

(註二) 呼圖克圖，一作胡土克圖，大喇嘛之名號，蒙藏青海皆有之。相傳凡爲呼圖克圖者，皆能世世轉生，永掌

其職位，俗稱之爲活佛。

(註三)拜喀爾湖 (Baitkal Lake)，亦譯貝加爾湖，西伯利亞伊爾庫次克州之淡水湖也。漢時匈奴使蘇武牧羊於北海，卽此，亦作白海。

(註四)喀爾喀，部落名。古漠北地，卽秦漢時匈奴，後魏時蠕蠕，唐時回紇突厥之地。元定諸部，建都於此，尋改爲嶺北行省。其後部落號喀爾喀，卽今外蒙古之喀爾喀四部是也。

(註五)察哈爾，部落名。明時曰插漢，本元裔小王子後。嘉靖間布希駐牧察哈爾之地，遂以名部。後徙於遼東邊外，五傳降於清，編爲八旗，其牧地在今熱河、察哈爾、綏遠等省，卽俗所謂內蒙古也。

庫倫寫真

易道尊譯 (註一)

庫倫爲活佛的聖城，遠在外蒙北部，森林從彼綿延不斷，直達西伯利亞境界。世上所有許多的聖城，沒有像這個的。這城要算中世紀的一個遺蹟，蓋上了二十世紀文明的外飾。

——一個極端矛盾顯然不合時宜的城邑。汽車和新自無人煙的戈壁大沙漠來的駱駝隊商相交錯；神聖的喇嘛穿着火紅的或黃色的寬袍和穿黑長衫的牧師相並而行，襖黑色的蒙古女人戴着奇特的頭巾，瞳目注視最時樣的俄國姊妹們。

我們自南方到庫倫，終日馳馬，經行廣漠荒蕪的高地，及至午後歇足於一小邱之上，俯視托拉·Tola河流域。往下眺望，十英里之外，庫倫隱約在卜革多爾（Bogdo-ol，即梵天山）山的黑暗的陰影裏。一點鐘後我們達到買賣城的中國人的區域，初吃一驚。在世界奇異之鄉浪遊多年，竟全不知道所見的是甚麼。在蒙古這地方，我們似乎發見了一處美國邊境的哨兵駐在所。每所住屋和店舖都是用很高的柵欄（未經斲削的木材做的）防護，除了高叢的輝煌的寺院的屋頂外，簡直沒有東方藝術的痕跡。

在我們能夠整理心中的景色以前，我們好像經過了美國的領域，入了一個近代的俄國的村落。華麗悅目的小屋子沿着道路，我不知不覺的盼望可以看見一所白色的教堂帶着個飾金的圓頂。但是教堂卻沒有見着，祇見了一所大而紅的醜不可言的屋子——俄國

的領事署。這屋子孤獨的立在一個山岡的頂上，後方平原開曠，接連北境陰沈的大森林。這屋子的威風看起來，便可以證明數年前這俄國的偶像操縱庫倫以及可汗（註二）的古帝國所遺留的一切。

沿途有二英里都是俄人的小住屋；路頭展開爲一大方地，所有明顯的差別都失却了，一變而爲一個俄國的蒙古的和中國的難以言語形容的混合場。柵欄圍着的場所，禱告的旗幟臨空飛揚，俄人的華麗的小屋，蒙古式的覆甍的住宅和中國人的店舖混成一片，品質雜亂，令人目眩。三大種族相遇於庫倫，而各保存其習慣和生活的方法。蒙人覆甍的住屋全未改變；中國店舖的木算盤和穿藍長衫的夥友爲純粹的中國式；華麗的小屋子則爲俄國式。

但一到店舖外，我們夫婦兩人便不會忘記我們是在蒙古。我們不倦的遊行狹小的街巷，巷中有土人的小店舖，或觀看不定的羣衆；蒙人穿着各部落的服裝，西藏的進香的人，滿洲人韃靼（註三）人或自土耳其斯坦（註四）來的牽駱駝的人和由文明的北平來的中國

人飲食賭博。

在這生命的和品質的百色鏡的整塊中，這城好像一個舞臺上的大演奏，而且加上了奪目的真實。但我有一點不能使我自己相信爲真實：當一隊光輝的騎士帶着黃色的尖頂帽和流水似的孔雀毛由街心狂奔直下。又似乎大不可能：我——平凡的二十世紀的一個漫遊的博物學家和我美國的婦人在這奇異的東方生活中呼吸。

但我們和這中世紀的夢幻生活也有一個接觸點——我們倆都愛馬。全蒙古都在馬上生活，以事實而論，在夏天的兩月裏我們馳馬走了一千六百英里，只看見一個步行的人。一個蒙古人雖然一百碼的路也不肯走，倘若他能夠避免。他步行起來就和一隻鴨出了水一般的不快活，態度也差不多一樣的拙劣。有一個在庫倫的朋友會說：『一個蒙人可以做一個十分好的廚役，若是你給他一匹馬到廚房內馳行。』

我們一上馬卽和四周的眩惑的生活趨於同一了。那種在庫倫的不快的感覺就失却了，也忘記了我們達到這聖城是坐很不希奇的汽車來的。

我們所以坐汽車就是因爲二十世紀的平常的理由——時間問題。駱駝走過戈壁沙漠，自張家口到庫倫須四十日，但汽車有三天半就過去了。那時我們的時間是很寶貴的，因爲我們要替美國博物館預備第二次亞洲動物考察。

好在蒙古的夏天很短。我們的車馬必須預備，我們的助手雇好了，當五月中地上的雪消除了，我們必須到平原去工作。及到十月初我們又要回到北平，因在冬天，蒙古的溫度降至零度下五十度或六十度，來自西伯利亞荒野刺骨的風掃蕩這大高原，考察動物的工作是不可能的；雖蒙人也羣集覆氈的小屋中。

我們選定了庫倫做第二次亞洲旅行工作的出發點，因其地位於動物考察有奇特的便利，庫城位在松屬森林的邊緣，那森林迤邐綿延，蓋地無算，滿山滿谷，青蔥一色，遠過西伯利亞境界。南面密接寬廣的平原，那平原逐漸入於戈壁西部荒涼的境地。所以庫城爲西伯利亞和中亞生物帶的會合點。這於平常人似乎太專門了，也許不重要，但在我們就不然了。我們可以於出發地數英里以內得着兩種全不相同的動物——北方森林裏的動物和南

方平原中的動物。

在一九一六至一七年，第一次亞洲旅行，已經在中國西南部和沿西藏邊境，作了一個動物考察的開端。這第二次旅行，就在擴張考察的工作到蒙古去。我們希望在接近的旅行中，博物館對於化石學，古物學和人類學，可以開始作同樣的研究。

我野遊得很遠，我們在庫倫停住了一些日子，預備平原第一次旅行；在夏天裏，我們常回來。我們和庫倫很熟識了，每次我們馳過長街，愈見得奇怪，在通商時期，庫倫（在事實上全蒙都是一樣的）能夠累世經年不受什麼改變。

在庫城自然有近代的影響，但所謂影響不過是一層外飾輕輕的覆在古代的文化上，和人民的根本習慣仍沒有接觸。這是由於蒙古遠在一方。在數年前汽車沒有通行，由南方經過這七百英里的平原惟一的方法，只是駱駝隊商，這種寂寞的旅行，簡直不能引起不常旅行者的興趣。俄國人自北方來到庫倫，直至這次大戰為止，他們在邊境的勢力要算達到最高度了。但他們的利益，照他們的見解，就在保存蒙古古代的習慣和迷信——第一喇嘛

教堂。他們簡直不願意別的外國人來開拓蒙古，想令蒙人和外界完全隔閡。

庫倫不僅是蒙古的首都和全境惟一的大城，也是呼圖克圖（註五）或活佛居住之地。越過河流，活佛的宮闕密接着卜革多爾山麓而立，這山自河域漸升，林木叢集，高出海面一千一百英尺。

這封禪的山是一處廣大的禽獸保存所，有兩千喇嘛巡視，每個入口都有一個小寺或帳棚，駐僧侶防守。麋、鹿、熊、野豬和別種動物十百成羣，徘徊於樹林中，凡是到神聖區域內去行獵的，都要處死。

數年前有幾個俄人於晚間上山殺了一隻熊。他們被繩索細縛回來，後面一羣癡狂的喇嘛護送。雖然這幾個獵人被打將死，還要俄國的外交官用盡力量去救護他們剩下的一口氣。

卜革多爾山在庫倫前方延長二十五英里，隔斷向南的廣延的平原。好像庫城一個偉大的守護者，直立空闊，為在托拉河一流域下落的飛機和快將建築的無線電臺唯一障

礙物。

呼圖克圖有三所宮闕在托拉河上，一個爲俄國式的建築物，很是討厭；其他兩個，至少有一點蒙古建築物的本質。在主宮的中央，有一個大的白色高閣，帶着飾金的圓頂，旁邊有較小的亭，頂爲青色。全宮有八英尺高的木柵圍繞，各柱爲白色而飾以紅。

主宮安有電燈，院中有一個大弧光燈照耀。呼圖克圖所買的六個電燈器具之一，是由我們帶出的，但當我們猛烈的追逐一個狼時，電池中的硫酸瀉於我們的旅行的衣包上，所以我們很受了損失。

有一天的傍晚陸康德君和馬明君，把電具賣給了呼圖克圖，被召到宮中去領價錢；他們看見一件事情，而今只在蒙古可能。幾千塊銀元拿到他們的汽車旁，那位付款的財政大臣請求他們當面過數。

一大羣的蒙人聚集在宮闕的近旁，末後一條長繩從一所屋子內引出來，蒙人即跪下，恭恭敬敬的扶着繩，繩之他端輕輕的振動，假定爲呼圖克圖所作。跪求者忽然大聲歌頌，帶

着一種野蠻的音調，繼一再振動。蒙人立即馳出，受了活佛的祝福，肅然起敬。這些事情，都發生在光輝的電光下，汽車旁和卜革多爾山麓。

呼圖克圖似乎覺得他處君主的地位應該有一所西式房子和外國家具。他自然不想到裏面去住，但別的君主都有空閒的宮室，他爲甚麼不應該有哩？所以就建立了一所俄國式的紅磚屋，距其餘的住屋約半英里。家具爲急不可緩的事了，我的朋友陸康德君暫在蒙古政府中任事，被委去陳設一切。牀鋪的選擇最爲重要，因活佛也有時要睡，不能常替崇拜的人民祝福或戲謔國家的大臣。受了許多的困難，在北平買了一張外國牀，運過了七百英哩的平原和沙漠，到了托拉河上的紅屋中。

陸康德君在呼圖克圖的私室內指揮裝置，他自己作了房中的婢女。因這是第一次他替一個活佛預備牀鋪，他十分小心的把清潔的被褥鋪好，蓋上被面。等到所有的東西都收拾好了，他即向呼圖克圖的一個大臣報告。兩個喇嘛，在教會裏的位置很高的，來做檢查員。他們同意這牀的外表不錯，但不知道睡起來怎樣。陸康德君大張懸河之口，向他們說明沒

有更好的牀了；這牀在平要算是首屈一指。他們細聲商量了一番，說這牀是否合用，必須經過試驗。所以他們不再煩勞了，各穿着醜醜的鞋和大袍，把骯髒的身子向牀上躺著，上下跳動。結果滿意除了陸康德和被單。

雖然在外人眼中和在現代的情形下，呼圖克圖和他的政府出了一種奇怪的形像，推翻這個像實為一個曾有榮譽的種族的傷心的生死關頭。

在第十三世紀偉大的成吉思汗（註六）——一個牧羊會長的兒子，和他卓越的承嗣者忽必烈汗（註七）於轉瞬間建立世界最大的帝國。他們不僅征服了亞洲全境，包括印度及波斯，並且向歐洲前進，直達底尼柏（Dnieper）河流域，留下一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血跡，和這次大戰野蠻的德人震撼全世差不多相同。

全歐起來抵抗他們。武力不能做的，倒把浮華奢侈成了功。他們戰勝前進，飽得珍藏，乃開始仿效外國宮庭的虛飾華麗。蒙人天性本善馳善戰，過慣了窮困勞苦的生活。奢華的毒，吃進他們的筋肉內了，所以他們漸漸的失去了成爲偉大的特性。他們的帝國土崩瓦解，和

初興起的時候一樣快，並且他們自身也受治於被征服的中國人了。

我已經說了外來的奢華，對於蒙古帝國的衰敗是應負責任的，但蒙古種族的廢滅，則全由於喇嘛教。喇嘛教是由西藏輸入的，當一二九四年忽必烈汗死的時候。在此以前，蒙民爲自由思想的人，崇奉自然的神；但後來喇嘛教却定爲國教了。喇嘛教爲佛教宗派之一，他的教旨反對戰爭和慘死。依照習慣，每家要奉獻一個或二個以上的男子去供僧侶的職，喇嘛僧侶須守獨身，所以生產率很低。蒙古地域大於美國面積的半數，而只有人民三百萬，僧侶約佔男人三分之二。僧侶除學習儀式外，均無教育，懶惰過活，生存毫無價值，受俗民供奉，利用無知無識的弟兄的迷信，詐取錢財。倘把喇嘛教廢除，受相當政府的治理，蒙古還有無窮的希望，因今日蒙人的力量，忍耐和勇氣多半與成吉思汗的戰士相等。

西藏的宗教和蒙古的相同，駐拉薩的達賴喇嘛（註八）爲教會全體的會長；班禪喇嘛（註九）位列第二，同在西藏；蒙古的呼圖克圖在喇嘛的世系中爲第三。

數年前呼圖克圖的雙目幾乎失明，乃建一大寺供獻衆神，以求息怒。寺在庫倫西端的

一小山上，四周圍以小木房，中住僧侶，寺名喇嘛城，因只許那些在教會裏服務的人到聖區域內居住。寺內有一尊八十英尺高的（木的）佛像，立在一朵金的蓮花上。像身鍍了很厚的金，嵌上了許多的寶石，裹着綢衣。

有一天我很僥倖，逢着大寺爲女人及城中的信徒開放。我是否能進去有一點疑問，我即跟着一羣人通過一座外亭，左右跪着兩列喇嘛，帶着高頂帽和發火光的黃袍。我把帽拿在手裏，做出很謙卑很恭敬的樣子。我竟成了功，直達寺內，沒有被阻止。進口站着一個僧侶，他由一個污穢的瓶內給我和其他的人幾滴聖水。肅然無聲，蒙人用這寶貴的水洗臉，俯伏於大佛像之前，佛首深入寺頂的陰影內已不可見。他們都和佛身披下的綢衣親嘴，這衣已經被成千成萬的人的口唇污穢了。每人又從寺內地上拿一些聖灰。四圍壁龕中千百小佛無情的瞧着敬拜的蒙人。

這種野蠻的赫奕的景色，使人狂醉。女人戴着奇特的頭巾和輝煌的長衫，跪着的喇嘛披起發火光的黃袍，祈禱者無意義的半瘋狂的唱和，忽起忽落，時而被鏗鏗的鑊鏊聲和隆

隆的蛇皮鼓聲打斷；這些東西使我的血在血管裏亂跳。

我覺得奇怪的頭暈，差不多情不自禁要和蒙人一同跪下，和他們唱讚美歌。

強烈的香氣，輝煌的顏色和粗野的音樂如醇酒一般，刺激感覺，麻痺腦筋。那時我纔豁然大悟東方宗教感人的魔力。雖然我已有了二十世紀文化的基礎，還覺得他的情感的力量。他能夠束縛腦筋簡單未受教育的人民，生長於迷信中而且有七百年宗教遺傳的人民，有甚麼希奇！

禮拜過後，聲音大作。羣衆立起，爭向院內走，沿着寺屋去旋轉法輪。輪爲五英尺或六英尺高的圓筒，上飾以金的西藏文。輪中裝了數千紙條，上書禱文，每轉一周即可加增來世的功德。不但如此，在庫倫每一居民家中都有無數飄動的布條或紙條，上書禱文。這類小旗每在空中動搖一次，即可以替蒙人在梵天的靈魂求得平安。法輪不僅在寺院周圍可以看見，沿街都是；來參觀的蒙人用不着到拜神的地方去，隨地可以作善行。他到百碼以內的地去買茶或賣羊可以轉法輪一次或二次以至半打。

自各方面看起來庫倫爲聖城的證據常存，雖一分鐘也不能忘却。數十寺院的金頂反映日光，喇嘛祈禱的吟誦聲常在空中。雖在大街中，也有襪襪的進香的人伏地祈禱，他們是由遠道到這喇嘛教的麥加（註十）來的。若是他們初次進城，切望非常的德行，他們行近岡上大寺時，每走一步卽須伏地叩頭一次。

雪白的木龕，在寂寞的街上，到處都有，而尤以寺院後面更多。每個之前有拜墊一座，一端高起，顏色帶黑，已被俯伏祈禱的蒙人擦磨光了。

雖然蒙人這樣注意死後靈魂的平安，但十分奇怪，他們狠厭棄靈魂所自出的肉體。我不能確實知道蒙人對於一個屍體抱甚麼見解，但他們以爲一個人死於屋裏很討厭，那是無疑問的。他們認將死的人爲穢惡的表徵。在庫倫有一家蒙人在我的一個朋友的院裏築了一所小屋。在夏天裏一少婦害病很重，她的丈夫相信她將要死了，就把她的可憐的軀體移出屋外，她能夠立死，若是她願意，但死在他的屋中是必不能夠的。

屍體是認爲不清潔的，且爲魔鬼的住所，所以必須從速安置。有時全家收拾屋子，立刻

出走，棄死者不顧。慣常將屍體載於車上，向不平的地方疾驅。那時屍體將落於途中，但駕車的人不敢往後看，直至他知道討厭的東西已經去了為止。不像中國人特別的崇重死者，用鉅款去營葬，各個蒙人都知道他的屍體將葬於犬、狼和鳥雀的腹中。

我們初次歇宿於庫倫的一天，我的婦人和馬嘉利君（他是剛坐旅行沙漠的汽車來的，）到河邊去散步。離我們的帳棚不遠，他們看見一個死人，剛從城內拖出，即有羣狗圍着咀嚼；那種情景令人嘔吐。

蒙古犬之野蠻令人難信。身大色黑和西藏的獒（註十一）一般，慣食人肉，似乎引起了他們輕侮生人的心。每個蒙人家裏都有一個或二個以上的犬，一個人行近一所屋子或隊商，是非常危險的，除非他馳在馬上或有了手槍。在庫倫城內若是你晚上出去，不帶軍器，經過肉市，一定要被犬攻擊。

我未曾到過君士但丁堡，（註十二）若是那土耳其城內的犬比庫倫還多，到那裏去住必定是非常不愜意的。我們在一個俄人家裏過了二三天，離市場不遠，差不多被不斷的咆

哮的犬聲吵得發瘋了。犬雖大部分倚賴人肉生活，喇嘛也飼養他們。每日下午約四點鐘的時候，你就可以看見一車通過大街，後面跟着百數十隻的犬，車上坐二三個污穢的喇嘛，帶着一大桶殘餘食物，分給與犬，因照他們宗教的信仰，無論延長何物的生命——禽獸或蟲類，都可以積大功德。

在喇嘛城下河域內，常有成羣的犬，因死僧侶往往擲在那裏去餵犬。草中白頭骨不下數百具，但却不準去觸動他。我一天幾乎惹禍，因為我向着一具距我們的帳棚約二三百碼的頭骨放槍。因蒙人相信遺骸裏住了許多魔鬼，倘被攪亂，羣鬼將去尋他們生存的親屬。

我們夫婦兩人過沙漠回北平時，幾被蒙古的犬吞滅，距不快的死不及十秒鐘。離庫倫一百七十五英里的平原上有一大喇嘛寺，名叫渡靈（註十三）那晚上我們即就近歇宿。我們照常不張帳棚，只把睡囊靠着汽車打開。我攔了兩根槍於睡囊之旁，一為射鳥的小獵槍，一為滿力克的大線槍。

當我們預備晚飯時，即看見了許多的犬潛伏守候，但相距很遠，我們不以為意。那晚我

婦人被犬的吠聲吵醒了好幾次，但我熟睡了。約在早上二句鐘，她忽然醒了，知道有一羣的狗圍着我們。十三個大黑犬迴環行走，好像一羣豺狼似的，漸漸的走近。他們彼此互咬，時而像豺狼那樣怒號，她害怕的渾身發冷。他們顯然是餓餓了。

猝然間一個高大的犬向前衝鋒。我婦人喊叫起來，我即連睡囊坐起，隨手去摸槍。我拿着了小獵槍，也不及更換，半睡半醒，對着那犬放，那顆小彈丸打在他身上那部分我不知道，但他倒地死了，不及二十英尺遠。其餘的犬折往左邊，我連放兩槍，又傷了兩隻。他們都被餘犬分裂了。我急出了睡囊，拿着線槍，對着月下的黑影，一槍一槍的放，打死了多少犬不得而知。在天明以前，死犬都被吞噬了。

居住庫倫，雖不盡如我所說的那樣可怕，但庫城坐落在邊疆地方，生活尚在未成熟時代。蒙人爲刻苦生活的民族，強壯無比，因爲凡平原的人都是慣於窮困勞役的。

蒙人善於使馬，自由不羈，和高翔空中的鷹一般。無時非獨立自在，雖然披着了野蠻的輝煌的衣服。蒙人所穿的靴，除了保護雙足外，還可以供給日常必備的東西。他們的靴自然

是太大，但留有餘地，在嚴冬裏，可以加上幾雙襪，數目隨寒暑表的溫度而異。在夏天裏，他們常不穿襪，但靴內裝滿了許多不便攜帶的小東西，烟管和葉烟，小包茶或一個木碗，都可以隨便塞入大靴套內，因他們不知道有口袋那麼一回便宜的事。

蒙人日常生活對於清潔毫不注意。吃過飯後即用舌舐淨木碗；這碗是永不用水洗的。無論男女終身都帶着自小堆積的污物，除非偶然弄掉，或以經年歷久自行脫落，但不曾有意去洗滌，那是確實無疑的。或者也不能全責備他們，因為除了北部，水很缺乏。在平原或戈壁沙漠中僅井中有水，間或有一口小池，在行程中把水去作無益的洗澡用，未免太可惜。再自九月到五月，刺骨的風從西伯利亞荒野吹來，溫度低落，於洗澡也不適宜。

蒙人的食物幾全爲羊肉乾牛酪和茶。和所有的北地人正同，他們需要多量的脂肪，所求均取給於綿羊。他們身上和衣上常有多少油膩，在衆人聚集之地，羊肉氣和骯髒的人氣真是受不住。有一次我們夫婦兩人到一蒙人屋內避暴風雨，我們時被窒塞的氣味迫而外出，他們一家人團圍着爐火。

我必須承認蒙人的道德比個人清潔稍好一點。一人只可以有一個合法的妻，但是倘若他有財力，也可以養許多的妾，和家中其餘的人同住。姦淫公行不諱，於對手雙方均毫無傷害，一夫多妻在鄉下也是很平常的。

蒙人爲非道德 (unnoral) 的民族，不是不道德 (immoral)。他們生活和無教的自然的兒童相似，自我們看起來，他們簡直不知禮節爲何物。下等動物能夠保持種族的自然律的作用，大受喇嘛教限制的傷害，並且家庭關係的薄弱也發生弊病。除非喇嘛教廢除了，我不見得這光輝的蒙古種族有回春的希望。

要寫庫倫的居民和他們生活的方法，城的自身也不可忽略。我已經說過岡上的大寺和四圍叢集的喇嘛住室，很有威勢的俯視城中。寺的金頂，照耀於日光中，數英里之遠即可望見，好像一個宗教的路標引導向麥加進香的人。

喇嘛城下寬街之一端爲賣帳棚的市，過去卽有鐵匠舖，韃轡，炒鍋，張幕的鐵釘和其他遊行沙漠的緊要品，在一點鐘內卽可買得——若是你備了價錢，在庫倫地方，除了馬外，沒

有低廉的東西。我們設備到野外旅行時，大受打擊。正如我一月前在紐約費二十元買一雙靴一般。此刻我們應該強硬起來，但我們在庫倫被漁利的中國人劫掠時——他們麵粉買十元到十二元一袋，煉乳賣七毛五一罐，——我們雖鼓譟不平，但終於付了價錢！我們拿俄國的盧布付價，每個值金洋三毛。（早前一個盧布抵得半元多。）雞蛋差不多沒有，有的是由隊商自中國遠道運來的，並且多半是腐臭的。雖然是這樣的蛋要賣三個盧布一個！在庫倫只有幾個俄國人養雞，他們的出產要算「金蛋」了，因一桶穀價錢在一百盧布以上。

幸而在冬天裏我們已將日用品的大部分由隊商送到庫倫，但還要許多的零星什物來滿足我們最後的要求，在我們動身到野外去以前，我對於聖城的出入道路很熟識了。中國人的商舖真的可以幫助我們，因在庫倫和在東方別處，中國人為最佔優勢的商人。

庫倫中大街的東端即稅關和外務部所在，街上有顏色鮮豔的法輪點綴，和活潑炫耀的騎士。稅關在一大圍場較遠的一端，場內充滿了駱駝隊商或貨車。還有一所無用的供裝飾的木屋子，公事房另在一所蒙古式的大屋子裏，密接圍場的牆。一端一所現代的精密的

小房子，而他端覆氈的木架上掛着一具電話機，顯出非常的矛盾。

距稅關的屋子不遠我相信爲世界最可怕的牢獄之一的所在地。在雙柵欄圍繞之中有一空場約十方英尺，欄上有門通地室。在這些土牢內有成列的木箱，四英尺長二尺五寸高。每箱內關着一人。

這些可憐的不幸的人的一部分，頸上還帶着很重的鐵鍊，兩手也合掌鎖着了。他們坐不能直腰，睡不能伸足。他們的食物由一個六英寸的小孔送入，倘牢頭沒有忘記。有的人僅關幾日或數星期；有的終身禁錮或多年禁錮。不久他們的手足卽失其作用。束縛的苦痛，難以言語形容。雖然在冬天，溫度降至零度下六十或七十度。他們也只有一張羊皮蓋着。他們怎樣能夠生活於不堪的污垢中，半饑半餓，冬日冰凍，且須受永定的非刑，我不能領會。祇有蒙人能夠活着，但有一個可憐的不幸漢，已經在那裏住了五年！

這牢獄也不是蒙古人自己發明的，乃作於滿清朝，當時中國人的權力達到了最高度，這要算是殘忍技術的智識上一大貢獻，再沒有比他更利害的東西了。

我記述這件事並不是逢迎有病的好奇心，不過要告讀者：庫倫雖有稅關，外務部，汽車和電話，裏面仍是一個中世紀的城邑。但是庫倫的一隅卻不能代表全蒙哩。

註釋：

(註一) 據譯者附識云：「這篇文章爲美國博物館第二次亞洲動物考察旅行隊隊長 Roy Chapman Andrews 所著，他在庫倫及其附近住了半載以上，對於蒙人的風俗習慣宗教均親自觀察了一番，所以他這篇東西很可供留心蒙事者的參考。」

(註二) 可汗，猶言單于，西域國主之稱。如獯鬻，突厥，回紇諸國，其君主皆曰可汗。後世蒙古，突厥諸族，稱其君曰汗，即從可汗而出也。

(註三) 黠戛，本鞑靼之別部，唐末始見其名，後乃爲蒙古之稱。元亡，其宗族走漠北，改稱韃靼。因中古時其族曾入中央亞細亞，故韃靼稱中央亞細亞曰韃靼。

(註四) 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 在亞洲裏海之東，西伯利亞之南，波斯，阿富汗，西藏之北。其界域未能確定，因其名稱常與中央亞細亞混合也。但普通大抵以中亞之西部爲土耳其斯坦。

(註五) 見蒙古印象註三。

(註六) 成吉思汗，名鐵木尊，世爲蒙古部長，屬於遼金平糞里乞，韃靼，乃蠻，克烈諸部，卽帝位於斡難河，號成吉思汗，是爲蒙古。後平西遼及花刺子模，滅西夏，版圖跨歐亞二洲，武功極盛。忽必烈建國曰元後，追尊之爲太祖。

(註七) 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孫。與兵滅宋，一統中國，建國曰元，稱爲世祖。又東征日本，南征緬甸，安南，占城，爪哇等國，領土包有亞洲全部及歐洲東部，疆域之廣，爲前古所未有。然連年用兵，國用耗竭，任用計臣，專事聚斂，不及百年，而海內羣雄遂起而亡元矣。

(註八) 見青海西藏註四。

(註九) 見青海西藏註三。

(註十) 麥加 (Mecca, or Maken) 阿刺伯之都城。穆罕默德誕生於此，故向被視爲同教聖地。本文則用以爲喻者也。

(註十一) 葵，猛犬也，身長四尺。

(註十二)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土耳其之舊都，在歐洲巴爾幹半島東北部，臨博斯福斯海峽，當歐亞咽喉，政治上經濟上之要地也。十五世紀以來，土耳其即建都於此，自土國革命後，乃遷都於亞洲之昂哥拉。

(註十三) 渡鐵，係照英文譯音之音，原名恐未必即爲此二字。

庫倫寫真

五六〇

中學地理科
補充讀物

中國遊記選

△定價四元

二十五年三月十日三版

有不編許
輯翻
權印

編註者 孫季叔

發行者 中國文化服務社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交通路口
中國文化服務社

印刷者 上海南成都路新大沽路口
國光印書局

分銷者 各省各大書局

電話 三三七四三

